

錢基博著



增訂新
戰史例

孫子章句訓義

上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國立政治大學

圖書館

分類號 592 705

書號 32257

592.
928
4:1



錢基博著

孫子章句訓義
上册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1764 2557 1



孫子章句訓義，僕舊日之所刊也；新戰史例，則今之所增訂也。往者德國兵家克老山維茲詔人：『欲學兵法，祇有讀史。』人謂理論爲事實之母；不知事實乃理論之母；無事實，無理論；而有理論矣，苟不能驗之以事，抑亦無徵不信！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是故兵法之所以演進者三：其（一）曰綜兵事以籀爲法。孫子生春秋之末，列國兵爭，聞見習熟，而著十三篇，以爲中國言兵之祖。克老山維茲與於普法之役，身經百戰，退而論兵以著書八卷，肇開德國兵學。是故非戰國紛紜之世，不能產兵法；蓋法不虛立，有兵事而後有兵法。苟無其事，不能空憑以抒議！非聰明天資之士，不能著兵法！事變之蹟，屠僇之慘，俗人眩焉，獲免爲幸！惟智勇深沈者，默識心通，不震不懔，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其（二）曰衍兵法以籀其例。古人發凡起例，無不原本事實；而言簡以賅，未可以臆，無徵不信，抑亦無徵不明！德國史梯芬將軍，傳授心法以承克老山維茲，而蒐集古今速戰速決之例，成爲卡南一書。吾國唐之杜佑撰通典，著有兵典以爲：『孫武所著

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輒摭摭史事，與孫武書之義相協，並頗相類者纂之，爲卷十有五，爲目百四十有奇，條舉件繫，大抵以孫武書明法，而以古事爲驗；其於唐以前兵事略備矣！明武進唐順之論用兵指要，撰有武編十卷，分前後兩集，而後集則徵述古事，亦猶杜佑之志也。惟克老山維茲言：『籙史例以闡兵法，宜用最近之例。蓋古代之事，往往書闕有間；而時代逾近，則記載愈完備；此非言古代之例，一無可取也；如戰略犖犖數大端，古例何嘗不精要；惟戰術及戰略之詳細布置，則以近例爲尤宜；何者？以其近已而時變相類。』嗚呼！此吾新戰史例之所以爲增訂也。其（三）曰：『用兵法以顯諸力。同一史梯芬計畫也，同一迂迴戰略也，然小毛奇一九一四年用之於法而無效；而希特勒一九四〇年用之於法，則有成功者，顯之有力也。此則行軍用兵，將帥之事；而非書生紙上談兵所敢置喙矣！書生不能用兵，然而書生不妨談兵；由談兵而知兵。昔胡文忠公未嘗不有慨乎言之，以謂：『天下之大患，總是書生不知兵之過；總以兵事爲小人之事，非學者之事；一遇警動，則讀書人早已遠走，或隱匿不出；實因其人志氣不能自爲，不知兵事！不知兵事爲儒學之至精，非尋常士流所能幾及也！兵事以人才爲根本，人才以志氣爲根本；兵可挫而氣不可挫，氣可挫而志不

可挫。』志何以不挫！曰知兵而已！嗚呼！古人以憂患動心忍性；今人以憂患倖生喪志；平日侈談之學，問經濟，文章道德，一旦大難當前，未有片語隻字，可以鎮得心定，振得氣壯，明之亡也，亦有老秀才無拳無勇，以爲國干城，而見危受命，神閒氣定，安坐以待，引頸受刃者！今人則併此勇氣而無之！四郊多壘，亦士之辱，效死勿去，何必軍人，而大敵未臨，學府先震，道聽塗說，庸人自擾，不惟無勇，抑亦不智，播散謠傳，搖動人心，鼠駭獸走，逃死勿遑；大師失其所以爲表，後生失其所以爲學，見之氣喪，語之顏赧，君子修辭立誠，吾言竄不然乎！嗚呼！此十三篇書之所以不可不讀也！吾之所爲籀新戰史例，以闡十三篇書者，自甲午中日之戰，日俄之戰，歐洲第一次大戰，及阿比西尼亞，西班牙，阿爾巴尼亞之戰，以迄今日方酣之大戰，而上溯於普王菲烈德立，法帝拿破崙兩雄；凡列國兵情國勢，齊民訓士，布陣用器之制，戰勝攻取之方，乃至參謀之組織，間諜之運用，莫不互勘其得失，闡論其因果；而尤致力於歷史之演變，推見本末；然後知十三篇書，囊括古今，真可以建諸天地而不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焉！近代論兵，多以德國爲典型；而吾國之說孫子者，往往斷章取義，以皮傳德國兵家之說；此不知孫子者也！孫子不云乎！『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德之兵家，徒知用兵之利而已！

德國兵法，始於菲烈德立大王，謂：『勝利者，前進而已！儻有攻人之力，可以乘人之不備而不爲攻者，其人則愚人也；爲國則愚國也！』老毛奇將軍則曰：『戰爭爲上帝創造世界計畫之一儻無戰爭，世界將沈淪於唯物主義之深淵，而不能拔矣！唯戰爭，足以洗滌物質享樂之世界！』魯登道夫言：『戰爭者，人之天性也。強者勝而善者敗，於是不高貴之惡者，突進嚮前！使高貴者而不敗，則必高貴者而亦強，斯可以抵抗不高貴者，而繼續生存耳！』希特勒言：『戰爭者，永恆者也！普遍者也！無空間，無時間，無所謂開端，無所謂和平，無戰爭，則無生命！』不恤糜爛其民而戰之，倖災樂禍，此誠孫子所謂『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者也！至於十三篇書，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因利制權，作戰謀攻，而必以全爭天下，禁攻寢兵，其言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非危不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動，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鄭重丁寧，『非危不戰！』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詘，爲之難，言之得無詘乎！』嗚呼！孫子，仁者也；其言也詘，而德人之言兵也，則易矣！戰國時，

趙括自少學兵法，嘗與父奮言之。奮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奮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趙若將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嗚呼！德人之言兵也，則易矣！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俾斯麥以德、俄、血宰相稱，願不嫌於德國軍人之戰略，雖老毛奇將軍亦非所重。方一八六九年，拿破崙第三之將啓覺於德也，俾斯麥獨居深念，以謂：「波蘭，小國耳！然以俄、普、奧三大國之力，亡之百年，而民未親附，叛者四起！況以法人之聰強，有悠久之文化，德如敗法，於德何補？徒以賈怨，未必爲功！縱得亞爾薩斯，不得不出兵以守；而法國不亡，必有一日得其所與，以成聯盟，而與我爲敵；我不得盱食矣！」嗚呼！此固鹵莽滅裂，好大喜功之德國兵家，未易遽以告者也！願不意而俘拿破崙第三，俾斯麥念：「今而後，吾德人不知何日得太平矣！」維此老成，瞻言百里！願德國兵家，則以謂：「戰爭者，民族生存之一方式。人類之生於今，應以戰爭爲終身之職業。」而其戰略，則欲用殲滅戰略，謂：「應採速戰速決之法，以殲滅敗者而摧殘之以絕跡於歷史。勝者何必與敗者談判和平之條件？蓋一經戰敗，卽無談判之資格；而戰勝者，僅須從心所欲，提出條件，以交戰敗者接受而已！」一九一四年，小毛奇欲以施之於法，而未遂也；遂以冒天下之大不韙，府世界之怨，而幾以不國！願不悔禍於厥衷！魯登道夫著全民戰

爭論，謂：『方針，何惜偏！祇要偏能澈底，則反而正矣！』意以爲小毛奇不澈底也。今白魯希茲用閃電戰以佐希特勒，滅國者十餘，而法亦潰；計可謂澈底矣！然而喋血萬里，伏尸千萬，破人之國，德亦無成，連兵不解，勝利何日，丁壯死於鋒鏑，老弱不得一飽，損人不利己，意欲何爲！嗚呼！是則偏之爲害，而孫子之『必以全爭於天下』也！然而希特勒其知之矣！方其破波蘭也，大聲呼籲，以謂：『西線戰局之相持，匪余所曉！如連兵久不解，必有一日，德法之間，劃新疆焉！然世界殘破，不見莊嚴之都市，而破瓦頽垣，一片荒涼，豈余之意！曠觀歷史，幾見戰勝之事；而常兩敗以俱傷！』吁！何其言之恫也！願虎已騎背，不能再下；劍已出鞘，不得自收；張脈憤興，欲罷不能；汝佔先著以雄飛，誰甘輸情而雌伏；既有今日，何必嘗初！而閃電之戰，勝在奇襲；故技慣試，人有虞心；克老山維茲嘗言：『如攻擊者，以突襲之活潑爲常，此實大誤！』習以爲常，雖襲何突！傳授心法，亦已質變！乃人情好奇，談者誇詡；日本，我之自出，生心害政，拾德國兵家殘唾，師其餘智，不恤反兵所親，日以肆毒於我，同種同文，相煎何急！不知其國東鄉大將有言：『熱心於戰爭者，不知戰爭者也！凡經歷戰爭之恐怖，而猶嗜戰爭者，非人類也！無論何法，必勝戰爭；吾人必不顧一切以力避戰爭！苟非危及民族之生存者，不可以戰爭！』嗚呼！此孫子之

所謂『非危不戰』而老成之謀國，少壯軍閥之所漫不措意者也！不圖前車將覆，後轍已尋，國人談兵，亦多誦德，或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與其困守以待攻，不如先發而制人！』或曰：『國土防禦，當在敵境。』矜閃電戰之奇捷，以導揚速戰速決之論。凡此不中情實，播爲美談，生心必以害政，異日將爲厲階！嗚呼！希特勒之所以能爲閃電戰者，亦以德、國科學之精研，工業之發達，由來已久，而憑藉者厚，因勢利導，固非一手一足之烈，亦豈歲月所能有功；然而悉索敵賦，二十餘年，虜使其民，日困征繕，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憔悴虐政，不知稅駕；希特勒之威聲，震耀宇宙矣；於德之國計民生，何有夫德之國土防禦，在敵境矣；日之國土防禦，在我境矣；然而『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堅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此固孫子之所大戒，而願亦步亦趨，欲逐後塵乎！余故推本孫子之意，以明著閃電戰之不足奇，速戰速決之不可能，條舉件繫，具論於篇；辭而闕之，廓如也！嗚呼！我中國今日之抗戰，不患不勝；所患旣勝之後，票倭鋒協之武人，狃於一役，『不知用兵之害』，『好大喜功，日糜爛其民而戰之，如希特勒之所爲也！』借使希特勒之舉兵也，僅以毀凡爾賽之條約，恢德意志之榮譽，師直爲壯，豈惟德人之所願欲，抑亦舉世之

所同情；而雄圖既溢，瞻視非常，欲以并吞八荒，力征經營，罷民以逞，樹敵日衆，終亦必亡而已矣！所貴乎兵家者，豈一勝之爲烈；尤貴有以善其後；未制勝，且先慮敗；既制勝，宜圖保勝。而德之兵家，徒爲制勝而已，敗且無以善後，勝亦豈能終保！抑兵之爲用，制勝未易，善敗尤難！而我 蔣委員長以積弱之勢，抗暴興之日，再接再厲，而氣不撓，善敗不亡，敗豈終敗，可謂善敗也已！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而德之兵家，則不爲『哀』而爲『亢』！『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我 蔣委員長有焉！余嘗謂德國兵家：史梯芬之蒐古今殲滅戰例，知兵事而不知兵法者也！塞克特及白魯希茲之創閃電戰，知兵器而不知兵法者也！惟 蔣委員長爲能知兵法，以退爲進，推亡固存，無兵器而固兵心，作士氣，敗而逾奮，此所以不可及也！既有以善敗於方今，必有以保勝於他日！

余觀列國戰略之成功，莫不習慣成自然，原本歷史！英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自拿破崙之戰而已然；俄之寓攻於守，致人而不致於人，亦自拿破崙之戰已然；德之貴勝不貴久，自一八六六年，普奧之戰已然；日之制人於先發，自甲午中日之戰已然；運用之妙，熟極生巧，蓋歷史之相沿，而因習者

有素也！特是陳陳相因，數見不鮮，我所習熟，敵能預測，而有以相制，則無以善後焉！獨蔣委員長高瞻遠矚，推陳出新，以空間換時間，而予敵以不決，以弱勢耗強敵，而持我以堅忍，決心抗戰，可失地而不可媾和，一破中國數千年之歷史，而不爲因循！吾嘗慨吾國士夫，震於歐化，而輕家丘，民族自信之心已墮；論及歐戰，輒詫戰術之創新，雖臭腐亦爲神奇，而太不知歷史！一談抗日，則又疾首蹙額，宋金元明清之故事，潮上心頭而不能自拔，往往降志辱身，而求以全軀保妻子；縱有形格勢禁，而慷慨當衆，沈吟私室，知識愈高，意氣愈沮，而無法以自振，則太熟歷史爲之厲階也！此一役也，中國歷史，將爲之轉變，而予民族以自信，滌舊染之污而自新，豈僅一勝之爲烈！吾嘗持此誼以告人，而人莫之信也！或有問於予曰：『宋之南渡也，李綱張浚，咸議抗金，而日尋干戈，無役不北，卒以媾和，而生民稍得息肩，不已多乎！』余應之曰：『昔李綱勸高宗首定國是，而宋之敗也，由於國是不定，二三其志！宋人怯戰以求和，金人餌和以亟戰，金人且和且戰，宋人不戰不守，宋不爲備，而金乘之，史實具在，豈戰之罪！而劉錡順昌之捷，岳飛朱仙鎮之役，金之鐵騎縱橫，亦非無堅不摧也！使當日如蔣委員長者，總師于以與周旋，愈敗愈不和，愈戰愈強，以堅制銳，金何能爲！今決心抗戰，國是久定，士有死志，民無二心！』

師直爲壯，曲爲老；彼曲我直，吾何畏彼哉！吾觀李綱、張浚，議論纒纒，兵情敵勢，焯有所見，然以不習戎事，於將士非素拊循，雖有經國料敵之智，而無臨戎馭軍之才，終不足以當大任，捍強敵。是故李綱、張浚，知兵法而不知兵事者也！蔣委員長，則知兵法而能治軍事者也！李綱、張浚，縱無力以抗金；蔣委員長，必有材以敗日；今古事異，可斷言者！

或又曰：『自古中國，有起西北，以兼東南；罕有東南，克定中原！而今國都播遷西南，人以吳三桂視之矣！』余應之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昔趙翼論長安地氣，以謂：『地氣之盛衰，久則必變！唐開元天寶間，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大變局也！秦中自古爲帝王州，周秦西漢遞都之；苻秦、姚秦、西魏、後周，相間割據；隋文帝遷都於龍首山下，距故城僅二十餘里，仍秦地也；自是混一天下，成大一統。唐因之，至開元天寶，而長安之盛極矣！盛極必衰，理固然也！自是地氣將自西趨東北，故突生安史以兆其端！自後河朔三鎮，名雖屬唐，僅同化外羈縻，不復能臂指相使。蓋東北之氣將興，西方之氣，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東北之氣，始興而未盛，故雖不爲西所制，尙不能制西。西之氣，漸衰而未竭，故雖不能制東北，尙不爲東北所制；而無如氣已日薄一日，帝居遂不能安！於是元宗避祿山，有成都之行。代宗避

吐蕃，有陝州之行。德宗避涇師，有奉天梁洋之行。地之飄蕩不安，知氣之消耗漸散！迨僖宗走成都，走興元，走鳳翔，昭宗走莎城，走華州，又被劫於鳳翔，被遷於洛；而長安自此夷爲郡縣矣！當長安夷爲郡縣之時，契丹安巴堅已起於遼，此正地氣自西趨東北之消息！特以氣雖東北趨而尙未盡結，故僅有幽薊而不能統一中原。而氣之東北趨者，則有洛陽汴梁爲之遙邇潛引，如堪輿家所謂過峽者。至一二百年，而東北之氣，積而益固；於是金源遂有天下之半；元明遂有天下之全；至我朝不惟有天下之全，且又擴西北塞外數萬里，皆控制於東北；此王氣全結於東北之明證也！而抑知轉移關鍵，乃在開元天寶時哉！『上下古今，此誠博學通人之論！然東北之氣，極盛於清，而亦消耗以盡；與之代興，將在西南！趙氏以安祿山之反，爲地氣自西北轉東北之消息；吾則以吳三桂之反，爲地氣自東北轉西南之消息！蓋自明以前，西南諸省，蠻夷荒服，僅等羈縻，曾無力以問鼎中原！及吳三桂稱兵雲南，一出而秦隴響應，東南震動；稱帝衡山，清廷岌岌，連鐵騎以南下，而苦戰荊岳久不解，如楚漢之爭滎陽成臯焉；此正地氣自東北轉西南之消息！特以氣雖西南趨，而尙未結，其興也溘，其亡也忽！清廷遂據幽燕以盜有諸夏者二百年；然革命常起南方！廣西崎嶇嶺微，地瘠民貧，有史以來，何當大局！然洪秀全，楊

秀清發難金田，乃裹五嶺之民，陵厲無前，出湘蹴鄂，順長江而下，奠都金陵，奄有天下之半者，垂十餘年；兵鋒之銳，直達津沽！清廷蹙縮而莫誰何；於是會國藩，左宗棠之徒，起於湖南，用湘軍以與角逐，廬乃克定；而湘軍四出，東至東海，南踰嶺外，西定天山。清廷拱手仰成，以得苟延；則是西南之氣日王，而東北之氣，已不能包舉而收攝之也！氣之西南趨者，則有武漢衡湘，迤邐漸引以爲過峽。黃興起於湖南，黎元洪舉兵武昌，而清廷之大命以傾！及袁世凱因清之故都，洪憲稱帝；而蔡鍔以雲南首義，一舉而覆之；則是西南之氣，以益旁薄！抗日軍興，而國都播遷西南，以奠民族復興之基；文化隨之深入，西南必以開發。地運何常，人事可恃！然則今日之大患，不在日人兵勢之強；而在吾人之歷史，因襲觀念太強，氣不自振，志以先沮也！

嗚呼！物腐而蟲必生，志疑而間以入！吾人喪氣沮志，以疑於戰；此固日人之所大欲，而間之可得入也！觀於歐洲第一次大戰：一九一七年，俄軍雖不振；然德人不敢以一卒叩邊，而割地以亟和者，列寧之護送回俄，而德人之用間成功也；非戰之罪也！一九一八年，德人百戰百勝，而亦內潰；則以英法之宣傳成功，而人民之厭戰以深也；亦非戰之罪也！今希特勒啞啞叱咤，縱橫歐陸，滅十餘國人，皆震於閃

電戰之威！願校其成功；國之破於戰者十之三；國之破於間者十之七；而所以爲間，則一本克老山維茲之傳授心法，操縱敵國之輿論，餌以和平，而煽誘敵國之民志，使之厭戰而自爲瓦解焉！嗚呼！吾儕士夫，讀書明理，豈有賣國以爲間；徒以罷於奔命，厭戰情深，談吐之間，張皇敵勢，而不知不覺，播散謠傳，以爲間用者，吾見亦多矣！此吾之所大懼也！嗚呼！三十年來，吾見列強用間以破人之國者，不爲少矣！陰謀祕計，微乎微乎！就所觀記，蒐著其事，以闡孫子用間之篇，如禹鼎之鑄奸，如秦鏡之照妖，繪影繪聲，窮態極妍；豈如太史公之好奇哉！毋亦以爲國人監觀也！

余少喜談兵，老不自振，讀書數萬卷，到老不得一字之力；教書三十歲，報國幾見一士之用；撫衷唯有悔餘，羈旅以延病喘，作伴回鄉，不知何日；首丘思切，殊難爲懷！獨念本院締造，茂公亟招，間關以來，長沙大火，楊家灘之工院亟遷，而藍田之人心大震，風聲鶴唳，士氣已墨！而茂公神閒氣定，經營方亟，撫綏多士，以有今日；其間長沙大戰，亦再而三，迫近前線，驚心烽火，士無靖志；而茂公在危不擾，絃誦依舊！作育之效，未知何如；卽此矢志不撓，處變若定，率勵多士，俾知有勇而體不懼，以安問學；已足立懦廉頑，樹之風聲！嗚呼！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亦士之常！此而不能，百年樹人，亦奚以爲！此僕衰病餘生，以

得追隨爲幸者也！屠龍之技，於我何有！伏櫪之驥，不能無嘶！此中耿耿，讀者監諸無錫錢基博識於國立師範學院之光明山，時爲夏曆辛巳除夕，山居已四度除夕矣！雲天淒黯，急景凋年，余髮種種，蓋不勝遲暮之感云！

序

孫子世傳十家注，陽湖孫星衍平津館校刊，頗稱審核；然亦以臆改爲病！余取正統道藏本及吾邑明談十山嘉靖刊本參校，往往有原本不譌，而孫氏據御覽通典諸書所引，校改以致譌者！談刻異同尤多；有談刻所有而孫氏無之者。湖北崇文官書局百字本，無注；世不謂佳；然有一二處劇勝者！於是參驗四本，擇善而從，句分節解，寫爲章句，以藏篋中，舊矣！其十家注，始魏武帝，云「撰爲略解」，謙言解其略，語多引而未發；而自梁孟氏以下九家，宣闡其義，亦有自抒所見，與魏武異者；其中以唐杜牧，宋何延錫爲詳博；而張預獨辨以析，梅堯臣則明白了當，以少許勝人多許。然據新唐書藝文志著錄魏武注孫子三卷，孟氏解孫子二卷，李筌注孫子二卷，杜牧注孫子三卷，陳皞注孫子一卷，賈林注孫子一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兵家類載魏武注孫子一卷，李筌注，杜牧注，陳皞注，梅聖俞注，王皙注，何氏注，各三卷。鄭樵通志兵略載孫子兵法三卷，吳將孫武撰，魏武注；又二卷孟氏解詁；又一卷唐李筌注；又一卷唐杜牧撰；又一卷唐陳皞注；又一卷唐賈林注；又一卷何延錫注；又一卷張預注；又三卷王

哲注；又一卷梅堯臣撰。則知十家注舊本各自爲書；而今蒼刊爲一，始於宋吉天保；採入道藏者是也。道藏中又有鄭友賢孫子遺說一卷，通志亦著其目，據自序稱：『十家之注出，而愈見十三篇之法，如五聲五色之變，惟詳其耳目之所聞見，而不能悉其所以爲變之妙；是則武之意，不得謂盡於十家之注也。頃因餘暇，撫武之微旨，而出於十家之不解者，略有數十事；託或者之問，而具其應答之義，曰十注遺說。』然亦有自以意說而不盡當於武者焉；要足以匡十家之遺而彌縫其闕也！最近海寧蔣方震氏百里嘗學兵法於德意志，習其老將，往往頌美孫子書不容口；因撰孫子新釋，民國初元，先成計篇；梁任公所採以入庸言者也。僕誦之驚歎，而訪其全書讀之，殊亦悞略未稱，如魏武注也；其釋計篇，亦不如庸言所載之詳。然宏宣奧義，或取歐故，不爲拘虛，多十家所未發；而以知新器新理，雖日出不窮，而大道無攸易；孫子一書，推諸四海而準，百世以俟聖哲而不惑；其言亦以名家！獨惜其書成在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以前，未能備物；亦猶魏武注引而未發之不能無待於梁孟氏以下九家也。僕聞德國克老山維茲氏（一七八〇——一八三一年）者，彼都談兵之祖，而老毛奇將軍之師也；其著書以爲：『理根於事，事貴有驗，無徵不信，兵法亦然。而欲知兵，必多讀史。史者，古人經驗之記載也。兵

法乃屬於經驗之學科；惟經驗可以確定理論；而一事一理之意義，不用史例，無以闡發。惟能用史例者，而後談兵不患其鑿空，理論毋涉於誣妄；而以近代史爲尤宜；何者？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也。』蓋世以近而可驗。理無徵而不信。孫子書李筌、杜牧、何延錫三家注，亦多引史事以相曉譬；而戰爭之尤繁鉅以媿於現代史者，蓋莫如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儻有人焉，依據孫子而援歐戰事爲說，以擴三家注之所未備；古書新證，必有發前人之所未發者！僕懷此意久而未有以發也！徒以抗日軍興，家山唱破，違難奔走，不廢教學；而烽火驚心，客子危涕。自顧老矣，而志未衰，未能荷戈，且爲談兵；以爲『勝負何常，禍福相倚。儻讀孫武十三篇書而籀釋其旨，知日本之勝不貴久，斯可以知我國之勢不終敗！』遂發篋中所寫章句，爲之誦說；而以十家之注，後多因前，辭或重複，徒亂人意；於是削其繁剩，筆其精粹，取意相發而不相複，以成訓義。訓者，順也；義者，宜也；順文爲說，義取其宜，融裁衆注，不爲墨守；而旁摭克氏之學，歐戰之史，推而大之，至於無垠；然後十三篇之書，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而凡此後軍事之利鈍，戰局之勝敗，亦得以曲暢旁通而極其趣。談者既爲抵掌，聽者亦以破涕也。

僕誦說孫子之書，以觀此後軍事之利鈍，戰局之勝負，而可知者有三端焉：一曰：日人之勝不貴久，不

免於力屈貨殫之患。二曰：我軍之強而知避，可以收彼竭我盈之效。斯二者，日本戰略之必失敗也。三曰：日本之威加於敵，必以成衆叛親離之禍。抑又日本政略之必失敗也。請得而備論之：何以知日本之勝不貴久，不免於力屈貨殫之患也？孫子不云乎！『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故兵貴勝不貴久。』夫兵，非勝之難，勝而不久之難！歐洲大戰，德之所以不保其勝，法之所以不終於敗，則以德之勝而久也！其國人克氏著書論兵法，每謂：『戰爭之道，尤貴迅速決勝。』何嘗不慮勝久之無以善其後！然而勝，德之所能爲也；不久，非德之所能爲也！方吾國之參戰也，目論者僉謂德人必不敗。而嚴又陵獨不謂然，與其友熊純如書切論之，以爲『德皇竭力繕武二十餘年，用拿破崙與乃祖威廉第一之故智，欲以雷霆萬鈞，迅霆不及掩耳，用破法擒俄而後徐及於英國，故其大命懸於速戰而大捷。顧計所不及者，英人之助比法也，列日起致死爲抗也，德國極強，然孟賁烏獲，力有所底，鼙發雷震，所盪粉者比國耳；浸淫而及於法之北疆；顧咫尺巴黎，經百日而不能破，東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奧鄰，至馬蘭之挫衄，而無成之局兆矣！及踰二年，則正蹈曹劌再衰三竭之說；而英

人則節節爲持久之畫，疏通後路，維持海權，聯合三國，不許單獨媾和；曹劌以一鼓當齊之三，所謂彼竭我盈；英人之術，正復如是！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實力而不能虛心，故德英皆驕國也；德人之驕，益以剽悍；英人之驕，濟以沈鷲；然則勝負之數，不待蓍蔡矣！亦既曠日持久，而德不得志；則今日之事，其決勝不在交綏之中，而必以財政兵衆之數爲最後。德雖至強，而兵力固亦有限。方戰之初，德人自言有勝兵八百萬，乃今此衆已全出矣，而死傷達三百萬。英法之海軍未燬，而財力猶足以相持，軍興費重，日七八兆鎊，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權，終當屈於財權之下！然則『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堅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豈德之所願欲耶？無亦法巧爲久以相持；故德欲拙速而不能也！夫兵戰之事，必計成功，不貴鋒銳；而主客不同，情勢攸異，固亦有『貴久不貴勝』者！歐洲大戰勃發之初，以德人久蓄不用之威，而乘英法積弛之民治，何嘗不可以速勝！惟善用兵者，不輕與之戰，而故控吾力，用堅以挫其銳，持久以承其弊；雖以威廉之摧堅破強，銳不可當，而卒無救於最後之『鈍兵挫銳，屈力殫貨。』然則『貴勝不貴久』者，爲攻者強者之客言之；而『貴久不貴勝』者，則又守者弱者之主所不可不知也！然而德國兵學祖師克氏其知之矣，嘗論：『戰之爲道，必

亟摧毀敵國之戰鬪力，使之不能復戰；而欲摧毀敵國之戰鬪力，則必挑敵與戰。如敵不以戰而以守，則我之力有時而窮！何者？近代戰術，利守不利攻；而兵力之弱者，常以守而延長戰事，曠日持久；而攻者困於士兵死喪之過多，財用支給之日匱，情見勢絀，則不戰而自屈！昔在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普魯士非烈德立大王之七年戰爭時，其兵力不如奧之衆且強；而奧無以制其命者，徒以守而不與戰也。雖然，所謂守者，非坐困之謂也；特靜以觀變，相機而動，以待反攻之機會耳！如有反攻之機，則必迅速以赴敵。苟攻守不相爲用，守者每不知敵之所爲攻，何得不分兵四防；而攻則可集中兵力以專注一處；以四散之分守，而當集中之猛攻，夫如是，其孰能禦之！迄於歐洲大戰之起，英法美三國聯軍總司令福煦將軍，嘗在巴黎軍官大學演說，謂『自來名將，無不先取守勢，俟敵軍疲怠，然後反攻；以我之奮，乘彼之衰，未有不勝！』其說蓋本之克氏，而用以搏西戰場最後之勝利。吾國廣昌揭暄著有兵法百言一書，歷觀古今兵事利鈍之故而籀其會通；其中有『延』與『速』之兩言，相次以明爲用。以爲『勢有不可卽戰者，在能用延。敵鋒甚銳，少俟其怠；敵來甚衆，少俟其解；徵調未至，必待其集；新附未協，必待其孚；計謀未定，必待其決；時未可戰，姑勿戰。蓋拙者貴於守，延者，勢在必戰而特

遲之也，勢已成，機已至，人已集，而又遷延遲緩者，此墮軍也。士將怠，時將不利，國將困，擁兵境上而不決戰者，此迷軍也。有智而遲，人將先計。見而不決，人將先發。發而不敏，人將先收。難得者時，易失者機。迅而行之速哉！用兵能速，則智不及謀，勇不及斷，已舒而人促，已裕而人窘。蓋始之以『延』，勝之於『速』，其論亦與克氏之指相發。歐洲大戰，法國福煦將軍之所以挫德者以此；而我今日之所以圖抗日者，亦無出於此！觀法之能勝德，知我之必勝日矣！特是日人知其士之將怠，時之將不利，國之將困，不甘爲揭氏之所謂『迷軍』，而欲快心於一決。此誠揭氏所謂『敵鋒甚銳，少俟其怠；敵來甚衆，少俟其解』在我則用『延』而尙未臻用『速』之日。所謂『知日之勝不貴久，斯可以知我之勢不終敗』者此也！

或曰：『日之勝不貴久，法之巧以爲久，則旣聞命矣。然法之巧以爲久者，守也；豈如我之孤不羞走以爲避耶？』則應之曰：『避』者，兵家之一術。孫子不云乎！『強而避之。』『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然則用兵之法，豈惟戰之爲功，抑亦避以治氣。往者，項羽百戰百

勝，而卒蹶於漢高；以漢高知項羽之『強而避之』也。在紀元前二一八年，迦太基之攻羅馬也，其大將漢尼鮑氏，年二十八歲，血氣方剛，乃以步卒五萬人，騎九千人，推鋒直入，而裹脅羅馬屬藩之兵，又得六萬人，乘勝而去國遠關。於是羅馬大將法屏克雪梅氏，知漢氏之不可以力競也；不與旂鼓相嘗，而以游擊爲功。敵進，則我退以避其銳；敵退，則我擾以乘其惰；務使敵不得用其銳，而養吾全鋒以徐制其後。不意朝議以爲怯也，別使人代將，一戰而喪師七萬人；乃用法氏之戰略以與周旋。漢氏欲及鋒而試，以制羅馬於一時；而羅馬卒不輕犯其鋒，使之失其所求，遂巡求去而不得去；而漢氏頓兵挫銳，固已無能爲役矣！如是者二十年，迦太基以漢氏之卒無成功也，於是不繼餉，不濟師；而羅馬卒制全勝以待其弊，亦不知漢氏之『強而避之』也。歐洲大戰，興登堡與麥耿生摧堅攻銳，皆德名將；而用攻用圍，輒略不同。與氏取勝多用圍，而張兩翼以困敵人於垓心者也。麥氏則以精兵猛將，厚集其力，佈若長蛇，而用雷霆萬鈞之力，摧其中堅，橫截敵軍爲兩段，使首尾不相顧。凡研精軍事學者，咸謂麥之輒略，奇變在興登堡之上焉！其他虎底哀，魯登道夫，亦皆驚悍而善於攻，稱德名將。然而法人何如？則其大將霞飛福煦不願爲『小敵之堅，大敵之擒』，而曲盡『少則能逃』，『不若則能避』。

之『能』。方德之奮兵以入比也，比明知己之『少』與『不若』，而勢處於無可『逃』，無可『避』，則不得不爲『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及至德人推鋒長驅，法大將霞飛則緩退以持之，而密集大軍於後方，深溝高壘以俟；迨時機既至，一鼓作氣，突然反攻，以我之盈，乘彼之竭；以我之逸，待敵之勞；所以有瑪因河之捷也。其後福煦上將亦步亦趨以傳授心法。方德軍之傾全力以掠取陣地也，法軍惟取『能逃』、『能避』之『能』，決不耗其主力以求原陣線之維持；而故控其力，取攻勢於敵人既得陣地以後，以我之力有餘裕，乘德之攻堅力屈；此則孫子治氣之原理，而運用之以最新戰術者也。我國抗日軍興，不願爲『小敵之堅，大敵之擒』，而欲盡『能逃』、『能避』之『能』，何必不與法同。所望故控其力，以承日人之弊而制其全勝，有以善圖其後爾！故曰：『我軍之強而知避，可以收彼竭我盈之效』也。

或且色然喜曰：『信若子言，則是我之避，將以避銳擊惰；而日之勝，未能保大定功也！』僕應之曰：又不僅是，天下固有可勝而不可戰者！孫子不云乎：『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衆；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是故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信己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張預爲

之說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世之論兵者，至戰必勝，止矣；而孫子書乃至言可勝而不可戰，知其意念深矣。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此可勝之勢也，然而不可戰；戰則城拔國墮者，蓋『威加於敵，』視敵之『交不得合，』遂以爲莫之與京，而『不爭天下之交，』則外交陷於孤立；古之人有行之者，吳王夫差是也。『伐大國，』視大國之『衆不得聚，』於是乎罷民以逞，而『不養天下之權，』則民怨起而革命；古之人有行之者，秦始皇是也。世近而事變相類，乃有歐戰之德皇，『信己之私，威加於敵，』合吳夫差，秦始皇而并之一身，漢亨索倫皇朝忽焉！然而非一勝之爲烈也。昔蔣方震論其敗戰之諸因曰：『兵之爲物，有極端性；未有不求戰而其兵可強者，亦未有兵既強而不求戰者。夫以軍事之優勢而立國，一旦迄於彼我之間，強弱相當，則後此之危可知。而自兵略言，一千九百十四年，則德戰之時機也。爲奧戰，則同盟固；一也。英法疲於內政，而俄法之軍政改革未竣；二也。自此以後，將或並此徼倖之一勝而不可得！雖然，此可勝之機，而非可戰之機；而所謂不可戰者，何也？則政略上包圍之形勢已成；而法之復仇，俄之南下，英之海外政策，三者匯於一流，以與德齟齬也。包圍

之形勢孰致之？德人實自致之！而十九世紀日耳曼之統一運動，本有二派：其一派欲依國民之意志而成。其一派欲藉普國之武力而成。自佛蘭格福村國民大會之失敗而俾斯麥相普，遂戰與敗法，而德帝國以成；成則成矣，而內外形勢，皆日處於不自然！法人建國，不利東鄰之有強國，而亞洛二州之割，幾等於文身之恥，每飯不忘；而德不能不防其報復；一也。個人自由之伏流，來源已遠；而以軍事建國，勢必趨於武斷，不發於此，則伸於彼，而社會黨承產業發達之結果，其勃興較他國爲甚；二也。逆其勢而鎮之，厥惟軍備；然國民皆兵之祕鑰，已公開於世界，子能之，人亦能之，互競極其度，必有一日能發不能收者；而於是不自然之形勢，乃隨國家之強盛以繼長增高！其在內，則德法之世仇，而重以德英之衝突，而三國協商日進於成。其在內，則政治之不自由，而加以貧富之階級，而社會主義日趨於盛。擴充軍備，一之爲甚，至於再，至於三，凡以求戰，非戰不足以自保也。夫一國而至於求戰以自保，此可暫不可久之勢，必有一日至於敗者也。威廉二世之失敗，特速其時耳；以包圍啓敗戰之端，以革命結敗戰之局。』嗚呼！『不爭天下之交，』斯孤立以無援，而外交上包圍之勢成！『不養天下之權，』斯斷斷以自恣，而內治上革命之釁兆！徒以『信己之私，威加於敵，』而邦分崩離析，無以善其後也。

德人如此而我京鄉之日本亦將如此！甲午以還，日人之於我，幾乎無役不勝；自以爲兼弱攻昧，武之善經，而領土之野心，方興未艾，遼東之鯨吞，河北之蠶食，吾人困於積弱，俄國怵其餘威，不旬月而囊括三省，意未有厭；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豈非所謂『伐大國，則其衆不得聚；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者耶！及盧溝橋之戰起，吾國以日人之實逼處此，義無反顧，乃奮起而爲抗戰，迄今二十月矣，雖兵敗地蹙，再接再厲。而日人勞師以襲遠，攻堅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頓兵挫銳，屈力殫貨，民不堪命，內難將作。而英法忱於遠東利益之不保，日焰咄咄逼人，方東交美，西搆俄，以援我而孤日，日人縱克南京，陷徐州，取武漢，苟我軍『能逃』『能避』以不墮其主力者，則我必有一日以承日人之敵；而此『能逃』『能避』以不墮其主力之權，則操之我，不操諸日；百勝不足以取威，挫敗或且以亡國，強弩之末，其力幾何！土崩之期，當不在遠！始也不奪不壓，今且欲罷不能；然後知孫子『不爭天下之交』『不養天下之權』所以深致誠於『霸王之兵』『伐大國』『威加於敵』者之爲老謀深算；而非張脈憤興，淺見寡識者所能會也！

或曰：『有是哉，子之言也！然則必勝之勢，固在我矣！』曰：唯唯！否否！在我何能必勝，而日不能無敗。方

其未底於敗，而我祇有靜待。或且詫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天下固有待敵之敗而可以制全勝者哉！』則應之曰：『固也！昔鄭莊公之於太叔段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待也。孫子之論善戰也，曰：『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亦待也。就此日之國際而論戰略，大抵德日意爭『先』，而英法美用『待』。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孫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此『先』之用也。往者俾斯麥，毛奇之戰與敗法也，德以『先』制勝；而甲午之役，日俄之戰，日以『先』制勝；意阿之戰，意以『先』制勝；則一以德爲師資，皆衍克氏之一脈者也。然百年以來，英之用兵，自始不敢爲天下『先』，而歐洲大戰，法大將霞飛，福煦，則爲不可勝以『待』。德之可勝；而德之『先』無所用焉！及德與英法相持之既久，角力俱困，而美徐起以承其弊，而制世界之全勝；則亦『待』之效也。我無力以勝日，而天未嘗不予我餘暇以『待』日之可勝。日盡力以爭我『先』，而無法以制我不『逃』不『避』；日亟『攻』，我姑『避』；日貴『勝』，我爲『久』；日未敗，我且『待』；『待』也者，古人以弱制強之妙算，而兵家之所不廢也。僕在湖南言湖南，而知六七十年前，湘軍之強，國內稱雄焉！太平軍洪秀全楊秀清之暴興也，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而湘鄉曾文正公，

益陽胡文忠公，皆以『待』而制全勝者也！吾讀胡文忠公集所以申微而誥諸將者曰：『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本；貴乎審機以待戰，尤貴蓄銳以待時。而兵事有須先一著者，如險要之地，以兵踞之；先發制人，必勝之道也。有須後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堅定；待賊變計，乃起而乘之，亦必勝之道也。有先一著伐賊謀而勝者，有後一著待賊動而勝者，兵事不在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乎全局。全局得勢，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軍事到緊要之時，靜者勝，躁者敗，動者必躁，靜者有所待，有所謀，不可測也！譬之南塘矛法，須先讓對手打一下，然後應之，此理至微妙！堅持以待其弊，伺其瑕而蹈之，有不戰，戰必勝矣！』蓋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至曾文正公更爲俚歌以曉卒徒云：『起手要陰後要陽，出隊要弱收隊強；初交手時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而爲之說其意曰：『賊始至猛撲，一鼓作氣，宜少遼縫之以鈍其鋒而銷磨其氣；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也。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爲天下先之心，須人打第二下，我打第一下；毋乘以躁氣，毋搖以衆論，自能覷出可破之隙。若急於求效，雜以浮情客氣，則或泰山當前而不克見！』此則湘軍之戰略，而妙得孫子所謂『強而避之』、『以待敵之可勝』之意；『避』者，不輕耗吾之力以犯

其鋒；『待』者，所以伺敵之瑕而承其敵。蓋湘軍之所以戰無不勝者以此；而法國名將霞飛福煦之所以摧強德者亦無不以此！人自不察耳！遂援之以終於篤。時在

中華民國之二十八年五月九日，無錫錢基博敘於國立師範學院之李園。

孫子別傳



孫子武者，長卿。齊敬仲五世孫書，爲齊大夫，伐莒有功，景公賜姓孫氏，食采於樂安。生馮，爲齊卿。馮生武，以田鮑四族之亂，遂奔吳也。（姓氏辨證書。）善爲兵法，辟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伍子胥、白晝以楚殺其父，亡命，事吳王闔閭，銳欲報楚。吳王內計二子皆怨楚深，恐以兵往，破滅而已。登臺向南風，滯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一旦與吳王論兵，七薦孫子。吳王曰：「子胥諛言進士，欲以自納。」而召孫子，問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大悅。（吳越春秋闔閭內傳。）問曰：「散地，士卒願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孫子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鬪。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鬪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與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隱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王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

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

孫子曰：『軍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騎銜枚先入，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王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

孫子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爭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收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鬪，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阨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衆寡不均，則如之何？』

孫子曰：『既我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王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

孫子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事，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衆助，彼

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王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逾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孫子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糲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軍銜枚而行，塵埃風揚，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王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孫子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王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躁不進，以觀我態，則如之何？』孫子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可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烟，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鬪後，拓左右犄角。』《通典兵刑典》

王曰：『若我圍敵，則如之何？』孫子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生路，求生逃出，必無鬪心；因而擊之，雖衆必破。』王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

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並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躁，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若敵人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本書九地篇何氏注）王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強，圍之奈何？』孫子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伺，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王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奈何？』孫子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意，以利誘之，禁其樵牧，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通典兵刑典）王乃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吳越春秋閻閭內傳作三百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

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卽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旣布，（史記孫子列傳）乃令曰：「一鼓皆振，二鼓操進，三鼓爲戰形。」於是宮女皆掩口而笑，孫子乃親自操枹擊鼓，三令五申，其笑如故。孫子顧視諸女，連笑不止。孫子大怒，兩目忽張，聲如駭虎，髮上衝冠，項旁絕纓，顧謂執法曰：「取鈇鑽！」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信，將之罪也。旣以約束，三令五申，卒不却行，士之過也。軍法如何？」執法曰：「斬！」武乃令斬隊長二人，卽吳王之寵姬也。吳王登臺觀望，正見斬二愛姬，馳使下令之曰：「寡人已知將軍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宜勿斬之！」孫子曰：「旣已受命爲將，將法在軍，君雖有令，臣不受之。」孫子復攜鼓之，當左右進退，迴旋規矩，不敢瞬目；二隊寂然，無敢顧者。於是乃報吳王曰：「兵已整齊，願王觀之！惟所欲用，使赴水火，猶無難矣；而可以定天下。」吳王忽然不悅曰：「寡人知子善用兵，雖可以霸，然而無所施也。將軍罷兵就舍，寡人不願！」孫子曰：「王徒好其言而不用其實！」子胥諫曰：「臣聞兵者凶事，不可空試；故爲兵者誅伐不行，兵道不明。今大王虔心思士，欲興干戈以誅暴楚，以霸諸侯而威天下，非孫武之將，而誰能涉淮踰泗，越千里而戰者乎？」於是吳王大悅，因鳴鼓會軍，集而攻楚；孫子爲將，拔旆，殺王亡將二公子，蓋餘燭備。吳王謀欲入郢。孫子曰：「民勞未可恃也！」

吳王有女滕玉，因謀伐楚，與夫人及女食鯨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不忘久生！」乃自殺。吳王痛之，葬於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爲櫛，題湊爲中，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皆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令萬民隨而觀之；還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淇盧之劍，惡吳王之無道也，乃去而出，水行如楚。楚昭王臥而寤，得吳王淇盧之劍。昭王不知其故，乃召風湖子而問曰：「寡人臥覺而得寶劍，不知其名。」風湖子曰：「此謂淇盧之劍。」昭王曰：「何以言之？」風湖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磐郢，三曰淇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郢以送其女死；今淇盧入楚也。」昭王曰：「淇盧所以去者何也？」風湖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淇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禦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卽出，故去無道。今吳王無道，殺君謀楚，故淇盧入楚。」昭王曰：「其值幾何？」風湖子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值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已今無雲；若耶之溪，深而莫測；

率臣上天，歐冶死矣；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之鄉，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吳王聞楚得湛盧之劍，因斯發怒，遂使孫武、伍胥、白喜伐楚。子胥陰令宣言於楚曰：「楚用子期爲將，吾卽得而殺之。子常用兵，吾卽去之。」楚聞之，因用子常，退子期。吳拔六與潛二邑。楚使子常囊瓦伐吳，吳使伍胥、孫武擊之，圍於豫章，大破之。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吾欲復擊楚，奈何而有功？」伍胥、孫武曰：「囊瓦者，貪而多過於諸侯，而唐蔡怨之；王必先得唐蔡。」吳王從之，悉興師，唐蔡爲承。（吳越春秋闔閭內傳）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史記孫子列傳）吳王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不可入，今果如何？」二將曰：「夫戰，借勝以成其威，非常勝之道也。」吳王曰：「何謂也？」二將曰：「楚之爲兵，天下強敵也；今臣與之爭鋒，十亡一存；而王入郢者，天也！臣不敢必。」（吳越春秋闔閭內傳）然而孫武以三萬破楚二十萬者，楚無法故也。（新序）孫子八陣，有革車之乘。（周禮夏官鄭玄注）爲吳王客，破葬巫門外大冢。（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有三子，馳明敵，而明食采於富春，生贖。（姓氏辨證書）嘗爲齊軍師，破魏惠王軍，擒太子申以傳武兵法。（史記孫子列傳）武著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獨十三篇以進吳王，而盛傳

於世。其大指在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遂爲千古談兵之祖焉！

外史氏曰：左氏春秋傳敘吳王闔閭伐楚事，無孫武；而太史公爲之列傳，亦著其事於吳世家；與吳越春秋闔閭內傳所載多同；而吳越春秋辭特豐蔚，尤談詭有奇趣，乃爲史公好奇者之所不取，何也？杜佑通典又載武與吳王問答語，不知何出，而何氏採以入注。（通志兵略作何延錫）亦有通典所未詳者，或以八十二篇之佚文也。並裁爲篇，以補十三篇之缺，而題之曰別傳者，所以別出於太史公書也。庶幾讀武之書者，有所考覽云！

597
705

目次

計篇第一	三
作戰篇第二	一一七
謀攻篇第三	一六五
形篇第四	二三五
勢篇第五	二五七
虛實篇第六	二九三
軍爭篇第七	三三九
九變篇第八	三九一
行軍篇第九	四〇五
地形篇第十	四四一

32257.1

九地篇第十一	四五七
火攻篇第十二	四九五
用間篇第十三	五二一

增訂新史例
孫子章句訓義

(發凡) 基博按漢書藝文志著錄兵家四種：曰權謀，形勢，陰陽，伎巧。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伎巧者也。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窮，以輕疾制敵者也。陰陽者，順時而動，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爲助者也。伎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者也。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以冠權謀之首；而史記孫子列傳以十三篇爲言。正義引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以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今中下二卷佚，獨十三篇存。而讀十三篇書，不可不先知者三事：(一) 吾所觀記，中國兵法有二：一曰節制，卽部署訓練之方，屬於軍政；如明威繼光練兵實紀，紀效新書是也。一曰權謀，卽戰爭攻守之方，屬於戰略戰術；此孫子十三篇是也。(二) 孫子生於春秋，十三篇所言戰略戰術，乃爲列國交兵說法。而注釋諸家，生秦漢以後，習於內戰，往往不得其解。惟今日歐美隸通，列國並建，伐謀伐交，事多相符。(三) 十三篇所言戰略戰術，窮極奧妙；要歸於先勝而後求戰，貴勝不貴久，攻瑕不攻堅，勿輕犯敵之強，而以全爭於

天下。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德之所以敗，以不知此也。余今詳證博引，斬於推陳出新；以新例證原義，而理益明；以新例證古義，而法益備；廣蒐戰史，無微不至，撮其指要，以當發凡云爾。

計篇第一

(解題)曹操曰：「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杜牧曰：「計，算也。」曰：「計算何事？」曰：「下之五事，所謂道、天、地、將、法也。於廟堂之上，先以彼我之五事，計算優劣，然後定勝負；勝負既定，然後興師動衆。用兵之道，莫先此五事，故著爲篇首耳！」張預曰：「管子曰：『計先定於內，而後兵出境。』故用兵之道，以計爲首也。」曰：「兵貴臨敵制宜，曹公謂計於廟堂者，何也？」曰：「將之賢愚，敵之強弱，地之遠近，兵之衆寡，安得不先計及之乎！兩軍相臨，變動相應，則在於將之所裁，非可以險度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訓義)王皙曰：「兵舉，則死生存亡繫之。」張預曰：「民之死生兆於此，則國之存亡見於彼。然死生曰地，存亡曰道者，以死生在勝負之地，而存亡繫得失之道也。得不重慎審察乎！」鄭友賢曰：「或問死生之地，何以先存亡之道？曰：武意以兵事之大，在將得其人。將能，則兵勝而生；兵生於外，

則國存於內。將不能，則兵敗而死；兵死於外，則國亡於內。是外之生死，繫內之存亡也。是故兵敗長平而趙亡；師喪遼水而隋滅。太公曰：「無智略大謀，強勇輕戰，敗軍散衆，以危社稷，王者慎勿使爲將；」此其先後之序也。」基博按：計篇開首，不曰「兵者大事」，而曰「兵者國之大事」；「國」字須著眼，此爲十三篇命脈所寄。而德國之毛奇將軍，自著普法戰史，開章曰：「往古之時，君主則有以其一人之好大喜功，張皇六師，侵一城，略一地，而遂結和平之局，此非足與論今日之戰爭也。今日之戰爭，國家之事，國民全體，皆從事之，無一人一族可以倖免者！」若可爲此語作鐵板注脚。而下文曰：「死生之地，存亡之道；」死生者，人民之事；存亡者，國家之事；所以表明人民之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而卽以解釋上文之「大」字。鄭友賢論「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兩語先後之序，是矣。願特以死生屬於兵言之，似不如張預稱「民之死生」義爲圓融。德國伯盧麥將軍戰路論曰：「國民以欲達其國家之目的而所用之威力行爲，名曰戰爭。」昔日之戰爭，以爲軍人之職，與民人無與。國際法，有交戰者與非交戰者之分；交戰者，軍人也；非交戰者，民人也。大戰之起，而交戰國中之敵國僑民，依舊可以自由居住，亦可以自由回國。惟交戰國慮其爲間，防患未然，亦或驅逐可

疑之敵僑以出境，然而未有予以扣留者！降而近世，一變而爲全民戰爭；交戰與非交戰之分以泯！前敵之士兵，後方之民衆，所以服勞於國者，孰與戰爭無關！軍人之與民人，不過直接之異間接而已！一九一四年歐洲第一次大戰之起，交戰之國，不惟不許敵僑返國，以增加敵方之人力物力；抑且予以扣留，以不得自由行動！及今日之大戰，而加甚焉！即以德國而論，人民八千萬，而動員訓練者四千萬人；幾乎舉國皆兵；而以第五縱隊之遍佈世界；交戰之國，咸有虞心；而敵僑之監視亦加嚴焉！故戰爭爲國民之威力行爲也。然戰爭之爲勝爲負，非民之所能爲力也，而操其權於國。民可與之死，與之生，而所以與之死，與之生者，國必先有事焉；故不曰民之大事，而曰「國之大事。」一九一五年，歐洲大戰之日，以烈也；侯官嚴復嘗論之曰：「大抵德人之病，在能實力而不能虛心。故德英皆驕國也；德人之驕，益以剽悍；英人之驕，濟以沈鷲；然則勝負之數，不待善察矣。嘗謂今日之戰，動以國從。戰事之起，於人國猶試金之石；不獨軍政兵謀，關乎勝負；乃至政令，人心，道德，風俗，皆倚爲衡。俄廣土衆民，天下莫二；然以蠶食小弱有餘；至與強對作戰，則無往不敗；昔之於日本，今之於德，皆其已事之明效也；此其故不在兵而在國之政俗。據今策之，縱橫二系，非一仆不止。而德意

志國力之強，固可謂生民以來所未有！東西二面，敵三最強國矣；而比塞雖小，要未可輕。願開戰十閱月，民命則死傷以兆計；每日戰費不在百萬鎊以下；來頭勇猛，覆比入法，累敗俄人；至今雖巴黎未破，喀來未通；東則瓦騷尙爲俄守；海上無一國徽，殖民地十七八九；然而一厚集兵力，則盡復與所亡城；俄人退讓，日憂戰線之中絕！比境法北之間，聯軍動必以數千傷亡，易區區數基羅之地，所謂死甞不得入尺寸者也；不獨直抵柏林，雖有聖者，不能計其期日；卽此法北肅清，比地收復，正未易言！此真史傳之所絕無，而又知人事之大可恃也！英人於初起時，除一二兵家如羅勒吉青納外，大抵皆以爲易與；及是始舉國憂悚，念以全力注之；而於政治，則變政黨之內閣，而爲羣策羣力；於軍械子藥，則易榴彈以爲高炸；取締工黨，向之以八時工作者，至今乃十一時；男子衽兵革，女子職廠工；國債三舉，數逾千兆鎊，而猶苦未充；由此觀之，則英人心目之中，以條頓種民爲何等強對，大可見矣！故嘗謂國之實力，民之程度，必經苦戰而後可知；設未經是役，則德之強盛，不獨吾輩遠東之民，不窺其實；卽彼與接壤相摩者，舍三數公外，亦未必知其真際也！使其知之，則英人徵兵之制，必且早行；法之政府，於平日軍儲，必不弛然怠缺而爲之備，明矣！今夫德以地形言，則處中央散地

四戰之境，猶戰國之韓魏也。願非烈德立大帝以來，即持強權主義；雖中經拿破崙之蹂躪，而民氣愈益深沈；千八百八十年累勝之餘，一躍千丈，數十年磨厲以須，以有今日之盛強！由此而知國之強弱無定形，得能者爲之，教訓生聚；百年之中，由極強而可以爲巨霸；觀於德，可徵已！德人之於英法，文明程度相若，而政俗則大不同！德人雖有議院，然實尙武而專制，以戰爲國不可少之聖藥，外交則尙夸詐，重詞債；其教民以能刻苦，厲競爭爲本；其所厲行，乃盡吾國申商之長而去其短。日本竊其緒餘，遂能於三十年之中，超爲一等強國。而英法兩國則皆民主；民主於軍謀最不便，故宣戰後，其政府皆須改組；不然，敗矣！日本以島國而爲君主立憲；然其經國訓民，不取法同型之英，而純以德爲師資者，不僅察其國民程度爲此；亦以一學英法，則難以圖強故也。年來英國屢經失敗，其自救而卽以救歐洲者，在幡然改用徵兵制之一著；否則未知鹿死誰手耳！世變正在法輪大轉之秋，凡古人百年數百年之經過，至今可以十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行程，待數年而後達者，今人可以數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爲金科玉律，轉眼已爲蓬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以往，真如第二福音；乃至於今，其敵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

今有一證在此：有如英國一九一四年軍興以來，內閣實用人才，不拘黨系；足徵政黨，吾國歷史所垂戒者，至於風雨漂搖之際，決不可行一也。最後則設立戰時內閣，而各部長不得到席，此即是前世中書樞密兩府之制，與夫前清之軍機處矣；二也。英人動機之後，俄義諸協商國靡然從焉。方戰事勃發之初，以德人新興之銳，乘英法積弛之政，實操十全勝算；爾乃入巴黎不能，趨卡來不至，僅舉比境與法北徼，而不得過雷池半步者，此其中殆有天焉！及至曠日持久而不得志，則今日之事，其決勝不在戰陣交綏之中，而必以財政、兵衆之數爲最後！德雖至強，而兵力亦固有限。試爲約略計之，則一年中，其死傷，或云達三百萬；卽令少此，二百餘萬，當亦有之。而其東陲對俄之兵，報稱三百五十萬衆，如此，則六百萬矣。而西面比法之間，至少亦不下二百萬；是德之勝兵八百萬也。方戰之初起，德人自言兵有此數；羣詫以爲誇誕之言，而莫之信也！乃今此衆已全出矣；英法之海軍未燿，而財力猶足以相持。軍興費重，日七八兆鎊；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權，終當屈於財權之下，又知此後戰爭，民衆乃第一要義。吾國民衆之繁庶如此，假有雄桀起而用，可以無對！然民不能自爲死，自爲生也；而可以與之死，與之生，民不畏危者，政爲之也。一九一六年八月，德國魯

登道夫將軍，奉威廉二世之命以調任大本營作戰參謀次長，建議謂：『戰爭之時，無一人之力不屬於國家！國家宜著爲法令：凡德國人，自十五歲以至六十歲，有不可不服役之義務；而此義務，以一種限制之擴張，及於女子；可適用於軍中之兵役義務，亦適用爲國內之勞動義務；無一德國人，得在國家危急之時，而不爲國家效力！』此國之必先有事，而事之當務其大；蓋戰者，非一手一足之力，而生聚教訓，亦非枝枝節節所能爲也！及一九一八年十月，德之既敗，而魯登道夫著大戰回憶錄，追論所以，以謂：『作戰力量之基礎在國內，而力量之表現在前線。國防之與國民，渾而爲一者也；國民之力量，與國防軍，不可離而爲二者也！人民適應戰爭之工作與生活，必在國內相副；而有責任之政府，必強有力以指導人民，而體驗國民戰爭字樣之真實意義。吾人與敵軍隊交戰時，尤必摧毀敵國人民之精神及生活而萎靡之，而後敵軍隊失其支持以一蹶不振！敵之於我也亦然！國內之戰爭意志，必須鞏固；使民心或搖，則士氣亦衰！願諒解調停，甚囂柏林，希望和平，尤過於希望勝利！我之和平愈呼籲，敵之勝利愈接近！一切理論，乃以墮軍實而長寇仇；可爲長太息也！』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召見但澤會議主席羅許尼格博士，謂曰：『未來之戰爭，蓋兩民族全體之對

抗而無一人能袖手者；固不僅兩軍之相見也；國家動員，不僅兵役，尤徵力役！而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第二次大戰肇發，始於德人之侵波蘭，浸淫以至英法義蘇日美，及於我國，先後宣戰，而國不分君主民主，政不論極權自由，無不施行總動員；而我國民政府，亦以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制定國家動員法公布之；然後孫子所謂『兵者國之大事』乃以總動員法而義無餘蘊！所謂總動員法者，傾一國之人力物力智力以爲戰爭用，盡個人之生命財產知能以爲國家用，堅明約束，著之法令，而以明國家無上，勝利第一者也。用兵之道，心戰爲上；體力固宜動員，心力亦不除外。今日之戰，資源尤急；人民固宜動員，物資尤所必需。美國參謀總長馬克薩將軍，於此次參戰前，提議戰時動員計畫，條分縷悉，綱目畢張，而最其指要，不出七端：（一）國家之於戰爭，在求迅速決定之勝利；則必迅速運用國家所有之資源；而欲資源之迅速運用，以無誤於臨戰，尤在平日之設計有方，預備不虞。（二）戰時之人力物力，不可不求均等之負擔，而有公平之立法。（三）徵兵之實施，應盡可能之力，以預防國民經濟機構之混亂及停頓；勿以人民之兵役，而妨害國家之生產。（四）應以不重要生產之資源，而轉用於戰時必要之生產。（五）國家之於人民，不可不確保

原料及勞動之公平分配。(六)糧食管理，不可不調節生產與消費兩者之間，以劑其平；而強行統制糧食時，尤必激發人民之愛國心。(七)應以輿論之力量，推動戰時之緊急政策；而輿論爲戰時之最大力，不可不利用以適應動員。言論自由，著作自由，出版自由以及集會結社自由，民主國家法律之所明定；然此以平日言之；若在戰時，則無不加以限制！極權國家如此，民主國家莫不如此！我國抗日軍興，民國二十七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謂：『自由與統一，相反而實相成。無自由，則人民無自發之情緒，以作同仇敵愾之氣。無統一，則以意思之龐雜，而致行動之紛歧，抗戰之力，將以消殺！』戰端一開，舉國人民之生命財產，思想言論，無不受國家之制裁，爲統一之運用；然後動員不失其爲『總』，有『事』先立乎其『大』；而『兵者國之大事』，固宜普及於國民；而不限於士兵也！抑於此又有一義，爲用兵者所不可忽！既曰『兵者國之大事』，則用兵，非單純將帥之職；而將帥之職，不過率兵以戰爭而已！德國兵家克老山維茲著書論兵，嘗以戰爭爲政治行爲，爲政治工具，而第一卷開宗明義，論戰之性質，有曰：『戰爭者，不過用其他方法以圖政治之延長及其完成而已！』假使戰爭爲政治之工具，而以圖政治生命之延長，則戰與不戰之

國是，非軍人之所能決；而不得不取決於國家柄政之最高當局；易言之曰政治家和平之時，未戰而備戰；開戰以後，調兵而遣將；終之以議和而恢復政治之正常職務；皆政治家之事；而離政治亦不能進行戰爭！所以戰爭領導，爲政治家之事；而軍事統率，則將帥之職！將帥指揮軍事以佐政治之成功；而以軍事之成功爲政治家之利用！然而毛奇之於宰相俾斯麥，訟鬪時有普法普奧兩役，數見不鮮！俾斯麥發憤於戰況之無從檢討，而尤恨軍事公報之不注意政治局勢！惟以國家大體而言，寧可以將帥屈從政治當局！克老山維茲曰：『何可以政治之考慮，遷就軍事之考慮！蓋主持戰爭者必以政治；政治爲指揮之神經中樞；而戰爭祇其工具而已！』魯登道夫則以政治有俯就戰爭之責任，而著全民戰爭論，中謂：『克老山維茲之原理，必以廢棄戰爭也，政治也，皆以保國家；惟戰爭爲國家生存意志之最高表示；所以政治不可不服從戰爭！』然歷史之教訓，必以政治爲前提！吾人非謂政治當局之可以干涉軍事指揮也！毛奇嘗言：『政治不得干擾作戰！』往古如此；來今無不如此；然祇限於『干擾』二字之不得而已！

右第一節領起全文。『不可不察』之『不可不』三字，所以深明用兵之必先有事於計，故特鄭

重言之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訓義）曹操曰：『謂下五事七計，求彼我之情也。』杜牧曰：『經者，經度也。五者，卽下所謂五事也。校者，校量也。計者，計算也。索者，搜索也。情者，彼我之情也。此言先須經度五事之優劣，次復校量計算之得失，然後始可搜索彼我勝負之情狀。』王皙曰：『經，常也；又經緯也。計者，謂下七計。索，盡也。兵之大經，不出道、天、地、將、法、耳。就而校之以七計，然後能盡彼己勝負之情狀也。』張預曰：『經，經緯也。上先經緯五事之次序，下乃用五事以校計彼我之優劣，探索勝負之情狀。』基博按此句承上起下而爲一篇之綱。『故』者，承上文之『不可不察』而欲申言其如何察。下文一段論『經之以五事』一段論『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經』當依王皙張預作『經緯』解。『經之以五事』者，我自經之以爲不可勝也，『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者，所以察敵之可勝不可勝，而決兵之可用不可用也。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訓義〕王皙曰：「此經之五事也。夫用兵之道，人和爲本，天時與地利，則其助也。三者具，然後議舉兵；兵舉，必須將能，將能，然後法修。」張預曰：「夫將與法在五事之末者，凡舉兵伐罪，廟堂之上，先察恩信之厚薄，後度天時之逆順，次審地形之險易；三者已熟，然後命將征之。兵旣出境，則法令一從於將，此其次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故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民不畏危。

〔訓義〕孟氏曰：「道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李斯問兵於荀卿，對曰：『彼仁義者，所以修政者也；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輕爲之死。』復對趙孝成王論兵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臆也。』如此，始可令與上同意；死生同致，不畏於危疑也。」王皙曰：「道，謂主有道，能得民心也。夫得民之心者，所以得死力也。得死力者，所以濟危難也。易曰：『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是，則安畏危難之事乎？」張預曰：「危，疑也。」基博按此句「令」字著眼；非民之能與上同意，乃上之有道以令民與同意也。「民」者，根第一節「國之大事」而言，乃全體之國民，非一部之士兵也。「令」者，有

惟所欲爲之意，政府之本領價值全在乎此；而『可與之死，可與之生』乃是『令』之明效大驗。諸家註多忽略『可與之生』四字。當舉國民衆抗戰熱烈之際，奮不慮難，非『與之死』之難，而『與之生』之難！惟『可與之死』而民不『畏』，『可與之生』而民不『危』，『死』『生』惟上所『令』，乃見民之真『與上同意』，而徵其有『道』耳！不然，當國者明知敵之未可輕，我之不堪戰，而激於民氣，不得不一戰，而以國爲孤注者，豈少也哉！毛奇將軍普法戰史論普法戰爭之原因曰：『今日之戰爭，非一君主慾望之所能爲也；國民之意志實左右之。顧內治之不修，黨爭之劇烈，實足以起破壞之端，而陷國家於危險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雖高，然欲決心宣戰，則其難甚於國民會議！蓋一人，則獨居深念，心氣常平，其決斷未敢輕率。而羣衆會議，則不負責任，易於慷慨激昂。所貴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戰也；尤貴有至強之力，抑國民之虛榮而使之不戰。』而普奧戰史敘拿破崙之亡，普人日以統一德國爲事，所特以號召者民族主義。顧奧亦日爾曼民族也，故普奧之役，時人謂爲兄弟戰爭，大不利於衆口。一八六六年春夏之交，普政府於戰略政略之間，乃大生困難；蓋以軍事之布置言，則普國著手愈早而利愈大。然以政治之關係言，則普若先奧而動

員，微特爲全歐所攻擊，且爲國人所不欲，普王於是乃遷延遲疑；而毛奇、俾斯麥，用種種方法，卒能舉不欲戰之國民而使之戰。凡此皆政府能『令』之效也。抑有無『道』以與民『死』，而亦無『道』以與民『生』者，此次歐洲大戰之法，是也！一九四〇年四月，德國希特勒挾其百萬之師，運用閃電戰以陷丹挪，路荷比，轉而攻法，推鋒直入。法人再戰再北，土崩瓦解；法軍之俘於德者，一百九十餘萬人；而八十二師配備之軍械，以及德人詎未曾見之新型坦克車與重炮，未及一用而以委之於德，藉寇兵，齎盜糧，非希特勒之果能戰必勝，攻必取也！美國新聞家有覘國者，論法之所以致敗，而爲希特勒所乘者有四端，而戰敗不與焉：曰文武官吏之賣國也。軍需製造，運輸之怠工也。人民之怯戰爭而溺宴安，望和平也。愛自由而法令不行也。質言之曰人無鬪志而已矣！夫希特勒挾必勝之心，以雷霆萬鈞之勢，而乘法人之不戒，如摧枯拉朽，固其宜也！異哉，法國與德國戰，而法國人上自大僚，下逮齊民，乃無一人焉爲法國効命以與德戰，此何也？則政府之無『道』以令民與同意也！民之情，誰不畏死哉！然而法之爲政也，無『道』以與民『死』，而國降焉，民虜焉，究之何『道』與民以『生』！德之爲政也，有『道』以令民『死』；苟度德焉，量力焉，抑亦有『道』

以令民『生』此其善敗得失之故，爲國者可以監矣！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訓義〕梅堯臣曰：「兵必參天道，順氣候，以時制之，所謂時制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王皙曰：「寒暑，若吳起云『疾風大寒，盛夏炎熱』之類。時制，因時利害而制宜也。」張預曰：「漢征匈奴，士多墮指；馬援征蠻，士多疫死，皆冬夏興師故也。」基博按：「制，」限也。「時制」云者，謂用兵不能不受陰陽寒暑四時之制限，所以古者冬夏不興師也。卽如一八〇三年，法皇拿破崙以大兵六十餘萬侵俄，俄人堅壁清野，誘入莫斯科；值大雪，法軍凍餒，喪亡殆盡，不能軍。一九一五年，德大將興登堡以無前之勢，取俄波蘭，俄人望風奔北，而興登堡以冬令將屆，氣候嚴寒；設竟犯兵家之忌，深入俄境，俄人襲用其曩日之計，則不免蹈拿破崙之覆轍，遂不敢深入。又如一九一四年，土耳其加入德奧同盟，以大將伊善德統十五萬人，於十二月二十五日，侵入俄德蘭西高加索，適其時天氣嚴寒，積雪沒脛，土軍深入重地，飢寒交迫，遂於二十八日退歸。而是年，土耳其海軍大將尼馬耳以六萬五千人，於九月間進窺英之蘇彝士運河，則又以天氣酷熱，沙漠無水，

而挫敗！武器益銳，戰術日新，而『時制』如故也！日本之侵我也，亦既佔武漢而據廣州；連兵久不解，於民國二十九年一月，進犯粵北，以騎兵集團薄翁源，而大霧七日，對面不見人，日軍前後左右，失其連繫，自相戕殺，遂以大潰。至四月之末，以步兵十七聯隊，騎兵二聯隊，工兵七聯隊，大炮，坦克車，化學兵團，應有盡有，而導以飛機百餘架；向湖北之鍾祥，花園，信陽，確山，分道而進；不意夏曆二三月，桃花雨季，大雨連十晝夜，飛機不得翺翔；而山水暴發，滿阮滿谷，騎不得騁，步失其伍，泥塗沮洳，大炮坦克，陷不得動，遂爲我軍所乘也！及三十年十二月，日軍十五萬人，大舉以三犯長沙；不意三十一一年元旦前後，大雨大雪，飛機既騰空不起；而道途泥濘，步騎炮空，咸拔足不得；亦幾殲焉！希特勒悉力殫銳，傾所有之機械化部隊與空軍，以一九四一年六月，大舉侵蘇，欲用閃電戰以摧之一擊；一發不中，連兵久不解；及十一月而大雪紛飛，堅冰載道，飛機之空襲，坦克車之馳突，咸無所用，而以挫退。蓋坦克車既以積雪載途，沒轍埋輪，陷不得駛；而俄之緯度高，冬夜之長，可以十八小時，長夜漫漫，而空軍之活動，更受限制。此皆所謂『時制』之例證也。新式武器，如無科學方法之天氣預報，抑亦不能推行盡利以發揮效能！希特勒以一九三九年九月進攻波蘭，而會當雨季；白魯

希茲將軍不可謂：『機械化部隊，將爲泥濘所困！』而德意志地理政治學院院長霍斯浩佛則曰：『無害！屆時不雨已而果然，人以爲神！而不知其得之學院之天氣預報也！』及一九四二年，德國被困於法國布勒斯特港之主方艦香化斯脫號，尼西納號兩艘突圍而脫也，英人大譁以譴政府；而不知天氣預報之有成功！於時，德國海軍作戰部長賴德爾欲圖兩艦之突圍，而以謠其幕府之氣象家謂：『如濃雲密布，雲層以下不可見，旣以妨礙敵機之偵察；而雲層之中，霰結如冰，更不利敵機飛行，則兩艦脫險矣！』其幕僚告以二月之中，必有如許之雲霰，掠英吉利海峽之上空以過。於是一九四二年二月十二日之夜，兩艦突圍以通過英吉利海峽而返於德，則以雲濃於霧，霰結成冰，而英之魚雷及轟炸機，無法行動而受『時制』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訓義）曹操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宜也；論在九地篇中。』梅堯臣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勝敗之勢也。』基博按梅堯臣之注，妙盡兵家因地制宜之利，語辨以析，雖以今日空軍之競爭，機

械化部隊之創新，閃電戰之奇襲，化遠爲近，化險爲易，化廣爲狹，而地之古今異形，似不可以一概論；然而用兵者，仍不可不致謹乎此！『知遠近，則能爲迂直之計』者：迂道遠而直徑近，用兵者，莫不舍迂而取直；然亦有以迂爲直，不得不舍直取迂者。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開始，法以大軍東嚮而掠德邊，以取阿爾塞斯，羅林兩州；此直徑也。德以七軍應戰，以二軍與法相持於阿羅兩州；而以五軍襲比利時，推鋒直入，繞出法之北疆，而拊其背，法人不虞，倉皇敗退，幾乎不國；則是德人以迂爲直。何者？蓋德之西境與法接；大山間之。法人之所申傲，無日不虞德之來犯，憑山作障，要塞如林，而又耀兵東指，精兵猛將之所萃也。如德人陳師西嚮，而法悉銳以拒，曠日持久，必有攻堅力屈之虞！兵法攻瑕不攻堅，不如迂道比利時，繞法之北疆，攻法之瑕，而乘其不虞，爲道雖迂而收功則易。此所以舍直而取迂也。然而法人不戒，大戰之後，悉力治馬奇諾防線，以防德之東侵；而不虞希特勒之以迂爲直，倏然故智，爲齊諾非防線，以與法相持於西；而迂道荷蘭比利時，急轉直下，以侵法之北境，蹈瑕抵隙，而拊馬奇諾防線之背。法人覆轍重尋，而迫爲城下之盟；則以希特勒之能以迂爲直也。又如日美必出於一戰，日本政府無日不討其國人而申傲之，而苦心焦慮以推美之攻日。

也，有三道焉：其一北道，自阿拉斯加，循太平洋之北極圈，經阿留地安羣島以襲日本；中間以西特加，科查克，烏拉那斯加，駐屯海空軍；阿留地安羣島，亦有港灣以停泊艦隊；而在羣島西端之阿茲森島，距日極近；陸軍則在安加萊治，菲爾克斯兩島，築飛機場以爲協同作戰之備；如能利用蘇聯堪察加島之彼得羅巴夫斯克軍港，則距日本不過七百哩，日本必受極猛烈之空襲。惟以北太平洋氣象之變化頗劇，風向氣壓，時刻不同，則艦隊之駛行，飛機之翔空，不能無妨。其中道，自夏威夷，經中途島，韋克島，關島，以至馬尼刺，行程五千三百哩；其中南北亘一、三〇〇哩，東西延二、七〇〇哩之間，有日本委任統治之羣島，重關設險。如美以海軍循行而西，非受日本多方之狙擊，不能以達菲律賓；而達菲律賓以後，運輸被截，接濟不繼，必有後顧之憂；此危道也。其三南道，自夏威夷，經巴爾邁拉，薩摩亞羣島，新喀里多尼亞島，達爾文港，荷印諸島而達新加坡，或非律賓，行程七千哩以上，爲道最遠；然日本海軍防禦線之所不及，可以無中途狙擊之虞；而航線所經之英荷屬地，必可隨時隨地，予以接濟。北道最近，而氣象之劇變堪慮；中道次近，而日本之狙襲爲患；不如此之萬全無害。此美以利於行軍，而不得不舍迂取直者也。然德之攻法也，以迂爲直；蓋兵謀之妙用

而以為勝敵。美之攻日也，舍迂取直；則行軍之安全而以為不可勝。此其不同者也。然而迂直之計，非僅以節遠近，抑亦以相廣狹。何者？現代戰術，或用中央突破之法，此所謂直也。或用迂迴包圍之式，此所謂迂也。然而戰線之廣狹不同，戰術之迂直亦異。大抵戰線不廣而兵有餘衆者可迂。戰線太廣而兵無餘衆者不得迂。德之攻法也，不引兵西指以推鋒而進，而北出迂迴以假道荷比；此所謂迂也。而攻蘇則不然。蓋戰線延三千哩，右憑黑海，左扼北冰洋；兩翼不得展延，迂迴困難；而戰線太廣，包圍亦不易。於是直薄莫斯科以為中央突破之勢焉。是廣狹異形，而迂直異術也。『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者，量錯言兵事書引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生，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延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大抵山林川澤，步之利。平原廣野，騎之利。方宋之未南渡也，金人輻起東北，尤善用騎，長驅而南。宋人患無以制之；於是宰相李綱奏：『河北塘灤，東距海，西抵廣信安肅，深不可涉，淺不可以行舟，所以限隔胡騎，為險固之地。而安肅廣信平涼等軍，東有塘灤，西抵太行，中間坦途不過三百餘里，塘灤既可增廣，其他地勢雖頗高仰，亦可因高就下，限以長隄，儲蓄水櫃以為阻固。』既而高宗

不振，劉江自保；而長淮以南，亦時有金人馬足焉！於是薛季宣奏請大田淮沔，方田塘灤以制戎馬；以謂：『中朝之制，河北分高陽關，真定，中山府，三路，而統於大名府；河東分麟府路，代州沿邊，而統於太原府；陝西分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五路，而統於永興軍；有塘灤方田稻田榆塞爲之險。塘灤係卑下瀦水所成。方田，係地形稍高，穿渠引水者。稻田，係地形平易，可以灌溉者。榆塞，係岡阜之地，植榆爲阻者。是四者，皆所以限胡騎之衝突。況此輦轂之下，淮沔之塞，事切平世，將何道而爲之？必也農田不失灌溉，運道不至艱阻，地險不失，民力無困，而公私享富實之效，豈無術耶！』則是欲因夷設險，而化路爲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以奪騎兵之利，而爲步兵之地也。然騎兵之用，利於馳突；古人制騎兵以輔步兵，今則創機械化部隊以易騎兵，電擊霆迅，其爲馳突也大矣！而山林川澤，方田塘灤，騎兵不利於馳騁；機械化部隊亦殺其威力。一八〇六年，法有一大將，隨拿破崙征伐，而著書謂：『泥濘，爲在波蘭作戰時之特質。』及一九一四年，德大將興登堡引兵攻俄，一涉足波蘭，而歎其言之信，謂：『道路之泥濘，行軍之艱阻，俄人得以備預不虞而從容應我矣！』至於一九一四年，德人之攻法也，假道比利時以戰於佛蘭德斯平原；而以多沼澤，土泥疎鬆，不能載重，重兵器猝

無所施其技也，遂予法以殘喘之延而連兵不解。日人之侵我也，我無機械化部隊，而日本有之，縱橫馳突，何以二十七年以前，攻城掠地，無堅不摧；二十七年以後，頓兵挫銳，所如輟阻？蓋二十七年以前之戰，在平原廣野，機械化部隊得以騁其威；及其引兵深入，而山林川澤，機械化部隊無所用其長也。然冀魯豫三省平原之地，雖爲日軍控制，而我敵後之游擊隊，以寡擊衆，卒制其機械化部隊以不得逞者，亦以因夷設險，而掘坦直之廣原，成縱橫之壕溝也。冀南一帶，錯綜如蛛網，延袤四萬里；其溝深三尺，寬三尺六寸，而轉溝四尺八寸；起溝之土，傳溝兩旁，又高二尺；農民驟車，驅行溝內；而坦克車疾馳，無不掛陷焉！一九四一年九月，義大利之侵希臘也，大敗於密趙峯，亦以風雪連天，山地行軍，而林木叢雜，飛機坦克不能自在運用也。今希特勒挾其縱橫馳突之機械化部隊，以襲蘇聯，風馳電邁，直攻莫斯科，勢且不支；然而論者謂蘇聯如不得已而棄莫斯科，將遷都薩馬拉，而據烏拉山以戰；於是機械化部隊，不能不受地形之限制而殺其威力；希特勒之攻勢，亦成強弩之末矣！『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者：如希特勒以陸軍四十五師，機械化部隊十師，飛機二千五百架，一舉而亡波蘭；及其攻法，而用陸軍一百三十五師，機械化部隊二十五師，飛機五千架，比

之波蘭，用衆倍焉；及其攻蘇聯，而比之攻法，用衆又加倍焉。蓋知法之地，廣於波蘭；而蘇聯又廣於法也。又如美國擴軍，議東海岸，自緬因以至佛羅里達，延三千哩。非陸軍一百師，不足以守。每師一萬五千人，而輔以飛機一百架，分布沿海，以守三千哩之地。然而軍事家之所估計，陸軍一師之最，高防禦力，不過二十哩；而所謂二十哩者，僅限於沿河或沿海之邊疆，有險可憑；如在內地，一師陸軍之所能防禦，不過二三哩而已。故三千哩之海岸，而守以陸軍一百師，乃至少之數也。然而敵之進攻也，卽不能東海登岸；而結連與國，出兵西岸太平洋登陸以拊我背。卽不然，而由墨西哥或墨西哥灣循流而上，以攻密士失必河。又或不然，而由加拿大，下至聖勞倫河，又下至哈爾孫河，以達俄亥俄河，密士失必河，蹈瑕抵隙以爲側擊。所以陸軍一百師爲猶未足；必有後備陸軍五十師，以彌縫其闕而戒不虞。然而未能萬全無害也！我以陸軍一百師，分播三千哩之海岸；而敵集中十師之兵力，以攻我一師所守之三十哩地；彼衆我寡，則以敵之十，攻我之一，推鋒而入，必爲突破；然後延展向左右席捲，以包圍鄰近防線之各師，亦無不爲殲滅之理。此時非有十五師或二十師之增援，不足以阻敵之長驅而固吾圍。千哩設防，兵家所難，而況三倍之乎！三千哩之海岸，而守以陸軍

一百五十師，未爲衆也！尤必有游擊之裝甲軍團，以備敵人之突破一線，而迅速調援，加以閃電之制止焉。大抵地廣則用衆，地狹則用寡，不論攻守一也。然而攻守異勢，抑亦衆寡異用。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之攻波蘭也，集中主力於南北兩集團軍，而爲疑兵以分布廣莫之沿邊；於是波蘭不知其意之所欲攻，而精兵良將悉萃波森以置無用；於是希特勒推鋒直入以左右夾擊，攻瑕則堅者瑕矣！蓋攻者擇瑕而蹈，專而爲一；守則無所不備，分而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守則不足而患其寡，攻則有餘而形其衆；故度衆寡之用，尤不可不知攻守，而不僅廣狹也。抑國土廣者，敵人空襲之威脅小；如中國、蘇聯、美國，是也。國境狹者，敵人空襲之威脅大；如日本、英倫，是也。一九三六年，英國航空大臣倫敦特里勳爵及法國航空部長柯脫，先後宣言以大戒於國，謂：『在現代科學之下，空軍擴展，一旦而爆發彈雨，足以燬滅倫敦、巴黎，而無人力可以制置焉！』然柯脫言：『祇有俄國，以領土廣大，而無虞！』國土廣大，地形複雜，敵人即有優勢之空軍，而人民財產，可以疏散，可以隱蔽，不如小國寡民之易聚而殲旃也。故曰：『空襲之威脅小。』特此所謂小大，亦僅限於國家之威脅，而非以語人民之損害。雖國境廣莫，而空襲猛烈，則死傷衆，都邑燬，個人之損害必亦大。特田野關，

生產足國力之摧毀不易能。此知廣狹之又一義也。『知死生，則能識勝敗之勢者；』特綜遠近，險易，廣狹，三者而言之。蓋死生，乃遠近，險易，廣狹，三者錯綜之所成，而不可以一端論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訓義）杜牧曰：「先王之道，以仁爲首。兵家者流，用智爲先。蓋智者，能機權，識變通也。信者，使人不惑於刑賞也。仁者，愛人憫物，知勤勞也。勇者，決勝乘勢，不逡巡也。嚴者，以威刑肅三軍也。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勾踐將伐吳，問戰焉？曰：『戰，智爲始，仁次之，勇次之。不智，則不能知民之極，無以詮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飢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也。』」賈林曰：『專任智則賊。偏施仁則懦。固守信則愚。恃勇力則暴。令過嚴則殘。五者兼備，各適其用，則可爲將帥。』何延錫曰：『非智，不可以料敵應機，非信，不可以訓人率下。非仁，不可以附衆撫士。非勇，不可以決謀合戰。非嚴，不可以服強齊衆。』基博按克老山維茲論戰之性質，有曰：『戰之勝負，將之才不才繫焉；而人才不易，將才尤難！國家日進於文明，百度維新，然人才祇有此數，則以社會相需之殷，而將才少。惟野蠻之國，事業不振，人才無所用之，而又日競於武，故將才多。特是才有高下，將有智愚，而才之

高者，所貴有明敏之睿知，則必隨文明以俱進。惟文明之國，厥爲名將之所孕育焉！苟其國家文明，其人民好戰，則其國之名將必多，遠鑒古之羅馬，近觀拿破崙時代之法，名將蔚起，莫之與京，豈偶然哉！無亦以好戰之人民而擅有文明之國家，故能鍾靈毓秀以有此盛也。將以智爲本，以勇輔之。而勇之爲驗有二：一曰臨大危而不挫其氣。一曰當大任而不避其艱。一言以蔽之，曰：不畏艱險而已。夫不畏艱險，或起於輕生之習性，或激於愛國之熱情；生輕則氣銳，情熱則多力，而意氣陵厲，自無畏難苟安之心矣。戰之爲事，勞筋骨，苦心志，而將士之服戰役者，必具有堅強之體魄，勇毅之精神，而濟之以明敏之睿智，乃克有濟；而尤莫重於智，莫難於智！蓋戰無常法，兵無定勢，瞬息萬變，往往不可臆度；所貴相機應變，因利制權，而深有藉於思慮及推考。然則何道而可？曰：必先之以敏銳之觀測，而發之爲果敢之動作，其亦庶乎其可也。夫惟有敏銳之觀測者，乃能洞鑿幽渺，莫測之情勢，而深識其真；慎勿局於一時一隅，而目光四射，熟權時間空間之錯變，而運用繁蹟之戰略，出以心思之靈敏，發以動作之果敢。而果敢者，不疑而爲之之謂。然爲之不疑，必先知之不惑；知之明，故爲之果，斯大勇矣。儻知之未明，而爲之不疑，鹵莽徒以僨事，盲動而已；豈得謂之果敢哉！故智謀者，

果敢之本也；然智謀亦必濟以果敢。而需者事之賊，多智者亦往往多疑多敗；故智謀輔以果敢，而沈著勝於聰明；聰明或以自誤，而沈著決不盲動也。兩者相濟爲用，而必基之於識力之培養。抑爲將之道，非殺敵之難，而御兵之難；尤非急戰之難，而持久之難。方戰之初，一鼓作氣，人懷必勝，爲將無難也。及其久而師老，信心漸失，暮氣旣深，怯死倖生，鼓之不知奮也，勵之不知恥也，勞而欲休，陣而不整；其尤甚者，怨憤其上，使當此之時，而爲之將者，撫衆有度，鎮擾以定；而以其自我之光明，煥發衆心之迷盲；以其自我之熱情，激厲士氣之萎靡；以靜制亂，以勇振怯，發其信心，鼓其暮氣，旗鼓重振，有死無二，此則爲將之所難也。然而爲之有道，持之有故。曰：惟爲將者，以堅強之意志，發之以熱烈之情感，持之以卓越之識力，而後爲士衆所仰賴，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三者相輔而以相成，不可或缺者也。愛名譽，重氣節，此將士意志之所以堅強。特其百折不撓，久而不渝，則非持之以定識，定力不爲功。情熱則多力，熱情者，凡爲將士之所不可少。然所貴者，不在一時之義勇憤發，而在激昂慷慨之中，能持之以鎮靜，仍無害於處變若定之智慮，此則所難也。大抵人有三品：其一情感闕乏之人，激之使奮，其道非易；然以其人沈著，奉令承教，無熱情，亦無敗事，用之於

戰，亦有可取之道。其二情感熱烈之人，如炸藥然，一觸即發，而一發即熄，可激發而不可持久者也。此其人烈於情感，昧於智計，遇小忿則怒，而當大敵則撓，往往倉皇擾攘而不知所措，此其人非受高深之教育以發展其智慮，則不可以之爲將；儻因材器使，可爲裨將；以所任者不過衝鋒陷陣，而一時之義勇奮發，足以集事矣。其三爲剛毅木訥，不以小忿而氣激，不以小挫而志餒，意思深長，其情感不易發，而一發則不可遏；其蓄之中者以深，其措之事也可大可久；此則所謂激昂慷慨，而能持以鎮靜，無害於處變者。定之智慮者也。持是道也以往，可以爲帥矣！此其人稟乎天性，而要非有識力之涵養，不克臻此。博學多聞，不足以見識力；而所謂識力者，謂有主張，有自信，有文理密察之智慮，與發強剛毅之德性者也。夫戰之爲道，至無定也。凡兵家之言，極深研幾；及其臨陣，學說原理，杳無徵驗，何所用之；而紛紜之變，擾我靈臺，死喪之哀，淒人心脾，茫茫前途，惟有猜想。是故戰之爲事，至變且亂也；非戰之難，變而能持其常，亂而不失其定則難；此則識力之培養，必有以裕之於平日；而後臨戰之時，指揮若定，堅持我初衷，勿失其自信。然而自信之過，往往流爲剛愎自用；情勢既變，故我自封，執一無權，何能應變；此所以發強剛毅之德性，必本諸文理密察之智慮，而後自

信不爲剛愎，主張不同成見。動無失策，事無過舉，斯則識力之明效大驗已。所謂將才者，其性行大略具此矣。才有偏全，則位殊尊卑；然此可以爲將，而未遽以爲帥也。夫帥者，政治家而兼軍事家者也；將才之外，必擅政事，戰略之用，兼權政略焉。『細繹克氏之所以衡將才者五事：曰『智』，曰『勇』，曰『果敢』，曰『熱情』，曰『識力』。而兩言括之，曰『智』曰『勇』而已；『果敢』與『熱情』，所以大其『勇』也；『識力』，所以充其『智』也；而要以『智』爲本，以『勇』爲輔。孫子論將有五才，若與克氏五者之數相當；其實克氏所論之五者，孫子『智』、『勇』兩義足以盡之；而『信』、『仁』、『嚴』三義，則足以匡克氏之所未逮。獨其稱『智』以冠五才之首，亦猶克氏以『智』爲本之指也。顧孫子所以論將之用『智』者有二：一曰智足以知戰，二曰智足以愚士。則非參諸他篇不曉。智足以知戰，則奈何？曰：有三知焉：『知吾卒之可以擊』，『知敵之可擊』，『知地形之可以戰』。三者知而後勝，乃可全。孫子曰：『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

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語見地形篇。謂智足以知戰也。』孫子又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焚舟破釜，若驅羣羊，驅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見九地篇。蓋戰者，所以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也。惟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者，斯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惟命是聽，無扞格之患矣。此智足以愚士也。孫子又論將有五危，曰：『必死可殺也，必生可虜也，忿速可侮也，廉潔可辱也，愛民可煩也。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覆軍殺將，必以五危。』見九變篇。夫『必死』，則不智；『必生』，則無勇；『忿速可侮』，則勇而愚；『廉潔可辱』，則信而愚；『愛民可煩』，則仁而愚；而要歸於不『智』，儻持克氏之論以爲衡，所謂『知之未明而爲之不疑』，此其爲不智之果敢，孫子所謂『必死可殺』者也。若其人『烈於情感，昧於智計』，而觸之

卽忿激之易動，則所謂『忿速可侮』者也。至於『愛名譽，重氣節』，此將士之廉潔也；然而曰『廉潔可辱』，梅堯臣註以爲『徇名不顧』，此亦將之一危，何可不察也！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語見論將。其論將之所慎者，曰『理』，曰『備』，曰『戒』，曰『約』，皆『智』之事；所謂『文』也，『柔』也。獨『果』則奮其『武』，『剛』而屬於『勇』焉。顧吳子以爲『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此則克氏所稱『不智之果敢』，鹵莽徒以債事，盲動而已！孫子曰：『必死可殺』，『忿速可侮』者也。至言『受命而不辭，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得無嫌於『必死可殺』乎？而克氏論勇之爲驗，亦曰『輕生則氣銳』，又與吳子之言有合，何也？蓋兵，凶器，戰，危事也；『必死可殺』，『必生可虜』，皆將之危也；惟兼權於『必死』，『必生』而善有以自

處。然則如之何而可？昔夔州唐甄論將有利才一論。其言以爲：「彼義激氣憤，解帶自決，暴虎馮河而不反，世皆壯之，稱爲烈士；是愚夫悍婦之行也。君子不爲也。君子之嘗大任，立身於必不死，設心於必死，必不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堅其志也。吾聞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也。審定者，心也。達險者，志也。天下重器，舉之難舉也；命數不常，測之難測也；苟以死存心，以死立志，諧妻泣之而不顧，愛女牽之而不顧，睚子隨之而不顧，臨事之時，處之必靜，見之必明，思之必熟，行之必決，雖謀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雖才不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發之，或不能殺人；以強弓發之，則可以貫甲。志堅則才利，亦猶弓之發矢也。昔蜀大亂而食人肉，冉鄰起兵，冉鄰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爲謀於寇，聞有獵人者於途，一人懼而欲返；其一人曰：『進死於釜，退死於法，等死耳！其行乎！』第疾走，慎毋怯而反顧！』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顧，一人數反顧；一反顧，遂不反顧者五步；再反顧，遂不反顧者十步；卒之追者及之，反顧者肉糜於釜，不反顧者，烏逝隼集而反命，得寇之形以戰勝焉。由是觀之，以死心處死地者成；以生心處死地者敗；成敗之間，勇怯之分也。」斯可以通孫吳之郵而發其奧矣！唐甄，原名大陶，字鑄萬；清世祖順治丁酉舉人，官長子縣知

縣罷官，僑居崑山，著有唐子潛書。寧都魏禧見之，稱爲漢唐以來所未有；宣城梅文鼎則以謂秦而後僅見之作云。然而孫吳之論將，尙未能通於神明也。戰國之世，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至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徒舉進退，欲疾以速；（楊倞註：靜則安重而不爲輕舉，動則疾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楊倞註：謂使間諜觀敵，欲潛隱深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之間，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也。）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羣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始終如一；夫是之謂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

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衆無壙，敬敵無壙。（楊倬註：無壙言不敢須臾不敬也，壙與曠同。）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臨武君曰：『善。』見荀子議兵篇。此則儒將風規，不競不綈，歷覽史冊，前有樂毅，後有諸葛亮，儻庶幾焉；非克氏之所及知也。克氏論將，以『智』爲本，以『勇』爲輔，而以『識力』充其『智』。而孫卿子則以『先事』爲慮，以『棄疑』爲智，而以『恭敬』要其成。孫卿子之所謂『通於神明』，『儻克氏之所謂『識力』乎？然而『識力』不足以盡之矣！蘇洵曰：『爲將之道，當先治其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顧，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後可以支大利大害！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靜可以制百動。』見權書心術。此則克氏之所謂『識力』矣。蘇洵之所謂『治心』，克氏謂之『識力之培養』，辭趣不同，其揆一也。論將而至於『治心』，深矣微矣！雖未通於神明，而神明之所由通乎！獨我自

抗戰以來，義問昭宣，小大畢力，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攘臂以殉國家之急；決命爭首，奮不顧身，天下之勇孰尙焉！然而古人有言：『匪死之難，所以處其死者實難！』吾今則曰：『非勇之難，所以用其勇者實難！』三國夏侯淵爲將，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雖數戰勝，魏武帝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況今強寇壓境，乘勝深入，而我自戰其地，撫民訓士，匪一克之爲烈，而來日之大難！所望深體蘇洵治心之旨，兼權克氏識力之論，知彼知己，沈幾觀變，勿繕一時之武怒而養可久之大勇。史稱魏武帝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及至決機乘勝，氣勢盈溢，故每戰必克，軍無倖勝。廣昌揭暄著有兵法百言一書，歷觀古今兵事利鈍之故，而籍其會通，其中有『歛』之一言以爲：『惟歛可以克剛強，惟歛難以剛強克；故將擊不揚以養鷺，欲搏弭耳以伸威，小事隱忍以圖大，我處其縮，以盡彼盈。既舒吾盈，還乘彼縮。』然非治心之有道，智勇互用，何知制勝之以『歛』？盈縮盡利。而以此制敵，何敵不摧，國家攸賴，勝利可望矣。揭暄，字子宣，清初人；見阮元疇人傳。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訓義)梅堯臣曰：「曲制，部曲隊伍，分割必有制也。官道，裨校首長，統率必有道也。」基博按「曲制」者，隊伍編制之事；「官道」者，偏裨任用之道；梅氏之解是也。二者屬於軍政。而「主用」則屬於軍令，指中樞之指揮策動而言也。諸家註多依曹操說：「主用者，主軍費用也。」梅氏則申言之曰：「主用，主軍之資糧百物，必有用度也。」殊爲失解。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右第二節論經之以五事。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訓義)王皙曰：「言雖周知五事，待七計以盡其情也。」張預曰：「上已陳五事；自此而下，方考核彼我之得失，探索勝負之情狀也。」

曰：主孰有道？

(訓義)張預曰：「先校二國之道，誰有恩信之道；卽上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也。」

將孰有能？

（訓義）杜牧曰：「將孰有能者，上所謂『智信仁勇嚴』。若漢高祖料魏將相直，不能當韓信之類也。」基博按戰之勝負，其樞在將。歐洲第一次大戰，美國以一九一七年四月，對德宣戰，而任潘興大將爲出征軍總司令。既抵法，而整軍，見所部諸將之老而無能者多也，乃與軍政部長倍克爾書曰：「軍隊之強弱，大半視兵心爲轉移；而將官之身心不健全者，其何以振發士氣！擇能而事，乃士兵應有之權利。法在大戰之初，將多老耄，其致敗也以此！方今英法各統帥，咸主師旅宜選果敢敏捷，年富力壯者統之；各軍師長，鮮有年逾四十五，旅長無逾四十歲者；今日之戰，師旅長無不身入壕溝，非壯年，不任艱辛也！吾國諸將之升擢，一以服務年限爲標準。職所部諸將，無非契友；然軍事友誼，絕然兩事！爲將者，國家之安危繫焉，士兵之生命託焉；非惟身心健全，富有閱歷；尤必有毅力，有智力，有創造力！余見忠誠之將，失敗者亦不少矣；徒以無創造力耳！」然而事過境遷，英人善忘！及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第二次大戰開始，英軍師旅長，皆宿將，循年資以躋高位。哈德上尉者，歐洲馳譽之英國兵家，而泰晤士報之記者也，倡議謂：「非自勵之戰略，不能以制勝；而非易老朽之軍官以青年將校，不能以創造自動之戰略！」其言乃大爲張伯倫所不快；而泰晤士報主者意亦

怫然；遂迫以去也！陸軍大臣倍立夏，意同哈德；亦爲張伯倫邀求辭職；而倍立夏在議會演說，謂「陸軍者，神聖之大業也！有學有爲之青年，爲國軍而僇力，可以品德才能之優異而擢升；何資格身分之斷斷！余欲以民主化之陸軍，爲民主而戰，豈過激之論哉！」聽者鼓掌；然而伯張倫不之用，以死氣陳陳之英國老將，而當發揚蹈厲之新德國軍人，孰爲能不能，而勝負可知也。特是將之能不能，有不繫於將帥之自身，而關乎耳目之濡染，社會之薰習者！一九三九年九月，波蘭之亡於德也，其因不一；而大將之於兵法無素養，率以政治關係而躋高位；亦其敗軍破國之一因。希特勒，斯丹林，伏羅希洛夫，皆非兵學專家；然德國兵學，自菲烈得立大王及克老山維茲而後，衣鉢相傳，名家不少；毛奇以之傳史梯芬，史梯芬以之傳魯登道夫，魯登道夫以之傳塞克特，白魯希茲；習熟見聞，兵法之薰陶，普及羣僚。希特勒雖起自步兵，而耳濡目染，心領神會；如能持以堅強之意志，便能運其薰習之機智；以視蘇聯將帥之以工農出身，波蘭將帥之以政治關係，而於兵法無傳統之薰習者，孰爲能不能而勝負可知也。然將有大將，有裨將。雖有英武之大將，而無幹練之裨將，則亦不能收臂指相使之效以策成功。德之陸軍，天下莫強焉；非徒以大將之善謀，士卒之敢戰也；其中有

職業兵三十五萬人，舊隸國防軍者，習征戰，能指揮，其才足以任裨將；一旦受命而之民間，可以動員二百五十萬人，指揮若定以驅之戰；此所以兵強天下，而莫之與京也！蘇聯則有九十萬至一百萬之後備軍官，出自軍官幹部，而散之民間，年富力強，有勇知方；國家有事，可以訓練民衆，而指揮作戰。諺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將才難，統帥尤難！然近代戰爭，機構日趨於複雜；縱統帥有天才，絕出之才，亦未易予智自雄，以個人指揮一切，而參謀部尙焉。參謀之在法國，不過將帥之幕僚；而德則不同！參謀長之榮譽，大於統帥；而德國此次大戰之戰必勝，攻必取，其國人歸功於參謀總長赫爾德，而不歸功於白魯希茲之總司令！蓋參謀制度，實視統帥一人負責指揮之制度，爲周詳而縝密也！是故論參謀之制者，必以德國爲典型！德國之參謀本部，蓋許多幕僚組織之綜合也；組織之密，訓練之嚴，世無其匹！自菲烈德立大王，始設軍需參謀；而以拿破崙之戰，規模漸擴，組織漸密；其後經歷香化斯脫，格勒斯勞，羅恩，及老毛奇諸老將之改制，而爲用益宏！惟論其近代史之軍事價值，則自一八六七年設立鐵道組始於時，鐵路爲歐洲進步之交通利器；願拿破崙第三不以爲意；而老毛奇將軍則利用鐵路，而成其分進合擊之戰略；普奧之戰，不過七星期而服奧；普法之

戰，不兩月而抵巴黎；則以鐵路之運兵捷也！老毛奇常手一紙歐洲鐵道圖以指揮戰事；後方勤務之運輸及給養，莫不以鐵路爲中心；而德國今日之陸軍戰略及後方勤務計劃，則以摩托車輛爲中心；此參謀本部之所不肯忽也！然老毛奇時代，德國惟一參謀本部之陸軍參謀本部，今日不過爲統帥部中四參謀部之一；蓋以現代之戰，陸而兼空；德之今日，尤非如普魯士王國之限於歐洲大陸，而兼有海權；纏以戰爭之範圍日廣，推而大之，至於無垠，機構日密，條而理之，務於無間，所以耗人民之經濟，工業，及神經等力者尤不賞；非有最高之機構，以總縮其樞，節宣其力；不能協力以制勝而圖終也！是故德國今日之參謀部有四；而所指揮系統之每一戰鬥單位，咸有參謀以分配而隸屬焉。其（一）曰特別參謀部，蓋直屬於統帥部，以總縮其樞，而不限於軍事者也。其主管長官曰基德，藍眼，乃一典型之條頓人種，性情溫和，身體強壯，所長行政，而非戰略。所屬有陸軍，海軍及空軍將領，以及經濟，交通，工業各專家，而不限於軍事人才。其職任在綜合計畫，而貢所見以告於希特勒，不負執行之責。由希特勒以分配政府各部，而指揮執行之；基德，蓋希特勒之參謀長耳！其次爲陸軍參謀本部，則老毛奇以來一脈相承，而爲德國軍事之主幹也。赫爾德將軍實爲之長；

蓋老毛奇之信徒，而奉毛奇戰略思想爲圭臬以持守勿失者也。所屬部門甚多。每一部門有其負責人，率勵專家，孜孜所職，殫畢生精力以從事。而其中最重要者有三：曰軍令組。曰鐵道運輸組。曰軍事經濟組。軍令組者，設計作戰，以行軍布陣，發號施令者也。鐵道運輸組，則司給養及運輸之事者也。軍事經濟組，主持經濟計畫而爲獨立，亦稱經濟參謀部；惟與參謀本部，息息相通，而融爲一體。此外尚有其他各組，自偽裝以至軍火製造，無不應有盡有。昔興登堡將軍，嘗供職參謀本部，謂：「參謀之訓練，不遺細物，而能高瞻遠矚。」纖毫之末，無不全付精神貫注，而有其預計。其圖進攻比利時也，列日炮台，製爲模型；而德之步兵，傘兵，與突擊部隊，多方進攻，以事演習。英國皇家空軍之轟炸布勒斯特港，所毀之香化斯脫，與格勒斯勞兩艦，意亦模型，而非實物也。德國參謀本部，設計攻人，而亦虞人之攻以爲預防；已隨地有偽裝之火車站及兵工廠，而備英國機羣之轟炸矣！任一國之參謀人才，未有兼擅海陸空三軍之用，而無不精通者也！蓋此國防三臂之海陸空三軍，各有其職能，各有其技術，非專家不能通；而現代之戰，乃在三者之兼籌並顧，各盡其能，而相互爲用。如有人焉，兼通三者，而調節其用，指揮若定；此則最理想之參謀人才矣！願德國參謀本部，則有

若而人者三十餘焉！法之軍事家，且畏且服，稱之曰三精派，謂其於海陸空三者無不精也。大戰之將發也，世論頗疑德國有神祕之武器，實則德國陸海空軍三者驚人之協調與配合，各盡其能，而相互爲用，厥爲希特勒縱橫歐陸之唯一武器；而此武器之發明人，厥爲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之三精參謀三十餘人耳！此三十餘人者，其年齡自三十五歲以至五十歲；大抵皆帝德時代之陸軍軍官，歷經魯登道夫，塞克特及白魯希茲之所嚴格訓練，而任軍職以富有經驗者也。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之得政也，整軍經武，步騎炮兵，無不改制；而尤致力於建設空軍，顧慮參謀之於空軍非素習，令三十餘人者，加入空軍。其人既富有經驗，而裕於學識，一入空軍，自有神解！及一九三八年，赫爾德將軍，告希特勒以所謂革命之軍事計畫；將三十餘人從空軍調入海軍訓練。此三十餘人者，受命以分配各艦，與海軍員兵起居食息，無不同；而與於航海之經歷，水雷潛水艇之演習；此後若而人者，不惟可以指揮陸軍與空軍；抑亦司令海軍而勝任愉快矣！此三精參謀之所由成，而德國陸軍參謀本部之精華也！此外尚有具體而微之海軍參謀本部，空軍參謀本部。凡希特勒有所征討，則特別參謀部決其大計，以呈希特勒；而交陸海空三參謀本部，嚴密設計，規定執行，以發號施令。

也。魯登道夫言：『參謀本部之職責，蓋複雜者也，技術者也，多方者也，圖大必於其細，而末節不慎，可以貽誤於全局！蓋戰術愈臻於技巧，而所以任參謀者愈難！有各兵種之一般學識，而善其運用，明其關係，猶曰未足；尤必精通炮術；而空軍運用，通信知識，後方給養，以及其他，形形色色，莫不有明瞭之判斷，而必基於各別之精通！夫命令之出，辭求簡要；而一參謀草擬之命令，不得不長！蓋戰爭之技術愈複雜，而命令亦隨之以複雜，而涉及多種之技能與知識；不長，不能指示周詳也！』凡參謀本部之設計，往往編號；而預定情事之幻變，如第某號計畫失敗，則應以第某號計畫；隨計畫變，以施無窮。古之戰也，以將帥一人負責設計；今日之戰，以參謀集團負責設計；集衆思，廣衆益，參謀部計之以縝密，而統帥部出之以果敢；此希特勒所以戰必勝，攻必取也！然聯合參謀之制，苟不善其運用，往往不能收集思廣益之效，而轉以失當機立斷之功！亦有人言：一九四二年，英美西南太平洋諸役，常有一事不得解決，而請問參謀人員委員會；委員會考慮，咨詢，移轉，幾度周折而時效已失！兵貴神速；需者事之賊，亦不可不察也！

天地孰得？

〔訓義〕杜牧曰：「天者，上所謂『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上所謂『遠近，廣狹，死生』也。」張預曰：「觀兩軍所舉，誰得天時地利；若魏武帝盛冬伐吳，慕容超不據大峴，則失天時地利者也！」基博按此次大戰，一九四一年九月，希臘參謀總長巴巴果斯將軍，以寡禦衆，而大敗義大利軍於境上，實爲『天地孰得』之適例。於時，義大利之動員作戰者十師團，而加之以二十萬人之輜重隊及機械化部隊；而將軍祇有步兵八師團，騎兵一師團；衆寡既相懸殊！抑希臘人動員十三人，祇十人足給武器；而所謂武器者，不過步槍、手榴彈、刺刀而已！所有大炮不足百尊；而義大利，則九百十九尊。飛機，則義大利以新式對舊式，而數量之超過希臘者五百架；希臘將何以禦之！願天不相於義。風雨晦冥，繼之以雪，飛機不能翱翔；而雨雪日久，道路泥濘，坦克亦失馳騁；此天時之不得也！希臘之境，多重山疊嶺；而義軍有坦克，有大炮，武器笨重，兵員衆多，浩浩蕩蕩，行軍必緣大道；而大道所經，必通山峽以貫隘口；希臘山國之民，身長不過五呎五吋，短小精悍，善翻山越嶺，直走峭壁，如猿如猴；輕霜雪而狎風雨，棧石星飯，習爲故常，所有積雪之崇山，融雪之谷口，義大利數十萬大兵，重炮，坦克之無所施其技，逞其威者，而輕身善走之希臘兵，三人一隊，五人一隊，持步槍，手榴彈，刺刀

以相與周旋，搏之於險，人自爲戰，或翻山以襲其後隊，或封谷以杜其歸路，旁擾側出，神出鬼沒，伺間以狙擊，而義大利兵不知槍彈之來自何方也！於是巴巴果斯將軍用其山國之民，戰於山國之地；得地得民，指揮若定，而數十萬之義大利軍，祇有束手以待戮耳！此又得地之明效大驗也！

法令執行？

（訓義）梅堯臣曰：『齊衆以法，一衆以令。』王皙曰：『孰能用法明令，使人聽從。』基博按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第二次大戰開始，希特勒之所以亡波蘭，下丹挪，徇荷比盧，而破法摧英；英法之所以蓄縮不前，坐受宰割；其勝負之樞，蓋在法令之執行也！德以希特勒之極權，令出惟行，而言莫予違，指揮若定。而英法，則民主之國，而輿論有其自由，築室道謀，權力分散，而黨派尤歧；國家之法令，可以不行；黨派之紛紜，祇便私圖；如一九三六年三月，希特勒破壞凡爾賽和約以進兵來因，於是法內閣總理里昂白倫，欲取消一九三三年之德法煤鐵交換協定，而禁止法鐵之輸德，此乃法國自衛之所必然；而以鉅商豪富之惟利是圖，聲言法鐵如禁輸德，欲解雇五萬工人以使之失業，而禍揭白倫。於是法鐵輸德，向之每月四十萬噸者，一躍而爲六十萬噸；至一九三七年而爲每月八

十萬噸；以迄一九四〇年四月，兩國交戰已半年，而法鐵之輸德未制止，於是德人鍊法國之鐵，造大炮坦克以殲法國之人民，制法國之死命，而法以一蹶不振；則以法之鉅商豪富，惟利是圖；而國家之法令，不能必行，有以階之厲也！及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悉力殲銳以攻波蘭，未遑東顧；而法國欲出兵進攻摩塞爾河以拊其背；此制勝之機也！使發強剛毅，而以果敢出之，則波蘭可以不亡，而法亦不至迫爲城下之盟！乃以限期運輸之重炮不到而中止；至十月中旬，而迄未輸出，載之巴黎時報，讀者爲之駭歎！於是波蘭亡，希特勒自詡閃電戰之成功；而法國制勝之機失矣！則是法國非無制勝之機，制勝之謀；而無必行之法令，以遂其謀，乘其機爲可憤歎也！又如一九四〇年，限期四月一日竣工之飛機場，至四月二十日而未開工，玩時愒日，皆法令不行有以致之也！然則法之敗亡，非不幸也！而原法令之所以不行，由於法人之愛其自由而不肯犧牲；法國之尊重人民自由而不敢專斷。然而兵敗國降，人民爲俘，子女玉帛，惟德所欲；國家之聲威，既已掃地；人民之自由，所存幾何！嗚呼！有國者可以監矣！爲國民者當知戒矣！

兵衆執強！

（訓義）杜牧曰：『上下和同，勇於戰，爲強。卒衆車多，爲強。』基博按『兵衆』指一國民衆之堪執兵任戰者言之；而所以衡其『孰強』者三端：一比例一國之土地人口，而能出兵多少。德國魯登道夫著全民戰爭論，以謂：『交戰國雙方，兵力之人數，無時無刻，不爲現代戰爭決勝之因素也！』春秋之世，每言千乘之國，卽比例其國之土地人口而出兵十萬人，車千乘；蓋井田之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外炊子十人，守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凡百人；千乘，得十萬人也。至戰國，蘇秦說六國於燕，則曰：『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於趙，則曰：『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於韓，則曰：『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於魏，則曰：『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厮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於齊，則曰：『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於楚，則曰：『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張儀說楚，則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皆比例於其

國之土地人口，而計出兵多少也。蓋出兵之多少，實最後之勝負所由決。歐洲第一次大戰，一九一四年開始，延至一九一七年之終，德在西線各軍，以英法聯軍之疊次襲擊，死傷相繼，而一百五十師之兵，祇餘六十師人可用，不得不徵十八歲之青年五十萬人，入伍以彌縫其闕。法人苦壯丁之無可徵，而譴責英人之養兵不用！然英人則答稱：『已徵十八歲之青年十二萬人，入伍訓練。』蓋殆哉岌岌乎！雙方皆已無兵可用，無丁可徵矣！於是美國以一百九十萬人，援英法參戰，乘德人創殘之餘，而英法塵乃勝也！或言：『兵器日新，則兵衆可寡！』不知兵器日新，前線作戰之人衆可減，而後方供應之人衆轉增；運輸子彈，整理機械，莫不資人！上次歐戰，一輛戰車之在前線，祇用二人，而後方則以四十六人支持之。一架飛機之在空中，而有六十人之地面組織。則是機械之用於戰陣，不過轉前線廣延之兵力，而爲後方縱深之人力，不惟不減，抑且更多也！德人之所以戰勝攻取而不能制勝，祇由後方豫備隊之不足耳！如以今日之列國而論，可得知者：蘇聯一萬八千萬人，可出兵二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人。德則七千萬人，可出兵三百五十萬至四百二十二萬五千人。蘇聯後備兵每年平均人數一百萬；德祇十二萬。法國六千萬人，可出兵二百五十萬人。日本本部七千

萬人，訂出兵三百萬人。而英首相邱吉爾，聲言英國擁有四百萬之兵力。而美國，則以一九四一年六月，聲稱：『一年以前，陸軍僅有二十三萬零七百七十人，今則訓練新兵一百四十一萬八千人；海軍則自十四萬六千六百零三人，增至二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七人。』至一九四三年，而美國有陸軍七百萬，軍官六十五萬，海軍二百萬，空軍一百萬，派兵四出。大抵廣土衆民，國勢雖暫絀，而兵源裕，可以持久而徐圖其後；如中國，蘇聯，美國是也。小國寡民，兵鋒雖極銳，而兵源絀；貴於速決，而難爲慮終，如法，德，日是也。然而今日之德，有不同於往日者！美國加里福尼亞州斯丹佛大學糧食研究院教授卡爾布蘭德者，嘗爲柏林大學農業經濟學教授者也；以一九四二年十月刊布一文，署曰：『德之人力疲耗矣乎？』其中以謂：『今之情勢，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大異。今大戰延四年，而德已控制大部之歐洲及其人力；荷蘭，挪威，丹麥及其他上次大戰之中立國，無不爲德所佔領；而比利時及法，會不足以當德之一擊！昔之義大利，與英法協約比肩作戰，而今則爲德之與芬蘭昔爲俄屬，今亦與德戮力！以德而兼併有奧大利，蘇台德，麥墨爾，但澤，盧森堡，法之亞爾，薩斯，洛倫二州，波蘭之西部，斯洛伐克，波希米亞與麻拉菲亞，則撫有一萬萬零二百萬人；而其與

國義大利，羅馬尼亞，匈牙利與芬蘭，有八千萬人，使除斯洛伐克，波希米亞與麻拉菲亞不計，則今日之德，尚有一萬七千萬人，可以徵調作戰；此與上次大戰之德，僅有一萬三千六百萬入者，勢固懸殊！抑德得東方之日以爲聲援；而日撫有人口，近一萬萬，其足以牽制同盟國之兵力者固不在少；同盟之薄，德之厚也！如土耳其而有戰爭，則德可以得保加利亞之兵而用之。亦有其國家之土地，已被德人占領，而尙未兼併，如法，如荷蘭等者，亦未始非德可以徵兵徵工之人力貯藏庫也！戰之初開，德之人力問題，不過爲如何調整農工商，交通及其他文職以徵調其一部分爲軍隊作戰而已。方其進攻波蘭，不過用二百五十萬軍隊；轉而侵法，亦不過用六百五十萬軍隊；而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之間，德之軍隊總數，約爲八百至九百萬；然前一年之一九四〇年夏季，不過六百萬而已！縱戰之亟，而德國軍隊之士兵給假極寬，得請求復業以事生產；而俟政府欲用之時，再召歸伍焉。至一九四一年六月，蘇聯之戰端開，而德之人力問題，始感嚴重！則以頓兵挫銳，而遇數量相等或更多之敵軍，非比從前增兵七百五十萬，不足相持；而一九四二年之夏，德兵之攻蘇聯而死傷者，蓋在百五十萬人以上；而凍死病死者不與焉！所以德必將有九百萬人民應徵入伍；而

高級學校畢業生之可徵者，三百二十萬人焉；其餘六百八十萬至七百萬人，必徵之工廠，而前線作戰之兵器生產，將以不給於用！然德可以僱百萬女工，一百五十萬國外技工，而加之以一百五十萬俘虜，替四百萬壯丁以增加兵力；尙有二百八十萬至三百萬人，徵無可徵；將資征服國之人民，驅迫以爲用！而希特勒之在德，選拔新兵而宣布總動員，祇有五十歲之餐館侍者及十五歲之小學生，可以徵役爾！於是乎師老力竭，見端於人力！此兵衆孰強之一義也。其二衆之孰爲勇怯。戰國之世，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蘇秦之說韓曰：『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胸，近者鏑穿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鑄、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雁；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拔、蒺、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張儀之誇秦曰：『虎賁之士，跽跼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之與怯夫。』則是三

晉之衆，勇於齊；而秦人，又勇於三晉。史記商君列傳稱『秦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此其故不在兵，而在國之政俗。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役，德之大將瓦德西，奉威廉二世勅命，總各國聯軍以犯中國。中國大懼，媾和之不得嘗；而瓦德西以一九〇一年二月三日上德皇一奏，乃曰：『中國人民四萬萬，道一風同，不以宗教信仰之異而紛爭；自負爲神明華胄，生氣鬱勃而未發，勤生節用而富有知慮，又力田能服從，以視吾歐洲工業國之人民，爲守法而易治。使有聰明天寶，首出庶物之人，作之君，作之使，而善用近代之文明，以啓民智，作民氣；其誰敢侮之！至其人民之好戰，可於今之拳民運動見之；而山東直隸兩省之內，乃有十萬以上之人，習拳以愨不畏死，而所以敗者，徒以軍械之無槍炮耳！使余言而不謬，則所以爲德計，爲英計者，宜通商惠工，扶持中國，與之爲友；而不宜與之爲敵。』然則歐洲列強之所以懼我者爲何如，而我乃妄自菲薄；我中國四萬萬人之自負神明華胄，勤生節用而力田能服從，習拳以愨不畏死；抑尤瓦德西之所爲懼，而可用之以爲強者也！一九一八年，歐洲大戰將終，德參謀總長興登堡言：『法人敏於應戰，然不能堅守。英人之戰，不如法人之機巧；然堅忍不拔，則過之也。』夫以蘇俄民性之鈍重，而當輕銳之德人，最後勝負，雖未可知；

而開戰之初，節節挫退，亦豈偶然！至於法人愛自由，耽享樂，溺於宴安，而以遇德人之忿不慮難，剽悍敢戰，孰勝孰負，固不待戰而強弱分矣。其三丁之孰爲壯老。三國時，吳大將軍諸葛恪數出伐魏，欲以應蜀；而諸大臣諫以爲勞民，恪乃著論以見意曰：『昔秦但得關西耳，尙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尙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以空盡；惟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數十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兵損半，雖使伊管圖之，未可如何！』然則一國之丁，孰當老弱，孰及壯少，抑又『兵衆孰強』之一義，不可不察也！

士卒孰練？

（訓義）張預曰：『離合聚散之法，坐作進退之令，誰素閑習？』基博按『士卒』與『兵衆』不同。

『兵衆』言一國民衆之能任戰執兵者。而『士卒』則指戰士言之。『練』者，謂未戰以前之訓練。如一九一八年，德國興登堡以俄國已潰，東顧無虞，而圖大舉以事於西，私自計慮，以謂：『先有事於英軍乎？抑攻法軍乎？英軍之戰鬪，不如法人靈敏；不知隨機應變，而失之板滯；此無他，蓋倉猝成軍以出，而平日無訓練，故拘於成法，而未能純熟以變化也；不如先英！』英軍不支而退，得法軍之援以解焉！既而美出兵百萬人以渡海參戰。興登堡曰：『我師老矣！然我將予合衆國民以一教訓！戰之爲技，豈數月所能成學；而以不教民戰，當多流血以爲償耳！』亦以美人倉猝成軍，而訓練之日短也。然美國出征軍總司令潘興則自詡訓練之成功，而尤自誇其步兵。方其率舊部步兵四團以將行也，謂：『兵器之進步，固有裨於戰術；然如機關槍，迫擊炮以及速射重炮等之發明，咸爲步兵之輔；而用之，所以迫近敵人也。彼其爲步兵者，固當善用來福槍及鐵鎗，而長於突擊者也！戰之勝負，惟步兵是賴！歐洲大戰，兩軍據壕對峙，延數百英里，相持而不下；凡前線之攻守部隊，及後方之援隊預備隊，無不隱身壕溝以資掩護，於是一變而爲陣地戰矣！然欲決勝，勢必薄敵軍以出壕溝，而與野戰；於時，爲步兵者，持手中之來福槍，而藉機關槍，坦克車，大炮，飛機以掩護，突馳而前，

然後雖雖可分，而豈困守壕溝所能成功乎！凡吾士兵，已教以如何射擊，如何突擊，如何破壞，訓練之有素矣！此一行也，必能迫敵出壕，應用所學而殲滅之！及抵法，而參觀英法兩軍之訓練，乃以書告軍政部長倍克爾曰：『協約國將帥，咸稱壕溝戰，乃大戰中獨有之產物，遂使肉搏一變而為歷史過去之名詞。然自美人觀之，壕溝在南北美大戰時，已雙方應用，不能視為新發明也！但最後還須肉搏；不然，西線戰事，陷絕境矣！英人之壕溝戰教授法，授以肉搏時所用槍刺，炸彈及短刀作戰之術，蓋為壕溝戰所不可不知者；惟其素習乎此，而後士氣以勵，有以自信於臨陣而不餒！法人則謂壕溝戰之發展，而無事乎此矣！法人戰術偏於防禦；英則頗重攻取。世人咸謂法之戰術勝於英，實未盡然！步槍及刺刀，仍為步兵應戰重要之兵器。願練兵僅授以壕溝戰，而不致力於野戰，短兵相接，溝必不守；抑亦無術衝鋒，即幸而攻入敵軍防線，手足無所挫；法軍屢以挫敗而不悟也！今欲力矯其弊，各項教練，必注意於猛力進攻，習慣成自然而後已！』及英軍以一九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大敗，則以德軍肉搏以前，如潮而至；英人習壕溝戰之既久，而被逼離壕，失所憑障，不知所措，手足也！於是潘興益以自信，而美軍以致最後之勝利焉！日本平田政策於一九三二年，著赤軍在

極東作戰一文，盛言赤軍之未易敵，以申傲於國，謂「『接戰，爲步兵決戰之戰鬥技術。』此赤軍步兵操典之主旨也。而卒之以結論曰：『步兵而不事接戰之訓練，縱善射擊，能勇往，終不能以殺敵致果，而貫徹其攻擊之力。』是故赤軍之步兵，可以不藉炮兵射擊之相掩護，而人自爲戰，推鋒而前，直薄敵陣，以短兵相接。然法蘭西之步兵，無炮兵掩護，卽不能戰；此不堪一擊者也！歐羅巴軍專家雖說：『步兵不能獨立突破敵陣。』然在地形錯雜之山地作戰，則步兵縱無炮兵之掩護，亦未必無佔領敵陣之機！而山地之夜戰，尤精練步兵之所長；聚在密林，伏於山腹，以潛近敵陣，而直薄之，迫敵人炮火以不得發；固不適於近代戰術。然而惟有最原始之格鬪，爲永遠不變之最後決勝手段。然則赤軍之訓練，未嘗不積極機械化，而亦未嘗不積極練接戰，並行不悖，此所以偉大也！如中國之步兵，武裝不全，槍械未利，尤宜致力訓練白兵戰，格鬪戰，願以不甚精妙之射擊技術，自誇自豪；所以上海之戰，一至短兵相接，幾無格鬪之能！倘長此以往而不之悟，則中國之陸軍無望也！我故曰赤軍之不可侮者以此！然赤軍胆勇有餘，機敏不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烏克蘭軍聯隊演習時，予嘗參觀焉；見二卒伏於水壑，余詔之曰：『衣服不其沾濕乎？』卒應曰：『無害！我受命如

此！不恤以呢絨之軍服，而沈浸於冰冷之水壑，平心靜氣，如若無事；不知從保持戰鬥力之原則以論，軍服沾濡洗浸之既久，則手足轉動不便，而滅殺格鬪之力矣！此之不知，其愚不可及；安能爲機敏之戰鬥乎！然以機敏鳴於世界之日本軍，則又堅忍不如赤軍！赤軍忍飢耐苦，與蒙古人無異；方戰之亟，雖不食野菜，亦不飢死；而炎暑祁寒，狂風疾雨，無不持以堅忍，而從事實力以上之戰鬥，處之泰然，神經不起變化；日本軍不能耐也！赤軍之騎兵，天下無敵，風馳電擊，而熟練於集團之襲擊，日本騎將之所畏也！至赤色空軍之大，不過機數多，編制大，而非戰鬥之大！蓋空戰之第一義，在制空權之把握，而後可以轟炸敵軍。願赤軍不知此義，而不致力於戰鬥機隊之訓練，何能以握制空權乎！危道也！」然日本之所以訓練其士卒者，在忍飢耐苦之寒暑行軍，在人自爲戰之短兵相接，以視赤軍，殊無遜色！英國觀戰員肯特上尉以一九三二年——三年冬，隨日軍行經滿洲，其地則崇山峻嶺，其時則冰天雪地，而著其事於日記曰：「從開通以至齊齊哈爾，且戰且行，計十六日；其中不得食者三日，米糲堅凍，硬不可嚙，而水壺之水亦冰；然飢寒之交迫，冰雪之來侵，而士兵僵仆者，六人而已；未嘗隨屬也！行軍之時，寒風砭骨，薄暮野宿，嚼雪戴星；而橋樑已毀，涉一冰澗，跣足

以行，水深達腰。又有士兵一隊六十人，負重裸體，而涉半凍之嫩江，亦未載胥及溺。也有進攻熱河之羽志騎兵旅一軍曹告予曰：『此一役也，從通遼以抵赤峯，行七日，每日行一百五十里，自晨四時，迄晚八時，身不離鞍。而露宿荒野，氣候常在零下三十至四十度，熟睡，則僵凍不起，而窒息以死。所以夜不敢眠，而足寒不可忍，則踏雪奮蹴以取熱。其間兩日不得食，而馬未嘗不飽象。』苟非耳聞目見，余幾不以置信。因問曰：『不食不眠，如何能持？』軍曹從容答曰：『士兵以其熱忱，而目睹旅團長之同甘共苦，以身作則，而以自振厲，足以代食與息矣。』然非平日雪中行軍之訓練有素，不克臻此。』則其士卒之習於忍飢耐苦，可知也。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軍猛襲馬來半島以闕新加坡，英人大敗不支；而路透社隨軍記者，著論所以以曉其國人，謂：『余觀戰馬來，未嘗睹固定之陣線，而僅以日夜從事於野蠻之肉搏戰。日軍尤善人自爲戰，其尤甚者，舍命不渝，潛入我軍之後，或攀登橡樹，而伺我軍之過，以猝擲手榴彈。日人行軍，無部伍，無紀律；而以證其所重者，在個人之戰鬪力。』則其士卒之習於接戰肉搏，可知也。日人習技擊，擅短兵相接；而英人不習也。日人將有事於太平洋，先以一九四〇年夏秋之交，遣西尾壽造將軍赴海南島，本間正晴將軍赴臺灣，訓

練太平洋作戰之部隊。而臺灣之部隊，尤注重登陸作戰之演習。擇沿海一地之與菲律賓賓海岸相仿者，此攻彼守，試行登陸；登陸之後，隨作工事，然後以滲透戰突破敵陣，深入敵境；如是者十餘次，無一次，不配合海陸空軍以相與僂力。及一九四二年一月，而本間正晴以第十四軍指揮，率所練十師團之兵二十萬人以侵入菲律賓賓矣！西尾壽造之在海南也，知一旦與英啓釁，英必布雷於香港以阻登陸；則延所謂小池者，一九三二年，在洛杉磯亞林匹克運動大會獲得游泳錦標之日本選手也，以來中國，招募廣潮沿海善泳之水鬼，教以射擊，訓練編組；大戰猝發，而小池帥以沒水潛游至香港口外，用步槍以射擊浮雷，一一爆炸；然後日軍得以強渡海峽，無虞於登陸矣！日人之練兵也，授以不同之戰術，而用於不同之戰場，無不左宜右有。其在緬甸薩爾溫江東也，化整爲零，以用森林戰術；而渡江以後，則配備坦克大炮，成師以進，空軍則以掩護作前矛，而倣德國閃電戰之所爲焉。至於服色之微，亦以因地制宜。日軍之在中國中部，衣泥黃色之軍服；以與土色相混而易隱匿也。及抵馬來亞，則衣草綠色，以適應當地熱帶植物之顏色也；乃至面及兩手，無不染成草綠色焉。所以破美摧英，處心積慮，非幸也！英之空軍，不如德之機多而力雄；然飛行將士之閱習，則

過之一九四〇年八月，迄十一月，希特勒以幾千架之飛機，不間晝夜，大舉空襲英倫。英以數百架飛機應戰，而以寡擊衆，交綏閱四月，而德機之被毀者，以視英機，爲三與一之比。嘗俘一德機之駕駛員，僅有十五小時之飛行練習；而俘一槍手，纔十五歲。德之空軍，往往倉皇接戰，未計射程，而開槍掃射；不如英之沈著；則以英之空軍將士，訓練之日久而服習也。然亦有其國民之體性，不適於空軍，而訓練亦無補損毀率之高者，日本是也。我國抗戰以來，四年之中，日本空軍之損失，爲飛機二千一百餘架，將士二千七百餘人；而民航飛機損毀率之高，尤爲全球第一。而究其所以：一、日本人病目者多；縱或不病，而目之運用，亦滯而不靈。二、日本人如升入高空時，往往耳鳴及氣窒。此其所以多敗事，雖訓練之久而無補者也！然自太平洋之戰生，而英美之議論一變！一英國飛行員語紐約論壇報記者雷蒙德曰：『君曩者不嘗見我英國優良之編隊飛行乎？我所見者，日機之編隊飛行，乃與吾英人同一優良；而能於側橫轉灣時，射擊目標而中的焉！』則訓練之非無補也！又如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宣言：『海軍入伍之難，視投考大學爲過之；而一海軍下士之訓練，必更三年；初入伍，在海軍學校完成初級訓練之後，乃分發各艦，出海實習一年至二年，由艦上之官佐教

督之實習之後，假如證明其有適於某種專門技術之才性者，則選入相當之專門技術講習所，予以深造；而海軍有五十五種不同之專門技術，因材施教，經六閱月之辛勤訓練，而加以嚴格之考試，然後得爲一下士。其後又出海一年至二年，更變既多，技能益以開習，乃擢中士。然後又出海二年至三年，而高級之訓練以竣，乃補上士。則其海軍士卒之精練，可知也。德國陸軍之訓練時間，不如蘇聯之長；然久經戰陣，行軍迅速，尤長閃擊，滅國數十，而富有作戰之經驗。蘇聯陸軍雖更十次以上之演習，而行軍鈍重，是則國民之習性使然，由於歷史之因襲，不能如德之縱橫揮斥；而亦有其不可及：一精射擊，二善長途跋涉，有堅忍持久之作戰精神。蘇聯之練兵，斬因地以制勝，蘇聯之大敵，東則日本，西則德國；而地形複雜，氣候嚴寒。其建軍之技術與訓練，乃以適應其國之天時地利，而以能於各種氣候與環境作戰；其技術設備，亦能應用於深水下，叢林中，沼澤區及其他各種地區。其部隊無不訓練於冰雪上作戰，而暗輪雪車，爲紅軍冬季之主要運輸工具。其全部軍隊之運動配備，莫不爲適應西亞東歐地域之特殊性而建立；然客軍則無適應地域之素養與配備，斯以無虞敵人之進攻，而制勝之權在蘇聯矣！騎兵以蘇聯爲最精；而步兵與機械化部隊，則以德

爲最精！開戰之初，蘇聯機械化部隊之編制裝備與其訓練，遠勝英法，然而未必與德侔也！觀於蘇聯作戰教令，猶以步兵協同坦克車戰鬪爲原則；似僅注意於突破敵之陣地。而德軍，則協同坦克車戰鬪者，爲摩托化部隊；尤注意速度之與協同動作，相應而毋相不及；其爲戰也，機械化部隊之運用，不僅以突破敵陣爲足；在欲突破之後，直趨敵後之交通要點而據之，斷其歸路，然後席卷而回以撲滅其輜重之給養機關，顛覆其指揮之司令部，而掃蕩敵之炮兵；則敵之第一線部隊，已成甕中之鼈，而突圍不得矣！此其戰之所以爲閃電也！然閃電戰之聲威既著，而德國之所以討其軍人而申儆之者，以一九四〇年九月，有閃電戰中之步兵一文，載德國軍事週刊，以謂：「閃電戰之一新名詞，蓋英法諸國人之所首稱，而吾人採用之者也。今日各國人士震於閃電戰之一名詞，而未有真知灼見，幾乎神祕！不知閃電戰之成功，無絲毫之神祕作用；而以吾德國意志統一之堅強民族，平日之軍事訓練有素，而臨陣之際，步騎炮車空各種兵，協同以相與協力，各盡其能，而又並行不悖；所以殺敵致果，而有成功也。凡我士兵，毋炫於新戰術之名詞，而怠其職能，以貽德國羞！始以閃電戰中之步兵言之：凡步騎炮車空聯合兵種之戰術，所不可不知，而以規定於各國軍事操

典者二事：（一）兵種不同，而目的則一；其惟一之職能，乃使步兵在吾軍強大之火力與突擊力掩護之下，迫近敵人，而得以施最後之決戰。（二）敵人敗退，須奮大無畏之精神，不顧一切，追擊之，殲滅之，追奔逐北，此時人人務各竭力之所能，勿瞻前顧後，以貽患於縱敵。質言之，即步兵爲主要兵種；而其他炮空軍各兵種，必各盡其能以掩護步兵，勿爲敵殲，而支持之以前進，與敵軍短兵相接以決戰。此一役也，我軍之飛機與裝甲部隊，實能盡其天職，以不乖此旨，而遺步兵以交綏者，常爲潰不成軍之敵，不足以當一擊；是足以證我德各兵種之訓練有方，而非可因此減輕步兵之責任也！觀於波蘭之戰，魏剛防線以及馬奇諾防線之突破，我德之步兵與炮兵協同動作以邁往無前，甚至在迫近之數百呎內，步兵祇持槍以鬪，近身則搏刺，稍遠則射擊，徒以自信力，發揮其勇猛精進之職能，而決勝於最後；亦以證今日之步兵，一如往昔，乃用以摧破敵人之最後抵抗力者。則是步兵者，殆戰之所以決勝，而不愧爲戰場之王！此第一義也。敵之敗也，稍縱即逝；而能使敵人罷於奔命，卒以一蹶不振者，莫如追擊！此時雖可用裝甲部隊與空軍，突飛猛進，以不予喘息；然步兵亦當一鼓作氣，向前猛追；雖友軍失其聯絡，後路或不繼援，一切不顧，務於殲敵；如此，敵人乃不

得立足以圖再振，而貽縱敵之患。此第二義也。不論武器之進步如何，而人之價值，總有決定之作。苟非平日訓練之有素，安能勝任而愉快！而吾德步兵之堅忍與毅力，舍命不渝，殺敵致果，則是訓練有素之明效大驗；而吾之所以戰無不勝也！然則士卒之練，安得不以步兵爲先務之急乎！波蘭練兵，亦以流動之技能著名；而以道路泥濘，不利於機械化部隊，及步兵之摩托化，而精練騎兵以爲流動之步兵，但用馬而不用車耳；亦因地制宜之道乎？然而騎兵之流動，不足以當坦克車之機動！一九三九年九月，希特勒以機械化部隊，推鋒直入，銳不可當；波軍大潰；縱橫馳突，不二十日，而波蘭不國矣！英國海軍之精練，久爲世界第一；惟美差能頡頑；而其訓練空軍，亦非德義所及也！然士卒之練，技能固貴熟閑，品節尤宜訓齊！德國興登堡嘗言：『近代戰爭，新武器之價值日高；然士卒之訓練，道德之教育，未可以武器之精進，而被忽視；此無可疑者！蓋行動果敢，實在明悟機巧之先；而臨陣之際，意志之鎮靜，品行之堅定，尤比思想訓練之精緻爲高！戰之爲事，不以武器之精緻，而汨沒原始之粗鹵；不以技術之繁複，而改變形式之簡單也！所以戰之欲勝，尤貴陶冶人具有意志堅強之人格！惟軍隊之訓練，爲能陶冶小己嚴肅之自律，而確信舍身爲國之利，屈小己

以服從全體，而逸樂偷惰，自私自利之習，刮磨以盡也！我德人之所以不屈不撓，而足以抵抗與我爲敵之全世界者以此！」一九一六年，興登堡欲調保加利亞之德軍以赴西線。保王斐迪南曰：「不可！我保人，儻不見德國兵士之盔尖，將無所恃以勇於戰！」沙綸和斯特將軍曰：「文明人堅強之意志，尤有造於戰勝，以視野蠻健碩之體方爲多也！」魯登道夫亦言：「武器不能造成勝利；而惟一造成勝利之條件，祇有精神而已！」方一九一九年，德人既迫而承凡爾賽之和約；於是德國兵家極深研幾，欲以明英國士氣，屢敗而不挫者，果何以乎？曰：「英國士兵，富幽默性，以支持於屢挫之餘；而幽默性，則德國人之所最缺也！」先是大戰之殷，英國漫畫家伯恩斯法塞有一著名之漫畫，畫一老兵，在彈痕累累之室，垂頭而坐。一新兵至，指牆上之大圓孔曰：「誰爲此者？」老兵頭亦不抬，漫應曰：「耗子！」德人翻印此畫，頒於士兵，而加註於孔傍曰：「此非耗子所嚙，乃一大炮彈之孔也！」用表示英國軍人之忍耐力，而明其所以屢敗而不挫焉！及今大戰之起，德國陸海軍情報部，先設一心理實驗室；主之者，薛蒙尼脫博士，語於人曰：「文化之精神，足以妨害步兵進攻之精神，何可不予以克服也！」此外又有中央國防軍心理測驗所，種族研究所，二者皆以指導

士兵之如何死。死者，人之所畏也；若運用心理之有法，斯欣然以赴死矣！中央國防軍心理測驗與種族研究兩所，合出雜誌曰：士氣中有一論，謂：『臨敵而逃，此人類求生之一反射作用，而不外於獸性之衝動也！非不可能以剷除者也！』然則何道而可以剷除歟？德國一大將言：『在相嘗之時，唱相嘗之歌曲，必能產生精神之奇異作用。如高唱曰：『吾人欲獻身於死！快哉，怯而生，不如勇而死！死！死！』歌聲一發，而聽者唱者，莫不發揚蹈厲，而衝鋒直前矣！然士兵之不能無求生者，情也；願必欲厲以死，而所以爲厲者有三：一曰榮譽。耶蘇之告人曰：『持刀之人，死在刀上！』而德之青年，所持以爲金科玉律者，則曰：『人生光榮之歸宿，莫如死在刀上！』輕死犯難，亦既相習成風。二曰宗教。宗教之安慰，亦可以厲人於死！德國軍人，向不贊同納粹主義之反宗教宣傳，而恪遵普魯士菲烈德立大王之言曰：『我不知上帝，然而我敬上帝！』三曰迷信。迷信者，今日科學世界之所羞稱也；然而厲士兵以不怯死，則迷信乃大有用在歐洲第一次大戰時，第一號之齊柏林飛艇，橫渡大西洋者三百次，空襲英倫者三十次，而上飾一木製之小燕，四受彈傷，而未被毀！於是駕駛員之乘此機以出戰者，莫不談笑從容，謂木燕足爲護符，而上帝有以默相之也！心理實驗室，踵事

增華，而爲飛機師設計類似之意像，如狗也，貓也，白馬也，乃至破舊之紙牌也，附於機身，無不得呵護如木燕也！設有被神佑而不中一彈之一官一卒，皆足以鼓舞士兵之勇氣，而發其幻想，以手加額曰：『此上帝之相德國也！』嗚呼！以科學發達之德國陸海軍情報部心理實驗室，而導揚迷信，不亦異聞乎！往者吾國揭暄著兵法百言三篇，下篇論術，其中有『關』與『妄』之兩言，以謂：『兵家不可妄有所忌，忌則有利不乘，不可妄有所憑，憑則軍氣不激，以人事準進退，以時務決軍機，人定有不勝天，志一有不動氣者哉。』此『關』之說也。顧又曰：『善兵者，詭行反施，逆發詐取，天行時干，俗禁時犯，鬼神時假，夢寐時託，奇物時致，謠讖時倡，舉錯時異，語音時舛，鼓軍心，沮敵氣，使人不測，旋關妄，旋用妄。蓋幻妄之說，正恃之不足，詭託之則有餘也。』然則德國陸海軍情報部心理實驗室之導揚迷信，惡足異乎！非導揚迷信也；蓋以導揚士兵輕死犯難之精神，而鼓之舞之之謂作爾！

賞罰孰明？

（訓義）王哲曰：『孰能賞必當功，罰必稱情。』基博按『賞罰』與『法令』不同。『法令』者，懸

法布令，申誥誠於未事之前，而詔以從違。『賞罰』者，論賞行罰，課責任於既事之後，而明其功罪。苟賞罰不明，則法令不行！

吾以此知勝負矣！

（訓義）曹操曰：『以七事計之，知勝負矣！』基博按現代戰爭，孰爲勝負，七事之外，尤有二計：（一）曰資用孰裕。（二）曰工業孰優。孫子屢以『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爲慮。兵者，資用之所由耗也。然用無所資，則兵不得動！而今日之戰爭，尤資用之戰爭也；其勝負之分，必決於資用之孰裕。如一九一四年，歐洲第一次大戰，德方挾其久蓄不用之銳，橫厲無前；特以經濟計畫，生產與供應之集中統制，以及勞工之分配，戰前未有縝密之考量，而臨戰乃失有效之控制，於是德之霸權卒以屈於財權之下！至一九一七年，財匱貨竭，民不聊生；而興登堡時爲參謀總長，欲建議，以謂：『國家之財政動員，而社會之經濟未動員！儻有一經濟參謀部以羅致專家，高瞻遠矚，必能通盤籌畫。』而議不果行。及此次大戰，而希特勒乃有經濟參謀部之設，以七年之準備，而完成流線型之戰時經濟；前方作戰與後方民生，兩者融而爲一，而在軍事與經濟參謀本部完全控制之下焉。蘇聯軍事

家亦言『今日之戰，非如賽拳角力者好勇鬪狠，可以乘人之猝，而仆之於一擊也；非兵力物力，源源接濟，而持之以久，待敵之耗，不克保大定功。』而資用之孰裕，乃與兵衆之孰強，皆爲最後勝利之所係焉！所謂資用者有三：（一）曰國家之貨幣。一九三九年，第二次大戰開始，德國軍費，每月約合美金十萬萬元；而英國，則每月五萬萬元。以迄一九四一年，連兵不解，而軍費之繼長增高，德國每月至少二十萬萬元；英則每月十五萬萬至十七萬五千萬元。逮一九四二年三月，英國財相伍德在下院宣言：『兩年以前，英國每日支軍費四百萬鎊，今則每日一千四百五十萬鎊，此後且有加無已！』美國一九四二年之戰費，爲四百萬萬美元；而日本則一百萬萬日元；以每一日元最高值估合美金兩角三分半，則美國戰費四百萬萬元，折合日元一千六百萬萬有奇，即日本戰費之十六倍也。日本軍事預算，於一九四一年得三十萬二千一百八十七萬六千美元；每月二萬五千一百八十二萬三千美元，而其中用於中國戰爭者，爲每月八千三百九十四萬一千美元。然日本之生活水準，視美爲低，所以不能依匯兌價來折合美金，據權威人士估計，日金一元，其購買力約等美金匯價之兩倍也！日本能運用金融機構以集中國民之貨幣；而我國則以藏富於民，由來

已久，而金融機構散漫；所以日本之軍費增高，而增發公債；中國之軍費支絀，而銷售公債難。蓋中國之公債銷售，由於人各探其私囊，而零星湊集；而日本人民之財富，聚於銀行，可以銀行承銷也。日本人譏中國金融以爲如人之半身不遂。似乎日本以運用靈活而貨幣裕；我以金融滯鈍而財政絀。然戰爭之日久，我金融機構之麻木不靈者，或較金融靈活而富有敏感之日本，爲能持於不敵。如半身不遂之人，肢體小受創痛，而麻木不仁，處之泰然；其在神經銳敏者，必呼譟而痛楚不任矣。日本以財富集中，易於予取予求而消耗先盡；中國則以金融散漫，悉索敵賦，而民間能留其有餘，時出以濟國家之緩急；孰裕孰不裕，須觀究竟如何。日本佔有中國土地之半，而中國有二萬萬人民淪陷以受其統治，幾兩倍於希特勒在歐洲所有占領區之總人口。然希特勒以經濟參謀部之設計有方，於一九四一年，每月從征服國所得貨物價值，有四萬二千萬美元；當日本每月軍費總數之一倍半，中國戰費之五倍。而日本則以政治之不良，工業之落後，其於中國，雖佔廣土，統衆民，不惟無得以濟軍，抑且養兵以駐防；佔地愈廣，養兵愈衆；養兵愈衆，軍費愈高；而財賦無所征，物資無所得；予取予求，還資本國。希特勒能以戰養戰；而日本不能，屈力殫貨，徒自敵爾！然貨幣

者，不過以平衡物價，交換物資；而用之所資，在物而不在貨幣；貨彈尙非力屈，物竭祇有待斃。軍需之資源，民生之衣食，皆物也。更試得而進論之：（二）曰軍需之資源。有兵無器，何恃以戰！兵之殺敵致果，必資於器；而器之製造與運用，必資於物。近世科學愈發達，兵器愈複雜，而所資之物亦愈夥；列舉其品，幾至四五千種。而其尤不可少者，蓋二十二品焉。如以需要之輕重爲次：一曰煤；二曰鐵；三曰汽油；四曰銅；五曰鉛；六曰酸類；七曰硫磺；八曰棉花；九曰鋁；十曰亞鉛；十一曰橡皮；十二曰錳；十三曰鍊；十四曰鎢；十五曰鎢；十六曰羊毛；十七曰加里；十八曰磷鑛；十九曰銻；二十曰錫；二十一曰水銀；二十二曰雲母；是也。二十二品之中，尤以煤鐵與汽油三者爲先務之急焉。蓋無鐵，則無所資以製造兵器。然無煤，則無發動力以運用製造兵器之機械；而軍艦亦失其運用；故列之第一。無汽油，則空軍之飛機，機械化部隊之坦克車，裝甲汽車，皆失其所以爲用而成廢物。此外橡皮，亦爲兵器製造之所必需；蓋飛機，坦克車，汽車，軍艦內部之橡皮管及皮輪，皮帶，皆用橡皮；而電信隊所用之各種電氣裝置，尤非橡皮不可也。其次銅，錫，鉛三者，則製造山炮，炮彈，槍彈之所不可少；而鋁，鎳，及鎳，用以製造大炮，飛機及軍艦所用之高度硬性鋼。鋁用以製造飛機。棉花及酸類，用以

製造火藥及軍用被服。硫磺用以製造毒氣，則又其次要者。然日本發憤爲雄，以海陸軍自豪，而製造兵器之所資，惟煤差能自給。鐵則百分之七十，輸自美。汽油百分之九十，輸自美及荷蘭東印度。錫百分之七十一，輸自荷蘭東印度及英屬馬來。鉛百分之九十二，輸自英屬加拿大及澳洲。棉花百分之九十八，輸自美及英屬印度，埃及。鋁百分之五十九，輸自英屬加拿大及瑞士。橡皮則全自荷蘭東印度及英屬馬來輸入。鎳亦全自國外輸入。而輸入之國，若英，若美，若印度，埃及，若荷蘭東印度，若加拿大及澳洲，其在今日，皆日本之敵也；如禁止輸入，而日本海陸軍兵器無所資以製造與運用，將何以戰；祇有束手以待斃爾！墨索里尼雖有好大喜功之心，而義大利之軍需資源，不能自給。其中煤百分之九十，鐵及汽油百分之八十，棉花百分之九十九，橡皮銅及錫百分之一百，不得不仰給國外。戰爭之日久，而輸入以漸減，而至於告絕；張脈債興，外強中乾；此所以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也！方德蘇交戰之始，有人言：二十二品之主要軍需資源，蘇聯祇缺三品，而德則十九品也。蘇聯所有之汽油，蓋五十又五倍於德；而德年產六十萬噸也。未戰以前，歐洲各國汽油之消費，每年四千二百萬噸；而生產僅八百四十萬噸，其中羅馬尼亞七百萬噸，德六十萬噸，法六萬七

千噸，比利時四萬五千噸，阿爾巴尼亞一萬四千噸，僅當消費之五分一也。英國阿松爵士談第一次歐洲大戰之協約國勝利，每謂：『協約國乃漂浮在油面上以獲勝！』然第一次歐洲大戰，一師陸軍作戰，祇須四千馬力，而當今之大戰，軍隊配備，無不機械化；陸軍一師，非有十八萬七千馬力，不能以作戰；而馬力，非汽油，不能發動！然美人言：德國及其控制地所生產汽油之總量，尙不逮美國十分之一；此實德國之致命傷！蓋德之所以戰必勝，攻必取者，閃電戰也。閃電戰之所以電發震，邁往無前者，空軍也，機械化部隊也；而空軍之飛機，機械化部隊之坦克車，裝甲汽車，無汽油，則不能動。人亦有言：『空軍，機械化部隊之戰，非以人力戰，而以汽油力戰也。』今世界汽油生產之地，皆爲英美蘇之所控制；而德之汽油不富，顧不憚罄竭所有，悉力殫銳，以用其空軍與機械化部隊；如連兵不解，曠日持久，汽油會有時竭，則空軍與機械化部隊之威力，漸減以盡，無電可閃，勢必不戰而自屈！特空軍之耗油少，而機械化部隊之耗油多。方德未與蘇開戰之前，而所以用機械化部隊者，蓋矜重之至矣！波蘭之戰，纔數星期，而徇荷比以降法，亦不過數星期，然汽油消耗，遠超佔領國掠奪之所得。其餘則用空襲以節汽油之消耗，亦欲留其有餘也。及其對蘇作戰也，蓋盡所有之

機械化部隊，前仆後繼，連兵兩年，而汽油之耗，必有不可以數字形容者！如不得蘇聯之高加索、油田以爲償，必有情見勢絀之一日，可斷言者！現代戰爭之中，如以鋼爲不可少之軍需資源，日本每年製鋼七百萬噸至七百五十萬噸；德國每年二千六百萬噸至三千萬噸；而美則一年九千萬噸，十二倍於日本，三倍於德國。德國在歐洲控制各國之所掠奪，約爲鋼一千五六百萬噸；合以德之所自有，亦不過美國產鋼之半爾！戰爭久而愈烈，兵器之損耗必不貲；而美國產鋼多，補給易；日德產鋼少，補給難；孰勝孰負，亦可以此爲衡也！然孔子論政，足食先於足兵。有兵而無食，不能責人民枵腹以執兵也！其三曰民生之衣食。兵出於民，而民以食爲天。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今何必異於古所云耶！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洲大戰，德之所以敗，非戰不勝，攻不取也；由人民之困於飢不得食，而同仇敵愾之心日以殺，啼飢號寒，凍餒其妻子，而戰士有內顧之憂；士氣亦以沮喪；此所以屢勝而終蹶也！一九三七年春，希特勒日夜圖所以逞志於奧大利及捷克，而其參謀本部則警告之曰：『若從麵包票作戰起，則此戰爭已敗績！』蓋其時德國明令准許麵包之攪玉蜀黍粉，而牛油、豬油，則非有票不得買，有票亦或無從買也。明年五

月，捷克以蘇德台人之謀叛而與德有違言。戈林請出兵以快心一決；而希特勒躊躇，亦以不知秋收如何。迨九月而歲大有，希特勒乃陳師鞠旅，而宣言不怕封鎖也。今各國連兵不解，亦以戰爭之日久，人民以衣食不給而厭戰。各國政府，無不噤口瘡，以哀籲人民之節衣縮食；而無法以繼粟繼肉。計口給糧，風行各國。計口授衣，德亦厲行。然『大炮重於牛油』，希特勒申爲大誥，德人播爲美談；及其既也，其人民，以食之無油，而易飢，而倦於工；枵腹從公，人情難能！臣朔飢死，何國之愛！魯登道夫言：『德人不怕戰而怕餓！戰不足以摧德國，而餓則以危德國之生存！』此次美國未參戰，而先有事於農業政策，以爲制裁納粹之武器，曰：『餵飽英國，餓死德人。』其農林部長威克爾言：『食物執裕，將以決最後之勝利。』大兵之後，必有凶年。其言可深長思也！斯三者，皆資用執裕之計也。所謂工業執優者：一曰工業生產之能否擴大。二曰兵器製造之是否適用。試先論兵器製造之是否適用：現代適用之兵器，必具三事：曰攻擊之威力。曰機動之活力。曰防禦之自衛力。而殺敵致果之所資，尤在攻擊與機動。第一次歐洲大戰，協約同盟，兩軍相對，深溝固壘，畫地不能以進，而日競於炮火之加猛，以相轟擊。德人以四二公分之大炮，攻比之凡爾登；以一二〇公里之長射程

炮射擊法之巴黎。而法則創五二公分之榴彈炮以爲報焉。然炮身過巨，轉動不易，非有鐵道輸運，即用數車牽引；攻擊之威力雖猛，機動之活力絕滯！及今大戰，而裝配非兵器之飛機，汽車，以助長一切兵器之機動；以機動之活力愈敏，而攻擊之威力益張！義大利杜黑將軍以一九二一年，倡制空權之論，建偉大之空軍，以謀集團之作戰，而握無上之制空權，以制機先。墨索里尼用其言以成義空軍，戈林用之以成德空軍。一九三九年九月，德之侵波蘭也，悉所有之空軍，傾巢以出，而集團轟炸，集團使用，蓋用杜黑之論而有成功者也。然義之空軍，其飛機之數，遠過英國；而以與英空軍交綏，幾乎無役不北；則以製造之不適用也！蓋機身多以木質所造，易爲炮火所燬，而又速度遲慢，操縱不良。其轟炸機之出動，不置伴送戰鬪機。而義之最精良戰鬪機，爲瑪奇及勃萊達式，每小時速度僅三百哩；英則颶風式之戰鬪機，每小時速度三百三十六哩；而新型戰鬪機之噴火式三號，至每小時四百哩。至義國速度最快之三發動機薩伏亞馬奇蒂式，則又防禦性能極小，以槍座在前，而發射線爲三發動機所障；又無伴送戰鬪機以戒不虞；宜其動輒債軍也！然德用杜黑之論以摧波蘭，而用之英倫三島，則無成功。何者？則以英有適用之戰鬪機，以自握制空權，而無虞於集

團轟炸之德空軍也！一九四〇年八月八日，迄於九月五日，凡二十九日，德機之在英空擊落者，一千二百九十四架；而其中一千一百五十三架，爲英戰鬪機所燬也。一九四一年三月中旬，德空軍連四天夜襲英倫；而爲英之夜間戰鬪機擊落三十四架；至五月十日，竟以一夕而擊落德機三十三架。蓋開戰之初，英之空軍，主防禦而注意於戰鬪機之鷲猛。德之空軍，尙攻擊而精心於轟炸機之製造；而越海以襲英，尤非載量多，航程大之重轟炸機不爲功。然重轟炸機形體龐大，而升降不能靈敏，易爲戰鬪機所乘。德國非無大隊之戰鬪機以相夾輔；然有人以英戰鬪機之噴火式，颶風式兩種，與德之米沙西米特一一〇式，亨克爾一一二式戰鬪機相較；則米沙西米特之直線機身，不如英機噴火式之流線型機頭及橢圓形翼者爲靈活。其時，英機噴火式之上昇最高限度，爲三萬六千呎；颶風式三萬五千呎；而德之亨克爾機，僅三萬一千一百呎，亦遠遜之！惟德機之最大速度稍勝；然落地之速度亦必加大！卽以轟炸機而論：英之威靈頓式，蓋用圓弧結構以增加結構之強度，減輕機身之重量；而航程之大，載量之多，皆德機所不如。則是德之飛機製造，不如英之尤適用，而迄以無成功也！其後隨大戰之進行，而空中戰術演進以注重低空攻擊及高空飛行二者。高

空低空，無往不宜，固所願欲，而有不能；於是各種機型，分工合作，或長高空飛行，或擅低空攻擊。低空攻擊，包括俯衝轟炸機，機關槍掃射及空中炮擊，以至攻擊坦克及阻截運輸而言。英國空軍不甚喜俯衝轟炸機，以爲戰鬪轟炸機，亦可勝任，而安全過之。旋風式能以四炮或二五〇磅炸彈作低飛攻擊；而敵機之追逐，則擅戰鬪以飛逸。高空飛行，則可以伸延轟炸距離；而空中堡壘，揚威一時。英空軍用之初期空中堡壘，其保護裝備較弱，而恃其飛行高度與速度以進行轟炸及安全返回。特最高不得過三萬五千呎，爲可瞄見目標之高度爾。至以戰術之演進，而圖製造之改進，則馬力盡量增大，而機器盡量縮小，以令之能載較大之重量，飛較大之速度。惟戰鬪機與轟炸機之翼載重日增，而轉動之靈活以減。蓋翼載重增加，而旋轉圓周之半徑，隨之增加也。然速度之猛進，足以抵償轉動之不靈。而今日飛機之設計，注意其速度及上升，較轉動爲重也。轟炸機之設計，有人以爲首重速度；然那亞伐魯·蘭開斯特型之轟炸機，速度雖慢而載重量較大；有四炮座，可以發射上下四方。美國波音式之空中堡壘，火力亦甚猛，足以抗拒敵人，惟飛長距離以入敵境，而供應物之載重必增；則以飛行距離之長，而速度及上升之能力必減低。然遇敵人驅逐機之攔擊，當以速

度高爲佳也。特轟炸機推美，而戰鬥機必稱英！其後英之噴火式，每小時飛行六百哩；而德之米沙西米特式，則五百六十哩。美新共和國之雷電式飛機，最大速度，每小時一千一百十哩，而日人零式機，最大速度，不過六百哩！然以頻年戰鬥之經驗，而知飛機之火力配備，亦未可忽，或主小鋼炮，或重機關槍。鋼炮可以發一彈，毀一機；惟一分鐘，祇能五發；而機關槍，則一分鐘，一千二百發！又以炮彈大，而一飛機，不能如機關槍彈之多備多用也！德法兩國之戰鬥機，皆配備鋼炮一，機關槍二；普通鋼炮爲二十公分口徑，機關槍爲七·七公分口徑。而美國與義大利，則取乎折衷，而配備以十三公分口徑之機關槍兩架。至於英國，遠在一八三五年，衆議僉同，而配備八架機關槍以成一濃密之火網；非不知鋼炮之威猛也；然所求者不在猛烈之爆破力，而在密集之火力！及大戰之起，德國空軍，以交綏敗績，而亦增強火力；於是英人採用鋼炮之裝備，而在噴火機之每一翼上，配備鋼炮一，機關槍二；每分鐘，炮彈一千二百發，機關槍彈四千四百發；兩者合計，每分鐘可四百十磅。至於有四座鋼炮之颶風式飛機，每分鐘火力，共爲六百磅；有四座鋼炮與六架機關槍之一種波式飛機，每分鐘火力，共爲七百六十五磅；火力日以加猛，而德國空軍望風靡矣！又如海軍之戰艦，

美國以遠離本國作戰爲造艦目的；日本則以接近本國作戰爲造艦目的。美艦之所長，在航行半徑之廣大，與重裝甲之厚；蓋美人造艦設計時之所耿耿在心者，假如海戰而有艦受傷，非航行千里，不能回根據地以事繕修也！日人則無慮乎此，而早夜以圖者，厥爲在其三島海岸線密接合作之海戰計畫；然擴張領海以臻無垠，而不知其戰艦之遠離根據地以臻不利！日本戰艦之炮火密集，速度加強，無疑也；然而發動力不足！蓋日人之造艦設計，多參德國；而德國戰艦，有裝載過重之傾向也！近年以來，日人造艦之注重裝甲加厚，大炮加重，固也；美人何嘗不如此；然而美人願慮安全以犧牲速度！日人則不肯犧牲速度，而不知戰艦之安全以及海上航行持續力之受犧牲！日本戰艦，有高度之速度；英美海軍之所望塵莫及！然義大利戰艦之速度，尤超過於日本，爲世界無敵之快艦；而以與英海軍接，亦無役不北；何者？蓋義以速率重於鋼甲。故減薄鋼甲以增速率。而英以鋼甲重於速率，寧加厚鋼甲以減速率。及其一旦交綏，則英艦以護鋼堅厚，可以抵義機之轟炸，艦炮之射擊，而無害；義艦以護甲薄脆，不能當英機之轟炸，艦炮之射擊，而多燬；雖艦速有以相勝，而甲薄無以自保也。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宣言：『戰艦之威力有三：曰火力。曰速

率。曰鋼甲。三者相互爲用，而亦相反爲比；增強其中之一，必減弱其他之二。在昔太平無事之日，各國海軍部，無不增加戰艦之速率，以爲利進退，而減薄甲裝；不知交綏時，敵炮貫甲直入之足以毀滅戰艦而制我死命；義之殷監不遠也！美則堅持鋼甲重於速率；而每艦所裝之鋼甲，比世界列國加厚二吋至四吋；蓋自開戰以來，未見有裝甲艦如許厚之鋼，而敵機之炸彈，能貫甲以入者！英之主力艦羅特尼號，嘗中一最重級之炸彈，僅受微傷，而無害於戰爭也！然德之新艦，則減弱火力以增強甲厚，祇有十五吋大炮八門。美主力艦之古羅萊德級，則有十六吋炮九門。易言之：德艦之每一次循環排放，祇射出一萬六千磅炮彈；而美則二萬七千磅。『儻以日本戰艦，與美相衡：從火力言，美亦遠優！日本主力艦十艘之每一次循環排放，祇射出十三萬八千磅炮彈；而美十二艦，則二十三萬四千磅炮彈。日本主力艦之重炮，皆十四吋；而長門陸奧兩艦，則十六吋。然日艦所設置之次等武器，則比英美爲多；如長門艦配備之五·五吋小炮，爲二十門；美之同等戰艦，則祇有十二門之五吋徑小炮；而英之同等戰艦，亦祇有十二門之六吋徑炮。然日艦亦以裝炮過多，上層過重，而影響於艦之穩固，以易沈覆，雖最上級巡洋艦亦然，固不僅一千五百噸級之驅逐艦也！惟主力艦尙

無慮此，而亦有以艦橋之龐大如塔，而失其穩者！美艦之速度不如日；美國主力艦之最速者，不過二十一哩；而日艦，則至遲者二十二哩半；通常二十三哩；至於長門陸奧兩艦改建以後，則自二十三哩以增爲二十六哩；而日之戰鬪巡洋艦，速度尤高！惟日本驅逐艦之速度，則比英美遲二哩，而武器之配備較雄！日本所造之一千七百噸驅逐艦，設六門之五吋徑炮與九魚雷管；而英之新式驅逐艦，僅有四門之四吋徑炮與十魚雷管。美之新驅逐艦，不如日人裝炮之多；而別置猛烈之魚雷武器一枚，則日之所無也！日本新航空母艦，亦以美妙之線型，而得必要之速度！以日艦速度之強高，欲戰則逆襲，不欲戰則駛避，進退有餘裕，而戰不戰之權，可以自操；一旦開戰，尙有選擇形勢之便利，可以集中多艦之火力而攻一美艦。惟美艦之裝甲，則遠超於日；其主力艦之鋼甲，自十四吋以至十八吋；而日艦則惟長門陸奧兩艦之主要部份，裝甲十三吋，而炮塔十四吋。扶桑山城兩艦，裝甲十二吋。金剛榛名霧島比叡四艦，裝甲十吋。而戰鬪巡洋艦，不過裝甲八吋；攻擊力雖強，而自衛力則弱！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所羅門之海戰，日本金剛級之主力艦，爲美重巡洋艦舊金山號所擊沈；而舊金山號，則竟受重創而竟未沈沒，開世界海軍戰史上之新紀錄；亦以裝甲之厚薄不

同！兵法：『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戰艦之不可勝在鋼甲，可勝在火力。則是世界各國之戰艦，鋼甲之厚，火力之猛，以美製爲最適用；義則減薄裝甲以增速率而不適用，故敗也！飛機亦資裝甲以自衛。日本陸海軍之戰鬪機，重量較輕，而無保護之裝甲。德之驅逐機較重，威力較大，速率亦較高，而裝甲足以自衛。義大利之戰鬪機，亦裝甲也。日本之海軍及空軍，無不設計減輕裝甲以提高速率；而啓釁太平洋以與美交綏，迭遭挫敗；而日本參謀部乃大戚，以證爲不可償之失計焉！坦克車之不可勝在裝甲加厚，可勝在配炮加大，與戰艦同。從前有人謂：『坦克車速度加快，可以突進以迫敵人之防禦炮火，使人不及發。』及佛朗哥將軍之西班牙內戰，而證其不然！觀於西班牙內戰，而以知平射炮之威力！顧德人漫未注意；其進攻法也，以一〇六型坦克及一一一型坦克爲主；一〇六型最高速度，每小時六十公里；一一一型則七十公里；而一〇六型有七公厘至十五公厘厚之鋼板裝甲；一一一型有十六公厘至三十公厘厚之鋼板裝甲；然三十七至四十五公厘口徑之炮彈，而在中長射程之內，可以摧破三十公厘之鋼甲！特以德軍坦克之多，與其最高速度之機動，法人倉皇失措，而德人泰然自得，以爲無敵也！及以一一一型坦克大舉攻蘇聯，而爲紅軍

之平射炮及坦克槍摧滅無遺；乃大驚，而革新坦克以有老虎型，裝甲加厚，機動加捷，而益配備長射程炮以制壓紅軍之炮兵；蓋德人以爲在二千至二千五百公尺之距離發炮，可以先發制人而不受紅軍中級口徑炮之射擊也！默察新兵器之趨勢，陸上貴猛而速，海戰欲猛而堅；觀兵器製造之執適於是，可以知孰爲能勝也！然兵器之製造，必有待於工業之發展；試進而論工業之能否擴展：現代一師建立之裝備，必有四萬件之兵器，而槍彈不在內；至炮兵及機械化部隊，尤必加鐵甲，裝甲炮，平射炮等軍用品二萬件以上。而今用兵動數千百師，其有待於工業之擴展，爲如何乎！日本維新以來，工業雖日趨於發達，然其所發達者，僅爲輕工業之紡織、食品等類；而鋼鐵及機器之重工業，則不相副！無鋼鐵及機器，則所以製造兵器者無其具。日本機器，多自外國輸入；而飛機及坦克車之主要機件，不能自製。今日之戰爭，亦工業之戰爭也；而工業之戰爭，尤以飛機及坦克車二者之製造孰優爲衡。日本無近代之汽車製造廠；飛機之發動機，做製外國而脆劣不堅久；方歐洲各國空軍經營建造二千馬力以上之發動機時，而日本則僅做製其一千馬力以上之原始發動機。日本之一飛機工廠，如接軍部之定貨單一紙，而以力之不能獨造，不得不聯合四百五六十

小工廠，與之合作；而一小工廠，又必各聯三五小製造，所以圖合力。雖同一定型，而質之堅脆不一，工之巧拙不齊，粗製濫造，亦其航空所以多敗事之一因也。嘗一九三一年，日本軍部以計畫改組炮兵，而與炮兵工廠訂製七十五公厘之野戰炮；而炮兵工廠不能如期出品，所製亦不中程而脆劣！然七十五公厘之野戰炮，蘇德兩國已用之步兵團；而日軍之侵我也，仍以爲炮兵之主炮。所用步槍及機關槍之口徑，則爲六·五公厘；然歐洲第一次大戰，早已證明七公厘以下口徑之槍爲不合用；而日人故我依然者，則以日本鋼鐵工業，機器工業之重工業不發達，而兵器不能精製也！太平無事之日，尙不免於竭蹶，更何論戰時之擴展！今而後，縱日本有三百萬以上之軍隊，而無三百萬人配備之兵器！徒手不能以搏戰，亦何能長此相持，再衰三竭，不僅士氣也！德國之鋼鐵工業，機器工業，爲環球之冠；而兵器製造之精，自非日本可及！惟希特勒得政以來，無日不備戰，傾國力以事軍備，而盡所有之重工業以製造兵器，迄於今日，連兵兩年，而兵器之製造，已臻其極；國內所有之重工業，不復有餘地以爲擴展。英之重工業，頹頹於德，而備戰之日淺；承平之時，未嘗盡所有之重工業，以製造兵器；雖倉猝爲德所乘，而重工業留其有餘，以爲兵器製造之擴展，而德則不能

擴展！一九四〇年，美國方開始壁畫以汽車工業改爲飛機工業，以其他重工業改爲軍火工業，而德則改無可改！如曠日持久，而德之兵器製造，將相形以見絀，而不能與英美等量！德之所以利速戰速決，圖孤注之一擲，而不欲長相持者，亦以此也！今英美之兵器製造可擴展；而德之兵器製造不能擴展，久必不支！總之兵器之製造，必植其基於重工業；而日本之兵器，不能精製，以重工業不發達也！德之重工業發達，而兵器能精製，不能擴展，則以兵器之製造太急激，而不爲重工業留其有餘不盡也！此工業執優之計也。夫所以衡工業之執優，固不出於二者：一曰工業生產之擴大。二曰兵器製造之新穎。而兵器製造之新穎，尤必與工業生產之擴大，相劑而不相害。試以飛機爲例：開戰之初，德國空軍之強大，爲其飛機生產之集中於若干卓越型飛機之製造；其種類不多，而無不有高水準之性能以適應戰術之卓越！一九四〇年，法人之所以爲希特勒所乘者，其道多端；而空軍之不如德強大，亦其一也！空軍之弱，由於飛機之少；而飛機之所以少，則由於航空部長拉湘伯者，達拉第之所信任也，與其所謂專家者，設計新型，人人異制，築室道謀，式樣時改，是用不規於成，而大量之生產無期；則是以製造之新穎，而妨生產之大量也！大抵設計打樣之工程師，斬於推

陳出新，以副敵機之先。而負責製造之工程師，則欲以多勝寡，而增我機之數。然設計者，得一新型時，輒欲停製舊機，改造新型，而廠之機構與人事，非相應以改組，則無所措手；而生產停滯矣！此法之所以敗也！美人有監於法，於是分全國之製造機構爲二，其一製造舊機，其一設計新型；及新型之有成功，而大量生產時，然後停製舊機，改組舊廠，適當配備，而予設計者以第三種新型之試驗；如是往復不已，遞相循環，日新又新，抑亦日多又多！然非廣土衆民，工業發達之美，不能有此雄財大略也！英國則開戰以來，轟炸戰鬪，新機日出，從未停滯於一型；則以美機爲之消息，而以彌縫其闕也！然而德則如何！則飛機之造，已躋日多又多之極限；而不能日新以又新！如欲改絃更張以設計新型，則生產不得不減低，而大戰方酣，供不應求！倘保持生產之大量，久而又久，兩軍相接，不能推陳出新，必以相形見絀，往日適用，今歲落伍。長此以往，德之飛機，不惟生產之量，不能擴而益大；抑亦製造之型，無從精以求進；此亦曠日持久，於德不利之又一義也。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訓義）梅堯臣曰：「武以十三篇干吳王闔閭，故首篇以此辭動之，謂：『王將聽吾計而用戰，必勝；

吾當留此也。王將不聽吾計而用戰，必敗；我當去此也。」

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

（訓義）曹操曰：「常法之外也。」杜牧曰：「計算利害，是軍事根本。利害既見聽用，然後於常法外，更求兵勢以佐助其事也。」張預曰：「孫子又謂『吾所計之利，若已聽從，則我當復爲兵勢以佐助其事於外。』蓋兵之常法，即可明言於人。兵之勢利，須因敵而爲。」鄭友賢曰：「或問計利之外，所佐者何勢？曰：兵法之傳有常，而其用之也有變。常者，法也。變者，勢也。書者可以盡常之言，而言不能盡變之意。五事七計者，常法之利也。詭道不可先傳者，權勢之變也。常而求勝，如膠柱鼓瑟，以書御馬；趙括所以能勢而不能戰，易言而不知變也。蓋法在書之傳，而勢在人之用。武之意，初求用於吳，恐吳王得書聽計而棄己也，故以此辭動之，乃謂書之外，尚有因利制權之勢，在我能用耳！」

基博按自此以上論『計』，以下論『勢』，而兩語束上開下。『外』者，非內也，『經之以五事』，內自治也，『校之以計而索其情』，外慮敵也。以上所論是也。而下文所論之勢，則遇敵攻守之方，尤『外』之『佐』而已。故曰：『乃爲之勢以佐其外也。』『計』者，熟慮於未戰以前；『勢』者，善

審於臨戰之時。右第三節，論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訓義〕杜牧曰：「自此便言常法之外勢；夫勢者，不可先見，或因敵之害，見我之利；或因敵之利，見我之害；然後始可制機權而取勝也。」張預曰：「所謂勢者，須因事之利，制爲權謀以勝敵耳；故不能先言也。自此而後，略言權變。」

兵者，詭道也。

〔訓義〕王皙曰：「詭者，所以求勝敵；御衆必以信也。」張預曰：「用兵雖本於仁義，然其取勝，必在詭詐。」基博按王氏之言，是也；然而非孫子之意也。觀其九地篇曰：「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則是詭者，非徒以勝敵，抑亦以馭衆也。惟此一句，領起下文，自指勝敵之詭道而言。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訓義〕李筌曰：「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漢將陳豨反，連兵匈奴，高祖遣使十輩視之，皆言可

擊。復遣劉敬，報曰：「匈奴不可擊！」上問其故，對曰：「夫兩國相制，宜矜誇其長；今臣往，徒見羸老，此必能而示之不能，臣以爲不可擊也。」高祖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安沮吾衆！」械繫敬，廣武以三十萬衆至白登，高祖爲匈奴所圍，七日乏食。此外示之以怯之義也。」杜牧曰：「此乃詭詐藏形。夫形也者，不可使見於敵。敵人見形，必有應。傳曰：『鶩鳥將擊，必藏其形。』如匈奴示羸老於漢使之義也。」何氏曰：「能而示之不能者，如單于羸師誘高祖，圍於平城，是也。用而示之不用者，李牧按兵於雲中，大敗匈奴，是也。」基博按：「用而示之不用，」如與「能而示之不能，」上下互文見義，作「不用而示之用，」如下文「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之例，用意似更耐人味。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

（訓義）李筌曰：「令敵失備也。漢將韓信虜魏王豹，初陳舟欲渡臨晉，乃潛師浮木罌，從夏陽襲安邑而魏失備也。耿弇之征張步，亦先攻臨淄，皆示遠勢也。」杜牧曰：「欲近襲敵，必示以遠去之形。欲遠襲敵，必示以近進之形。韓信盛兵臨晉而渡於夏陽，此乃示以近形而遠襲敵也。後漢末，曹公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等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

北救延津，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分兵勢乃可。公致兵延津，將欲渡兵向其後，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留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趨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戰；使張遼關羽前進擊破，斬顏良，解白馬圍。此乃示以遠形而近襲敵也。』基博按希特勒之得政也，所以號於德人，而得其擁護者，曰復仇於法以雪前敗也。顧處心積慮，以反蘇共爲天下號；併與吞捷，明示東嚮，而告於法人曰：『不西侵法境，不欲收復阿爾塞斯，勞倫二州！犧牲百萬壯士以克復一地，而一地之所穫，不足以養衆百萬也；於我何利！』於是法人大慰，而謝波蘭之用兵。及希特勒大舉以襲波蘭，而法人出兵聲援。顧法國統帥甘末林所用之間諜，以偵德者，爲德之間諜所賄買，所利用，而以復於甘末林曰：『希特勒之大欲在巴爾幹，方疲兵於東，而未遑西略。』於是甘末林命魏剛以精兵赴近東，欲與土耳其聯合作戰；而所以衛北疆者，皆老弱焉。及波蘭既下，而希特勒乘勝遠圖，迴兵東嚮，不逕走荷比；而盤馬彎弓以佔丹麥，攻挪威，若無意於法，然後急轉直下，徇荷比，以襲法之北疆，而乘其不虞，是亦『近而示之遠』之明效大驗也。至希特勒之攻蘇也，以一九四一年五月二日，與墨索里尼會於勃倫納，早有成議，不動聲色，而悉力殫銳以徇南

斯拉夫，攻希臘，爭克里地島，而嗾使英伊與英絨之戰，若欲進攻蘇彝士以扼英人之吭，而示俄人以方驚於西，未遑東顧。一旦宣戰，而陸軍三百萬人，已陣蘇邊，機械化部隊，如潮而至；先人有奪人之心，而蘇聯猝爲所乘，節節退却。亦『近而示之遠』也。美之以艾森豪威爾將軍突襲法屬北非登陸也，實以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八日，而先以八月十九日，英美盟軍突襲法之西海岸第厄甫，雖交綏而卽退，人以爲將於此登陸以圖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也！及艾森豪威爾登陸北非以有成功，而羅斯福宣言：『第厄甫之役，特爲聲東擊西以疑誤德人，若將有事西歐，而攻其不備以登陸北非。』則『遠而示之近』也。

利而誘之。

〔訓義〕杜牧曰：『趙將李牧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大至，牧多爲奇陣，左右夾擊，大破殺匈奴萬餘騎也。』

亂而取之。

〔訓義〕李峯曰：『敵貪利，必亂也。秦王姚襄征禿髮，偃檀悉驅部內牛羊，散放於野，縱秦人虜

掠。秦人得利，既無行列，儻陰分十將，掩而擊之，大敗秦人，斬首七千餘級，亂而取之之義也。」杜牧曰：「敵有昏亂，可以乘而取之。傳曰：『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武之善經也。』」張預曰：「詐爲紛亂，誘而取之，若吳越相攻，吳以罪人三千，示不整而誘越，罪人或奔或止，越人爭之，爲吳所敗，是也。」基博按三家之解不同，李筌連上句「利而誘之」讀，謂利以誘之，亂而取之也。杜牧則引取亂侮亡之義，而乘敵之自亂也；然謂亂之在敵，則與李筌不同而同。至張預「詐爲紛亂」之說，則以亂爲我之詭道焉；雖似曲解，而亦有理也。

實而備之。

（訓義）張預曰：「經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有餘，則實也；不足，則虛也。言敵人兵勢既實，則我當爲不可勝之計以待之，勿輕舉也。李靖軍鏡曰：『觀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

強而避之。

（訓義）李筌曰：「量力也。楚子伐隨，隨之臣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隨侯逸，攻強之敗也。」梅

堯臣曰：「彼強，則我當避其銳。」張預曰：「經曰：『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言敵人行陣修整，節制嚴明，則我當避之，不可輕肆也。若秦晉相攻，交綏而退，蓋各防其失敗也。」基博按用兵以全軍爲上。『強而避之』所以爲全軍也。苟軍全而不破，則敵強而無害；雖攻城掠地，而敵無法以終保；雖追奔逐北，而我有力以反攻；我之避不終避，敵之強不終強也。一八一二年，法皇拿破崙以三十六萬人，挾其百戰百勝之威，長驅入俄。而俄大將普茲則夫移民清野，引兵不戰。拿破崙所嚮無前，列城風靡，留兵置戍，得地雖廣，兵力乃分；及至莫斯科，而麾下之衆纔十萬矣；長途不得休而師以老；空城無所資而士以飢；頓兵挫銳，不戰自屈，而莫斯科一炬，倉皇引退，潰不成軍，而拿破崙之霸業以摧，則以俄人之能『強而避之』也。一九一四年，法大將霞飛之大敗德人於瑪爾納河也，不作迎頭之擊，而先緩退以持；亦以德軍之推鋒直入，銳不可當，『強而避之』也。苟奮不慮難，而爲孤注之一擲，覆軍殺將，徒遺敵擒耳！軍破而國亡隨之矣！我國之抗日以戰，堅艦快炮，不如日也；飛機坦克，不如日也；士卒之練，兵衆之強，不如日也；然而日人戰勝攻取，開疆千里，得我之地而不能破我之軍，再接再厲，以迄於今，連兵四年，而無如我何；亦以我之知『強而避之』也。然所

謂「強而避之」者，非望風而逃，委土地人民以資於敵也；蓋蓄銳養威，全軍而退，誘敵以致之可擊之時與地，相機而動，欲以殲於一戰，如俄之於拿破崙，霞飛之於德也。其避之也，亦有所以避之法：必移民清野，焚積聚，燬廬舍，以毋齋盜糧，遺敵俘。必毀道路，阻交通，而無予敵以長驅直入。必沿途留兵，四散伏匿，伺敵之進而潛處其後，以策應他日之反攻。必且戰且退，步步爲營，而左右翼得所控扼，毋予敵人以迂迴包圍之餘地。如敵熾張而勢不可當，或疾退以據險而示敵以不可逼；或分兵以四散而炫敵以不知追。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如無程序，無計畫，而不謹所以爲避之術；我避而敵乘之，墮軍實而長寇讎，則又莫如避也！然「強而避之」抑別有妙我之抗日也，日人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強而避之」固也。然我之所以爲避，不引兵向後退以爲避，而轉兵進敵後以爲避；縱敵之前而隨其後，敵儘前無堅壁，我却退有餘地，俟敵之深入而不繼，佔地既廣，分兵漸單；然後轉退爲進，分途合擊，以我之合，攻敵之分，無不圍而殲之！此則避而不退，進以爲避，而弱勢亦有以殲強，強敵不保其終強，神而明之，用兵之妙也！六國時，秦以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敗楚軍；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秦師，亦用此術。徒以楚蹶不振，譚兵者成敗論人，罕

究其妙爾！

怒而撓之。

〔訓義〕杜牧曰：「大將剛戾者，可激之令怒；則逞志快意，志氣撓亂，不顧本謀也。」王皙曰：「敵持重，則激怒以撓之。」張預曰：「彼性剛忿，則辱之令怒；志氣撓惑，則不謀而輕進；若晉人執宛春以怒楚，是也。尉繚子曰：『寬不可激而怒。』言惟寬者，則不可激怒而致之也。」

卑而驕之。

〔訓義〕杜牧曰：「秦末，匈奴冒頓初立，東胡強，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千里馬。』冒頓以問羣臣，羣臣皆曰：『千里馬，國之寶，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居頃之，東胡使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問羣臣，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與之。居頃之，東胡復曰：『匈奴有棄地千里，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與之亦可，不與亦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本何可與！』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東襲東胡。東胡輕冒頓，不爲之備；冒頓擊滅之；冒頓遂西擊月氏，南并

樓煩白羊河南，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也。」王皙曰：「示卑弱以驕之，彼不虞我而擊其間。」張預曰：「或卑辭厚賂，或羸師佯北，皆所以令其驕怠。吳子伐齊，越子率衆而朝，王及列士皆有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後果爲越所滅。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乃爲二隊以伐之，遂滅庸，皆其義也。」

佚而勞之。

（訓義）杜牧曰：「吳公子光問伐楚於伍員。員曰：『可爲三軍以肆焉。我一師至，彼必盡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然後三師以繼之，必大克。』從之。於是子重一歲七奔命，於是乎始病吳，終入郢。後漢末，曹公旣破劉備，備奔袁紹。紹引兵欲與曹公戰。別駕田豐曰：『操善用兵，未可輕舉，不如以久持之。將軍據山河之固，有四州之地，外結英豪，內修農戰，然後揀其精銳，分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擊其左，救左，則擊其右，使敵疲於奔命，人不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矣。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悔無及也。』紹不從，故敗。」

親而離之。

〔訓義〕張預曰：「或問其君臣，或問其交援，使相離貳，然後圖之。應侯問趙而退廉頗，陳平問楚而逐范增，是君臣相離也。秦晉相合以伐鄭，燭之武夜出，說秦伯曰：『今得鄭，則歸於晉，無益於秦也。』不知捨鄭以爲東道主。」秦伯悟而退師，是交援相離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

〔訓義〕孟氏曰：「擊其空虛，襲其懈怠，使敵不知所以敵也。故曰：『兵者無形爲妙。』」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謀莫善於不識。」基博按：「能而示之不能」至「親而離之」十二語，爲目；而「攻其無備」二語，是綱，乃總束「能而示之不能」十二語而明其妙用，以見「能而示之不能」至「親而離之」詭道雖多，兩言蔽之，不過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云爾！而析言之，則先發制人之謂「攻」曰「攻其無備」，則出以突擊而爲奇襲；曰「出其不意」，則不拘尋常而爲機動。此孫子所以提示戰略戰術之原則也。歐洲兵家著書，無不實事求是；而罕有片言揭要以提示原則及今日之大戰，而美人尼古爾，遜始發凡起例以揭九原則，而要其指歸，不出孫子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兩語；而特以爲九原則必相互爲用，乃能制勝而不爲人所勝！其說曰：「凡事，無



孫子句訓義

不有基本原則。戰爭有戰爭之原則，猶之巧者必依巧之原則以爲巧也。戰爭原則者，歷來名將所以戰勝攻取之戰略工具也。近代戰爭之武器日新，然坦克車及飛機，未能改變戰爭原則以別出新裁也。吾早歲從軍，而探討戰爭之原則，求之於軍事學課本，求之於行軍條例及所發操典，所得者，非散而無紀，則泛而無當也！不得已而旁求之於軍事歷史，於名將自傳。福煦將軍所著書，僅提示三原則；而近在美國有蓋人傳誦之一書，則僅有一原則以相提示曰『攻』。福里斯德之言曰：『戰術之要，莫如集中兵力以先發制人！』則以一言而說明福煦之三原則，可謂簡而得要矣！然而未也！誠竊以爲欲盡制勝之道，必據九原則以設計，我之說明九原則，不欲以先後爲輕重，而運用之妙，必知以參互爲用，而後能推行盡利；若知其一而不知其他，顧此失彼，未免於敗也！所謂九原則者：（一）曰攻，此勝之最後手段也。今日之大戰，民主國家，不明乎此，而安安靜靜以取守勢；人將攻我，無動爲大，坐以待斃而已矣！攻則制人而不制於人！其（二）曰安全。攻而不策以安全，則攻亦或以覆敗！安全者，動態之守勢，而以掩護攻勢者也；未制勝，先虞敗；而進攻之時，不善守之兩翼，後路及上空，無不策安全以善掩護！然人亦有言：『猛攻爲最好之國防！』不善用

兵者，往往留大兵以掩護後方，而進攻之力遂薄；則安全淪爲守勢矣！善用兵者不然，則以下一原則而以決定進攻與安全所需兵力之正確比例。其（三）曰：兵力之節約。此之云者，謂留少兵以置不重要之地，而集中大軍於主要目標。善用兵者，往往以吾軍利用內線，而迫敵軍於外線作戰。以節約兵力；此固德軍之所擅也。常用少兵以牽制敵人，掩護我軍，而集中主力以進攻主要目標。其（四）曰：主要目標之認識。主要目標，不必爲第一目標也。所謂第一目標者，非當前最危及我之敵人；即以最短進攻線而可進攻之敵人；非然者，則吾人進攻主要目標時，不得不假途之地帶也。主要目標，則或距我遼遠之敵人，非翦其羽翼，撤其前衛，不能以進攻征服；而置之第一目標之次德之未以全力攻英也，先滅波蘭，徇丹麥挪威，下荷蘭比利時，以次及法，而英之羽翼日削，前衛盡撤；德乃徐以肆志於英矣；顧移兵蘇聯以轉移主要目標，此不可追救之致命傷也！其（五）曰：集中兵力。如不節約兵力，亦何能集中兵力！如不確定目標，抑何能節約兵力！倘指揮戰事者，不由英明元帥之獨斷，而出於委員會之折衷羣言，則必以目標之不易確定而分散兵力！今日民主國家之敗局，在步步爲營，處處設兵；而不知孰爲要害之地以集中兵力！德人大舉以攻法，而英人

出兵以援法；法人則以其空軍散布於地中海及義大利之阿爾卑斯山，而留百分之四十置於國境以抵抗德人；德人則集中其全國空軍百分之八十，而以對法國空軍百分之四十；衆寡之不敵，已不言可喻！英人則以其空軍分散戰場遼遠之地方服務，而留一部以自衛英倫三島；遂授德人以制勝！而究其所以：一由於同盟國聯軍之意見紛歧，無人能負責決定孰爲要害之地以集中兵力。一亦由於不知兵力節約，而置兵無用之地。然不能不要其歸於同盟國聯軍之不易合作也！其（六）曰合作。拿破崙有言：『我不患人之有同盟！人有同盟，我卽可以制勝！』何也？以聯軍作戰，不易協力；而雄主獨斷，指揮在我也！一九四〇年，德軍之侵荷蘭，比利時以攻法也，比荷拒英法之舉行聯合參謀會議，可爲聯軍不合作之證。同盟國之聯軍合作是一事；而一國軍隊之各部隊合作又是一事。其（七）曰指揮統一。指揮不統一，何能言合作！合作必在統一指揮之下！同盟國之聯軍，不可不有統一之大參謀部以事聯繫；而一國之軍隊，亦必於元帥之下，有聯繫海陸空軍之參謀總部。今日同盟國之聯軍以及吾軍，各不相謀，非經挫敗以證指揮之必統一，未能及早改圖也！如指揮既不統一，而又無人當機立斷，則不能以用突擊矣！其（八）曰突擊。日本之襲珍珠港，

突擊之適例也！一九四〇年，德之進攻亞爾丁也，亦爲突擊！能突擊者，必能爲非常之將材；其不然者，蠢材而已！其（九）曰機動。突擊而不出以機動，抑亦不能成功！譬之力士之摔角也，雙腳跳動，愈快愈得勁，則敵人不知措手足而爲我勝矣！法，人以大兵置於馬奇諾防線之後，無動爲大；不惟違反機動之原則，抑亦大乖攻之原則也！——綜觀所論，以攻爲前提；而以突擊與機動要其終；抑與孫子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同指。特孫子以「能而示之不能」至「親而離之」十二勢，設計於未攻之先，而多方誤敵以不爲備。尼古爾遜則以「安全」至「合作」六原則，匠心於欲攻之時，而萬全設計以成突擊。孫子爲敵之可勝；而尼古爾遜先爲不可勝，殊途同歸，其事相成也！又有美人古柏著敵人之戰略類型一文，而依據「奇襲」與「機動」兩原則以明德日戰略之善節約兵力，其說曰：「觀於美國之南北戰爭，而以徵參戰之人，如研究戰略而能實踐，縱武器不如人，而亦未嘗不可以制勝也！戰略者，用兵之科學；斬以兵力之節約，用其兵力，而能達國家之總戰略以有成功也。戰略之至高無上者，莫如軍事布置之本身，明示敵人以抵抗無用，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戰略之典範，不出歷代名將之箴言集，而流傳甚多，好尚不同！有人喜拿破崙之

箴言；亦有人喜非列德立，克老山維茲，約米尼，毛奇，孫子以及其他兵家言；精義紛紜，莫探指歸！二十年來，各國治兵學者，頗多折衷羣言，旁蒐戰史，欲以觀其會通而摘明戰略之原則。堪薩斯州里溫華士堡壘參謀指揮學校發凡起例，以一九三六年刊布專論，而揭七原則，最爲得要！所謂七原則者：（一）攻。（二）戰鬥力之集中。（三）兵力節約。（四）機動。（五）奇襲。（六）警戒。（七）協同。是也。其中尤要者，莫如『兵力節約』。有軍事理論家，以爲此戰爭之定律也！所謂『兵力節約』云者，謂以適當之兵力，用於預期之目標，而恰如分際；譬之工焉，毋以成人之所勝任，責之孩提；亦毋以孩提之所能爲，託之成人！倘預期目標之犧牲過大，不妨慎重考量，顧而之他！以不多耗兵力。而兵力所以節約之法，莫如『機動』與『奇襲』！『機動』以驚敵人而使之倉皇失措。而『奇襲』則以擊破敵人之心理均衡，而將軍奪心，三軍奪氣以致潰敗！總而言之：『兵力節約』爲戰略之第一原則；而『機動』與『奇襲』則『兵力節約』之系論也！戰略與戰略類型之應用，殆勝敗之所由分；而吾人之大敵，曰德，曰日；試觀吾敵人之作戰，揆之戰略類型爲何如？吾人乃以知吾敵人今日之所以勝，異日之如何敗；而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日人與德人相同，有活

力，有創造力，有野心；又以地狹民稠，有人口之壓迫；厲戎講武，以力圖擴張生存空間。其用兵，皆採取約米尼之所謂『內線作戰』，而以其國爲中心地位，往外向四周之鄰人進攻。菲烈德立，俾斯麥，及威廉第二之德國戰略計畫，與希特勒德國之戰略計畫無二。神武皇帝與豐臣秀吉時代之日本戰略計畫，以視今日之日本，所不同者，武器而已。惟德立國於大陸，不如日本之爲島國。日本以島國而在亞洲大陸之東北濱海地方，鬚髯英國之在歐洲大陸西北海岸；日本政策，與一五八五年以前之英國政策相似。英國至一五八五年以後，始放棄統治歐洲之企圖，而採取歐陸勢力均衡以建海外帝國之論。今日日本採用英國之前期政策，勢之自然；而日本在亞洲之企圖，無不爲中國所扼；非征服中國，不能以稱霸東亞。至一九三七年，而中日戰爭以爆發。日本陷入中國泥淖之論雖盛，然非軍事專家之所許。美國陸軍威魯貝上將以一九三九年出版戰爭中之機動一書，於日人作戰之勇，備極推崇，以謂：『就戰略而論，參謀工作以執行機動之概念；日本大本營，已建立高度之表演紀錄。日本作戰範圍之龐大，堪與拿破崙媲美也。』中日戰爭，與美國南北戰爭相似。華盛頓與南部紐奧連斯之位置，猶之上海與廣州。而多內康達之戰略，則封鎖東部諸海港以

窒息南部同盟諸州；而以大軍向維克斯堡推進，截南部同盟諸州爲二；於是南部同盟諸州不能自振矣！今日日本佔領中國沿海，而以向漢口推進；及一九四一年，而中國之沿海平原，無不爲所佔領！又乘法國之潰敗以佔越南，而控制泰國；於是中國運輸供應之大門，惟滇緬一路而已！日本之佔領越南以握南部亞洲之鎖鑰，正如往年之併朝鮮以把握亞洲北部之門戶，越南爲進攻菲律賓，馬來亞，蘇門答臘，爪哇及緬甸之中心根據地；而以越南爲支柱之台灣，廣州，海南島一線，比諸英美之香港，馬尼拉線爲強固多也！於是後顧無憂而以進攻太平洋之英美荷屬地！日本用師三十萬以組成特種部隊，分布於幾百萬平方哩之海陸，戰勝攻取，而兵力不形不足；不六月而佔有次於英國屬地之一殖民帝國；中國僅有之輸入供應路線，亦以告斷！吾人應知日本之不同於德國！日本不惟有強大之陸軍及空軍，抑亦有海軍以佔世界第二位！使德國亦有日本之海軍，而加以固有之武力，抑何至頓兵以佔加萊及克里地島而不進！吾人從日本之戰略，而以見海陸空三軍之聯合利用！日本藉海陸空三軍之聯合利用，而未得佔者，惟蘇聯之海參崴及印度之加爾各答耳！日本已盡佔東亞之一切工業中心與原料中心；倘歲月之久，政權以固，則日本之強大，非舉

全世界圍而爲一以悉力相抗，未見其有幸也！今而後，可以攻日本者，惟有中國與西伯利亞！然中國以武器之配備不足，祇以困擾日本而已！蘇聯則以在西歐與德國作殊死戰，必不能有事西伯利亞以攻日本也！日軍據要害以控制海陸，而敵人之勢自瓦解！日本不必盡佔所有英屬各島也，祇佔新加坡及香港，足以瓦解英國東方屬地矣！不必佔羶威夷也，祇毀珍珠港，足矣！中國，則佔工業區以妨其生產；封鎖外國以斷其供應；而中國困不得振矣！日軍之戰略，在據要害之地以控制敵人不得攻，而不必殲滅敵人，以不反攻；在蹈敵人之瑕，而不蹈敵人之堅！兵力節約之一原則，實爲日軍所以制勝之定律。日人能以適如其量之兵力，而左宜右有，投之無不利！吾人往往估計其兵力過低；而不知其善運用，少而見多，善爲機動，出以奇襲！奇襲爲日人所喜之戰略！一五九八年，豐臣秀吉用之；而一八九四年之對中國，一八〇五年之對俄國，無不以奇襲勝！今日之役，以奇襲珍珠港，而美國之海空軍幾燬；尤驚心動魄者也！美國克里爾中校嘗著論步兵雜誌，而以證明日本之士兵，能以七十二小時，而爲一百二十二英里之機動行軍！觀其負步槍與一百五十發之子彈以及四十磅之背包，日夜不休，兼程而進；及其既也，休眠四小時，而疲勞以復！惟其善走與耐勞，

此所以隨地機動，能無虞山川之阻，而以出人不意也！然而德國則何如？十九世紀，普魯士佔據大陸中心位置之戰略，非烈德立用之於七年戰爭而有成功！觀其以希特勒摧破波蘭之姿勢，突襲薩克遜，不數星期而亡之；遂以犯天下之不韙，而法、奧、俄、與瑞典以及其他日爾曼諸小國，聯軍聲討；將以四面合圍。顧非烈德立則利用其中心地位，而各個擊破之，以不得協同作戰。及今日之大戰，而希特勒第三帝國有同一之中心地位，以及內線交通之便利；顧有鑒於上次歐洲大戰，而知二十世紀之大軍團，有強大之防禦力；殊有妨於非烈德立迅速決勝之遺教！至一九一七年，協商同盟，苦戰不休，欲以突破二十五哩之一防禦地帶，不可不集中七十師之兵力，計一百二十萬人；易爲守而難爲攻，頓兵挫銳，相持不決，而師以老！南征北討，各方受敵，而力以分！情見勢絀，遂以潰敗！蓋一中心地位之作戰，須不斷進攻以保持主動；其爲攻也，尤必在同一之時間，取同一之方向，以集中絕大兵力，并心一向而進攻若干敵人之一，以速決之！如不速決，其一，則必兩面作戰，而一九一八年之覆轍重尋；此德國統帥部之所大患也！欲以恢復迅速決勝之傳統，必先建立迅速決勝之戰術；於是以西班牙參戰之歷練而有得焉！閃電戰者，機動戰術之極度也！第三帝國兵力，

以極度機動而節約。大戰之初，置少兵西線以牽制英法；而集中七十師人以閃擊波蘭，繼十六日而波蘭以潰！則留少兵以掩護東線，而轉鋒西向以厚集其力；法以世界最大之陸軍國，一挫於愛登愛麥爾，再挫三挫於色當，敦刻爾克，而大敗不支！法人懾於第三帝國兵力之雄厚，戰術之機動，銳不可當，遂以解甲！一時聲威所播，示人以抗必無幸！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不戰而屈；而希臘，南斯拉夫，一戰而潰；則機動戰術之明效大驗也！然第三帝國乘勝遠門以掩有巴爾幹半島，兵鋒所極，蘇聯不能無戒心；而英人狼顧於西，思滿前敗；然英人以第三帝國之夜間空襲及潛艇攻擊，瘡痍之餘，猝不自振，可以無虞也！於是摧鋒而進以大舉侵蘇矣！第三帝國有軍三百師，而侵法一役，祇用七十六師；以視一九一七年之用七十師而以進攻二十五哩之一防禦地帶者，其兵力之節約爲何如也！每一役之兵力，絕不超出所需；而曾未有一役使用其全部兵力四分之一以上者！及其大舉以侵蘇聯也，最高估計用三百師；而希特勒宣言：『此一戰線，蜿蜒兩千哩！』則是平均六十六哩有一師；而其閃擊荷蘭，比利時以侵法也，戰線之長，未嘗過四百哩；而用七十六師，則是平均五·三六哩有一師；而知第三帝國之侵蘇聯，以視侵法一役，兵力尤大節約；而所以失敗，

則由於低估蘇聯之力！比利時，荷蘭之猝不足以當一擊，實以其幅員褊狹，無地廻旋，閃電戰戰術之奇襲，一變而爲戰略之奇襲，此第三帝國之所以成功也！至蘇聯則幅員數萬哩，泱泱大國，而利用邊區之深廣以緩和閃電戰之震動力；戰術之奇襲，祇成戰術之奇襲而已！第三帝國爲機動之怪物，亦以恪守機動之原則而戰無不勝！然蘇聯之地形與氣候，非機動之戰術所能推行盡利！北部之沼澤森林，既以妨礙機械化戰鬪之不易進行；而一九四一年秋季，大雨連綿，尤以延緩德軍之前進！德軍機動之成功，祇限於烏克蘭及南俄；而蘇聯則避不交綏，一任德軍之縱橫馳突；顧再衰三竭，至史丹林格勒而勢以蓄縮，頓兵挫銳，不能增援，祇有退却；而以掩護退却之後衛，無不被紅軍包圍而殲滅矣！戰鬥力之集中，抑以輔兵力之節約；然第三帝國侵法一役，能以戰鬥力之集中，而輔兵力之節約；而侵蘇，則以兵力之節約，而妨戰鬪力之集中！第三帝國在蘇聯前線，每一哩之兵力，比之侵法一役，少百分之二十七！倘德軍能閃擊紅軍以迂廻，亦或以寡勝衆；顧紅軍則善用空間以避德軍之閃擊與迂廻！方德軍以一鼓作氣，推鋒而前以抵伏爾加河與高加索，列城風靡；然史丹林格勒與巴庫之不下，師老力竭，則其最初之勝利，何嘗最後之成功！有美國新聞記

者，問紅軍第六十二軍軍長朱可夫將軍，謂：『德軍戰術之失敗何在？』朱可夫將軍曰：『德軍之失敗，在戰略，不在戰術！所以戰術之勝利，無補戰略之成功也！』殲滅戰，爲德國戰略類型之主旨；今希特勒第三帝國，不能佔領莫斯科以殲滅紅軍，則以迅速決勝之戰術，而不能以達迅速決勝之戰略，左顧右盼，介於英俄兩大之間，而不能速決其一以陷於兩面作戰；倉皇失措，第三帝國無倖矣！觀於孫子論勢，而歸之『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尼古爾遜氏，古柏氏論戰略戰術，而特重『奇襲』、『機動』；異詞同趣，所以爲迅速決勝一也！然迅速決勝而不得，則如何？尼古爾遜氏，古柏氏之所不言矣！孫子則預慮於未發而先之曰：『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曰：『實而備之』、『強而避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知柔知剛，其惟孫子乎！

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訓義）杜牧曰：『傳，言也；此上言之所陳，悉用兵取勝之策，固非一定之制；見敵之形，始可施爲；不可先事而言也。』蓋博按『計』者先事而慮，『勢』者臨敵以施。自『勢者因利而制權』至此，而卒言之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蓋必臨敵而制變，不可以此爲先務之急；而先務之急，祇在

『計』爾。

右第四節，論勢。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訓義）王皙曰：『此懼學者惑不可先傳之說，故復言計篇義也。』鄭友賢曰：『或問得算之多，得算之少，況於無算，何以是？多少無之義？曰：武之文固不汗漫而無據也；蓋經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計，彼我之算，盡於此矣。五事之經，得三四者爲多，得一二者爲少。七計之校，得四五者爲多，得二三者爲少。五七俱得者，爲全勝；不得者，爲無算。所謂冥冥而決事，先戰而求勝，圖乾沒之利，出浪戰之師者也。』基博按：『算』卽『計』也。上文所謂『經之以五事』，『知己也』，『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知彼也』，『知己知彼，度德量力』，乃所謂『多算』；『非指兵家詭道也』。

右第五節，論多算少算以分勝負，爲一篇結穴。基博按德國克老山維茲著兵法第二卷，論戰之原理，有曰：『兵之爲法，作戰之法；所以兵法之爲學，作戰之學也。惟戰，有一時一地之戰；戰，有不一時

不一地，數次以至數十次數百次之交戰，而成一大戰。然戰必爲數百次交戰之所積累；而未有以一時一地之交戰決勝負者。是故兵法有二：殺敵致果，用兵以爲一時一地之交戰者，謂之戰術。而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調節空間時間以運用各地之交戰，而斬以達最後之勝利者，謂之戰略。（易言之：蓋用兵以求交戰之勝利者，戰術也。用交戰以達征戰之主旨者，戰略也。）觀其論兵有戰略戰術之分。而漢書藝文志載：漢興，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諸呂用事而盜取之，武帝時，軍政楊僕摺摭遺逸，紀奏兵錄，猶未能備。至於孝成，詔步兵校尉任宏論次兵書爲四種，曰權謀，形勢，陰陽，伎巧。其稱：『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伎巧。』是則克氏之所謂：『戰略。』而謂『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合背鄉，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則克氏之所謂『戰術』也。孫子書以計篇挈十三篇之綱，而究其所以爲論者，曰『計』曰『勢』。『勢』者，兵家之詭道；『計』者，廟算之先勝。必先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制權，施之臨戰。『計』者，量敵審己，慮於未戰。自計篇以下作戰，謀攻及形篇三篇，反覆丁寧於『先勝而後求戰』。『不盡知用兵之害，則不盡知用兵之利。』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皆闡發計篇未盡之蘊。孫子之所謂『計』，任宏謂之『權謀』；而克氏之所謂『戰略者』者也。勢篇以下，虛實，軍爭，九變，行軍，地形，九地，火攻八篇，皆論勢；其大指不外言『戰者以正合，以奇勝』；『後人發，先人至』；『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此則任宏之所謂『形勢』，而克氏謂之『戰術』者矣。惟孫子之意，重『計』而不重『勢』；則是戰略重於戰術。而欲爲計，必先知彼；苟不知敵之情，安能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乎？用間者，所以知敵之情也；故以用間要其終焉。

作戰篇第二

（解題）李筌曰：『先定計，然後修戰具，是以戰次計之篇也。』張預曰：『計算已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故次計。』陳啟天曰：『作，有興起造作之意。作戰，謂發動侵略戰爭也；與現代所謂作戰有別。』基博按：作戰以次計之後者，以必計定而後作戰；作戰不過以驗計之得失耳。而作戰之道，必速戰速決，必在敵國境內。『兵貴勝不貴久。』所以不可不速戰速決。而『務食於敵，』所以必在敵國境內。此爲作戰之兩大原則，而德國兵家奉之爲金科玉律者也；不意孫子著書於數千年以前，已先發其義於此！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訓義）曹操曰：『馳車，輕車也；革車，重車也。』杜牧曰：『輕車乃戰車也；古者車戰。革車，輜車，重車也；載財器械衣裝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輕車七十五人，重車二十五人，故二乘兼一百人爲一隊。舉十萬之衆，革車千

乘，校其費用度計，則百萬之衆皆可也。」王皙曰：「井田之法，甸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千乘總七萬五千人。此言帶甲十萬，豈當時權制歟？」何氏曰：「十萬，舉成數也。」張預曰：「馳車，卽攻車也。革車，卽守車也。按曹公新書云：『攻車一乘，前拒一隊，左右角二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乘，炊卒十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二乘，凡一百人。』與師十萬，則用車二千，輕重各半，與此同矣。」

千里饋糧

（訓義）李筌曰：「道里縣遠，千里之外，贏糧，則二十人奉一人也。」

則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訓義）賈林曰：「計費不足，未可以興師動衆。故李太尉曰：『三軍之門必論。』有賓客論議。」王皙曰：「內，謂國中；外，謂軍所也。賓客，若諸侯之使，及軍中宴饗吏士也。膠漆，車甲，舉細與大也。」張預曰：「去國千里，卽當困糧；若須供餉，則內外騷動，疲困於路，蠹耗無極也。賓客者，使命與遊士也。膠漆者，修飾器械之物。車甲者，膏轄金革之類也。約其所費，日用千金，然後與十萬之師。千金，言費

重也。」孫傳按此以物力之消耗言之也。用間篇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則兼人力言之也。然今日之戰，前線之一戰士，一日之所消耗，必有十七人在後方一日之所生產，始能足給；而生產之範圍，乃包工廠農村及其他一切而言。前線一自動火器，後方必有七八人之合作，乃得一輛兩人駕之小型戰車，必有四十六人於後方支持。一飛機，則必六十人。假如有二百萬兵作戰，至少非有二千萬人在後方努力以事生產，不可也！然壯丁必徵調以作戰，惟有婦女及其他成年人事生產耳！願戰爭之既烈，而生產之量，必須擴大；日夜開工以增多生產，則勞動方之需要，尤較太平無事之日為多！經濟動員之範圍，愈擴愈大，而戰時生產之效率，乃愈提愈高，何止「日費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乎！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

（訓義）賈林曰：「戰雖勝人，久則無利。兵貴全勝；鈍兵挫銳，士傷馬疲，則屈。」梅堯臣曰：「攻城而久，則力必殫屈。」

久暴師，則國用不足。

（訓義）張預曰：『日費千金，師久暴，則國用豈能給？若漢武帝窮征深討，久而不解，及其國用空虛，乃下哀痛之詔，是也。』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訓義）李筌曰：『十萬衆舉，日費千金，非惟頓挫於外，亦財殫於內；是以聖人無暴師也。隋大業初，煬帝重兵好征，力屈雁門之下，兵挫遼水之上，疏河引淮，轉輸彌廣，出師萬里，國用不足；於是楊玄感、李密乘其弊而起；縱蘇威、高熲，豈能爲之謀也。』張預曰：『兵已疲矣，力已困矣，財已匱矣，鄰國因其罷弊，起兵以襲之；則縱有智能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若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兵遂入；嘗是時，雖有伍員、孫武之徒，何嘗能爲善謀於後乎！』基博按孫武十三篇，爲列國交兵說法；而註釋諸家，生秦漢以後，習於內戰，多不得其解。如「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張預之說，是也。而李筌乃以隋之楊玄感、李密爲說，此叛徒耳，安得爲諸侯！惟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之大患，有二：諸侯乘其弊而起；如吳伐楚，入郢，久而不歸，越遂入吳。一也。民窮財盡而起內亂；如隋煬帝久

勞師於外，民不聊生，而羣盜四起。卽如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聯兵不解；而俄德奧三大帝國，先後革命，一時瓦解，尤爲明效大驗。二也。孫子僅以諸侯究其弊，未免漏義。

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訓義）曹操曰：『雖拙，有以速勝。未睹者，言其無也。』杜牧曰：『攻取之間，雖拙於機智，然以神速爲上。蓋無老師費財鈍兵之患，則爲巧矣。』何氏曰：『速雖拙，不費財力也。久雖巧，恐生後患也。』
基博按戰，非勝之難，勝而不久之難。德國克老山維茲著書論兵，每謂『戰爭之道，尤貴迅速決勝』。而毛奇將軍以來，傳授心法，奉以周旋。歐洲第一次大戰，自一九一四年，奧塞開釁，至一九一九年，巴黎議和，前後亘五年。大抵德人利在速戰，英法困以持久。然在德人開戰之初，本確有迅速制勝之具，其計畫有略可推見者。蓋俄軍動員之遲滯，遠非德比；俄全軍集於西境，須在二十日以上。德人當此期間，暫可無東顧之憂，則注全力以西征法。德法境上，堡壘羅列，不易攻堅；而法比境上，守備空焉，越比以襲法之不備，如是則不待旬日而巴黎可下。義大利同盟之國，如能守約勿渝，相與戮力，而拏法之南。以柔靡淫佚之法，人其非德敵也明矣。德則據法全境以因其資力，而與他敵國

相持；其時俄軍方始集中耳，然後回師東指，以與俄角。英陸軍之不武，天下所共聞，德人未嘗以爲意也，惟謀所以制其海軍。而海軍戰略，則將主力要艦，皆蟄伏於北海軍港及基羅大運河內，毋使致於敵；而惟用舊艦小艦魚雷潛水艇等，以擾敵師，次第減少其戰鬥力，使與我等，然後一舉而決戰。夫既破法，則英人膽落矣！先聲所奪，英之殖民地，必將紛紛叛亂；英之海軍，以捍衛各地，不能集中，則可以一擊而殲之；海軍殲，則不得不乞和；不乞和，則以德陸軍入三島，如虎入羊羣耳；即英之海軍未能遽殲，而既撫有法境，則可以復行拿破崙封鎖大陸之政策，而英亦將坐困；如是，則所敵者惟一俄耳。德人固不肯蹈拿破崙覆轍，深入俄境以取敗；而距俄軍使不得入德境，其力自恢恢有餘。然後轉戰於波蘭芬蘭之野，徐俟俄之疲敝，或更以術煽其內亂，使之狼顧。夫德既撫有全法，而因法資以與俄相持，俄之不敵明矣。如是，則俄亦服。德人自始所以策戰略者大略如此。顧自開戰後形勢觀之，其海戰計畫，與東部陸戰計畫，皆未嘗誤也；獨至西部陸戰，則大反其所期。其一義大利宣告中立，法人無南顧之憂，得併力相拒；然義之同盟，本不足恃，德人固已料及，不必恃爲援也。其二乃爲德人所萬不及料，則比利時抵抗力之強，足使全世界矚目。詰吾德人謁獅子博兔之

力，庶乃克之；所死傷已數萬人，而坐此停頓軍勢十餘日。一面則法人守備之具已完，英之援師亦至，非增加倍蓰之兵力，不能決勝。一面則俄軍已集於東，不能不分軍力以禦之；巴黎屹不能下，而德人之奔命則已罷矣。夫德人而欲迅奏膚功，必以先服法爲第一義；法既未服，則無先聲以震悚英之殖民地，故彼等猶懼於英之積威以爲之守；而海軍最後制勝之數，未敢知矣。法既未服，則不能因其資以與俄相持；而陸軍最後制勝之數，未敢知矣。夫「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堅，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方其時，吾國嚴復與友人論，以爲：「英法之海軍未燿，而財力猶足以相持。軍興費重，日七八兆鎊，久之，德必不支。要而言之，德之霸權，終當屈於財權之下。」美乃徐起以承其弊而制全勝。故曰：「速雖拙，不費財力。巧雖久，恐生後患。」觀於德而可知也！今希特勒挾其閃電戰以縱橫歐洲，滅國十四，雷擊霆震，所當者破；然而西不能直搗英倫三島，以擒賊擒王；東又勞師以襲遼而連兵蘇聯；武器漸耗，精卒盡喪，戰勝而不能決勝，速戰而不能速決，頓兵挫銳而師以老，屈力殫貨而民多飢，久而無功，叛者四起，有承其弊，何以善後！覆轍重尋，殷鑒不遠！「未睹巧之久，」蓋可斷言！

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

（訓義）賈林曰：『兵久無功，諸侯生心。』梅堯臣曰：『力屈貨殫，何利之有！』基博按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協約同盟苦戰不解，伏尸千萬，交困俱弊；不惟俄與德與三大帝國先後瓦解，而英法亦屈力殫貨。英爲海軍一等國，世界貿易一等國之地位，亦以低落。乃知『兵久而國利』爲『未之有』之無與於勝負；『勝久則鈍兵挫銳』，『屈力殫貨』，『曠日持久，敗固可危，勝亦不利，乃爲『未之有』三字真實解詁，故以上專就勝爲勸發以徵『兵久』之不利，而『未之有』三字，兼該勝負而言。然而希特勒其知之矣！方其一舉而殲波蘭也，嘗欲脅英法媾和，以收速戰速決之利，而保波蘭之勝，與人言：『今西線戰局之苦相持，我所未喻！苟其連兵不解，而德法之間，必重分疆以劃一新界線焉！然大兵之後，莽莽大地，豈復樓臺莊殿之世界，而爲破瓦頽垣之一片焦土；是誠何心！從古歷史，幾見有戰勝之事，而常兩敗以俱傷！豈得謂之言不由衷也！然我欲保其勝，而人孰安於敗！速戰速決，我之願然；再接再厲，人亦自衛；欲速之不達，必久相持。及相持之日久，則先發制人，而欲乘人於猝者，用之既暴，力亦先竭；而後起以應者，能留餘，以相周旋，情見勢絀，豈有倖』

乎！然則我欲決而人不與我決，速戰速決，有其略而不必有其事也！如其有之，不出二端：其（一）小國失援以遇大國，如摧枯拉朽之不足以當一擊；如義之於阿比西亞，阿爾巴尼亞，德之於波蘭，是也。其（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速戰速和；如一八六六年，普奧之戰，普軍一戰而勝，而俾斯麥介法皇拿破崙第三以媾和於奧，不索償，不割地。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日本海陸軍大勝，而明治天皇介美總統羅斯福以媾和於俄，雖以和議之失敗，而犧牲戰勝之所欲得，以拂輿情，召衆怒，而有不恤；然而勝則保矣！則是以速和勝，而非以速戰勝也！一九一四年，德人之戰英法俄，幾乎無役不勝；而一九一五年以後，每勝之後，必示意欲和；而英法莫之許也！今我國以二十六年抗戰而迄於今，盛地數萬里，幾乎無戰不敗；而每敗之後，日人必示意欲和，而我國人亦莫之許！蓋德與日欲以和而保戰之勝；而英法與我，何可以和而成德日之勝也！而於是速戰速決之志荒矣！然則希特勒之所爲，惘於西線戰局之苦相持者，非誠悲天憫人而於心有戚戚焉；特以英法之不卽和以成其速決，而心所謂危，以爲呻吟焉爾！是故波蘭滅而欲媾和於英法，法國降而又欲媾和於英；蓋非和不足以保戰之勝也；乃欲和而人不之許，於是戰勝而不得決勝，速戰而不得速決，而於是希特

勦之計窮矣！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

〔訓義〕張預曰：『先知老師殫貨之害，然後能知擒敵制勝之利。』

右第一節論兵久而國不利，在軍則鈍兵挫銳，在國則屈力殫貨，蓋深戒之也。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一本作再載。

〔訓義〕曹操曰：『籍，猶賦也；言初賦民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近之也。』李筌曰：『軍出，度遠近饋之；軍入，載糧迎之；謂之再載。越境，則館穀於敵，無三載之義也。』杜牧曰：『審敵可攻，審我可戰，然後起兵，便能勝敵而還。鄭司農周禮註曰：『役，謂發兵起役；籍，乃伍籍也；比參爲伍。』因內政，寄軍令，以伍籍發軍起役也。』張預曰：『此言兵不可久暴也。』基博按：『糧不三載，』曹操註似作再載解。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訓義〕曹操曰：『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何氏曰：『因，謂兵出境，鈔聚掠野，至於克敵。』

拔城，得其儲積也。」鄭友賢曰：「或問因糧於敵者，無遠輸之費也；取用必於國者，何也？曰：兵械之用，不可假人，亦不可假於人；器之於人，固在積習便熟而適其長短重輕之宜，與夫手足不相鉅鏗，而後可以濟用而害敵矣。吾之器，敵不便於用；敵之器，吾不習其利。非國中自備而習慣於三軍，則安可一旦倉卒假人之兵而給己之用哉。易曰：『萃，除戎器以戒不虞。』太公曰：『慮不先設，器械不備。』此皆言取用於國，不可因於人也。」基博按克老山維茲兵法第五卷論戰鬥力，有曰：『凡軍隊，不論以攻人之國，抑或以自衛其國，無不依賴於供給！蓋以軍隊之存亡，依於供給之有無也；供給充裕，則戰鬥力強；而軍隊供給之所需，不出二者：其一為凡屬在農產之地，無不能供給者，則不必取用於國，而以糧食用品為主。其他則為本國以外，不能取得；如兵器，彈藥，被服，裝具等，謂之補充用品。』則亦與孫子『取用於國，因糧於敵』之說同。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訓義）賈林曰：『遠輸，則財耗於道路，弊於轉運，百姓日貧。』張預曰：『以七十萬家之力，供餉十萬之師於千里之外，則百姓不得不貧。』

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

（訓義）賈林曰：「師徒所聚，物皆暴貴，人貪非常之利，竭財物以賣之；初雖獲利殊多，終當力疲貨竭。」又曰：「既有非常之欲，故賣者求價無厭；百姓竭力買之，自然家國虛盡也。」王皙曰：「夫遠輸，則人勞費；近市，則物騰貴；是故久師則爲國患也。」張預曰：「近師之民，必貪利而貴貨，其物於遠來輸餉之人，則財不得不竭。」基博按國之所以貧於師者有二：其一「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言遠於軍事區域之後方，以徵集物資，遠輸以供軍，而後方之物資缺乏，故百姓貧。其二「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言近於軍事區域，則大軍雲集，以消費者增多，而「物價騰貴，故百姓財竭，物資缺乏，消費增多，兩者互爲因果，而『力屈財殫』之害，無救矣！

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

（訓義）杜牧曰：「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四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丘，蓋十六井也。丘有戎馬一匹，牛四頭；甸有戎馬四匹，牛十六頭。丘，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王皙曰：「急者，暴於常賦也。」張預曰：「丘役，謂如魯成公作丘甲也；國用

急迫，乃使丘出甸賦，違常制也。運糧，則力屈；輸餉，則財殫；原野之民，家產內虛，度其所費，十無其七也。」

公車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訓義）梅堯臣曰：『百姓以財糧力役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七；公家以牛馬器仗奉軍之費，其資十損乎六；是以竭賦窮兵，百姓弊矣。役急民貧，國家虛矣。』王皙曰：『楯，干也。蔽，可以屏蔽。櫓，大楯也。丘牛，古所謂匹馬丘牛也。大車，牛車也。易曰：『大車以載。』』張預曰：『兵以車馬爲本，故先言車馬疲敝也。蔽，櫓，楯也，今謂之彭排。丘牛，大牛也。大車必革車。始言破車疲馬者，謂攻戰之馳車也。次言丘牛大車者，即輜重之革車也。公家車馬器械，亦十損其六。』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蔥秆一石，當吾二十石。

（訓義）曹操曰：『六斛四斗爲鍾，計千里轉運，二十鍾而致一鍾於軍中也。蔥，豆稭也。秆，禾藁也。石者，一百二十斤也。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一云：蔥，音忌，豆也。七十斤爲一石，當吾二十石，言遠費也。』李筌曰：『遠師轉一鍾之粟，費二十鍾，方可達軍。將之智也，務食於敵以省己之費也。』杜

牧曰：『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起於黃陲，瑯琊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鍾餘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張預曰：『千里饋糧，則費二十鍾石，而得一鍾石到軍所；若越險阻，則猶不啻。故秦征匈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此言能將必因糧於敵也。』

右第二節論因糧於敵，或以紓屈力殫貨之害。蓋博按孫子之所謂『因糧於敵』，今日則謂之『以戰養戰』；如希特勒吞捷克，而因其軍需工業以爲資；佔丹麥，而因其農產品以爲資；降法國，而因其軍械，因其生鐵以爲資；服羅馬尼亞，而因其汽油以爲資；其他物資，亦多因征服國之所有，予取予求。日本亦欲以戰養戰，而攫取我淪陷各地之物資。今日之戰爭，其大欲在經濟之掠奪，物資之侵佔。孫子言『因糧於敵』，今日則無所不因；所因者廣，疑若戰亦可以自養，而不必取用於國。此『以戰養戰』之說也。然希特勒以經濟參謀部之計畫，於一九四一年，每月得自征服國之物資，估值美金四萬萬元，而撥之其時德國每月軍費二十萬萬元，纔五分之一耳；仍無救於屈力殫

貨也；至一九四二年，日人既以奇襲挫英敗美，陷香港新坡加，取荷印，佔緬甸，而逞志於南洋；然日本經濟學者石濱知行著論以謂：『日人雖佔南洋之土地，而無法以取南洋之資源。其一戰事方亟，日本現時僅有之生產力，不能集中以開發資源。其二以敵人之採焦土戰術，生產工具，無不破壞，非技術建設，不能開發！其三新佔之地，人民仇視，而富有敵性，非政治善其措施，則技術無從進行！』以戰養戰，譚何容易！

故殺敵者，怒也。

（訓義）賈林曰：『人而無怒，則不肯殺。』張預曰：『激吾士卒，使上下同怒，則敵可殺。尉繚子曰：『民之所以戰者，氣也；』謂氣怒，則人人自戰。』

取敵之利者，貨也。

（訓義）杜牧曰：『使士見取敵之利者，貨財也；謂得敵之貨財，必以賞之，使人皆有欲，各自爲戰。後漢荊州刺史度尙討桂州賊帥卜陽潘鴻等，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鴻等黨聚猶衆。士卒騷富，莫有鬪志。尙曰：『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皆習於攻守，當須諸郡併力以攻之。』令軍恣聽射獵。兵

士喜悅，大小相與從禽。尙乃密使人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尙曰：「卜陽等財貨，足富數世，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少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願戰。尙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不設備，吏士乘銳，遂破之。此乃是也。」梅堯臣曰：「殺敵，則激吾人以怒；取敵，則利吾人以貨。」

故車戰，得車十乘已上，賞其先得者，

（訓義）杜牧曰：「夫得車十乘已上，蓋衆人用命之所致也，若徧賞之，則力不足；與其所獲之車，公家仍自以財貨賞其唱謀先登者，此所以勸勵士卒。故上文云：『取敵之利者，貨也。』言十乘者，舉其綱目也。」梅堯臣曰：「徧賞則難周，故獎一而勵百也。」張預曰：「車一乘，凡七十五人，以車與敵戰，吾士卒能獲敵車十乘已上者，吾士卒必不下千餘人也；以其人衆，故不能徧賞，但以厚利賞其陷陣先獲者，以勸餘衆。」

而更其旌旗。

（訓義）賈林曰：「令不識也。」張預曰：「變敵之色，令與己同。」

車，雜而乘之。

(訓義)梅堯臣曰：『車許雜乘，旗無因故。』張預曰：『已車與敵車參雜而用之，不可獨任也。』
卒，善而養之。

(訓義)王皙曰：『得敵卒，則養之與吾卒同；善者，謂勿侵辱之也；若厚撫初附，或失人心。』張預曰：『所獲之卒，必以恩心撫養之，俾爲我用。』基博按所獲之卒，養之善，則爲我用；養之不善，亦爲我虞！然或虞其不我用而以隄降，則敵之降者可隄，而敵之未降者不能隄，必以堅其力戰之心而致死於我，終難以得志於天下矣！戰國之世，秦昭王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伐趙，而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大破趙軍於長平；趙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隄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趙人大震！其後秦復發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遂稱病。秦王怒，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曰：『我

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其後何晏論之曰：『白起之降趙卒，詐而阬其四十萬，豈特酷暴之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必死，則張盧奉猶可畏也！况於四十萬披堅執銳哉！天下見降秦之將，頭顱似山，歸秦之衆，骸積似丘；則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何城肯下乎！是爲雖能裁四十萬之命而適足以彊天下之戰；欲以要一朝之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勝而還喪其計！何者？設使趙衆復合，馬服更生，則後日之戰，必非前日之對也；况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邯鄲者，非但憂平原之補祖；患諸侯之救至也；徒諱之而不言耳！可謂善戰而拙勝！長平之事，秦民之十五以上者，皆荷戟而向趙矣；秦王又親自賜民爵於河內。夫以秦強而十五以上者死傷過半；此爲破趙之功小，傷秦之敗大；又何以稱奇哉！若趙之降卒，善而養之者，則秦衆多矣；降者可致也，必不可致者，本自當戰殺，不當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易；然降殺之爲害，禍大於劇戰也！』語見史記集解引。孫子言『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今武安君不善而阬之，所以勝敵而轉弱；可不熟圖而審處之乎！一九四四年一月，美國陸海軍兩部聯合公布，稱：『日軍虐殺在菲律賓賓所俘之美

國將十五千二百人。』全美人士無不震憤以矢必報！古之阨降，今之虐待敵俘，皆無裨於耗敵之力，而適以增敵之怒！敵知降與俘之無裨，則必之死靡他，以致怒於我，人懷必死，我寧有倖乎！

是謂勝敵而益強。

（訓義）杜牧曰：『因敵之資，益己之強。』張預曰：『勝其敵而獲其車與卒，既爲我用，則是增己之強。』

右第三節論勝敵益強，則可免鈍兵挫銳之禍。

故兵貴勝不貴久。

（訓義）梅堯臣曰：『上所言皆貴速也；速，則省財用，息民力也。』張預曰：『久，則師老財竭，易以生變。』基博按戰無常法，兵無定勢，『貴勝不貴久』，固理之自然；能久乃能勝，亦勢有相因。大抵小國而暴強，可以乘人於猝，而憑藉不厚者，貴勝不貴久，久則師老而財竭；如德國、義國、日本，是也。大國而積弛，未虞受人之攻，而倉猝以應者，能久乃能勝，久乃力厚而氣足；如中國、蘇聯、英、美，是也。貴勝不貴久，於是乎有殲滅戰；而希特勒所呼之閃電戰，乃殲滅戰之極詣也。能久乃能勝，於是乎有

消耗戰，而蔣委員長所倡之磁鐵戰，亦消耗戰之大成也。殲滅戰者，在厚蓄其力，乘人之不虞，而用之於最初之一擊，及鋒而試，速決戰速勝。消耗戰者，則厚蓄其力，待敵之既衰，而用之於最後之一擊，相機以動，不決勝不戰。殲滅戰者，電發霆震，開戰之初，亟求敵之主力，以快心於一決。消耗戰者，好整以暇，開戰之初，強而避之，不與決戰，使不得逞志於我，以保我之主力，而徐起以承其弊。兵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此殲滅戰之旨也。揭暄曰：『我處其縮，以盡彼盈；既舒吾盈，還乘彼縮。』此消耗戰之意也。惟勝負之分，必以決戰而決戰之法，祇有攻擊。殲滅戰以進攻為決戰。消耗戰以反攻為決戰。而所以為決戰者有三：曰備戰。曰集團。曰突擊。所謂備戰者，未戰之前，明恥教戰，整軍經武，繕完器械，鼓勵士氣，而精神之振奮，物質之充裕，皆屬焉。所謂集團者，兵力宜集中，不宜分散；集中，則威力大；分散，則力量薄；宜厚蓄其力而集中之，悉力殫銳以用之於決戰之時與地；至於地之非我所欲決戰，則不宜置兵無用之地，而少置之以疑敵人而分其勢，僅足自衛，可爾。所謂突擊者，集我之兵，攻敵之瑕，彼竭我盈，而予以不可禦之突擊，以殲滅敵軍，而潰其武力也。特消耗戰之反攻，用之於最後之一剎那；然以消耗戰始者，仍不得不以殲滅戰終，而收功於攻擊；反守為

攻，乃能戰敗爲勝；無攻擊，則無決勝，固與殲滅戰殊途而同歸也！考之歐洲戰史，普魯士菲烈德立大王用消耗戰；而法帝拿破崙，則以殲滅戰。蓋菲烈德立大王之戰，以橫隊而用傭兵；橫隊，則兵勢散而不能集中以突擊；傭兵，則兵力耗而不易徵募以繼戰；主力必求保持，攻擊以伺時機；此所以爲消耗戰也。至拿破崙，則變橫隊爲縱隊以利突擊；而其兵制，又爲志願兵與徵兵，徵募既易，補充不難，而又同仇敵愾，有愛國之熱情，有決戰之勇氣，可以一鼓作氣，而爲殲滅戰也。然普魯士菲烈德立大王之消耗戰，所謂『君以此始，而不必以此終』；包圍殲滅之戰術，由菲烈德立大王開其先河；而繼繼繩繩以有老毛奇將軍，導揚神武；而迄史梯芬元帥蒐集古今之殲滅戰例，著爲一書以申做所部；而手定德軍速戰速決之作戰計畫，卽所謂史梯芬計畫以成典型，而集其大成者也。一九一四年，大戰開始，小毛奇傳授史梯芬之心法，迂迴包圍以入法之北疆，而用殲滅戰；一擊不中，而法大將霞飛，福煦，乃用消耗戰以承其弊而制全勝。然而此一役也，德人創鉅痛深，不以殲滅戰之不可用，而用之不得其道也；於是焦心苦思，以求貫徹『兵貴勝不貴久』之旨；塞克特將軍主其計，白魯希茲將軍措諸事，二人者，皆受學於魯登道夫者也；一本史梯芬之傳授心法，極深研

幾，而採義大利杜黑將軍制空權之論，以建設空軍；採英國飛勒將軍坦克車集團軍用之論，以創新機械化部隊；而賡之以蘇聯所倡降落傘部隊之運用，乘間抵巇，以配合陸軍之步騎炮兵，相與膠力，然後可以爲突擊者，加猛加速，敵人不知所措手。此閃電戰之術，所以盛倡於德國；而所以爲閃電戰之具，則非創自德人，所以試閃電戰之用，亦非始於德人也！閃電戰之具曰飛機。曰坦克車。曰降落傘。曰坦克車之用於作戰，起自英人，而坦克車之製造，英法兩國，早久開始；惟用之於戰，則英法兩國兵家之議論，微有不同。法人以爲坦克車者，不過一種隨從之武器，可以輔步兵推進，而制壓敵人之機關槍火力耳！非協步兵以俱進，不可也！英人則不然！謂「坦克車，可以利用所有之速度與火力，縱橫馳突，不必偕步兵以協進。苟用坦克車羣，而作集體之進攻，無堅不摧，理有可信，敵陣雖堅，亦復何用！」而首倡其說者，飛勒將軍也！乃以一九一八年八月八日，用飛勒將軍之說，而試之於西戰場之佩綸。德軍瞠目不知所爲，大潰不止，而陣地喪失。魯登道夫將軍亦爲太息曰：「自開戰以來，未有如此之黯澹喪氣也！」士氣大挫，一蹶不振！於是飛勒將軍欣喜欲狂，益信坦克車者，不僅以輔步兵作戰，抑亦可以獨力作戰者也！大戰既終，而飛勒將軍，孜孜矻矻，夙夜弗懈，

以研求坦克車，裝甲車及其他自動車輛協同猛進之法。二十年來，其思想之傳播，而爲塞克特將軍之所採用者不少焉！此閃電戰之具一也。願飛勒將軍欲以坦克車圍集團之作戰；而義大利杜黑將軍，則倡以飛機爲集團之作戰，於一九二一年，刊行一書，曰制空權，其大旨謂：『今後戰爭，如有一國焉，於開戰之初，能以大隊之飛機，乘敵軍之未及集中，而深入敵境，握制空權，集團轟炸，以潰其軍，耗其資者，必無不勝！』墨索里尼採其議，而德國空軍統帥戈林將軍，則尤杜黑之信徒云！此閃電戰之具二也。然空軍可以制空，而不能掠地；可橫空以轟炸敵後，而無法落地以扼吭拊背；於是蘇聯訓練降落傘部隊，設計以飛機運載步兵及小炮坦克；飛將軍可以從天而下，批吭擣虛！此閃電戰之具三也。有其具矣，墨索里尼初試新鏑，以一九三五年十月，襲阿比西尼亞；此閃電戰之破題兒第一次試用也！特閃電戰之名未定耳！方其開戰之初，列國兵家懲前毖後，而推測勝負以斷言者有三：一曰：『壕溝制度，不論發展如何；而強大之炮兵與步兵以聯合之襲擊戰術，未嘗無效；徵之上次大戰而可知也。』二曰：『如用大隊之坦克車，集中以猛攻敵陣之一點，必可摧堅以制勝！』三曰：『制勝之要素爲時間。縱實行徵兵之國，一旦開戰，動員之時間，必以十天；而集中

之時間，尚在外。當今之世，未有國焉，太平無事之日，而動員集中一國之軍隊，以時時戒備於不虞者也！徒以一國之財力有限；未有和戰未定之際，而遽動員以圖集中者也！方敵國欲動員以圖集中之時間，則是予我以襲擊之機；而襲擊之不可缺者，厥爲汽油機械之武器，卽飛機與坦克車是也。『墨索里尼有其武器以襲擊矣，而乘軍備落後之阿比西尼亞，以攻其不備；固不足以當一擊也！』然兵家因以知飛勒將軍坦克車獨立作戰，杜黑將軍制空權之論，有未盡善，而待斟酌者四焉：（一）大炮射程以外之敵軍後方，如以飛機空襲，而予以猛烈之轟炸；雖不能決勝，可以耗敵之物資，挫敵之士氣。（二）陸軍必以飛機佐戰，乃可制勝。（三）坦克車如獨力作戰，而不得步兵護持以銳進，必爲敵之步兵所圍殲。（四）坦克車如參加步騎炮空等軍以協同作戰，斯無不勝之戰。此阿比西尼亞一役之所啓示也。於是白魯希茲將軍究極利病，而不爲拘虛，斟酌損益，以得結論者有三：其（一）空軍之大用，可以炸襲敵後之軍需工業，與交通要道，而斷其接濟，阻其運輸；然不能決勝，可以耗毀敵力，而無法佔領敵土；可以暫時制空，而無法永久佔空；如無陸軍以相協力，雖猛烈之空襲，亦無成功；不如協同陸軍以作戰之威力爲大；而追擊尤猛烈！其（二）陸軍

之坦克車隊，如以獨立進攻，鮮不爲敵之步兵包圍而俘獲，此危道也！如協同步騎炮兵及空軍以進攻，則威力之發揮極大，而進攻敵之堅壘要塞，尤非飛機及炮兵之僂力，不能相與以有功也！其（三）敵人之飛機，坦克車及炮兵，不如我之猛而多；我進攻而敵敗退，機械化部隊，如與空軍協力，而急起直追，不予敵軍以喘息之機，務殲滅之爲快；斯可以一戰而定，以貫徹『兵貴勝不貴久』之旨矣！願猶末以自信，益遣諸將，赴西班牙，指導佛朗哥將軍內戰，助以空軍與機械化部隊，而爲實地之演習；乃知用重轟炸機以轟炸敵之防禦陣地，而以佛朗哥將軍之證明，不如用炮兵集中射擊之收效大；而用輕轟炸機以輕磅炸彈，與機關槍射擊以嚮敵陣作俯衝攻擊，則成功出於意外！當坦克車衝鋒時，如不得炮兵與空軍以掩護，則人員車輛之犧牲不可計！佛朗哥將軍之步兵，每於臨陣之際，以火焚其協同作戰之坦克車；蓋戰之方酣，而汽油不繼，無法以動；不焚，則爲敵之戰利品矣！益以證空軍與機械化部隊，不能以代步兵炮兵之用；而惟與步兵炮兵相輔以進，乃可摧堅破銳以制勝爾！墨索里尼亦以阿比西尼亞一役之有成功，而再以再試於阿爾巴尼亞；戰事將起，海陸空軍，傾國以赴，予之猛襲；阿國之軍未及動員；而已控制其要害焉！此閃電戰之第一

次試用以有成功也！然而閃電戰之名猶未立；祇稱曰『時間之奇襲』而已！於是白魯希茲將軍，相觀而善，變通以盡利，申傲於國，而務以爲不言而戰，乘人之不虞，厚蓄其勢於開戰之初，悉力殲銳，予敵以當頭之猛擊；而不零星增援，與敵爲動員競賽於開戰以後。其爲戰也，施之有序。大抵先集中所有之空軍，以殲滅敵之空軍及其根據地，而握制空權。其次則以大隊之轟炸機，遙起雲集，而轟炸敵之兵營，彈藥庫及軍需工業，以損耗敵人作戰之資力；轟炸敵國之汽車路，鐵路，橋梁，車站，及其運輸車輛，阻絕交通，不予敵人以行軍之利，於是敵人不得動員集中以增援前方。又其次以空軍指導炮兵，集中火力，以猛烈轟炸敵要塞陣地之堡壘，壕塹，及一切防禦工程，務盡摧毀之，以毋爲我障。又其次以飛機運輸降落傘部隊，降落敵後；據其要害，以阻其前線之增援；襲其司令部，以摧其中權之指揮，使之前後不能相顧，左右失其連繫。又其次以坦克車隊，在空軍掩護之下，衝入敵陣，而繼之以裝甲車隊，摩托腳踏車隊組合之輕機械化部隊，如潮之湧，汨汨而來，以猛烈之突擊，而薄敵軍以全線之崩潰。又其次以卡車運輸大隊之步兵與炮兵，佔守敵人要塞；而以大隊中型坦克車及機械步炮工兵組合之重機械化部隊，與空軍協力以猛迅追擊，毋予敵以蒐乘

補卒，捲土重來之機。於是兵之「貴勝不貴久」，乃在機械工業發達之德國，實事求是，代有生動力以無生動力，而以猛銳無前之勢，縱橫馳突於一九三九年以後之歐洲大陸；一戰而滅波蘭，再戰而殲英法聯軍，其間下丹挪，徇荷比，不出兩月，所嘗者破，近古以來，未嘗有也！於是英法之人，震驚相告，曰：「何其神也！此閃電矣！」而希特勒亦掠人之美，以爲大言誇耀，喻如閃電之目不及瞬，疾雷之耳不及掩，言其猛而加疾，亦以疾而加猛也！然而閃電戰，德行之而有功；而他國效之，未必有成功。同一德也，用之於波蘭，於丹挪，於荷比，於法，乃至南斯拉夫，希臘，無不有功；而用之於蘇聯，亦無成功。此其故何也？蓋閃電戰，亦必知彼知己，而後可以推行盡利，左宜右有；非能戰必勝，攻必取也，而所以行閃電戰而有功者，有二端焉：一曰在我者有其能。二曰在敵者有其可。何謂在我者有其能？國家以工業立國，而機械工業日以精進；然後銅鐵器材及發動機，摩托，於太平無事之日，製造日多；而可資以建設大隊之空軍及機械化部隊。至於交通與農業，亦必機械化，然後人民日習於摩托；一旦有事，可以徵役而爲摩托之士兵。一也。戰之所以爲閃電，在空軍與機械化部隊之猛速運用；而空軍與機械化部隊，無汽油，則不能運用；尤必一國汽油之生產，足以自給。二也。國家

之政治爲極權；而社會之組織，敵渙散而我嚴整，令出惟行，可以猛速行動而制機先。三也。外交之運用，間諜之宣傳，可以搖惑視聽，擾亂人心，而莫知我之所欲攻；然後乘人之不虞。四也。四者具，而後在我者有其能也。何謂在敵者有其可？交戰之國，壤土相接，而汽車之路，六通四關，平原大野，而後機械化部隊，可以縱橫馳突；空中陸戰隊，便於降落集中。一也。敵之人民財產，物資，工業，皆集中於都市，而不能以疏散；可以一舉而摧毀之，不能自振以無力再戰。二也。敵之國小而力薄，可以摧之於一擊。三也。三者具，而後在敵者有其可也。豈有無施不可之閃電戰哉！惟德爲能閃電戰，以其工業發達，政制極權，而外交之運用靈活，間諜之發縱神秘也。然而汽油之生產，每年不過六十萬噸，而空軍及機械化部隊之猛速運用，久必不繼。惟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及法國，乃至南斯拉夫、希臘，可以用德之閃電戰而有功；以其與德接壤，交通便利，空軍及機械化部隊，運用自如；而波蘭、丹麥、挪威、荷蘭、比利時，乃至南斯拉夫、希臘，小國不足當一擊；法國之人心渙散，而爲民主政體，不如德之社會嚴整，而統以極權也。然中國、蘇聯，不能以閃電戰勝；而日本，則雖欲爲閃電戰而不能！何者？蓋日本之機械工業不發達，不能自造飛機與坦克；又汽油百分之九十，不得不資之

國外輸入；則所以爲閃電戰者無其具。而日本之爲君主立憲國，議會雖不必有力，而亦有權能，足以掣軍閥之肘；軍閥干政而未能柄政，意見亦極紛歧，而莫適爲政；不如德之爲極權國，則所以運用閃電者無其體。故曰：『日本雖欲爲閃電戰而不能』也。至於中國，地大物博，人民財產，尙未集中都市；而山嶺川澤，地形叢複，交通不便；閃電戰縱橫馳突以掠我邊，而不能長驅直入，潰我腹心，及其再衰三竭，而我進退綽有餘裕，徐起以承其敵。此日本之所以頓兵挫銳，而心所謂危者也！蘇聯則又大國而極權，社會有嚴整之組織，略同德國，而不如法之渙散；廣土衆民，而加之以高山疊嶺，間以川澤，機械化部隊之猛速運用，有其限度，則又同於中國；而機械工業之發達，飛機坦克之能自造，以有大隊之空軍與機械化部隊，皆中國所不如，而力足以與希特勒之德國相周旋，德國閃電，蘇聯亦電閃，此僵彼仆，未知鹿死誰手？願希特勒欲施故技以摧之一擊，亦多見其不自量已！夫侵略者，貴於速戰速決，以宜殲滅戰；而被侵者，則宜穩紮穩打，以用消耗戰。日本、德國，不能速決，已無勝算；而中國、蘇聯，苟能持久，卽已不敗。蓋爲殲滅戰者，張脈債興而力先耗竭；而用消耗戰者，故事蓄縮而力留剩餘；彼竭我盈，而勝負可知也。然惟大國之如中國、蘇聯者，可以用消耗戰，而持

久於不弊；而小國則不能！蓋欲消耗敵，亦必自消耗；小國寡民，敵未耗而我先消。惟廣土衆民，憑藉既厚，強而避之，則退有餘地；再接再厲，則兵有餘衆；待敵勢之已衰，而我力之未盡，然後以我之盈乘彼之竭，此所以勝也！夫殲滅戰之衍變爲閃電戰，在加速，加猛；予敵以不可抗之攻擊。而消耗戰之衍變爲磁鐵戰，尤貴忍，貴緩；予敵以不可耐之遲延。非敵勢之已衰，不爲反攻；而未反攻之前，我則故控其力。敵人長驅以來，大兵緩退以持其前，而散兵狙敵以伺於後，化整爲零，側擊橫襲，亟肆以疲之，多方以誤之，且戰且退，亦愈退愈戰，與敵相戰而不與會戰，予敵以勝而不予以決勝；敵欲進則散兵後掣，欲退則大兵反追，決戰不得，而又欲罷不能；如鐵之爲磁所吸，進退失據，此磁鐵戰之所由稱也。然則閃電亦成虛語，而速戰速決，豈能盡如人意！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之將侵捷克也，其軍部參謀部，固嘗懷疑速戰速決之未易，而以鄭重相告矣！使速戰速決之計不遂，然希特勒亦預有以善其後乎？曰：『有用戰求其速決；經濟爲其持久；兩者相反，而以相成。』蓋用兵之道，在以最限度之犧牲與消耗，而得最大之勝利；莫如制人機先以破壞敵之勝利，而後成我之勝利；其最高之效率，厥惟速決！如戰而不能速決，曠日持久，而巧經濟之原則，消耗日多，必有『屈力殫

貨」之患；此用戰之所以求速決也。然經濟不預爲持久；萬一速戰而不能速決，則軍未敗而財先匱，必爲敵人所乘，而無以善其後！一七五六年，普魯士菲烈德立大王與奧戰，連兵七年。奧聯俄法，而普勢孤；大王以小敵大，以寡戰衆，而操勝算者，則以開戰之初，經濟爲其持久也。大王以普之國小而民寡也，人口祇二百五十萬，而養兵八萬；願大王不欲普之人，舍生產以事於戰；八萬之兵，備自外國；而開倉濟民，獎勵生產；人皆知奮，力耕勤穫，雖七年苦戰，而民不飢；此所以勝也。一九一四年，歐洲第一次大戰開戰之初，威廉二世，以德國精銳久練之陸軍，而用老毛奇之速決戰略，鍾以史梯芬之計畫縝密，何難一戰而定！孰知速戰而不能速決，及曠日之既久，所失敗者，不在軍事而在經濟；後方經濟，不能支持，民不聊生，而士亦投戈，前方以潰；則以過信速戰之能速決，而經濟未爲持久之圖也！希特勒其知之矣；所以戰略雖求速決，而經濟預圖持久；設經濟參謀部，以懲前敗；而厲行菲烈德立促生產以利戰爭之策；所異者，不備兵於外國以事戰爭；而僱工於外國以督生產。外國之土地已被德所佔領而尙未兼併者，有人口一萬四千八百萬；其中荷蘭，比利時與法，久擅工業，尤多熟練之機械技工。此外尙有二千四百餘萬人，在德之勢力範圍之內，而受其控制；其

中亦有自由國家，如瑞典、瑞士；亦有國家潰敗而土地尙未佔領者，如法之未淪陷區，莫不擁有近代之工業設備。一九四一年，歐洲淪陷區，有三百五十萬人，爲德人所雇以作工；其中一百五十萬人，爲戰時俘虜；二百萬人，爲淪陷區政府所遣致。而波蘭軍火工人之爲德雇者，予以雙薪。假使勞工之不給而爲數量，則以德所俘虜之衆，何難取之左右逢其源耶！或者慮俘虜之怠工罷工，苟管理之嚴，而證之上次大戰，可以明其無慮！所困難者，不在俘虜之怠工罷工，而在其技術太差，不諳近代工業之生產方法；抑以不習德語而談話隔閡，訓練亦難！所以雇用俘虜，實不得已而非德人之所欲；觀於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一日，賴伐爾與德人秘密協定，載德人願釋放五萬法國俘虜，以交換一萬五千法國技術工人而服務於德之工廠，可以知其故已！德之勞工部長蘇克爾及其前任曼斯菲德博士無不知工作須出自願，強徵或以債事。自願工人，無論外籍或本國，其效能比之工人徵調或強迫而來者爲佳也！所以德之外籍自願工人，備受優待，工資高，膳食高，而可匯款以濟家用；尙有其他種種優待辦法，以鼓勵外籍工人之投効；而在其佔領國內，則拒絕供給工人糧食券，拒絕發給工作證，強迫當地工廠主開除工人，不供給工廠原料以促工廠之倒閉；工人無工

可作，無食可謀，不得不散而之四方；而德人勞來以優待，或推之，或挽之，而德之外籍自願工人，予取予求，至一九四一年九月，而達二百萬人矣；其中二萬九千丹麥人，九萬三千荷蘭人，十二萬二千比利時人，十四萬九千法人，二十二萬波希米亞，斯洛伐克與麻拉菲亞人，二十七萬二千義大利人，三萬五千匈牙利人，十萬九千巨哥斯拉夫人，而來自荷蘭，法之北部，義大利及捷克斯洛伐克之機械工人與鑛冶工人，技術甚佳！此外尚有俘虜一百五十萬人以彌縫其缺。假使曼斯菲德徵調百餘萬蘇俄工人及增雇其他各國工人之計畫而有成功，則德之外籍工人，可增至五百五十萬而或過之；則德國工人二千五百萬之中，百分之二十二爲外國人。然而勞工問題之嚴重不解，所以然者，與其謂德缺不熟練半熟練之工人，不如謂德國今日工鑛業之高級技術人員及其他各部門管理之專門人才需要益大！蓋德國國內人力之蓄備已竭，而不得不多雇國外之技工；苟非有相當之專門人才，而爲有效之管理，則工作之效率與生產量必減！然則如之何？曰：其他利用外國勞力之有效方法，則爲德人與國外工廠訂約以代製造軍事物質，使原料之供應無缺，而廠址隱藏以不受空襲，因利乘便，而廠屋，給養，工人之管理及軍需之供應，咸得以解決焉！此其有

事於工業生產者也。一九四二年春，德國二百一十三萬農民之中，有一百二十萬爲外國人；而一廣大之農場，場長及其家庭，祇雇一德人以爲助手，而督七八外籍工人以事耕植。此國內勞農之不得不用外國人也。然而因利乘便之有效方法，亦如工業，莫如利用佔領國之土地，使之農業德國化；而撫定佔領國之勞農以事耕作，促進其生產。希特勒滅國者十四，奄有歐陸；而經濟參謀部之設計，採德國工業及農業之計畫，而施之於淪陷諸國，以促進其農業現代化；撫定農民，以安耕作。巴爾幹農民，以其穀物烟草及大豆，全部出賣，而按期予以貸款。荷蘭之植菓蔬者，慶其豐稔，而祝以來歲。波蘭之栽甜菜者，以德人之取求，而廣其面積至一倍；馬鈴薯之收成，增加百分之十六；以至二十；而油田之面積，亦被擴充。此其有事於農業生產者也。皆淪陷區人民也。蓋淪陷區人民力穡勤工以事生產，而供德人之戰；猶之七國之秦，以秦人戰，而誘三晉之民以耕矣！至德國軍費之勻攤於征服諸國者，大抵歐洲受德國保護或佔領之國，歲繳德軍之防費，佔其全部支出百分之二十；而波蘭與挪威，至三分之一。挪威每年每人繳德軍防費三百七十五馬克爲最多。波蘭每人三百馬克。丹麥人一百二十馬克。比利時人二百馬克。荷蘭人九十馬克爲最少矣！法則每月繳

德國軍費四萬萬法郎；其中一萬二千萬法郎，爲德軍維持之費；而其餘則爲企業維持費，以收買法國之股票。蓋德國人民之軍費負擔，漸以不支，而轉嫁於諸國也。昔商鞅教秦耕戰並重；而希特勒，則經濟設計之持久，與戰略之速決，雙管齊下，而圖有以善其後；所以虞殲滅戰之窮也。然德之陸軍，由殲滅戰而演變爲閃電戰，以加猛加速；而德之海軍，則不得不紆徐爲妍，以用消耗戰。蓋消耗戰者，弱之所以制強。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洲大戰開始，德人自知海軍之不足以抗英也，於是主力艦蟄伏北海軍港及基羅大運河內，而避不與英交綏；惟用小型艦之魚雷，潛水艇等以爲遊擊，巡弋英吉利海峽及愛爾蘭海附近；截掠商船，封鎖英倫，斷其給養；而遇英之主力艦，則狙擊而沈之，斬於漸消漸耗，而英之主力艦日減，及我之力足以相勝，然後一舉而殲之。特以英之海軍，遠過於德，而德未獲逞其志；然英之商船，損失一千一百萬噸，英倫三島，瀕於飢餓；則德海軍之消耗戰，有以致之也！於時德潛艇祇有一百四十艘，而協約國之船隻被擊沉者有二千艘！魯登道夫在其大戰回憶錄中言：『海軍大臣，爲帝國總理之友，而建議無限制潛艇戰之策，預計半年之內，必可制勝；而船舶之損失，海上貿易之阻害，已斷英國之命脈，而使之不能繼續作戰。』故以潛艇

戰而論，不得不謂德人之成功！迨於希特勒得政，德之海軍，創制袖珍主力艦，以游擊英商船，廣造大中小各型潛艇，以狙沈英軍艦，欲以消耗英之海軍，而處心積慮，尤注意於潛艇閃擊戰！蓋潛艇閃擊戰者，爲海軍以弱制強之惟一戰法，德國海軍，纔當英百分之三十五，而以大戰，寡不敵衆，勢必無幸！惟有以潛艇爲游擊，吾寧鬪智，不能鬪力，出沒無常，潛行海底，乘間抵巇，予以突擊，聲東擊西，莫可測識；英之海軍，罷於奔命，時有狙沈，而以大困！然開戰之初，德人祇有潛艇六十五艘，特以製造之積極，每月可得新潛艇十五艘，乃至三十艘，而倍於每月作戰之所損失；至一九四三年春，而德有潛艇五百艘以上，以視上次大戰之潛艇，乃爲三倍半；而荷蘭，比利時及法國之地，咸爲德所佔領，潛艇活動之範圍，亦廣！上次大戰之時，德人潛艇根據地，僅限於德比兩國海岸；而欲出海襲擊，非繞道蘇格蘭北岸，而涉險以經英之封鎖線不可；此危道也！而今何如？北起挪威之拿維克，南迄法國海岸之巴央納，延亘之大西洋東岸，無不在德人控制之下；而挪威之德倫約英以及法之布勒斯特與羅利翁，皆潛艇活動之優良港灣也！方英美盟軍未在西北非登陸以前，而達喀爾與卡薩布朗卡都，亦爲德潛艇在南大西洋活動之根據地。從前威廉二世之潛艇隊，出海襲擊，需

時四五日；而今希特勒之潛艇隊，則僅一日或一日半，可以駛入大西洋；潛艇之活動既廣，而潛艇之製造亦改進，迥非威廉二世所用可比！第一結構之強固。今日德國潛艇，可以悠閑自在，在六七百呎之水深下潛行；抑亦能在海底停泊以節省燃料；於是驅逐艦之深水爆炸彈，可以無虞！深水爆炸彈，誠爲潛艇之大敵；然可以在水深三十六呎至三百呎深度爆發，而不能達三百呎以下！第二航速之突進。每小時能行海面二十哩至二十四哩；盟國非改裝驅逐之引擎，不能追蹤！第三武器之威猛。潛艇之主要武器，依舊魚雷；然以視昔日，發射準確，而射程益遠，爆力益大！英相丘吉爾以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與美總統羅斯福會於西非卡薩布朗卡都，商討作戰計畫；而回國以後，向下院報告，中謂：『潛艇戰之足以制我死命，無待深論；英美政府之作戰計畫，莫急於戰勝潛艇！惟潛艇爲足以稽遲吾人之行動，而妨害吾人以全力作戰！然吾人之反潛艇戰已有進展，而潛艇之偵察力亦漸減！開戰之第一年，每潛艇一艘，沈我船十九艘；第二年，減爲十二艘；第三年，則七艘半；我沈沒之船艘愈減，則我英美兩國之作戰努力當必大增！惟希特勒必加緊潛艇戰以阻害美國大量之供應品運抵所指定之目的地，而消耗吾作戰之努力以不得開關第二戰場。』於

是海軍之消耗戰，不妨與陸軍之閃電戰，雙管齊下；亦實以海軍之不足以與英度長挈短，自知之明，不得不出此也。是故德之建艦政策及其艦隊設計，與英美大海軍國不同。英美艦隊之設計，在千裡遠鬪以渡洋作戰，而有巨量之排水，有遠伸之航力，有堅厚之護甲。德之艦隊設計，則以襲擊爲主旨；其主力艦之特點，在速力大，火力猛，則以便於襲擊之故；而輔以重潛艇之製造，欲以潛艇戰術，擾敵之航運，截敵之物資，而以封鎖制勝焉！義之建艦政策，媿於德；而日則以攻爲守，折衷二者之間；其造艦也，速力之大，火力之猛，同於德；而巨量之排水，遠伸之航力，則比肩歐美。德之造艦，以小型爲主，而日則大小兼營，不以小型艦之匠心，而忽略大型之主力艦！然主力艦之造，費用不貲；雖以海軍大國之美，亦重難用之，而不欲孤注一擲。一九四〇年，美海軍少將施德霖嘗論：『美如與日戰，將留駐主力艦隊於日本海軍力所不能及之夏威夷羣島；而用潛艇驅逐艦及輕巡洋艦以游弋海洋，封鎖日本艦隊之運輸與交通；而戰鬪艦則避不交綏。』日本伊藤正德亦言：美如以海軍與日相角太平洋，必不以主力艦隊，而出二策：一曰分散分擊戰；所謂分散分擊戰者，蓋不以主力爲決戰，而以分隊爲游擊，分散敵之兵力以不得集中，相機狙襲而逐一蠶滅之；所蠶滅者，

不必敵主力之一部也；苟敵之軍艦，狙襲而日以少；卽我之海軍，相形而日以強。白奈特提以此而創制空軍巡洋艦。空軍巡洋艦者，有六寸口徑炮八門，有飛機二十四架，而後有甲板，以爲機之起飛與降落，迴翔綽有餘地；蓋以巡洋艦而兼有航空母艦之用者也；有八千噸至一萬噸之排水量，速度力三十五節，續航力一萬二千哩，航程遠而駛進速，可以偵察，可以狙襲，亦可以遠航而單獨作戰，美人稱之曰攻勢母艦羣；而以其敏於應戰，亦可稱之爲海上閃電部隊。蓋爲分散分擊戰之理想艦型，而知美國海戰之必出乎此也。其次爲封鎖戰。美人嘗坦白而言曰：『以美國一國，可以擊敗日本；然而日本一國，則不能封鎖美國。』前說固失之誇；而後說則余日人不能不承！何者？太平大西兩洋，浩渺無際，而美人夾兩大洋以立國，縱以英日兩國之連合艦隊，亦不能全面封鎖；縱能封鎖，而以美之地大物博，閉關可以自給，則封鎖亦有何用！况以日本一國之海軍爲封鎖，則大西洋門戶大開，運輸自如；而東南太平洋，力亦有所未逮；此日本一國所以不能封鎖美國也。然而美國之封鎖日本，則異是矣！日本之所以不如美國者，壤土狹而資源薄，所產者寡，不能自給也。美如封鎖日本，則可以大隊之潛艇，航行一萬八千哩，狙劫運輸，斷絕給養；而麻六甲海峽，中國海，對馬

海峽，皆爲封鎖之海面矣。」曰分散分擊，曰封鎖，亦德之海軍所以制英之戰略，而欲收功於消耗者也。而究其所以匠心經營，而善消耗戰之用者有三，而主力艦不與焉！其一曰空軍巡洋艦。其一曰潛艇。而更益之以蚊式魚雷艇。蚊式魚雷艇之視主力艦，雖若渺小不足道，然能以小制大而出奇制勝！以其有遠伸之航力，追風破浪，在我可用以遠征，以其爲神速之駛行，左縈右拂，在敵不易於描準！而尤以其艦身小，吃水淺，可以潛入敵人之海口，而不爲覺察，不虞攔淺！縱或爲敵人所覺察焉，則以其引擎之強有力，艦身之渺小，駛行固速，擺動尤大；不論空中之掃射，陸上之射擊，描準皆難，命中不易！人莫之毒而能毒人，裝有重魚雷，以制大型艦之死命而無堅不摧；特以蚊形爲標識，喻其小也！然則日人，不以小型艦之匠心而忽略大型之主力艦；美人亦豈以主力艦之偉大，而漠視小型艦之運用；此美之所以備戰也！然而日本海軍則何如？日本海軍之不敵美，猶之德之海軍之不足以與英度長挈短也；於是廣製驅逐艦，小型航空母艦，大型潛水艇，以爲游擊狙襲之用。蓋日本海軍欲以稱雄於太平洋者，不在主力艦，在小型艦；先是元世祖之征日本也，常造大艦，出雄師，以佔對馬羣島，而在九州登陸；方其交綏於海上，元艦大而日艦小，小固不可以敵大，屢以挫

敗！然元以艦大而運掉清遲；而日以艦小而駛轉輕疾，久之所以乘間抵讎而出奇制勝！此爲日人小型艦之原始認識，而應用之於新海軍建設者有二：一爲驅逐艦之多與其炮力之強。一爲潛水艇之多與其艇型之大。方太平洋未開戰以前，日本最傑出之艦型，無過於驅逐艦！日本擁有百數十艘之驅逐艦與二十餘艘之大魚雷艇，雖在魚雷管方面，不及美國，而速力亦少遜；然火力則遠優於美國；蓋日本之驅逐艦，裝有多數之炮位，火力務求迅速，而利用直接統制以使一切炮火同時開放也。日本海戰體系，在艦隊動作之前，及其後，尤致力於強烈之魚雷攻襲；日俄之役，嘗以致勝；殆不欲以主力艦作孤注之擲，而圖以小制大，先消耗敵之主力艦爾！然以魚雷制人，則亦防人之以魚雷制我；所以造艦不重裝甲而重速度，然必力圖艦艘之堅，足以耐魚雷之射襲而無虞也！日本海軍以側嚮潛艇政策著。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四日，其退休海軍中將和渡聲稱：『日本海軍，不論時代及人事變遷如何，必堅持潛艇政策而不忘！且以華盛頓海約之規定，日本之製造主力艦受限制；何可不以潛艇之優勢，補其不足！』太平洋戰爭之未發生，已擁有潛艇七十餘艘；其中二千噸者有二十艘，裝有五·五吋之炮五門，而航距在一萬六千英里以上，能橫渡太平洋以

進援美領海。猶以爲未足，而有超級運貨潛艇之設計，其數爲二十八艘；而海面航速每小時二十四哩，水底航速十哩，載有可以拆卸之飛機兩架，六吋炮四門；能裝大量之貨物以運輸。傳者言嘗有一艘試航於德，而越過英美之封鎖線，運載德國之飛機及造船專家三百人以返三島。又設計一萬五千噸之劫掠巡洋艦二艘，其速度超過德國袖珍艦之德意志號，而裝有十二吋之大炮與二十餘飛機。方其經營之始，美國海軍專家莫測何用，以爲糜費鉅而效能小，疑爲不可信。不知今日之海戰，與昔日不同。第一次歐戰之時，有白晝之海戰；而英倫海軍家，無不以夜戰爲冒險。而出於不得已，且射擊之效力不佳！今則以空軍之發展，而艦隊不能爲晝戰。蓋晝戰，則無不有空軍以進行長距離之空中襲擊，而爲艦隊之前茅；艦隊，則以避免敵艦俯衝轟炸機及魚雷之襲擊，而不敢駛近敵艦。以在我射程之內，惟有伺夜以乘敵不虞，乃能駛近敵艦以發炮射擊。所以今日之爭海權，不復如往古之以大艦隊控制海面爲戰爭；而聲東擊西，化整爲零，不會戰而狙襲，以小勝爲大勝。德如此，日美亦將如此！日本之創制劫掠巡洋艦，猶美之創制空軍巡洋艦，皆原於德之袖珍主力艦而加改良，可以偵察，可以狙襲，亦可以遠征而單獨作戰，以巡洋艦而兼資航空母艦之

用者也。德義兩國，領海淺狹，而用如此之劫掠巡洋艦，易被搜捕！惟日本在水天相接之太平洋，可以縱橫四出，用此一萬五千噸之劫掠巡洋艦而無虞爾！日本雖不能封鎖美國，而海戰準備之爲分隊狙擊，以斬收功於消耗，而不爲殲滅戰；一也。蘇聯，大陸之國，出海無口，而海軍無用武之地，則亦側重潛艇戰以夾輔陸軍。一九〇四年，日俄之役，帝俄之海軍殲焉；而潛艇則出沒對馬海峽，以狙沈日本之運輸艦，而消耗其人力物力以不得集中用於遼東戰場；蓋對馬海峽之海水極深，潛行不易發見，而水溫亦和，可以不設暖房，尤便於潛艇之寒季也。上次歐洲大戰，希俄潛艇之狼號，尤予德國海上運輸以慘烈之沈沒。及希特勒肆志於蘇，紅色潛艇，屢襲德沿海港口；一九四一年冬季，嘗潛航凍結之芬蘭灣冰面下，以至芬蘭灣海岸，狙沈德艦，而潛航以歸焉！德之攻蘇以陸軍，而軍需供應，亦資海運，循挪威海濱以抵芬蘭北端之貝柴摩港口而登陸。惟紅色潛艇之狙擊有成功，而德人大量用以進攻蘇聯之坦克車，大炮及軍火燃料，無不沈沒海底矣！蘇聯以潛艇狙襲海運，而消耗德之軍資，以不得供應大陸戰場；猶之德人以潛艇狙襲海運，而消耗英美之軍資，以不得開闢歐陸第二戰場。然則潛艇者，匪惟可以消耗敵人海軍艦隊之主力；抑亦可以消耗敵人

陸軍供應之物資；此潛艇戰之又一作用也。自德人新主力艦俾斯麥號之沈沒也，美記者阿本德著論以謂：『近代空軍發展，大軍艦如無空軍之保護，卽無以自存。若駛入敵人陸上空軍根據地之活動範圍以內，尤無不爲所摧毀。歷史上大規模之艦隊作戰，將不可再見；而易以零星片段之戰鬪。惟潛水艇能潛入深海，以避空軍之攻擊，而成游擊奇襲之功。』蓋潛水艇之所以有利於海戰之奇襲者，第（一）可以隱而不見。英國海軍大學教官克雷上校稱：『攻潛水艇之法，研討之成功極微！而最有效者，爲施放水中之爆雷；然潛水艇非發射魚雷以襲我艦；我則無法以察識其所，而予以反擊也！』美國美捷爾將軍亦謂：『潛水艇雖在水上，亦非飛機所能偵伺而得！蓋在今日所有之水陸戰具，未有如潛水艇之不能以飛機發現者也。若深潛入海，則更無法以轟擊矣！』其（次）無所往而不可。汪洋大海，隨地潛伏，而敵人莫測！一九四一年，柔德蘭之海戰，以英國艦隊之強大，而不敢追奔逐北，以殲滅德國艦隊者，則以吉利珂提督虞德國潛水艇之襲擊；而實無之，遂以縱敵也！然潛水艇之於海洋，亦非無往不利者？蓋地中海海水澄清，潛水艇雖入水三十呎以下，亦或爲飛機所發見！而北海，則以水之混濁，流之急湧；飛機偵伺，驟難發見矣！太平洋水流

混濁，波濤洶湧，殆有甚焉；此利於潛水艇之伏航者也。然以太平洋之水深，而現代潛水艇之潛入深度，自一百呎以進展至六七百呎；但以海水之壓力，尙不能超過七百呎；而潛水艇駛離根據地以後，不能定泊海底以休息也！地中海之深處亦然！而北海作戰之潛水艇，則可以泊於淺水之沙底，悠然自在，以聽音機聽敵艦之行動，伺其至，而徐起以襲擊焉！至於襲擊之法：阻撓運輸，狙襲商船，以封鎖敵海，斷其接濟；一也。潛水艇縱橫海底，出沒無常，或襲敵人海岸之漁村商港，或騷擾其偏僻航線，雖不足以制敵死命；而足以疑誤敵人爲警備，以牽制其艦艇，東西聲援，罷於奔命；二也。潛水艇以配屬主力艦，或爲前進時搜索敵潛水艇之用；或爲作戰時殲襲敵主力艦之用；三也。單獨潛駛，以狙襲敵人行進或巡邏之艦隊；四也。潛伏敵人海軍根據地附近，時時加以狙襲；五也。潛伏敵人海軍根據地，或敵人艦隊之航程附近，伺敵艦之行動以隨時通報，如日人潛水艇之潛伏新加坡，而威爾斯基親王號及却敵號兩主力艦之行動，皆爲探知，而以告其空軍來轟炸，六也。惟驅逐艦，搜索潛水艇，而以保護主力艦，運輸艦，不受潛水艇之進攻！然一九四二年，美國輸英之物資，百分之四十，爲德潛水艇所擊沈；於是英海軍橫跨大西洋以聯成驅逐艦帶，十裡八裡，置一

驅逐艦，巡視護航；而德潛水艇之肆暴如故！惟潛水艇亦有其短：潛行速度極低，而耐力亦不高！德潛水艇，在海面航行之時，用內燃引擎以推動，而潛行，則恃蓄電池之電力以發動引擎，而一天半之時間內，祇能走三哩至四哩；倘潛行之速度超越，則蓄電池之電力不給；一也。潛水艇潛行幾小時以後，而蓄電池之電力以罄；則不能不浮水面以裝電，而亦須幾小時之時間；於時，則轟炸機之最好目標也！潛水艇之潛望鏡，不能瞭望天空；而一架轟炸機，則在幾哩之外，可以見潛水艇之出浮，投以炸彈而使之不及避；二也。潛水艇如以出浮而中彈，則不能再潛入水底；使其離根據地太遠，則必有沈沒之虞；三也。英海軍之驅逐艦帶，既不能以戰德潛水艇之暴，於是以美之空軍，輔英之海軍，從天空偵視潛水艇之出沒，而以革新護艦之組織；其組織，以飛機及小型航空母艦爲主力，而配合驅逐艦及其他護送船艘，組成護航隊。當護航時，將艦隊組成輪形，而以所護之運輸艦，軍艦，置於核心，環以小型航空母艦，而以驅逐艦及其他護航艦組成外圍，又分內外兩層，包於航空母艦圈之外側。其航行也，不時以母艦起飛之飛機，巡邏偵視；而德潛水艇，則以欲避飛機之偵視，而潛入水中，速率銳減，不能追蹤；於是英國之運輸大暢以無虞於德潛水艇，而美國則廣播潛

水艇於太平洋以狙襲日海軍，消耗日海軍矣！夫以潛水艇之製造，而消耗戰之奇襲，必盛行於海，猶之坦克車之製造，而殲滅戰之奇襲，必盛行於陸。惟坦克車以速力之猛，而能協同空軍轟炸以爲奇襲；潛水艇則以潛形之隱，而務避免空軍轟炸以爲奇襲。陸軍以空軍之轟炸，而以成大會戰之殲滅；海軍則以空軍之轟炸，而以避大會戰之殲滅。其間勝負得失之故，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道也！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訓義）梅堯臣曰：『此言任將之重。』基博按『知兵之將』之『知』何知也？曰：知兵之『貴勝不貴久』也。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故曰：『民之司命。』曰：『國家安危之主。』蓋反覆丁寧而鄭重言之也。正與上計篇起語『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云云一脈相承，倘但知『勝』之利，而不睹『久』之害，屈力殫貨，鈍兵挫銳，則失於所以爲計，而不可謂『知』；民以之死，國以之亡矣。可不慎其所爲『知』哉！

右第四節歸束到『貴勝不貴久』鄭重以丁寧之。

謀攻篇第二

（解題）曹操曰：『欲攻敵，必先謀。』李筌曰：『合陣爲戰，圍城曰攻，故以次戰之下。』基博按『謀』與『計』不同。『計』者兼政略而言，籌之於未戰之先；『謀』者指戰略而言，決之於臨戰之日。『謀攻』以次『作戰』之後者，一以戰勝而後攻取，攻乃繼戰而起。二以『伐兵』已非上兵，『攻城』又其次者。題曰『謀攻』而旨在非攻，以『下政攻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兩語爲結穴；蘄於『伐謀』、『伐交』，不以力征經營，而以謀制全勝，故以謀攻題篇。三國志馬良傳裴松之注引襄陽記載：諸葛亮征南中，問計馬謖，應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所謂『謀攻』，此物此志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爲上，破國次之。

（訓義）杜佑曰：『敵國來服爲上，以兵擊破爲次。』張預曰：『尉繚子曰：『講武料敵，使敵氣喪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爲之用，此道勝也；破軍殺將，乘堙發機，會衆奪地，此力勝也。』然則所謂道勝

力勝者，卽全國破國之謂也。夫弔民伐罪，全勝爲上；爲不得已而至於破，則其次也。』
全軍爲上，破軍次之。全旅爲上，破旅次之。全卒爲上，破卒次之。全伍爲上，破伍次之。

〔訓義〕張預曰：『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自軍至伍，皆以不戰而勝之爲上。』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訓義〕張預曰：『戰而能勝，必多殺傷，故曰『非善之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訓義〕孟氏曰：『重廟勝也。』杜牧曰：『以計勝敵。』王皙曰：『兵貴伐謀，不務戰也。』
〔按〕「不戰而屈人之兵」，斯能「全國」，蓋不欲「百戰百勝」以破人之國也。而今希特勒之用兵，則「全國」與「破國」，肆其兼併以錯綜爲用；有「百戰百勝」之閃電戰，亦有「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心理戰，間諜戰與外交戰。滅波蘭，下丹挪，徇荷比，降法，乃至摧南斯拉夫及希臘，皆用閃電戰以「破國」而有成功者也。至於倭與吾捷，而開戰以來，亦旣敗英降法，而轉兵東嚮，挾戰勝之

餘威，利誘威脅，懾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三國以爲之用；是則間諜戰，外交戰之成功，而有全國以不戰屈者也。空軍，機械化部隊以及陸軍之炮工步兵，乃至降落傘部隊，皆所以爲閃電戰之具；而宣傳部，情報部，外交部以及駐外使節領署，政治警察，第五縱隊，乃至男女德僑，形形色色，則無不爲間諜戰外交戰之具；而神明其用以心理戰，發蹤指示自參謀部。希特勒之下丹挪，徇荷比，而降法也，非惟爲閃電戰之成功，抑亦爲間諜戰之妙用！而間諜戰與外交戰亦有種種；其詳不可得聞，而要不外宣傳戰，思想戰，恫嚇戰，神經戰之迭相爲用，以變通盡利而已！夫閃電戰，無堅不摧，而間諜戰與外交戰，則無孔不入。以間諜戰與外交戰爲前茅，以閃電戰爲後盾，而以心理戰縮中權。心理戰，間諜戰與外交戰，已有效而不獲竟全功，則繼之以閃電戰而要其終。閃電戰有成功而聲威赫奕，又繼之以心理戰，間諜戰與外交戰而大其用。蓋在我戰勝之威，先聲可以奪；而人則驚弓之鳥，虛弦可以下，如匈羅保之於希特勒，其可見者也。以閃電戰收間諜戰與外交戰之功，亦以心理戰，間諜戰與外交戰而免閃電戰之用。然則『全國』者，『破國』之餘威；而『破國』者，『全國』之先聲；參伍錯綜，而希特勒之所以遂其兼併者也。然希特勒之法，一本於克老山維茲，而

自爲神明變化。克氏之書，其指要可得而論者有三：一曰「戰之爲道，尤貴迅速決勝，而必以殲滅敵國之軍隊及其戰鬥力。」二曰「戰略無妨政略，外交以輔軍事，斯其戰勝不忒；如恃勝好戰，而外交因應無方，則未有能終保其勝！」三曰「操縱敵國之輿論，以煽誘敵國之人心，使之厭戰而自爲瓦解，夫如是其孰能禦我！」要之以攻心爲破國，以先發爲制勝而已！斯希特勒之閃電戰，心理戰，間諜戰與外交戰，錯綜爲用之所由防也。前但澤議會主席羅許尼格博士言：「閃電戰之襲擊，聲東擊西之佯攻，不過希特勒公開之戰術；而潛以分散敵國之團結，消殺抗戰之心理，所以攻心也！希特勒嘗語我曰：『我欲摧敗敵人於未戰之前；而決不如一九一四年之役，用步兵死守壕溝以罷於相持也！開戰之前，造謠暗殺，先用宣傳以把握敵人之心理；及敵國之起而欲戰，而敵國之民心已搖，敵軍之士氣早竭！當我之進兵敵國，有歡迎而無抵抗；軍至如歸，浩蕩直入以佔參謀部，佔各部院；而其國之行政首長，負責官吏，或俘或遁，莫知所爲計；其軍隊無人指揮，其政治無人領導，而與我素有默契之人，乃從中起而代之，組織政府以相僂力。我欲得其人而用之，亦復何國蔑有；而所得者，必爲一國之秀；政治之野心，政爭之失意，不得志於當國，而欲資我以爲用，皆足以

範我馳驅，而不必以隨致也！倘我無把握，以使軍心渙喪之敵人，立即降服，我不揭開戰幕也！我發蹤指示，以領導敵國人民之革命，斯可以不戰而自服；蓋得之蘇俄共產黨，而我行我法者也；世界最精之拳擊，祇有在敵手之下，可以學到耳！夫宣傳世界革命，豈非蘇俄之拿手好戲乎！我恨之，何恤學之，我之能策動法國革命，與把握德國之不革命，同一確定！法國之軍隊雖強大，而以國內之騷動，羣衆意志之紛歧，必不能發揚威力以僂力同仇，可斷言者！總之敵人精神之混亂，情感之矛盾，意志之猶豫，與思想之麻痺，皆我不戰而屈人之武器！當敵軍之精神已搖動，敵國之革命已蘊釀，而社會不安，黨派互鬪，時乎時乎不可失，而董之以武師，有不戰，戰必勝矣！」嗚呼！此希特勒所欲以「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知此者，而後可與言希特勒之戰勝攻取！

故上兵伐謀，

（訓義）杜佑曰：「敵方設計，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於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張預曰：「伐謀者，用謀以伐人也；言以奇策祕算，取勝於不戰，兵之上也。」

其次伐交，

（訓義）王皙曰：「謂未能全屈敵謀，當且問其交，使之解散。彼交，則事鉅敵堅；彼不交，則事小敵脆也。」張預曰：「或曰：『伐交者，用交以伐人也；言欲舉兵伐敵，先結鄰國爲犄角之勢，則我強而敵弱。』鄭友賢曰：『或問兵以伐謀爲上者，以其有屈人之易，而無血刃之難；伐兵攻城爲之次下，明矣。伐交之智，何異於伐謀之工而又次之？曰：破謀者，不費而勝；破交者，未勝而費。帷幄樽俎之間，而揣摩折衝，心戰計勝，其未形已成之策，不煩毫釐之費，而彼奔北降服之不暇者，伐謀之義也。或遣使介，約車乘聘幣之奏；或使間諜，出土地金玉之資。張儀散六國之從，陰厚者數年；尉繚子破諸侯之援，出金三十萬。如此之類，費已廣而敵未服，非加以征伐之勞，則未見全勝之功，宜乎次於晏嬰子房，寇恂，荀彧之智也。』」基博按『伐交』之策，盛於七國；一縱一橫，抵巇掉圍，鈞心鬪角，具著戰國策一書。昔康有爲，梁啓超，論李鴻章之辦外交，以謂：『不知萬國公法，而徒襲戰國縱橫之餘智，掉圍抵巇，卒無當焉，而以速尤召侮！』一時以爲名論！其實自輕家丘，而以敗敗論英雄耳！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有言：『國際無公道，強權卽公理也！』彼心目中何嘗知有萬國公法哉！觀於上次歐洲大戰，協約同盟，鈞心鬪角；以迄於今，同盟軸心，掉圍抵巇，彼之所謂外交家者，何嘗不襲戰國縱橫

之餘智，而別有奇謀乎！所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謂李鴻章不善承縱橫之餘智，可也，謂李鴻章承戰國縱橫之餘智而以僨事，不可也！何謂縱？何謂橫？縱亦作從。韓非子五蠹篇言：「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橫者，事一強以攻衆弱也。」吾則謂從有羣從之義，橫有橫恣之意。恣一強以兼併曰橫。羣衆弱以抵抗曰縱。觀於七國，秦爲橫，齊楚燕趙韓魏六國爲縱；而按當今，德日爲橫，中蘇英美爲縱。秦之得肆其志，在六國之縱不合；而德日之不免於敗，在中蘇英美之縱不散也！何以言其然？夫秦之所以謀六國者，遠交而近攻；而秦之所虞於六國者，畏秦而合縱；此何也？則以遠交而近攻，斯可以各個擊破，而六國以次併；畏秦而合縱，則無法各個擊破，而六國難卒勝也！是故六國之所利者，合縱也；而秦之所爲計，在離六國之縱以相與，挑六國之爭以相弱；恫嚇以脅之爲與，離間以挑之使鬪，然後乘間抵隙，而徐起以承其弊！然六國之弱而逼於秦，不敢不事秦者，惟韓魏；秦之所能以兵相加而無虞於敗者，亦惟韓魏；此可以秦之下兵，下甲恫嚇也！至燕弱而遠於秦，齊強而遠於秦；楚與趙，則強而接於秦，皆非可以秦之下兵，下甲恫嚇也！觀張儀說楚，則挾「韓魏攻其北」以相脅；說齊，則云「驅韓魏」以相攻；說趙，則云「告齊」以相攻；說燕，則云「驅韓魏」以相攻；說燕，則云

『驅趙』以相攻；然則秦之所以殘六國者，仍以六國之力而驅之相攻，脅以爲用，非能以寡敵衆也！蓋以六國之力相爲殘，而善蓄我有餘不用之力，以承其敵；彼竭我盈，必大克也！吾讀戰國策，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論秦之於六國，虛聲恫嚇以脅相事；多方離間以絕其援；戰不利，則以和爲誑；稍利，則又以攻爲取；曲盡情僞，如見肺腑！勢異事遷，古今代易；然希特勒之所以縱橫歐陸，亦豈能外於秦之所以謀六國，而別有錦囊妙計哉！吾恨張伯倫，史丹林之不讀蘇代此論耳！苟其讀之，則張伯倫必不爲慕尼黑協定；史丹林必不訂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矣！張伯倫之爲慕尼黑協定，希特勒之虛聲恫嚇以脅英爲與也！史丹林之訂蘇德互不侵犯協定，希特勒之多方離間以絕英之援也！然六國不悟，而英蘇卒悟！丘吉爾不受赫斯之奔，而史丹林亦聲明不與德爲媾；德之和平攻勢無效，則德不得以和爲誑而圖紓喘息；既罷於西，又驚於東，連兵不解，樹敵日衆，資源漸竭，銳卒以盡，情見勢絀，而英美徐起以承其敵，德無倖矣！是何也？則皆知德之無饜也；非盡亡環球之國而奴役世界之民，必不休也！秦人伐韓，而魏不救；朱已謂魏王曰：『韓受兵三年矣；秦撓之以講。韓知亡，猶弗聽；投質於趙而請爲天下雁行頓兵。以臣之觀之，則楚趙必與之攻矣；此何也？』

則皆知秦之無窮也；非盡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內之民，必不休矣！」希特勒傾國殫銳以圖逞志於蘇；蘇知亡而投質於英，請爲世界雁行頓刃！英美固與之攻以爲楚趙；而以德之頓兵挫銳，欲罷不能，其勢必無倖於爲秦！是何也？蓋秦之所以利於六國者，畏而受和；秦之所以虞於六國者，大畏而知亡；畏而受和，則可以休兵而再舉；大畏而知亡，則必出合縱以僂力！今英美蘇大畏而知亡矣，其交益親，其約益固；而德張脈債興以日競於戰，撓蘇以講而不得；此固秦之所爲虞，而希特勒之心爲危也！希特勒之所畏者莫如蘇，以其大國而接壤；而秦之所畏者莫如楚，亦以大國而接壤！秦人欲伐楚。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止毋伐楚；其辭以謂：「善楚，則可以併韓魏而接地於齊；伐楚，斯徒以肥韓魏而歸重於齊！」然暫爲楚緩兵，而深爲秦伐交！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魏，韓魏亡而楚豈有幸！此何也？蓋秦無形格勢禁之慮；楚有勢孤失援之害；此猶一九三九年，蘇德訂互不侵犯之約；而德無虞於蘇，以東肆志於波蘭，西逞兵於法國；波潰法亡而蘇亦受兵；以德無形格勢禁之慮也！嗚呼！紆伐楚之患於一日，而貽亡國之禍於不復，誰則謂黃歇智足以謀國者乎！然後知羅斯福之援英，丘吉爾之援蘇，皆智於謀國，而不予希特勒狡焉啓疆以遠。

交近攻也！蓋蘇屈，則希特勒可專志於英而無後顧之憂；猶之楚親，則秦可以肆志於韓魏而無後顧之憂。英亡，則希特勒可以移兵臨美而亡屏障之限；猶之韓魏亡，則秦可以移兵齊趙而亡韓魏之隔。黃歇告秦，謂：「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韓魏，注地於齊，是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絕天下也！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使以今日之蘇，而況當日之楚；秦一善楚，而戊韓得魏，注地於齊；德一與蘇約不互犯，而潰波取法，注地於英！使希特勒得逞其狡而終善蘇，如秦之善楚；是德之地一經兩洋而要絕全球也！是英美無蘇聯，蘇聯無英美也！然後劫持蘇聯，直搖英美；則六國兼併之勢成，而希特勒爲秦始皇矣！觀范雎之所以說秦昭王，而爲秦畫兼併者，不出二端：外則遠交而近攻，內則壹權以擅國。此何也？蓋遠交而近攻，則可以各個擊破；而國際反抗之力，以分散而弱；壹權以擅國，斯可以政令出一；而國內渙散之勢，以集中而強！然後以我之聚，乘人之散；以我之強，摧人之弱；斯秦之所以虜使其民而并六國；抑亦希特勒之專政於德而縱橫歐陸者也！惟范雎以謂：「秦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

而有之，以治諸侯，霸王之業可致也！』今德之人，怯私鬪而勇於公戰，希特勒有其民矣！然希特勒有王者之民，而無王者之地德，四戰之國，條達輻奏，其形勢頗似六國之韓魏，而不如秦之四塞以爲固！顧德人則以韓魏之形勢，而欲爲秦之兼併；利則出攻，而不利，則無所入以自守；此威廉二世之所以百戰百勝而不振於一蹶；而希特勒亦必無倖於今日者也！方今之建國，四塞以爲固，而能整齊其民人以怯私鬪，勇公戰者，其惟蘇聯乎！蓋所謂『并此二者而有之』，而接境於中國，自西北而東迤，地形犬牙相錯；而今而後，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實逼處此，而爲中國患者，蓋莫大於蘇聯也！然英美亦不能無虞心於蘇聯，交不待伐而其勢孤！英美亦非扶植中國，不能以維持世界之均勢；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夫伐交固以先於伐兵；而亟戰亦不能廢外交。國際戰爭之外交運用，新戰國之與舊戰國，一也！而驗之當今，按於國策，籀爲大例，可得而論者有六策焉：（一）戰略可以運用外交，而不可以外交操縱戰略；以和輔戰，而毋以和妨戰；以戰得和，而毋以和爲媾；秦策：張儀說秦王曰：『秦與荊人戰，大破荊，襲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荊王亡，奔走東伏於陳。當是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舉荊，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威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

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爲難；此固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郭，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東以威齊燕，中陵三晉，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四鄰諸侯可朝，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魏氏和，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二矣！趙氏，中央之國，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用，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貴賤不相信；然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盡魏，挾荆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亡，縱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爲，引軍而退，與趙氏爲和，乃取欺於亡國，趙當亡不亡，秦當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兵以攻邯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之力二矣！軍乃

引退，并於天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之力三矣！此秦以和失勝，而荆魏趙則以和掾敗；秦以和妨戰，而荆魏趙以和備戰也。趙策：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王以告虞卿。虞卿曰：『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守，而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秦索六城於王，王以五城賂齊，齊秦之深仇也，得王五城，并力而西擊秦！』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秦亟勝而以媾趙和，趙不和而以來秦使；此趙以戰得和，而秦以和爲媾也。（二）勿以驟敗而過估敵國之力，自餒以媾和；須知我敗而兵固挫，敵勝而力亦罷；我苟不和，敵亦無力。趙策：秦之大破趙於長平，以索六城而講也，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齊策：蘇秦說齊閔王曰：『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則非國之利也！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今夫鶻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

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今之希特勒，亦世之所謂善用兵，終戰比勝者也；然而無一大勝，不呼籲！吾讀秦策，張儀說秦王，以爲六國賞罰不行而民不能死！秦則政令嚴而民斷死，斷死與斷生也不同，一可以勝十，十可以勝百，百可以勝千，千可以勝萬，萬可以勝天下矣；然勝而無成功者，則以秦勝而不能乘勝以并力一決，與敗者爲和；而敗者得以其間收亡國，聚散民以重振，與秦爲難，秦失兼弱攻昧之道也！夫秦有勝而不知乘勝，則六國雖敗而不終底敗，轉以量秦之謀，量秦之力，而繕甲兵，補卒乘，再接再厲以乘秦於計窮力竭之餘；此吳之所以破趙而卒爲越破；齊之所以五戰五勝而無救於亡也！儀爲秦慮之熟矣！然秦有勝而不知乘勝以失計於和，此儀所以謂『謀臣之拙』也！希特勒則欲乘勝以無力乘而苦不得和，此謀臣之所無如何也！一九三九年以來，希特勒無戰不勝，而每勝必媾言和；始也波蘭亡而呼籲英法和；法潰而脅法爲和；將圖蘇而餌英以和；及破蘇而又餌蘇爲和。然德之爲勝，在速戰速決，而無力以持久；蓋勢使然，史實具在，天下固量德之謀臣一矣！乃復殫銳以攻英倫，不能拔也；無所逞其怒，望洋興歎，天下固量德之力二矣！既不得志於英，又肆其東封而欲逞兵於

蘇，非能厚勝之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德之力三矣！內者量德爲謀，外者極德兵力，由是觀之，英美蘇之合縱而圖德，何所憚矣！內者德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外者英蘇美比志甚固，而以僂力相圖；此儀之所以爲秦慮，仰亦希特勒之心爲危也！嗚呼！希特勒不云乎！『英國人自誇戰必勝，何嘗如此！然英人不戰則已，戰必到底，愈敗愈戰，則非虛語！』然則秦人之所以勝而卒無有成功者，則以秦人之戰不到底，故勝不到底也！於荆然；於魏然；於趙無不然！英人之所以敗而無害爲強國者，則以英人之戰必到底，斯敗不到底也！於法皇拿破崙然；於德帝威廉二世然；於希特勒亦將然！何可以驟敗而過估敵國之力，自餒以媾和耶！顧目論者，徒拘拘於勝敗之迹，強弱之勢，氣以驟敗而遞餒，勢以相形而益絀；或一蹶以不振；或始奮而終躓；蓄縮自沮，非善於謀國者也；

(三) 列國兵爭，不能先人以制人於猝，莫若後人以承人之敵！大國後起而重伐不義，則與多而兵勁；後起而承人之敵，則力少而獲多；後起而扶弱於危，則恩深而德大；齊策：蘇秦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語曰：『騏驥之衰，鷺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鷺馬女子，筋骨力勁，非賢

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按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此大國後起而重伐不義，則與多而兵勁也！齊策：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也！燕策：趙且伐燕，蘇代爲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拊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卽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卽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爲漁父也！』惠王曰：『善！』乃止。秦策：齊舉兵伐楚，陳軫之秦，秦王謂曰：『齊楚相伐，或謂救之便，或謂不救便？』陳軫曰：有兩虎爭人而鬪，卞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曰：『兩虎爭人而鬪，小者必死，大者必傷！子待傷虎而刺之，則是一舉而兼兩虎也；無刺一虎之勞，而有刺兩虎之名！齊楚今戰，戰必敗，王起兵救之，有救齊之

利而無伐楚之害！』此謂後起而承人之弊，則力少而獲多也。（四）兩國交兵，而弱者乞援，不可不許而不可急救！不許，則弱者知無救，必折而入於強以致怨於我，兵必及我；則是結弱之怨於此日，而承強之兵於日後也！急救，則弱之力未罷，而強之勢方張；弱者未罷而禍紓，則德我不深；強者方張而與戰，則耗我必多；則是代人受兵，而大耗於我，無德於人也！不如急許救以繫弱之望；緩出兵以伺強之弊！齊策：南梁之難，韓氏請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曰：『早救之孰與晚救之便！』張丐對曰：『晚救之，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早救之！』田臣思曰：『不可！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我救之；我代韓而受魏之兵，願反聽命於韓也！且夫魏有破韓之志；韓見且亡，必東愬於齊。我因陰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矣！』田侯曰：『善！』乃陰告韓使者而遣之。韓自以專有齊國，五戰五不勝，東愬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破之馬陵；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楚策：邯鄲之難，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弊也！』景舍曰：『不然！魏之攻趙也，恐楚之攻其後！今不救趙，趙有亡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共趙也，害必深矣！何以兩弊也？且魏盛兵以深割趙，趙見亡形，而知楚之不救己也，必與

魏合而以謀楚！故王不如少出兵以爲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長也，必不釋趙。趙魏相弊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趙得救以不亡，趙之德我深矣。故曰：『後起而扶弱於危，則恩深而德大』也。（五）救人者，毋代人受兵，而自蹈瑕以攻齊策。邯鄲之難，趙求救於齊，田侯召大臣而謀：『救趙孰與勿救？』段干綸曰：『魏氏兼邯鄲，其於齊何利焉？』田侯乃起兵曰：『軍於邯鄲之郊。』段干綸曰：『救邯鄲，軍於其郊，是趙不拔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鄲拔而承魏之弊，是趙破而魏弱也。』田侯曰：『善。』乃引兵南攻襄陵。七月，邯鄲拔；齊因承魏之弊，大破之桂陵。蓋救邯鄲，則與魏爭鋒而代趙戰；攻襄陵，則衝魏之虛以承其弊。魏空國以爭趙邯鄲，而亦不得不亟自救；及邯鄲拔而力亦弊，遂爲齊所大破。（六）兩國交兵，中立觀變，而蓄銳養士以兼弱弊強而制其全勝。齊策：權之戰，齊使魏冉之趙出兵助燕擊齊。薛公使魏處之。趙謂李向曰：『君助燕擊齊，齊必急急，必以地和於燕而身與趙戰矣。則是君自爲燕東兵，爲燕取地也。故爲君計者，不如按兵勿出；齊必緩，緩必復與燕戰；戰而勝，兵罷弊，趙可取燕唐曲逆；戰而不勝，命懸於趙。然則吾中立而割窮齊與疲燕也。兩國之權歸於吾矣。』魏策：徐州之役，犀首謂梁王

曰：「何不陽與齊而陰結於楚？」二國恃王，齊楚必戰！齊戰勝楚而與乘之，必取方城之外，楚戰勝齊而與乘之，是太子之讎報矣！此中立以制全勝也。綜上六策，而按之今日之大戰：日之侵我，德之侵蘇，侵英，常欲以戰媾和，以和輔戰；而中英蘇，則不肯以和爲媾，以和妨戰；則明乎第一策也！日人屢勝而亟和，我亟敗而勿許；日欲速戰速和以保勝，我則愈敗愈不和以圖振；則明乎第二策也！反之而希特勒大敗法人，遽以榮譽之和平爲餌；而法人棄甲則那，遂爲奴役以一蹶不振；則失乎第二策也！德人先有事於波蘭以戰英法，蘇聯則與德訂約互不侵犯以嚇之戰英法，而已按兵以徐圖其後；則欲用第三策也！日之逞兵於我也，蘇聯顯以兵械資我，又以航空軍人參戰，若欲與我爲援；而我國人以爲日蘇必不免於交綏也，則恃以與日戰；而蘇虛相委蛇！日人怒於我之勁，而見蘇之救不足畏也，與我相持；而蘇按兵以虎視，陰以罷日之力，而顯以示我爲援；則明乎第四策也！日與我連兵，德與蘇亟戰；而英美亟聲援以鼓中蘇之抗戰；徐應戰以罷日德之兵力；則欲用第四策也！英美不直以兵援蘇，而亟關歐洲第二第三戰場以承德人之弊；則欲用第五策也，嚮者希特勒東出兵以攻波蘭，而英法爲之聲援，不亟出兵擣德人之虛而拊德人之背；則欲用第四策而失於

第五策，希特勒遂反兵而不可制也！列國紛爭，而土耳其堅持中立以西不失驢於德，東修睦於蘇，北結盟於英；英供飛機，德亦資以大炮；則欲用第六策也！成敗利鈍，雖非逆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凡今之人，必明乎此，而后生列國交兵之世，不震不懔，從戎者以再接再厲；宴處者以有識有力，敗勿餒，勝勿矜也！書生而不能執兵以戰，可也；書生而爲庸人之自擾，以不能策戰，吾恨之，吾尤恥之！

其次伐兵，

（訓義）梅堯臣曰：『以戰勝。』基博按之於史，列國兼併，伐兵必先伐交；交伐則兵亦伐。戰國之世，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楚王閉關絕約於齊，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悅而許之。陳軫諫曰：『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楚王曰：『陳子閉口！』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而秦齊之交合，共攻楚，斬首八萬，遂取丹陽漢中之地。蘇秦既一六國從親以擯秦，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水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

其道，趙涉河博闕，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各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從散約解以自相屠滅，至使秦人得伺其隙以取其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鄆郢，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入於秦，因以塞鄆郢爲楚罪。齊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后勝相齊，與賓客多受秦間金，觀王朝秦，不修戰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及滅燕而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遂降。則是先伐交以孤其勢，繼伐兵以破其國也。自古而然，於今爲烈！方十九世紀之下半年期，德意志大宰相俾斯麥縱橫捭闔，睥睨歐陸，而意念之所經營，

在德意志之統一也；如有國焉，而足以妨德意志之統一者，其勢不得不戰，然必伐交以使之孤立，而後動於兵。羅馬人有古訓曰：『一時之間，勿戰兩面。』於是俾斯麥奉以周旋，安法聯義以孤奧，而普奧之戰勝；問英以孤法，而普法之戰勝；豈徒毛奇伐兵之能以制勝；抑亦俾斯麥伐交之先有成功！然而勝敗何常，無德不報，尤必伐交之善圖後，而後伐兵之能保勝！普方新與奧戰而大創之，奪德意志霸權於其手；奧人憤恥未蠲，而普旋結深仇於法；以新造之德，而法與二憾日伺乎其傍，欲求一夕高枕而臥，何可得者！俾斯麥知法仇之不可解，而奧恨之可以消也，則先釋憾於奧，而徐以圖法。普法和約之既畫諾也，康必達集國人而申傲之曰：『嗚呼！願我子孫勿忘今日！』復仇雪恥，固已銘心刻骨於法人，而誓之以世世；俾斯麥之所熟知也！孫子不云乎：『太上伐謀，其次伐交。』而俾斯麥則伐交以伐謀，孤法之援，而莫余毒！奧新敗於普，義素親於法，而俄亦懼德之逼，皆法之可以爲援者也。初奧相貝士，常不慊於俾斯麥，雖德秋波頻轉，而奧終不爲動。貝士去位，安德拉西繼之；於是奧帝佛蘭約瑟，以一八七二年與新相同朝於柏林，是爲德奧交驩之始。俾斯麥慮俄人之見猜也，以皇室姻婭爲口實，勸俄帝來朝；俄相俄查哥夫從焉。三帝相會於柏林，遂以九月五日，

締結新神聖同盟；蓋五十年以前，維也納會議之後，俄普奧三國，嘗締神聖同盟，俾斯麥遂因之以溫舊盟而敦新好焉。明年，德帝復率俾斯麥朝於俄奧，所以報也。於是德得兩強爲與國，而稍卽安矣！然俄查哥夫，嘗嫉德之淳與，憂俄之見逼，其與德常貌合神離，固俾斯麥之所稔知也。所謂新神聖同盟者，一旦有事，未可恃以爲援，又俾斯麥所能預慮也；必圖所以固奧之心。於是俄帝亞歷山大第二，以援助塞爾維亞獨立，會師以伐土耳其，而敗之，脅之以成一八七八年三月聖士的夫之約，承認門的內哥，羅馬尼亞，塞爾維亞獨立；而割亞爾米尼亞州北部，德布的亞州全部及小亞細亞之一部以予俄。初俄人之將戰也，嘗以告於列國；而其首先宣言爲善意之中立者，德人也。戰之既起，奧人欲有所抗議，謀之於德。俾斯麥曰：『東方之戰，吾儕何與焉；幸毋以一彈加遺也！』奧人遂止。及土之敗而俄以張，英人出艦隊以蹶起執言，奧亦嚴兵從其後，而德若不聞也者，方假嚴鎮無政府黨以爲名，日與俄奧酬酢，而尋所謂新神聖同盟者。當此之時，俄人以爲舉一世之惠，而好我者，莫德若也！聖士的夫之約之既締也，英奧大國，固不甘俄之高名厚實，一手把持；而巴爾幹諸邦，亦以俄之分配不均，專斷一切，嘖有煩言；而俄之虛無黨蠢動，勢不能以再戰。於是俾斯麥以爲

時乎時乎，投袂而起，合俄與英法義土以及巴爾幹諸邦，大會於柏林，而爲之平亭，矢言曰：『吾爲諸公作一最公平之經紀人而已！』蓋自況於司市者爲人諧價，而已無所利於其間也。俄人方以得德爲強援，而厚於我者將無量，而孰知俾斯麥包藏禍心，一手遮天，陽示親於俄，而陰市恩於奧，割羅馬尼亞所欲得之伯沙比亞州以予俄，而割塞爾維亞，門的內哥兩國所欲得之波士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以委統治於奧，慷他人之慨，在德爲不費，而在奧爲大穫。於是奧之感刺骨，而俄之怨毒亦甚；遂以明年十月訂立德奧同盟，相與約曰：『兩同盟國，無論何國，如爲俄攻，必出兵以相援。若受攻於俄以外之國，則互爲善意之中立。惟俄若出兵以援其國，兩同盟國，亦必以軍相援。』近世所謂攻守同盟條約者，此其嚆矢也。土以數百年世守之地，供人宰割，而以柏林會議，嚮之所失於聖士的夫之約者，得俾斯麥之力以收復不少；此又俾斯麥之所以市惠於土，而爲威廉二世近東政策，下一閒著，布一遠勢者也。然俄則聖士的夫之約之所獲，剝奪殆盡；僅得小亞細亞之片土，既無當於歐洲大勢之輕重，而割伯沙比亞州以市怨於羅馬尼亞，羅馬尼亞，以非斯拉夫人，而不睦於俄，今殆甚焉；俄之得不償失明矣！繙衣宰相俄查哥夫，俄之政雄也，不自意見賣於俾斯麥，

而又與會各國，自英俄法奧意乃至巴爾幹之塞爾維亞，門的內哥，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希臘諸小邦，罔不有所獲；而德無染指焉，以明示大公，噤不得有所言；縱有言也，夫亦口衆我寡，而喪氣以歸，則怨德甚至，乃通殷勤於法。法人領之，俄募外債於巴黎，不數日而應募者三倍焉！俄帝親致書於德帝，謂「德若長相厄，則兩國之交將不保！」德帝憂之，躬詣聖彼得堡以朝俄皇，而有所協議；非俾斯麥意也！俾斯麥則以其間與奧訂德奧同盟，方議之定，而德帝在巴典，俾斯麥遣人齎約稿馳奏；德帝以憚俄之故，沈吟久之；而俾斯麥以去就力爭，始畫諾焉。夫奧之所畏者俄也，而德之所患者法也；據此盟約，俄若攻奧，德即助之，奧人其可以即安矣！法以獨力攻德，斯德足以禦之，無虞也；祇求與人中立而已足；特俄如援法以攻德，則德之腹背受敵，國必不堪；必藉援於奧焉，而後劫俄莫敢動；此德奧同盟之旨也。猶曰未已，而義者，法之所素親也；俾斯麥必思有以間之，而後法之交真伐，法之勢日孤。時則法在阿非利加洲之北部，有殖民地曰阿西里；而阿西里之接壤，有地曰突尼斯。突尼斯者，上古迦太基之國都也；當是時，其地屬土耳其，而法人意人移植其間者略相埒，兩國皆欲乘間攫取而莫敢先發難也。俾斯麥因以間法義之交而市惠焉。柏林會議之將開也，德外

相彪羅與義全權哥忒言：『將以突尼斯予義。』義相海羅士知其隱而使哥忒謝焉。曰：『德人之言甘，何其殷勤導我以與法閱也！』奧國駐義公使海彌勒亦以此議告於義廷。海羅士曰：『吾義人之赴會也，載名譽之自由以往；及其既也，將載名譽之廉潔以歸！』於是俾斯麥之計不得逞，乃轉而市之法。於是法人以一八八一年，派兵襲突尼斯，而據之以爲保護國焉。夫突尼斯者，與義之西昔里島，隔海相望，國之所以爲屏也。建國三傑之一加里波的者，埋骨於茲焉！今法人掩而有之；義人大憤曰：『吾誼不能忍與終古，不如聯德奧以擯法！』其年九月，義王朝與明年朝德；遂以一八八三年，德與義，義與奧，互爲同盟。德人與義人約曰：『兩國之一，無論何國，爲法所攻，必相爲援。』義人與奧人約曰：『義與法戰，俄與奧戰，則奧義各爲善意之中立。』於是德奧義三國同盟以成，而法之勢真孤，法之交真伐，失法義，本同種之國也；義之建國，法實助之；講信修睦，於事爲順；而俾斯麥間之以使暱於我，慘淡經營，用心亦良苦矣！三國同盟旣成，自南暨北，貫注一氣，而德人坐中樞以綰轂之，莫余毒也！然俾斯麥猶以爲未足，復謀所以間英法之好而溫德俄之交者。其時英人方投鉅資以收蘇彝士運河股票，而英法以埃及有違言。俾斯麥從而構煽之，說法之康必

達，願相與提攜以共圖拓境於非洲及太平洋羣島。德實未嘗進取也；而法人所至，見厄於英；於是法之怨英，乃甚於德；俾斯麥之術售矣！前此俄查哥夫，恨俾斯麥刺骨，德俄之交，斯爲大梗！俄氏既以憤死；基羅繼爲俄外相，俾斯麥復好言誘之，以一八八四年，結一約曰：『俄德兩國，無論何國，爲敵所攻時，彼此互守善意之中立。』世稱爲兩重保險政策。一言蔽之，則操縱羣雄，使皆睨我以陷法於孤立而已；則是伐交以繼伐兵之後，而善圖之以保其勝也。昊天不弔！一八八八年，德意志之開國大帝威廉一世，溘焉崩殂。儲皇繼之，而威廉二世以大孫紹統，年少氣盛，不復能委國於元輔；於是佐命助臣之俾斯麥，快快罷就第；實一八九〇年三月也。俾斯麥罷政之數月，德俄之一八八四年密約滿期，漸冷之交，勢難溫續；而俄人正以其時兩度募債於法。法人力爲之援。一八九一年七月，法艦隊聘於俄。俄人掬誠迎之。越八月二十二日，而所謂俄法同盟者遂成立。俾斯麥方棲隱家園，年七十有六矣，聞之搏床而呼曰：『嗚呼！今而往，吾德人其不安枕矣！』自俄法同盟之成，而法爲之介，以合英於俄，而成三國協商之局者，是則法外相狄爾喀西之力也！英與法俄，積不相能，匪伊朝夕，俄人所懷抱之遠東近東政策，殆無不爲英人所破壞；百年來，英人之外交方略，什九

皆爲防俄而設。而英法之爲世仇，亦既百年矣。逮十九世紀之末，法人爲俾斯麥之奇計所中，以馳驚於殖民政策，而賈怨於英也。滋甚；其在東亞，在太平洋上之島嶼，在非洲之馬達加斯加，無在不與英犯。一八九八年，法之馬西耶將軍，乃至在尼羅河上流之法梭達，逼英埃及統監吉青納將軍撤退；英法國交，不絕如縷！至英德人種相近，而又甥舅之邦也！柏林會議之際，德之所以助英者至厚，兩國睦誼，自昔最稱洽焉！然而間德以合英與法者，則狄爾喀西之爲也！其時年少氣盛之威廉二世，高掌遠矚，威震全歐。巴黎政家，畏其逼也，競倡聯德以冀苟安；而狄爾喀西獨深非之，常以聯英爲法國百年大計，危言激論，指陳利害。值白里安內閣成，狄爾喀西入爲外相。初法前外相阿耶特，排英尤力；嘗倡言於衆曰：『吾法無論如何，終與英不共戴天！英之視法，當亦有然！』及狄爾喀西繼之，而日俄之戰將起；狄爾喀西私憂竊計，以謂：『日之同盟，英也；而俄之同盟，法也；使日俄闕於東，而延及同盟以闕於西；於英法何利焉！』於是開心見誠，舉凡積年與英糾紛之宿案，務一舉而掃之；蓋七閱月間，而所解決者，大小共三十有二案焉；而其尤要者，則爲埃及摩洛哥之權利交換。法人承認英人在埃及有最高主權；英人承認法人在摩洛哥得自由行動；質言之，則前此英

法兩國，共有埃摩，共爭埃摩；今則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焉；於是一九〇四年四月，英法協約成。然摩洛哥者，則固德人所久耽耽而視也；英法躡足耳語而處分之，是蔑德也，德之見侮至矣！在常人猶不能忍，况霸氣瀰瀰如威廉二世者，乃以一九〇五年三月，輕身往朝於摩，謂摩王曰：「朕認蘇丹爲獨立國之主權者而來朝焉！朕望蘇丹所統治之摩洛哥國，自由獨立，勿爲豪強所兼併，所獨占；開放門戶，萬邦同休而利賴焉！」四月，倡議開列國會議，公決摩洛哥問題。法人開閣議以決從違。狄爾喀西曰：「拒之便！」首相羅威願陸相曰：「陸軍何如？」對曰：「未有備也！」顧海相曰：「何如？」對亦如之。狄爾喀西以辭職，而徇德請。以一九〇六年，大會於地中海岸西班牙境內之阿支士拉；英法德與俄義美比荷瑞班葡及摩洛哥十三國，皆遣使焉。開議之前，德人之於列國，百計游說，而迄反其所期以失據敗績，憚於違衆，隱忍而已！雖以德人同盟之義，猶袒英法焉；則狄爾喀西之先有以得義之心也！狄爾喀西雖以此去位，然其用意，在聯英也；英既聯矣，特以威廉二世之抗議，而英法之交親愈固；威廉二世所以成狄爾喀西之志者，其勤至矣！於是狄爾喀西退爲議員以演說於議會曰：「德固我友邦也，而比年頻欲以我所難堪者加諸我！彼曷爲爾爾？彼其自一八七

一年以來所得之勝利，特以吾法人之力征經營，而憑藉之基礎已動搖；窮無復之，乃至以開戰相恫喝。吾儕愛和平之法人，不忍言戰也；姑徇其請以開會議；而今何如？益使彼孤立寡助之情狀，暴白於天下耳！余之政策，在持歐洲之均勢，以不受三國同盟之逼。然則如何而可？余先調和法義兩國之爭，以各償所願；次則鞏固法班兩國之交，以無或我虞；更進而與英結協約，以余所見英國之大陸政策，亦欲以保歐洲之均勢也；英法協約之職志，亦即在此。吾望此協約鞏固之後，更介紹吾新交，以與吾同盟之舊友握手，共言誓之！『所謂同盟之舊友者誰歟？蓋俄也。日俄戰役之將終也，俄外相槐忒銜全權大臣之命，以議和於美之朴斯茅，歸及巴黎，而俄駐英參贊哥緹兒突往訪焉，出英皇愛德華親翰，則招槐忒一遊倫敦也。問所以？哥緹兒以欲解決兩國懸案對。槐忒謝焉，以受命議和，他非所聞，不敢專也！槐忒歸而執政；哥緹兒復以斯策進；卒不之許。槐忒之意，以謂：『國軍新敗，瘡痍未復，當務之急，莫如弭內亂，蘇民生，未遑遠略。』其時德亦以神聖同盟之舊誼，屢託徵波，思與俄別結密約，以規復俾斯麥之二重保險政策；俄人亦莫應也！而當時執英政者，爲巴爾福之統一黨內閣；統一黨數十年來，以排俄爲職志；而於愛德華親俄之策，蓋微有所不慊焉！一九〇

五年，巴拿門之自由內閣成，格黎入爲外相，以謂：「俄方汲汲於內治，且海軍燿焉，已無力以擾英屬地。而威廉二世卽位之初，宣言：『德國之將來，在於海上。』咄咄逼人，而整軍經武，海陸並進，異日必爲英患。」英陸軍不足恃也，舍俄，無可與當德者！以詔於國人，而暱俄之意漸切。時則俄之司徒列賓內閣成，伊士倭士奇入爲外相。伊士倭士奇者，縑衣宰相俄查哥夫之記室也；俄查哥夫切齒於柏林會議之役，賚志以歿。伊士倭士奇傳其衣鉢，視德如仇；又有憾於德奧相厄以阻俄人之近東發展，目挑心許，亦與英通秋波。而狄爾喀西之徒，闕其隱，殷斯勒斯以爲之媒焉；於是一九〇七年八月三十一日，英俄協約成，而英俄積年之糾紛胥泯。俄之暱英，其藉以捍德者，不過十之一二，而藉以控奧者，乃十之七八。然德自茲乃益孤立矣！則狄爾喀西之以也。嗚呼！狄爾喀西，其法蘭西之俾斯麥乎！俾斯麥出全力以伐法交，而使法國孤立以不敢動。狄爾喀西還推其子以陷之，亦出全力以伐德交，而使德國孤立以莫之助。狄爾喀西之伐德交也，其最末一著，在特親英而更牽俄以漸合於英；其最初一著，在特親義而使漸疏於德。故就任之第一事，卽訂法義協約，求義人承認法人在摩洛哥自由行動；而法人亦承認義人在德里波利及西里尼卡之自由行動以爲

代償；於是法義之民大和！及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德與義三國同盟期滿，廣續訂約，而義人則以告於法曰：『吾同盟國之一國，而爲他國所侵時，吾義大利人誼之所當援也！如其侵襲他國，吾義寧助虐焉；誼之所不敢出也！』夫義之與德與，本爲防禦同盟，而非攻擊同盟，載在約章，其義人人所知；而義人獨斷斷向法言之，所以慰藉法人者至矣！義與法既日親，而奧人以一九〇八年十月，宣布兼併波士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而駭駭以與義人爭長於愛琴海；奧義之相猜乃日甚！故三國同盟之貌合神離，非一日矣！迄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正三國同盟第四次續約期滿之時也；奧皇儲菲的南適以其日遇刺於波士尼亞州，而滔天之戰以起！三國同盟之約未續，本無效力之可言；然德人既向俄法宣戰，奧亦向俄宣戰；獨法之與奧，則相持不發。奧使狄克森，泰然留於巴黎，如無事焉！既而法人藉詞奧軍之進逼法境而宣戰。蓋奧人欲俟法人先發難，而因以解除義人防禦同盟之職責也。然而義人遂袖手不起，既則倒戈以攻；於是奧爲俄厄，又虞於義！蓋三十餘年之同盟，一旦有急，卒不可恃，而俾斯麥之志荒矣！是則狄爾喀西伐交之成功也！於是威廉二世，獯狻鋒協，而東援奧以抗俄，西伐法以戰英，既疲於西，又鶩於東，罷於奔命，卒以不振，非戰之罪

也！然狄爾喀西伐德之交，而孤威廉二世以傾覆，亦以英人之自伐其交，而援希特勒以再雄。威廉二世之既蹶，而於是有一九一九年凡爾賽之和會，以英、美、法爲主盟，而以禍首懲德。法人議分德爲七十二小州，衆建而分其力，以弱之無力再振；而英人不許也。然凡爾賽和約，四百四十餘條，繁細苛刻，所以箝制德國，而羈其手足，以不許動者，亦既無所不用其極；而法人一意孤德，環德境之列國，無不與法從親，爲一以包圍德國；四面環堵，而德孤立其間，欲動不得，亦何能爲！然法人欲孤德以自保，而英人又虞法以扶德，德人之所以得脫重圍如不羈之馬者，則英人之以也。蓋英人之於歐陸，常欲保持均勢，而以己得爲輕重；意在扶弱以鋤強，豈欲樹強以敵己？嚮援法以攻德者，蓋德強欲以相圖，而法弱不妨相援也。法則強矣，而德日削；法既無虞於德，而或還志於英，則是樹強以自爲敵，非英之利也。及德既弱矣，又轉虞法；虞法如何，又轉扶德，狐狸狐拍，情豈得已！蓋法既強而德又弱也；於是於一九二四年，援德財政。希特勒闕其隱也，凡不得志於法者，而以嘗試於英，得寸進尺，至一九三三年，而退出裁軍會議，公開擴軍。一九三五年，宣布重行徵兵制；而於是凡爾賽條約之所以箝德者，破壞無餘！英人不惟不申明約束以禁制之，而又助長其勢，以與訂海軍協定。

所以然者，英人之用心，不惟虞法以扶德，抑欲強德以抗蘇。蘇聯以工農共產新造之邦，而日以傾覆資本主義爲天下號；此英人之所大不安也！而機警之希特勒，高張反共之幟，以容說於英人；若曰：『我之整軍，爲防共也；爾無我虞！』於是英人大悅，以謂：『我扶一德，而可以制法之強，可以防蘇之共，一舉而兩善備焉，夫何憚而不爲也！』而於是希特勒得肆其計！然英雖惡蘇以樹德；法則抗德以聯蘇，而有法蘇協定。蘇聯、天府之國，而史丹林得政以搏一民志，整軍經武，繕完器甲，降低人民入伍年齡，耽耽虎視，足以拊德人之背，而制希特勒不敢動；此則法人之成功，而希特勒之所大懼也！於是藉口以申傲於國人，而改爲兩年服兵役；則是軍額加倍！英人亦以德之浸不可制，而有戒心，於是有四年整軍計劃，而又傾心於法。顧德之孤自若也！不有幫兇，未敢肆志！而有一國焉，以一九一五年四月，參戰以助英法，而不得志於凡爾賽和會，以飲恨者，則義也。義首相墨索里尼恣肆咆哮之所以擅義政，束縛馳驟之所以用義民者，則尤希特勒之所師承，而亦步亦趨以用於德者也；同惡足以相濟，藉口防共，以一九三六年十月，與義結成軸心。既而與日亦成防共協定，則爲一九三六年之十一月。而於是德有與國，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沆瀣一氣，而德不孤，羽翼已成，橫

絕四海矣！然德雖得義日以爲助，而英法之與不少！蘇聯尤以德與義日成防共協定，而四面楚歌，相煎太迫；於是李維諾夫主張參加國聯，參加集體安全，以向英人送秋波，而圖與之修好以敵德；然而英人不理也！及希特勒乘間抵讎以圖併捷克，而法蘇咸與捷克有盟約，蘇聯欲合英法以聯中東歐小協約諸國，援捷克而制德。假令英人仗義執言，起而爲之主盟，以聲罪致討於德；而法對捷，有條約之義務；小協約諸國對捷，有條約之義務；蘇聯對捷，有條約之義務；以此而戰也，法助之，南斯拉夫助之，羅馬尼亞助之，波蘭助之，蘇聯亦助之；此外愛好和平之國家，當無不嚮風慕義，而從英人之後矣！義問昭宣，天下歸心，高名厚實，孰有大於此者乎！願英相張伯倫尸居餘氣，謂實力不足也。且曰：「捷克，乃遠方不知誰何之小國耳！」於是協商於法，以有一九三九年慕尼黑之會議，而委捷克於德！然德之大欲未壓，而蘇聯之心大傷！英以此失列國之心，而背盟棄信以拆散集體安全，英之交盡伐，而德之勢益張！蘇聯以捷克爲西門，而英嫉法以賣同盟，此蘇聯之所以深怨極恫也！蘇既傷心怨英，德遂乘機媾蘇，而柏林報紙無不載威廉一世之遺言曰：「勿與俄失和！」所以爲秋波之送也。未幾而蘇聯大使至柏林，繼之里賓特洛甫赴蘇報聘，將行，希特勒送之曰：

「此一行也，豈特公政治生命之榮替攸關，抑亦德意志國命之所繫焉！」鄭重詔告。而英法亦悔禍於厥衷；苟德不得解於蘇以紓東顧之憂，必不敢逞兵以肆志英法；此英法之所熟知也，亦遣使焉。蘇亦有虞於德，而不能忘情英法；乃英法蘇談判四十五日，而不得要領。莫洛託夫曰：「英法之來，其果出於誠耶！事未可知！」迄七十日而依然如故；而求癥結所在：一爲波羅的海諸小國保障問題。一爲遠東問題。波羅的海諸小國之有繫於蘇聯國防，猶荷蘭，比利時之於英倫三島。拿破崙嘗言：「比利時者，針對英國之一利劍也。」則波羅的海諸小國與奧蘭島之形勢，亦無異於針對蘇聯之兩柄霜刃矣！米美爾港，已爲德有；而但澤港，且暮歸德；德之海軍，如占奧蘭島；則波羅的海，爲德國之內湖；而蘇聯爲所封鎖，雖有雄偉之克隆斯達軍港，將何所用之！德人之國際信義，久已掃地；雖與波羅的海小國，訂互不侵犯之約，寧足以保障蘇聯西北之安全！蘇聯對於羅馬尼亞，土耳其及波蘭等東南歐國家之安全，既予英法以支援之諾言；則英法對於波羅的海之安全，獨不予蘇聯以保障乎！然波羅的海小國及芬蘭，亦自矜重其國家之獨立；一九三四年，締結波羅的海協約，雖無大效；而兩大國之間，事齊事楚，煞費平章，小國亦圖所以自全；德之兼併，固所寒心；而遽



得當於英亦不遽絕德；而英人欲得蘇以禦德；顧不欲以重傷日人之心！談判至百有四日而蘇人

孫子章句訓義

犧牲獨立，以受蘇聯之保護，亦豈所甘！英如貿應蘇聯之求，制德之功未見，而先失諸國之心；此英人之所躊躇也！德之與日，協定防共，以爲蘇聯也；今蘇聯合英法以有事於德，而不能無虞於日人之拊其背！德人之所大患，在英法與蘇聯攜手，而西戰英法，東戰蘇聯，以陷於兩面夾攻；得日與協定，則蘇聯虞日人之拊其背，而不能有事於德。日人之所大患，在中國與蘇聯攜手，而東侵中國，西防蘇聯，以陷於兩面夾攻；與德爲協定，則蘇聯虞德人之伺其後，而可以肆志於我。形格勢禁，而蘇聯之所大患，則在德與日協定，而西抗德，東虞日，以陷於兩面夾攻；聲請與英訂約：「如日人一旦開戰，則英必出兵援蘇。」英諾其請，惟不欲以明文訂約。顧蘇聯則以口頭之保證爲不可恃；於是李維諾夫曰：「英蘇談判之不得當而遲延，我不能無疑於英人之用心，果爲保障和平來也，抑別有所圖？」顧張伯倫之所以策蘇者曰：「希特勒以反共渙然大號，而德蘇之仇隙已深；苟蘇不聯英法，抑亦無路可走；何患不得當也！」蓋所以授使指者如此！使者奉以周旋，多方遲難。然蘇聯未

而回憶一九一四年七月，英人嘗告於德曰：『如不攻法，而移兵東嚮；英人願守中立！』懼英之相賣也，於是進德使而訂互不侵犯之約！英法使者失色而歸！希特勒亦既無虞於俄，則亦何憚英法；進兵波蘭，而歐洲第二次大戰軒波起矣！則是希特勒之『伐交』有成功，而後動於『伐兵』；抑亦英法之自伐其交，而後來希特勒之『伐兵』也！苟英人而不虞法以扶德，斯德亦無力以自振！使法蘇協定而有效，形格勢禁，而捷克不亡，斯希特勒亦不敢動於惡，何來此後之『伐兵』！以債軍覆國乎！希特勒以間諜戰『伐謀』，以外交戰『伐交』，以閃電戰『伐兵』，而以心理戰彌縫其闕，神明其用，喑鳴叱咤，求所大欲；是則慕尼黑黑德意志地理政治學院院長霍斯浩佛有以教之也！希特勒之有霍斯浩佛，猶漢高祖之有張良！史稱良多病，未嘗獨將，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而霍斯浩佛姓名不見於報紙，紐綸堡每年一次之國社黨年會，亦未見其出席，從未公開演說，然而無一日不與希特勒以電話接談，無一星期不赴希特勒勃許塔斯伽登山居別墅以盤桓作座上賓；希特勒所著之我之奮鬪一書，無一言一行不根據霍斯浩佛之著書！史又稱張良貌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而霍斯浩佛亦身長不逾中人，舉止安詳，皤然一老儒，髮已斑白！霍斯浩佛爲一退

職之少將，三十餘年前，任德國駐日使館隨從武官，嘗建議聯日以抗盎格羅撒遜民族，而力斥不可一世之威廉皇帝黃禍論；德國陸軍參謀本部傳爲笑柄，使館同寮目爲瘋人，而孰知希特勒身體力行，以傳授心法於三十年後之今日也！希特勒之未得志也，嘗以霍斯浩佛之介，而得見德之軍閥財閥，資多金以支國社黨。霍斯浩佛嘗倡地理政治學而闡論地理政治之演進，以謂：『合小以成大，兼弱而爲強，蓋世界政治之加速度前進；而凡爾賽和約，用民族自決以成立諸小國，祇開倒車而已！諸小國之獨立，祇有求助於大國，屈服於大國；而在大國領導之下，以協約聯盟，合而爲一；何嘗爲世界政治之真實獨立國！蓋小國之所願欲者有二：小國固欲保其獨立；而尤願得所依附；必覓取較強之國家，而依託所缺之力量，然後可以自保；其爲獨立也僅矣！民族自決之運動，其初不過造謠撒謊以瓦解德意志帝國；今則儼成真理，而英法所屬領土之民族，迅速宣傳，洋洋盈耳，而摧毀其殖民地之統治權矣！英國之統治本能，已退化而成又老又鈍之器官。一九二六年，英國規定帝國之與屬地，以平等爲基礎；此不過統治者之降服，而以放棄世界權威之地位爾！世界莫不以極權鞏固其領土及人口之時，而不列顛帝國之體制，日鬆日弛，而漸成聯合之王國！年邁

之帝國，老至耄及，而無力以自運其肢體矣！精疲力盡，而無法以自振其意志矣！英國之自動裁軍，是則意志衰弱之表現！在新興之強國方振軍經武之時，而自動放棄其強國之具，則是願甘伏輸，而強國之意志已熄；倘望其發憤爲雄，以與我作殊死戰乎！何難取而代也！法亦垂死之民族也，其人妖嬈而頗得人驩；然好樂不事事，政弛民散，精神萎靡，已無從前法國人之野心與莊嚴，閉戶自守，亦何能爲！吾人不可不堅強有統治外國領土及外國人民之意志！世界使命之神祕信仰，時斷時續，而鍛鍊吾德人內在之力量，以臻空前之強勁，應運而起，以建蓋世之功！民主國家，如一盤散沙，無一定之信念，無真實之信念，可以使人民爲國捨身！而無信念之人民，必爲失敗主義者，彼以抵抗爲無用也！如欲在民主國家，而欲發展德國政治之運動，人才不難物色，而各階層，各級教育程度之人，應有盡有；多多少少，惟吾所欲！東歐與西歐之別，祇是西歐不能不多用錢而已！然所用之錢，真可謂一文不落虛空地；異日可以少派幾軍團之兵也，民主國家之破殘，亦何待於用兵；苟引誘其官吏腐化，促成其政治分裂，而鼓動不逞，煽惑內戰，衆志旣渙，其何能國！民主國家，於此無措！而欲搏壹其民以不分化，祇有國家專制之一法；政制苟能獨裁，人民何法分化！兵力可以威脅，

而戰端不可輕開；慎毋以所有爭取前途之大計，孤注一擲！在各國和平鬭爭之中，自政治運動以迄武力解決，吾德有嶄新之方式；而擾亂民心之道德戰，亦有嶄新之武器與前人夢想不得之宣傳方法；然後相機而動，出人意以爲襲擊！其論具見所著地理政治學，德國之未來道路，太平洋之地理政治，世界列強以外，解放之掙扎等書；蓋始於攻心，而終以『伐兵』，無不與希特勒之國際行動符合！然希特勒大放厥辭以抵共產主義，而罵蘇聯領袖爲浸透血液之亞洲蠻人；霍斯浩佛著書，曾無片語隻字以指斥蘇聯，而於希特勒之狂言醜詆，則亦任之！霍斯浩佛明知希特勒之衷心反蘇，而意則別有作用，陽以斥蘇聯之悖，而陰以安英美之心，若曰：『德之擴軍，爲蘇聯耳！』而英美可以不戒備！方希特勒咆哮謾罵之時，而霍斯浩佛則在地理政治學院，與其徒從容講論，以計議德蘇條約之簽訂；以謂：『蘇聯共產主義，足以傾覆世界之自由資本主義經濟；而尤以英美爲甚；苟有可以覆滅盎格魯撒遜之世界強國者，何憚不用也！』然而聯蘇，霍斯浩佛之意也；用兵波蘭，非霍斯浩佛之意也！霍斯浩佛嘗嚮希特勒建議，謂：『波蘭之施壓力也以漸，剛柔迭用，必有低頭之一日！可忍耐而不可暴躁！戰爭必須避免！』而希特勒則以一九三九年三月，向波

蘭提出條件時，波外長柏克不予考量，斷然拒絕；以爲蔑我甚矣！忿不思難，而滔天之戰禍以起！然張伯倫誤估蘇聯之必不合德，而不虞蘇聯之挺而走險！希特勒誤估英法之必不用兵，而不圖英法之窮而挺刃！陰差陽錯，天開殺劫！希特勒之意，以謂：『德既得蘇，英法失措，志沮氣喪，必不敢戰；而坐視德之進兵，充極其量，不過抗議而已；併與吞捷，已成事實，無不承認；波蘭如爲德併，而得承認於英法，亦何難焉！假令英法今日，能於波蘭問題而開戰，曷不於捷克問題而開戰！』此所以不憚傾國之師以東嚮，而無虞於西境之法，祇留少兵以相持也！英法宣戰，已非所料；而蘇聯與德互約不犯，然不犯德而犯波蘭以進兵，脅波羅的海諸國以訂約互助，此亦希特勒之所不意！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不得不放棄波羅的海諸國，以安蘇聯之心；而波蘭之攻，德人徒受首禍之名，蘇聯乃享分利之實，得不償失，已以隱恫；而闕蘇聯之用心，又不止此！蘇聯當日必以爲德軍攻波，英法將搗其後；英法出兵以東，德必回師迎戰；然後蘇軍乘虛以入波，不獨囊括波蘭以爲己有；而伺德人之不虞，以拊其背；德必不支，所獲益大幸也！英法倉卒宣戰，而未成軍，日望德軍之東，以爭波蘭而與蘇聯衝突，冀收漁人之利，而按兵不動以觀其後；於是希特勒得收波蘭之功，而視蘇聯之雄師

乘邊，虎視眈眈！乃有虞心而大不安！計西不得英法之諒解，而東何以解蘇聯之威脅，於是思霍斯浩佛之言而呼籲和平！英法不理，引爲大恨，以爲蔑我甚也；於是廣播演講，大放厥辭，抒其忿鬱；然而不卽肆毒於法以逞兵者，蓋欲以心理戰救其窮，而霍斯浩佛亦自有法教希特勒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德國魯許尼格博士者，嘗任但澤會議主席，而國社黨要人之一也，既意有不慊，而脫黨焉；嘗著德國之虛無主義革命一書，而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再版，纏以弁言，中謂：『波蘭之亡，亦且半年，何以英法不攻希特勒，而希特勒亦不進攻英法歟？蓋在不和平之和平狀態，而出以心理戰焉；何必暫濠戰，而後爲戰乎！鈞心鬪角，破壞國內政治之團結，摧毀人民抵抗之意志，陰陽捭闔，所以爲心理戰也！戰爭已採取一種消耗戰略之特殊形式，舊日之軍事理論，不適用於用；而封鎖戰，亦不如心理戰之有效也！有人言：『大戰方在準備之時，而大戰之至，將出雙方意料之外！現代之戰爭機械，極深研幾，幾乎傾一國所有之人材物質，以罷精竭力於此；苟無絕對勝利之把握，而貿然一戰，危孰大焉！』然一戰而勝，又將何如！戰爭之結局，非可以戰爭決之；蓋審己而量敵，於我乎，於彼乎，曾無一焉以躋於絕對之優勢；此希特勒之所知也！希特勒之意，假定以爲我不進攻西

歐；西歐列強，決不進而相攻；而在西線相持之下，繼續進行全民動員，人力物力，予取予求。於是西歐列強，亦予取予求以動員其人力物力，廣土衆民，源源不竭，德國相形以或絀；然而不能躋絕對之優勢，則亦無絕對勝利之把握，而不敢貿然以相攻；祇有繼續不斷以擴張軍備，迄至精疲力盡而止耳！然而德則何如？相持之日久，以物力言，或德更不給；而在心理論，則德爲有利！夫以德意志帝國之統治，人民久習於鐵之紀律，唯命是聽，予言莫違；以視民主國人民，平日之安於社會自由，欲爭政治自由，而不慣拘管者，孰能堪全民動員之負擔，而以久不敵乎！人民不慣拘管而厭兵，謠言，煽動，恐嚇，引誘，在此戰而不戰之日，而以施之習於太平佚樂之英法人民，豈不足以搖動鬪志，而思家回鄉乎！德國人民，如從西線歸家，將何得哉！紀律，命令，拘管，不自由，豈有異於從軍乎！不過由排長拘管，而易之以地方黨部行政官而已！德國人可靜守西線以至髮白，而自由國家之人民則不能自由，歡笑，祇有在家；而以前線之生活相較，何能忍此終古，而不叛亂乎！抑自由國家以全民動員，而不得不放棄其以往之社會秩序，與經濟秩序，由自由而集體化。然集體化者，德國極權之政制也；徒以德國之全民動員，而迫使民主國家，亦步亦趨，以追隨集體化之政制；嚮也！反對集

體化，仇視德國，而卒不得不集體化其機構，以自動摧毀其自由組織，狐狸狐扣，獨立之工商業，無不隸中央統制之下，此尤自由人民之所不慣與不解者也！然則德國之物力，卽或支絀，而英法之心力，必先耗竭，久之又久，人民畔渙，然後大舉而乘之以閃電戰。此希特勒之所處心積慮，而欲以不戰而屈英法之兵者也！然而可以潰自由國家之法，而不能以遽破自由國家之英，則亦有效，有不效也！嗚呼！『國必自伐，而後人伐』，孟子之論，豈欺我哉！

下政攻城。

（訓義）李筌曰：『若頓兵堅城之下，師老卒惰，攻守勢殊，客主力倍，攻之爲下也。』基博按『攻城』者，求戰而不得也；敵堅壁以老我師，頓兵挫銳，而力屈矣！故曰『下政』。古之『伐兵』者，以『攻城』爲『下政』；今之爲閃電戰者，以陣地戰爲大戒！蓋閃電戰之所長，在速，在動；動則我之兵力得展而極其用；速則乘人之不備，而敵之兵力，不得施展；如遇陣地戰，而相持不動，頓兵挫銳，以失閃電之用；斯敵之備禦有所施，而予我以反攻矣！希特勒之攻蘇聯，豈不然乎！攻城之法，爲不得已！

（訓義）張預曰：『攻城，則力屈，所以必攻者，蓋不獲已耳！』

修櫓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闔，又三月而後已。

（訓義）曹操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輶，輶者，輶牀也；輶床，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具，備也。器械者，機關攻守之總名，蜚樓雲梯之屬。距闔者，踴土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輶輶，上汾下溫。修櫓，長櫓也。輶輶，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浮格衝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距闔者，壅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爲山曰闔，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也。』陳皞曰：『蓋言候器械全具，須三月，距闔又三月，已計六月；將若不待此而生忿速，必須殺士卒；故下云『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災』也。』張預曰：『三月者，約經時成也。器械言成者，取其久而成就也。距闔言已者，以其經時而畢工也。皆不得已之謂。』

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

（訓義）曹操曰：『將忿不待攻城器械，而使士卒緣城而上，如蟻之緣牆，殺傷士卒也。』張預曰：

「攻逾二時，敵猶不服，將心忿躁，不能持久，使戰士蟻緣而登城，則其士卒爲敵人所殺三分之一，而堅城終不可拔，茲攻城之害也。」或曰：「將心忿速，不俟六月之久，而亟攻之，則其害如此。」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

（訓義）杜佑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鬪。』」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訓義）張預曰：「或攻其所必救，使敵棄城而來援，則設伏取之；若耿弇攻臨淄而撓西安，脅巨里而斬費邑，是也。或外絕其強援，以久持之，坐俟其斃；若楚師築室反耕以服宋，是也。茲皆不攻而拔城之義也。」

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訓義）杜牧曰：「因敵有可乘之勢，不失其機，如摧枯朽。」賈林曰：「兵不可久，久則生變。」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訓義）梅堯臣曰：「全爭者，兵不戰，城不攻，毀不久，皆以謀而屈敵，是曰謀攻，故不頓兵，利自完。」

張預曰：『不戰，則士不傷；不攻，則力不屈；不久，則財不費；以完全立勝於天下，故無頓兵血刃之害，而有國富兵強之利，斯良將計攻之術也。』

右第一節論攻之不可不出以謀，而謀之不可不蘄以全爲謀攻正文。基博按孫子之所謂『謀攻』者，非『謀攻』也，謀不攻也。攻城則力屈，斯『下政』矣！豈惟謀不攻，抑且謀不戰，蓋『全國爲上』、『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故上兵伐謀』，讀近代戰史，而知孫子老謀勝算之爲不可及也！何以言之？（一）近代戰役之決勝日，以少！蓋一戰之爲勝，而不必卽以決勝，自十七世紀三十年戰爭以後，此義漸爲人知；而迄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洲大戰，而益以徵信！試思德人之戰，幾乎無役不勝；此德軍人之所自豪，而英大將海格亦以承認者也；然而無救於德之敗！日本之攻我，亦幾無役不勝；然勝而未能決勝，連兵不解以有今日，我之力未屈而彼之師已老矣！（二）戰術之勝利，轉而變爲戰略之勝利，迄近代而日以難！此以法國革命戰爭之戰線，變而爲長方形始；而至第一次歐戰之變戰線爲戰面及戰體，乃以大定！觀於德奧同盟，與英法協商，殫精竭銳以出奇制勝，不下數十百戰；曾無有一焉戰術之勝利，可以轉而變爲戰略之勝利者也！況以戰略之勝

利，而欲成爲政略之勝利，得乎！蓋政略可以主持戰略之勝利，而戰略不能支配政略之成功；此『百戰百勝』，所以『非善之善』，而『上兵』之爲『伐謀』也！孫子之所謂『伐謀』者，蓋欲善吾政略之運用，『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免於『伐兵』耳！然而德大將魯登道夫，著全民戰爭論一書，乃謂：『政略不過戰略之侍婢，而備戰之外無政略。』其然，豈其然，抑亦異於孫子已！亦以見糾糾武夫之鹵莽滅裂耳！近世之所謂『制空權』、『閃電戰』，皆戰術之奇，可以爲一戰之烈，而無當於戰略之決勝者也！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訓義）曹操曰：『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也。』杜牧曰：『圍者，謂四面壘合，使敵不得逃逸。凡圍四合，必須去敵城稍遠，佔地既廣，守備須嚴；若非兵多，則有闕漏，故用兵有十倍也。呂布敗，是上下相疑，侯成報陳宮，委布降，所以能擒，非曹公力能取之。若上下相疑，政令不一，設使不圍，自當潰叛，何況圍之，固須破滅。孫子所言『十則圍之』，是將勇智等而兵利鈍均，不言敵人自有離叛。曹公稱倍兵降布，蓋非圍之。

力窮也，此不可以訓也。」王皙曰：「此以下，亦謂智勇利鈍均耳。」

五則攻之；

（訓義）曹操曰：「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杜牧曰：「術，猶道也。言以五敵一，則當取己之三分爲三道，以攻敵之一面；留己之二，候其無備之處，出奇而乘之。西魏末，梁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城東北，信親帥將士襲其西南，遂克之也。」張預曰：「吾之衆五倍於敵，則當驚前掩後，聲東擊西，無五倍之衆，則不能爲此計。曹公謂『三術爲正，二術爲奇，』不其然乎！若敵無外援，我有內應，則不須五倍，然後攻之。」

倍則分之；

（訓義）曹操曰：「以二敵一，則一術爲正，一術爲奇。」李筌曰：「夫兵者，倍於敵，則分半爲奇。我衆彼寡，動而難制，符堅至淝水，不分而敗；王僧辯至張公洲，分而勝也。」杜牧曰：「此言非也，此言以二敵一，則當取己之一，或趣敵之要害，或攻敵之必救，使敵一分之中，復須分減相救，因以一分而

擊之。夫戰法非論衆寡，每陣皆有奇正；非待人衆，然後能設奇。項羽於烏江，二十八騎，尙不聚之，猶設奇正，循環相救；況於其他哉！張預曰：「吾之衆，一倍於敵，則當分爲二部，一以當其前，一以衝其後；彼應前，則後擊之；應後，則前擊之；茲所謂『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也。」

敵則能戰之；

（訓義）曹操曰：「己與敵人衆等，善者猶當設伏，奇以勝之。」杜牧曰：「此說非也，凡己與敵人兵衆多少，智勇利鈍，一旦相敵，則可以戰。夫伏兵之設，或在敵前，或在敵後，或因深林叢薄，或因暮夜昏晦，或因隘阨山阪，擊敵不備，自名伏兵，非奇兵也。」梅堯臣曰：「勢力均則戰。」王皙曰：「若設奇伏以取勝，是謂智優，不在兵敵也。」張預曰：「彼我相敵，則以正爲奇，以奇爲正，變化紛紜，使敵莫測，以與之戰，茲所謂設奇伏以勝之也。杜氏不曉，凡置陣皆有揚奇備伏，而云伏兵當在山林，非也。」

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訓義）杜牧曰：「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隙，便奮決求勝。」基博按「能」字須注意；不惟「戰」

不易，須有本領『能戰』，即『逃』與『避』，亦須有本領『能逃』、『能避』也。然亦有不逃不避，而眎敵人以不測，轉敗爲勝者！拿破崙大帝言：「我之進攻蘭茲胡特也，道遇柏舍耳，方率兵退。我命之曰『進』！柏不可，曰『敵軍甚盛』！我固命之曰『進』！於是柏返兵以進。敵見其退而驕進，以爲柏之兵必增強，未易以敵；乃遁也。戰之爲術，就是如此！凡戰之制勝，往往在剎那間一念之一閃！方開戰之初，聚精會神，無論何事，慎不可忽！及臨陣之時，因利乘便，如有機會，亟勿放失！機會，卽好運也；好運如好女，汝今日追逐而不見，慎毋以爲來日有再見之緣也！戰之爲術，在乎見之明，而審慎以自守；又必勇於決，而迅速以進攻！」運用之妙，在乎一心！凡事有宜，不得盡言！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訓義）曹操曰：『小不能當大也。』杜牧曰：『言堅者，將性堅忍，不能逃，不能避，故爲大者之所擒也。』基博按漢李陵答蘇武書，自稱：『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奪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

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與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可謂『小敵之堅』矣；然而軍殲身降，卒以不免，則『大敵之擒』也！一九一四年十月，德大將與登堡以第九路軍軍長，率德軍十八師以進攻波蘭，欲渡外悉塞爾河。俄尼古拉夫大公方駐波蘭之首都華沙，以俄兵六十師迎戰，分爲兩軍，以一軍緣外悉塞爾河，與德人相持；而大兵從華沙側出，突擊以襲其後；欲圍而殲之也。與登堡曰：『不如戰也！我坐而待困，將先發制之。』於是乞與匈同盟軍以固守外悉塞爾河，而集中德軍，欲乘俄之大軍未集，殲集華沙南方之俄軍以挫其銳。不意與匈敗退，外悉塞爾河不守，而俄軍大至，向西延展，以包德之左翼。與登堡曰：『彼乘我寡，而我兩翼已爲所扼，不退，必爲所圍。』引兵疾退，毀道路以阻俄兵之進；僅乃得免！不退，則『小敵之堅』矣！此所謂『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也。然與登堡之進兵波蘭也，奉詔以解波匈之危；與登堡退，而俄軍四面至，長驅深入以攻細勒西亞；是則第九路軍司令部之所在也。於是與

登堡曰：『惟反攻可以阻俄軍之勢。然俄軍數倍於我，如推鋒而進，以寡擊衆，徒爲撿耳，不如蹈俄軍之瑕以包其北翼，而橫擊以出其後；俄人勢必反顧，則我無虞矣！』乃廣布疑陣，以與俄人相持，而引大軍北出。俄人亦引兵北，以禦興登堡；而細勒西亞之圍以解，則知『少』與『不若』亦非『逃』與『避』之爲能，杜牧所謂：『兵不敵，且避其鋒，當俟隙，便奮決求勝』，正謂此也。興登堡善以寡擊衆，往往不『逃』不『避』，而以『攻』。先是一九一四年八月，俄大將三索諾夫，驅八十萬人，大炮一千七百尊，以進攻東普魯士；而興登堡將德兵二十一萬人，持炮六百尊，以拒之；知寡之不可以敵衆也，然而不『逃』不『避』，則以疑兵當中堅，而厚集其勢於兩側，以抄俄軍之左右翼，而直出其後，反擊之。俄軍不知所爲，遂大敗，俘虜者六萬人，所謂泰倫堡之役也。一九一六年三月，德軍之攻凡爾登也，方傾全力以猛攻掠取陣地。法軍惟取『能逃』『能避』之原則，決不耗其主力以求原陣線之維持；而故控其力，取攻勢於敵人既得陣地以後，以我之力有餘裕，乘彼之攻堅力屈，則是非以『逃』與『避』爲『能』，而暫『逃』暫『避』，『俟隙便奮』之爲『能』，以『逃』與『避』始者，何可以『逃』與『避』終也！抑亦有『逃』與『避』不足以

自全，而惟攻爲能自全者，如興登堡之在波蘭退兵是也。兵無常勢，惟不可爲『小敵之堅』耳！堅者，祇是蠻打而已；如李陵之於匈奴，是也，卒爲『大敵之擒』耳！

右第二節，承上節謀攻，申言『五則攻之』，而因詳論衆寡之用。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

（訓義）李筌曰：『輔，猶助也。』何氏曰：『周，謂才智具也；得才智周備之將，國乃安強也。』
輔隙，則國必弱。

（訓義）李筌曰：『隙，缺也。』杜牧曰：『才不周也。』何氏曰：『言其才不可不周用，事不可不周知也。故將在軍，必先知五事六行五權之用，與夫九變四機之說，然後可以內御士衆，外料戰形。苟昧於茲，雖一日，不可居三軍之上矣。』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訓義）張預曰：『下三事也。』基博按所患三事，只是一事，曰：『君從中御，將無專任。』蓋『君』者，謂一國之最高政治當局；可以領導軍事，而不可以干擾作戰。作戰者，將帥之職也。說具計篇按。

語。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糜軍。

（訓義）曹操曰：『糜，御也。』李筌曰：『糜，絆也。如絆驥足，無馳驟也。』杜牧曰：『猶駕御糜絆，使不自由也。』賈林曰：『軍之進退，將可臨時制變，君命內御，患莫大焉！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軍不可以從中御。』』基博按軍之從中御者，無不覆戰國之世，秦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以按據上黨民。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數戰不利；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使趙括代將。秦聞括將，乃陰起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射殺趙括，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虛，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軍多死亡。武安君曰：『不聽臣，今如何矣！』其他如唐明皇時，安祿山反，長驅河洛；而哥舒翰

以賊銳難與爭鋒，嚴兵守潼關。賊不得逞，而羸兵以誘其出戰。哥舒翰不應也。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督戰急；不得已涕泣而後出，一蹶不振。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明崇禎帝時，李自成以劇寇縱橫豫鄂，欲闖關中；而孫傳庭力主固守潼關，控扼上流，繕器積粟以蓄士氣，伺賊間而擊之。崇禎亦屢詔趣戰。傳庭不得已率師東出，先勝而後敗。自成遂入關以據長安，而勢不可制矣！凡此皆『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也。一九〇四年，日俄之戰，俄皇尼古拉二世以陸軍大臣苦魯伯堅爲滿洲軍總指揮。及苦魯伯堅以四月一日至營口；而俄國駐在滿洲之海陸軍，一再挫敗；旅順勢已坐困。苦魯伯堅知日軍之及鋒而試，未可以犯其銳也；欲以旅順委日本，而厚蓄其勢以集大軍數十萬於遼瀋，以俄兵之運調較遲，非更數月，不能大集；而數月之後，日兵必已再衰三竭，欲徐起而承其弊以轉敗爲勝也，不肯浪戰。而旅順告急，朝議多主速援；其參謀部爲所動，請俄皇電命出師。苦魯伯堅不得已而出，再戰再北，於是營口海城牛莊皆不守；遼陽亦陷。然苦魯伯堅，良將也；度遼陽之不可守也，則下令進攻，而於攻勢之中，下退却之令，嚴陣以退；日軍不敢逼，雖挫退而主力未損也，抑亦可謂『能逃』『能避』者矣！法大將霞飛之寓攻於守，苦魯伯堅之以進爲退，皆善用兵。

而盡『逃』與『避』之能者也。然苦魯伯堅始不主戰，方其爲陸軍大臣，据所估計，若滿洲用兵，日本可調兵四十萬人，以旬日之內，渡海作戰；而俄國遠東駐軍，不過八萬人，國內軍隊雖多，然以西伯利亞鐵路未成，運兵遠東，曠日持久，遠水不救近火，必爲日本所乘，而無以自振。卒如其言！是亦『糜軍』之咎也！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

（訓義）梅堯臣曰：『不知治軍之務，而參其政，則衆惑亂也。』基博按『同』與墨子『尙同』之『同』同，有統制之意焉；不僅如梅氏之所云『參其政』也。下倣此。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訓義）陳皞曰：『將在軍，權不專制，任不自由，三軍之士，自然疑也。』梅堯臣曰：『不知權謀之道，而參其任用，其衆疑貳也。』基博按『權』當作『權謀』解，非權柄也。『任』作『責任』解，非任用也。『三軍之權』與『三軍之政』不同。『三軍之政』屬於軍政；『三軍之權』屬於戰略戰術。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訓義）曹操曰：「引，奪也。」孟氏曰：「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爲，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杜牧曰：「言我軍疑惑，自致擾亂，如引敵人使勝我也。」梅堯臣曰：「君徒知制其將，不能用其人，而乃同其政任，俾衆疑惑，故諸侯之難作；是自亂其軍，自去其勝。」

故知勝有五：

（訓義）李筌曰：「謂下五事也。」

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

（訓義）杜牧曰：「下文所謂『知彼知己』是也。」王皙曰：「可則進，否則止，保勝之道也。」基博按可以戰與不可以戰之所以知者有二：一曰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之計；計篇所云「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是也。一曰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之機。戰之爲事，須有計，尤須得機！苟得機以決戰，斯力全而不耗！方當列國爭雄之日，勢已不能免於一戰；得可以戰之機而善爲之計，斯可以不勞而

定！蓋歐陸之大患在德；而自第一次歐戰以來，英法有可以戰之機者三，而不戰；希特勒遂以坐太而成滔天之禍！方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挾國社黨以篡政，然民未親附，得政而未得勢；於是爲德人之所欲爲而未敢爲者，以得其民而嘗於英法，退出裁軍會議，宣告退出國聯。而英法瞠目相視；波蘭執政畢蘇資基向法建議，請聯兵以伐德。使法人而從其言，波蘭攻其東，法軍其西。於時德之軍備未實，而人民之操兵者寡，勢必不支，而希特勒之政權必以仆，而國社黨亦以瓦解！此可以戰之機也；而法人不應！波蘭疑其欲相賣；乃與德訂十年友好協定；而希特勒公開擴軍。及一九三六年三月，下令進兵萊茵；德軍人嘗以警告希特勒曰：『如法亦進兵，則德亡無日！』然而希特勒不顧！使英法果執凡爾賽和約以聲罪致討，予以當頭之擊；德亦必敗！此可以戰之機也；而英法不爲！於是一九三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必發之預言，居然無驗！語曰：『爲虺勿摧，爲蛇奈何！』於是希特勒之雄心勃發，睥睨四海！及一九三八年而進軍蘇台，以欲肆志於捷克，陸軍總司令白魯希茲告之曰：『元首！如欲用武，吾軍人責無旁貸！而今尙非其時！軍實未充，計劃未就，不敢不告！』然希特勒一意孤行於時，英法亦知德之未可以再姑息，而苦於整軍經武之落德後，然使英法果聯兵援

捷以聲罪致討於希特勒；而蘇聯及其他中東小協約國，無不與捷有相援之約，義聲所播，必起相應；四面楚歌，德勢甚孤，既驚於東，又罷於西；而希特勒之德國，必蹈威廉二世之覆轍，而同其傾覆！此可以戰之機也；而英法又不爲於戲！方其初，德人無可以戰之力而欲戰，英法有可以戰之機而不戰；及其既也，德人有可以戰之機而亟戰，英法失可以戰之機而亟敗！時乎時乎不再來！可不爲之大哀乎！然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洲大戰之既起也，法人猶有可以戰之機者一，而不戰；於是兵敗焉，國降焉，驟以不振！蘇聯有可以戰之機者一，而不戰，於是國破焉，民殲焉，危而僅存！方希特勒之攻波蘭也，傾國殫銳以事東征；而守西境者，祇三師耳！或曰十一師焉！而法大將甘末林以三十五師之兵，雄踞德邊，使其推鋒直入，批亢擣虛，以拊德軍之背，而與東方之波蘭軍相應；東西夾攻，德何以支！此可以戰之機也；而甘末林不爲，波蘭不救，法亦以敗！此甘末林之失機也！希特勒雖與史丹林成互不侵犯之約，而不能無虞於蘇。史丹林亦以申儆於國曰：『吾人宜時戒備以防不虞！狡焉啓疆，何國蔑有！毋俾逞志於我也！』弦外之音，人皆知其虞德！然當希特勒聘兵東南歐，進佔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殫銳竭力以攻英希及南斯拉夫聯軍，而深入阿爾巴尼亞，馬其頓，連兵不解之

時使史丹林挾其久蓄不用之威，而以雷霆萬鈞之勢，進兵波蘭，批亢擣虛，以直趨柏林；則英希兩軍，堵擊正面；南斯拉夫及土耳其之軍，夾攻兩旁；而蘇聯之軍，以拊其背；則丹挪荷比法盧以及其諸征服國，叛者四起，乘勢響應，有可必勝之勢！此可以戰之機也；而史丹林不爲！南英希聯軍潰敗；希特勒反兵以東，乘勝遠鬪；而史丹林亦猝不知措手足，損軍折將，蹙地數萬里！此史丹林之失機也！夫失機者失勢，而得機者得勢。然希特勒獨往獨來，縱橫歐陸，而能得機以得勢者，皆英法蘇三國之當國者，不能當機立斷，而遲迴周章以成之也！嗚呼！傳不云乎！『需者事之賊也！』昔唐甄論兵，嘗妙設一喻，以謂：「鼠之出也，左顧者三，右顧者再，進寸而反者三，進尺而反者再，吾笑拙兵之智類出穴之鼠也！人之情，始則驚，久則定；驚者可撓，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驚爲先。敵之方驚，千里非遠，重關非阻，百里非衆；人懷乾麵，馬囊蒸菽，倍道而進，兼夜而趨，如飄風，如疾雷。當是之時，敵之主臣失措，人民逃散，將士無固；乘其一而九自潰，乘其東而西自潰，乘其南而北自潰；兵刃未加，已壞裂而不可收矣！凡用兵之道，莫神於得機！離朱之未燭，孟賁之甘枕，此機之時也。伺射驚隼，伺射突兔，先後不容瞬，遠近不容分，此機之形也。機者，一日不再，一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百

年不再；是故智者惜之！古之能者，陰謀十年，不十年也；轉戰千里，不千里也；時當食時，投箸而起，食畢則失；時當臥時，披衣而起，結襪則失；時當進時，棄家而進，反顧則失。不得機者，雖有智主良將，如利劍之擊空；雖有累世之重，百萬之衆，如巨人之痿處；雖有屢戰屢勝之利，如刺虎而傷其皮毛。機者，天人之會，成敗之決也。唐子之少也，從舅飲酒，坐有壯士秦斯，力舉千斤，戰必陷陣，嘗獨行山澤間，手格執杖者數十人。舅指一客，戲之曰：『客雖羸也，然好拳技，嘗欲勝君。君其較之！』斯笑曰：『來！』遂舍卮離席，方顧左右語而立未定也；客遽前擊之，觸手而倒。坐客皆大笑！夫以客之當斯，雖百不敵也；然能勝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擊秦斯，可謂智矣！嗚呼！希特勒其知之矣！而惜乎英法蘇三國之當國者，周章瞻顧，不爲擊斯之客，而類出穴之鼠也！可不爲大戒乎！特是日人之於我也，知可以戰之機，而未嘗爲可以戰之計！蓋日人之所虞於我者，我之軍備日以擴，軍實日以充也；蘇聯與我爲援以相犄角也；英美之仗義執言也；及一九三七年七月，而蘇聯史丹林清黨肅軍，自杜嘉契夫斯基元帥以下，大將誅戮者八人；方虞內難，奚暇外略！英相張伯倫有虞於德之希特勒，日事綏靖，又汲西憂，不遑東顧！我則軍備甫擴而未充，軍實亟籌而未足；失此不圖，日

且盱食，此可以戰之機也；願輕心以掉，欲以摧我於一擊，而未能悉力以赴，知我之援寡力薄，可以取勝；而未虞我之地廣民衆，能爲持久；一發不中，兵頓銳挫，而又欲罷不能，師老財匱；此知可以戰之機，而失之於可以戰之計也！然而能制機者，必佔先著。既失機先，而挽頹勢，惟有相機，以爭主動。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以一九四二年三月，在倫敦呼籲，謂：『應早取決定性之行動！吾人縱有預定之方略；然吾人非能得預期之情勢以作戰，而常迫我以不得不戰之勢；吾人亟宜變計，因時因地，而求所以決勝之方策。一九四二年，必可以見戰局之轉捩；而戰局之轉捩，在吾人有決定性之行動！凡我同盟，尤當深知（一）今日之戰，乃高速度之機器戰，利於攻而不利於守。現代化坦克車之進攻，飛行絕迹，普通炮兵之力，固不足以制止；而其爲守者，縱有多數之坦克車，亦無以禦敵人之坦克車；蘇德之役，亦有明證。（二）人口，土地，自然富源及工業資源之數字對比，未能以保勝利之必然！蓋資源之雄厚，無預於勝負之數；而應以其實際動員之程度爲準也。夫不動員，不能成力量；而制勝之訣，乃在決勝之時機，決勝之地點，而有決勝之力量，以壓倒敵人也。（三）孰能掌握主動，孰卽決勝（四）時間爲吾人之友，非其實也！今敵我兩方之時間，莫非競賽；惟勇決，惟

迅速，乃可以勝！而今機已至矣，何可不急起直追！』失之東隅，而欲收之桑榆，亦以明無失可以戰之機而已矣！

識衆寡之用者勝。

（訓義）梅堯臣曰：『量力而動。』王皙曰：『謂我對敵兵之衆寡，圍，攻，分，戰，是也。』

上下同欲者勝。

（訓義）張預曰：『百將一心，三軍同力，人人欲戰，則所嚮無前矣！』

以虞待不虞者勝。

（訓義）孟氏曰：『虞，度也。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待敵之勝可也。』陳皞曰：『謂先爲不可勝之師，待敵之可勝也。』基博按：備預不虞，軍之善政；而『以虞待不虞者勝』，徵之甲午中日之戰而可知也！方事之起，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實主軍事外交之全局；乃日本盛兵渡朝鮮；而我則始請英使調停，後請俄使勸阻，其間復邀英艦以制日，又虞英俄之互忌，終且倚英俄合力以言和，而專制於英；俄以外，更告法，告德，告美以求息肩；轉以兵備爲大忌。而日使之駐朝鮮者，

亦時時示我以可和之情以愚我耳目。我乃一誤再誤，游移前卻，入其彀中而不之覺也！我方以口告文告，敵精神於英俄德法美五國之交，垂五十日，不得要領；而日本則乘其間以渡兵朝鮮，爭我先著，欲以戰乘我，而姑以和餌我。雖以牙山諸將之乞援，駐朝道員袁世凱之告急；而鴻章答之，輒曰：『靜守勿動』也，『已付各國公論』也，『英法刻已出場』也；雖奉嚴旨備戰，而鴻章仍固持和局，直於言款之外無措置。而日本遂攻我之無備，薄陸師於成歡，襲海軍於豐島。我始倉卒以應戰；然而師徒不戒，士氣已墮！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我之所以大敗也！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日之所以制勝也！日本之攻俄也亦然！兩國既絕交，其聯合艦隊司令東鄉平八郎即率艦隊出發，以一九〇四年二月八日，襲擊俄艦於旅順口外，敗之；俄艦悉走港內，自是不敢出。明日，其所分遣之艦隊又擊敗俄艦於仁川；日本之陸軍，遂得安渡朝鮮以進兵滿洲矣！是故日之制勝，在於神速；而俄則失於遲滯！宣戰後七日，乃以馬哥羅夫爲東洋艦隊司令；又四日，以苦魯伯堅爲滿洲軍總指揮。馬哥羅夫以三月一日至旅順；苦魯伯堅以四月十一日至營口；而駐滿洲之海陸軍，一再挫敗；旅順勢已坐困。乃日軍之陸續運朝鮮也，而俄之陸軍在滿洲者已四萬五千人，何難

先發制人，乘日軍之未集，取平壤以與相持於朝鮮境內！乃日軍從容盡渡，進兵義州；而鴨綠江西岸之俄軍，尙未大集；而予日軍以先發制人之機；正與我甲午之戰，同一覆轍。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志，薄之也！』日人之善爲薄，一施於我，再施於俄，無不爭先著而以制勝！我與俄之不虞，乃以成日人之虞！今日人又以施之於英美而爭先著，陰備戰以欲乘人於卒，陽媾和以姑餌之於先；野村來栖，連翩使美，虛與委蛇；赫爾之聲明未復，羅斯福之書墨未乾，而夏威夷之空襲，菲律賓，馬來亞半島之登陸，如晴天霹靂；英美措手不及，毀艦折將，師徒撓敗，墮軍實而長寇仇；亦『以虞待不虞者勝』而與我甲午之戰，同一覆轍也！嗚呼！史例具在，殷監不遠，而世多善忘，不知監觀，故技不妨屢肆，覆轍依舊相仍！以美總統羅斯福，英相邱吉爾之高掌遠矚，而爲日人所餌，所乘以不及措手，則與老至耄及之李鴻章同其不智，狡謀得逞，歷史纏演；使李鴻章地下有知，當掀髯而以自解嘲矣！推之而希特勒之縱橫歐陸，敗英降法，豈必閃電戰之奏奇績；毋亦以德之虞，而乘英法之不虞！虞爾！有國者可不戒哉！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訓義)張預曰：「將有智勇之能，則當專任以責成功，不可從中御也。故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鄭友賢曰：「或問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後魏太武命將出師，從命者無不制勝，違教者率多敗失。齊神武任用將帥出討，奉行方便，罔不克捷，違失指教，多致奔亡。二者不幾於御之而後勝哉？」曰：知此而後可以用武之意。既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則其意固謂將不能而君御之，則勝也。夫將帥之列，才不一概，智愚勇怯，隨器而任。能者，付之以闔寄。不能者，授之以成算。亦猶後世責曹公使諸將以新書從事，殊不識公之御將，因其才之大小而縱抑之。張遼樂進，守關之偏才也；合淝之戰，封以函書，節宣其用。夏侯惇兄弟，有大帥之略，假以節度，便宜從事，不拘科制，何嘗一概而御之也耶！傳曰：『將能而君御之，則爲糜軍。』將不能而君委之，則爲覆軍。惟公得武之法深，而後太武神武，庶幾公之英略耳！」甚博按將能而君不御，則君之所以患於軍者去矣。然所謂「君不御」者，不過政治不得干擾作戰而已，非謂放棄一切軍事領導之權任也！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訓義)曹操曰：『此上五事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訓義）王皙曰：『殆，危也；謂校盡彼我之情，知勝而後戰，則百戰不危。』基博按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知彼知己』則知可以戰與可以不戰。見可而進，則必勝。知難而退，夫何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訓義）梅堯臣曰：『自知己者，勝負半也。』張預曰：『唐太宗曰：『今之將臣，雖未能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不利乎！』所謂知己者，守吾氣而有待焉者也。故知守而不知攻，則勝負之半。』
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訓義）王皙曰：『全昧於計也。』基博按『知彼知己』云云，仍是推闡計篇之意，鄭重以丁寧之。右第三節承上節論衆寡之用，申言『識衆寡之用者勝』，而因詳論任將制勝之宜。

形篇第四

〔解題〕王皙曰：『形者，定形也；謂兩敵強弱有定形也。善用兵者，能變化其形，因敵以制勝。』張預曰：『兩軍攻守之形也。隱於中，則人不可得而知；見於外，則敵乘隙而至。形因攻守而顯，故次謀攻。』基博按形者，形敵之可勝不可勝，而無失敵之敗；即計篇所謂『校之以計而索其情』也。斬於先勝而後求戰，與計篇『未戰而廟算勝』之義相發。惟校之而索其情之謂『計』，形之而著其驗之謂『形』。計篇所以校之而索其情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五者之中，以『道』爲主。而此之所以形敵之可勝不可勝者，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五者所云，詳『地』之計。然未形敵之可勝，先爲己之不可勝，然後可以自立於不敗，而不失敵之敗；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可知』之『知』，承上篇『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知彼知己』，一脈相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

（訓義）杜牧曰：『自整軍事，長有待敵之備；閉跡藏形，使敵人不能測度；因伺敵人有可乘之便，然後出而攻之。』基博按現代列強戰略與戰術之大別，德制『先』而英欲『待』；英爲守而德欲攻。『兵貴勝不貴久』者，此德國戰略戰術思想之原於歷史者也。『昔之善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英國戰略戰術思想之原於歷史者也。顧自第一次歐戰以來，法國兵家，多與英同。福煦將軍嘗在巴黎軍官大學演說，謂：『自來名將，無不先取守勢，俟敵軍疲怠，然後反攻；以我之奮，乘彼之衰。』其說蓋遠原拿破崙，嘗言：『戰爭之技術無他，不過先取合理審慎之守勢，而後繼以迅速大膽之突擊。』福煦蓋衍其緒論也；及以勝德，而先守後攻之論，幾爲典型。貝當將軍曰：『守則立於不敗之地；攻則以克敵致勝；必先防敵之能勝我，乃可攻敵以制勝。吾人不可不自審四境之國防，果能堅而無虞敵之我攻歟？然後乃能轉而攻敵以致勝。』達拉第，甘末林，咸同此論！獨魏剛將軍議以機械化部隊，爲運動戰，施行攻擊，以殲滅敵人。然亦言：『法國無侵略之圖，而軍事配備，祇以防禦爲目的。』雖尼山爾極力抨擊，謂：『若曰保護法國，吾人異日之戰，必在敵國境內。』而衆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蓋拉香白言：『戰之初起，如以陸戰而論，祇有堅決採取守勢，此無可』

疑者！幾百口一辭！此馬奇諾防線之苦心經營也！不意一九四〇年，希特勒閃電戰之推鋒而前，遽以挫退，遂貽口實，此亦成敗論人然。希特勒蹈瑕抵隙，以襲法之北疆，而擣虛以入，則是法之敗，仍是敗於國防之不能無虞，而予希特勒以可乘。蘇聯史丹林防線，與魏剛防線，同一基本於縱深戰術，而勝敗異勢！蘇聯大將相語謂：『德人突破馬奇諾防線，特以迂迴戰略，避堅攻瑕而成功；而非正面之突破！』其他法人致敗之端不一，而不必軍事理論之有漏義也！至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六日，波蘭總理兼陸軍總司令西考爾基之在英國利物浦大學波蘭建築學院之開學典禮，受名譽法學博士學位，而演說也，以謂：『時至今日，而謂法國人業已證明馬奇諾防線不過虛誕之神話，固爲大謬！若謂法國人之防禦，尙未經試驗，而所設計經營全歐之大堡壘，不堪一擊；亦未爲嘗最近之戰術，日進無疆。防禦戰之價值，雖曾損失；而已有恢復之勢』云！

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

（訓義）杜牧曰：『不可勝者，上文註解所謂修整軍事，閉形藏跡，是也；此事在己，故曰『能爲』。敵若無形可窺，無虛懈可乘；則我雖操可勝之具，亦安能取勝敵乎！』梅堯臣曰：『在己，故能爲；在敵，

故無必。』基博按第一次歐戰，德人務欲傾全力以使法之必可勝；而法人則故控吾力以爲德之不可勝；其間成敗得失之故，固有可資法戒者！法人蒲哈德者，裨將也；久經行陣；與德人大小數十戰，而知其情僞以著；德大將與登堡歐戰成敗鑑一書，以謂：「與登堡嘗言：『作戰之法，第一尙勇；果有剛毅強悍之氣，一往無前；較諸老謀壯事者之成功爲易。』臨戰時，宜以威力馭其衆於必死，不

必以沈幾觀變爲長。』不知剛毅強悍，當規其成；不當以剛毅強悍，用爲孤注之一擲！與登堡之意，則見敵必搏；至兵力之厚薄，形勢之緩急，皆所不計！縱有機倪以明知不必勝，然亦進撲，爲先發制人之計；雖嘗以此成功，然而物極必反；席長勝之勢，所往無前，一經挫敗，士氣卽不可復振！平心論之：其計非不周也，其氣非不銳也，願耗其炮力以一鼓作氣，及遇大敵而彈以不繼，再衰三竭，此正其所短，無可諱者！夫殫銳竭力，而不圖後繼，一擊不中，亦以一蹶不振！何如我福煦元帥老謀壯事，一九一七年，已爲不可勝之術，而力故控其有餘；以迄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之役，法國後備軍，可一百九十二師，其在前敵者，凡六十五師；七月十五日之役，後備軍可一百九十四師，其在前敵者，凡七十師；十月十五日之役，後備軍可二百零五師，其在前敵者，八十八師；十一月十一日，後備軍

之數如前，而在前敵者一百零三師。且以最新之戰術迎敵，以輕兵列前線，爲數至稀；至第二線，則厚集兵力，去前線不妨遠；蓋兵數密集，易爲敵人之炮火聚殲；前線兵稀而散，則敵人之炮火雖密而無大傷害；而兵力厚集於第二線，以乘德軍炮火之衰；疏密相間，縱德之炮火，其烈甲於全球；然爲我軍所勝！大凡用兵，有能守之力者，必再接再厲，而皆抵禦不使之墮突，始爲勝算！蓋兵分前後兩線，第一線作戰，第二線爲後備之援軍；前線之軍宜疏，用以老敵軍之氣，耗其炮火；然後後線之軍，以全力捲陣而進，破之必矣！且第二線之後軍，見前線之不振，亦不必盡師以出；而留半以觀撲敵者之勝負；宜分爲兩隊，第一隊進撲，第二隊聽令而前。故善治兵者，不主前線之密集；而主後線之堅厚；果後線之軍脆薄，則前線一斃，全軍潰不可支！德人之用兵，如烈火撲人，一爲水滅，則後撲無人，遂以不振！與登堡非見不及此，顧合前後爲一線以厚其力而直撲我軍，自以爲變通戰法，不難一舉而盪平我；不意前線一敗，後難爲繼；而我長驅，勢成破竹；其弊在顧前不留後；此所以一擊不中，而無以善其後也！豈非法能爲不可勝，而德不能使法必可勝耶！孰爲善戰，亦不可不言而喻已！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

（訓義）杜佑曰：「己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爲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梅堯臣曰：「敵有闕，則可知；敵無闕，則不可爲。」鄭友賢曰：「或問勝可知而不可爲者，以其在彼者也；佚而勞之，親而離之，佚與親在敵，而吾能勞且離之。豈非可爲歟？」傳稱用師，「觀變而動」；「敵有覺，不可失」。蓋吾觀敵人無可乘之覺，不能強使爲吾可勝之資者，不可爲之義也。敵人既有可乘之隙，吾能置術於其間，而不失敵之敗者，可知之義也。使敵人主明而賢，將智而忠，不信小說而疑，不見小利而動，其佚也，安能勞之！其親也，安能離之！有楚子之暗，與囊瓦之貪，而後吳人亟肆以疲之。有項王之暴，與范增之隘，而後陳平以反間疏之。夫罅隙之端，隱於佚親之前；勞離之策，發於覺隙之後者，乃所謂可知也。則惟無覺隙者，乃不可爲也。」

不可勝者，守也。

（訓義）杜牧曰：「言未見敵人有可勝之形，己則藏形爲不勝之備以自守也。」梅堯臣曰：「且有待也。」甚得。按此句承上「不可勝在己」一氣說下，當是說「我之不可勝者，我有以自守也。」

意相貫注而義了當；諸家不免過求深解。

可勝者，攻也。

〔訓義〕杜牧曰：『敵人有可勝之形，則當出而攻之。』梅堯臣曰：『見其闕也。』基博按德之兵家，不知勝之『可知而不可爲』，而早夜以思，務爲『可勝』，以欲攻人之國，而不能自爲『不可勝』；及其曠日持久，再衰三竭，勢絀而情見，匪惟不能保其勝，抑且無以守其國；威廉二世既以一蹶不振矣！希特勒曾不之悛，覆轍相尋，而日本且效尤焉！然後知孫子鄭重丁寧，以謂『不能使敵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有旨哉！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訓義〕曹操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餘也。』李筌曰：『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也。』張預曰：『吾所以守者，謂取勝之道，有所不足，故且待之；吾所以攻者，謂勝敵之專，已有其餘，故出擊之。言非百勝不戰，非萬全不鬪也。後人謂不足爲弱，有餘爲強者非也。』鄭友賢曰：『或問守則不足，攻則有餘，其義安在？』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所以攻者力有餘』者，曹

操也；謂『力不足者可以守，力有餘者可以攻』者，李筌也；謂『非強弱爲辭』者，衛公也；謂『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者，太宗也。夫攻守之法，固非已實強弱，亦非虛形視敵也；蓋正用其有餘不足之形勢以固己勝敵也。所謂不足者，吾隱形於微，而敵不能窺也。有餘者，吾乘勢於盛，而敵不能支也。不足者，微之稱也；當吾之守也，滅跡於不可見，韜聲於不可聞，藏形於微妙不足之際，而使敵不知其所攻矣；所謂藏於九地之下者是也。有餘者，盛之稱也；當吾之攻也，若迅雷驚電，壞山決塘，作勢於盛強有餘之極，而使敵不知其所守矣；所謂動於九天之上者是也。此有餘不足之義也。」基博按諸家紛紜，未爲得解，夫攻者先發制人，力見有餘；而守者後發制於人，勢處不及。又守則備多而力分，故曰『不足』；攻以力專而勢猛，則形『有餘』。兩語蓋以誠守者，觀下虛實篇而義自明；以上文反覆丁寧於『不可勝』之『先爲』，『能爲』，而明『不可勝』之亦『未易爲』也；然德國克老山維茲著書論兵，力主進攻，以創德國兵學之體系，而謂『守禦之目的雖消極，惟其戰鬪形態，則比攻擊爲有力，攻擊之目的雖積極，惟其戰鬪形態，則比防禦爲無力！』則『有餘』未能終保，而不足亦有可爲！然小國常以『不足』之勢，而爲攻以

『有餘；』大國則以有餘之力，而坐守以成『不足；』如英蘇之爲德所挫，中美之爲日所攻，是也。宋蘇軾著策斷，嘗切論之，以謂：『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強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然而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固，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上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嗚呼！此英蘇之所以爲德攻，而轉以攻德；日之所以先發制美，而卒爲

美制也！夫攻之有餘，難於慮終！克老山維茲不云乎：『凡攻擊隨其前進而力弱！』蓋戰線漸長，兵力漸弱；故攻擊而前進，常深入以不繼也！所以攻於人者，毋以敵之前進而氣沮！而攻人者，勿以人之後退而價益！第一次歐戰，威廉二世惟不知此，所以戰勝攻取而無成功！此次大戰，希特勒亦昧於此，亦必戰勝攻取而無成功！則德以陸軍攻人，既有然矣；而日以海軍攻美，又將何如？日本之海軍，例不作閃電戰之進擊，以渡洋作戰；而惟邀敵艦於日本近海，以採取穩紮穩打之防禦主義。試以日俄之戰爲例：於時，舞鶴鎮守府司令官東鄉平八郎，以薩閣首領山本權兵衛之不次拔擢，超其先輩於柴田矢八，日高壯之丞等宿將，一躍而爲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然實未歷人望，而指揮對馬一戰，則資首席參謀秋山眞之中佐之力！秋山留美多年，私淑美海軍大佐麥罕之海軍理論；歸國以後，在海軍大學特設戰略戰術講座，而創立日本海軍之兵學體系；就戰略戰術之研究與素養言，日本海軍將領，無出其右者！而秋山之計劃對俄作戰，卽爲邀擊於日本近海之穩紮穩打主義；先邀擊俄大西洋艦隊於朝鮮海峽之西，繼之以夜襲，又次則在海峽中攻擊。然穩紮穩打之日本艦隊，竟不敢出朝鮮海峽一步；而對馬之戰，乃以第三著作第一著方俄之大西洋艦隊，萬里長征。

而道出印度洋以進入遠東海面之際，日本艦隊不能沿途截擊，而靜待其開入日本海。使俄之大西洋艦隊，不入朝鮮海峽，而繞日本之東海以道海參崴，與其遠東艦隊聯合；天下事未可知也！自第一次歐戰以來，日本之海上假想敵爲美；所有海軍將校，二十餘年之處心積慮，而以極深研幾者，厥爲對美戰略，而要其歸，不出守勢之穩紮穩打主義！伊藤正德，以著對美作戰論有名，而其一九三七年秋季，將旅行利比亞之前，嘗與義總督巴爾波討論日本海軍戰略。巴爾波問：『聞日本造大戰艦，可幾萬噸？』伊藤對：『二十年以前，即設計造四萬二千噸；自今日言之，可以造四萬四千噸左右。』巴爾波曰：『如噸數減半，造二萬二千噸之快速戰艦二艘，不視四萬四千噸之一巨型艦，更有效能乎？』伊藤對：『太平洋作戰，與地中海不同，係以遠距離決戰爲主，非巨艦巨炮不可！』巴爾波曰：『然！惟鄙意以爲日本似未將空軍之轟炸力列算在內！』伊藤對：『否！空軍實在考慮之中，因之防禦力加重，艦型不大，而排水量則增大！』巴爾波曰：『日本戰艦之在太平洋，將駛行千哩以作戰乎？』伊藤對：『日本以防禦作戰爲主，而進攻戰略，非所置慮也！』語次，巴爾波拊伊藤肩，笑曰：『先生欺予哉！』而伊藤則堅持暢發日本之守勢戰略論。巴爾波終不謂可也！然

伊藤於一九四〇年一月，刊布其對美作戰論，中言：『日本海軍，向不考慮越過東經百八十度，而嘗試主力艦隊之作戰；日本之戰略與造艦政策，在於截擊來襲西太平洋日本近海之強大海軍。』蓋守勢戰略之傳統則然也！然自太平洋之戰起，聯合艦隊司令山本五十六指揮作戰，則一反守勢之傳統戰略，而以閃電之進擊，渡洋作戰，半年以內，不特席捲巽他海峽諸島嶼及菲律賓，而海軍行動半徑，且北至荷蘭港，南至所羅門，西至安達曼，縱橫軼蕩，不僅強襲中渡島，橫渡珊瑚港也！於是平出英夫大佐發表談話以闡明海軍新戰略，謂：『山本司令長官以斷然之決心與勇氣，實行一艦一殺主義，以我一艦，對彼一艦，欲打擊彼艦，則我艦亦預備損失；如畏損失而不敢出，危莫大焉！』然勞師以襲遠，乘美之不備，始見爲有餘，終形其不足，而海軍行動之半徑愈廣，一艦一殺之艦數日少！至一九四三年二月，東洋經濟新報社論，警告軍事當局，『毋殫銳竭力以死守瓜達康納爾而成爲凡爾登第二，不如作戰略之撤退！』而山本亦以是年五月戰死，佔領之島嶼，無法增援，不得不逐次撤退；而阿圖島之守軍殲焉！一九四一年之日海軍，無役不勝；而一九四三年之日海軍，無戰不北；亦旣情見勢絀，而美人則欲迫日海軍以全力應戰，而殲之於太平洋，然後

長驅直入以攻日本本部，勢成破竹！日本知其然也，則匿其主力，而伺美海軍之前進，以圖邀擊美艦隊於近海；於是以前之所佔領，不得不逐島撤退，而前功盡棄矣！豈非「攻擊隨前進而力弱」之徵於日海軍而益信者耶！「攻則有餘」云乎哉！

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訓義）杜牧曰：「守者，韜聲滅跡，幽比鬼神，在於地下，不可得而見之。攻者，勢迅聲烈，疾若雷電，如來天上，不可得而備也。」梅堯臣曰：「九地，言深不可知；九天，言高不可測；蓋守備密而攻取迅也。」王皙曰：「守者，爲未見可攻之利，當潛藏其形，沈靜幽默，不使敵人窺測之也。攻者，爲見可攻之利，當高遠神速，乘其不意，懼敵人覺我而爲之備也。九者，極言之耳。」張預曰：「藏於九地之下，喻幽而不可知也；動於九天之上，喻來而不可備也。」基博按敵之可勝不可勝，惟恐其不形；而我之可勝不可勝，則又惟恐其形，故以「九地」「九天」爲喻。「藏於九地」則敵不知所攻，而可以自保，所以爲不可勝也。「動於九天」則敵不知所守，而可以全勝，所以爲可勝也。

右第一節論勝可知而不可爲形者，所以爲可知也。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

〔訓義〕杜牧曰：『衆人之所見，破軍殺將，然後知勝。我之所見，廟堂之上，罍俎之間，已知勝負矣！』
賈林曰：『勝見未然之勝，善知將然之敗，謂實微妙通玄，非衆人之所見也。』

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

〔訓義〕陳皞曰：『潛運其智，專伐其謀，未戰而屈人之兵，乃是善之善者也。』張預曰：『戰而後能勝，衆人稱之曰善，是有智名勇功也；故云非善。若見微察隱，取勝於無形，則真善者也。』

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

〔訓義〕曹操曰：『攻其可勝，不攻其不可勝也。』張預曰：『善戰者常攻其易勝，而不攻其難勝也。』
甚得按：『故舉秋毫不爲多力』云云三語，蓋以喻『勝於易勝』之『易』。若曰：『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然則勝易勝，何有智名勇功！』此古之所謂『善戰者勝』之所以異於『戰勝而天下曰善』者也。乃諸家解多以『故舉秋毫不爲多力』云云三語，

以喻『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殊未的也。且『勝於易勝，』『無智名，無勇功，』易言之曰：『戰勝而天下不曰善』而已。正與『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上下文反正相生，一意貫注，無待深解；而諸家必以攻心伐謀，不戰而屈人之兵爲『非善之善』作深解，亦爲失之何也？以上文辭意扞格也。

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必勝，勝已敗者也。

（訓義）李筌曰：『置勝於已敗之師，何忒焉！』杜牧曰：『措，措置也。忒，差忒也。我能置勝不忒者，何也？』蓋先見敵人已敗之形，然後攻之，故能置必勝之功，不差忒也。』

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訓義）杜牧曰：『不敗之地者，爲不可勝之計，使敵人必不能敗我也。不失敵人之敗者，言窺伺敵人可敗之形，不失毫髮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訓義）李筌曰：『計與不計也。』杜牧曰：『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領出於計數。故凡

攻伐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不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明敵人之將，不見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見先陣。故以衆擊寡，以理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士練卒擊毆衆百徒，故能百戰百勝。』此則先勝而後求戰之義也。衛公李靖曰：『夫將之上務在於明察而衆和，謀深而慮遠，審於天時，稽乎人理。若不料其能，不達權變，及臨機赴敵，方始趨起，左顧右盼，計無所出，信任游說，一彼一此，進退狐疑，部伍狼藉，何異趣蒼生而赴湯火，驅牛羊而陷虎狼者乎！』此則先戰而後求勝之義也。張預曰：『計謀先勝，然後與師，故以戰則克。尉繚子曰：『兵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謂危事不可輕舉也。又曰：『兵貴先勝於此，則勝於彼矣。弗勝於此，則弗勝於彼矣。』此之謂也。若趙充國常先計而後戰，亦是也。不謀而進，欲幸其成功，故以戰則敗。』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訓義）杜牧曰：『道者，仁義也；法者，法制也；善用兵者，先修理仁義，保守法制，自爲不可勝之政，伺敵有可敗之隙，則攻能勝之。』基傳按『道』，卽計篇所謂『令民與上同意』之道；『法』者，

『曲制，官道，主用』也；『勝敗之政』之『勝敗』二字，非對舉也，當申講上文所謂『勝已敗』者也。

右第二節論先勝而後求戰。夫未求戰而先知勝，此『計』之後，所爲重有事於『形』也。
兵法：一曰度，

（訓義）賈林曰：『度土地也。』

二曰量，

（訓義）賈林曰：『量人力多少，倉廩虛實。』

三曰數，

（訓義）賈林曰：『算數也，以數推之，則衆寡可知，虛實可見。』

四曰稱，

（訓義）曹操曰：『稱量敵孰愈也。』

五曰勝。

（訓義）基博按以上四者，有數可度，則有形可見；有形可見，而勝可知也；故終之以「五曰勝」焉。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

（訓義）杜牧曰：「度者，計也；言度我國土大小，人戶多少，征賦所入，兵車所籍，山河險易，道里迂直，自度此事與敵人如何，然後起兵。夫小不能謀大，弱不能擊強，近不能襲遠，夷不能攻險，此皆生於地，故先度也。」何氏曰：「地者，遠近險易也；度，計也；然後與師動衆，可以成功。」張預曰：「地有遠近廣狹之形，必先度知之，然後量其容人多少之數也。」數生稱。

（訓義）王皙曰：「稱，所以知輕重，喻強弱之形勢也。能盡知遠近之計，大小之度，多少之數，以與敵相形，則知輕重所在。」張預曰：「稱，宜也；地形與人數相稱，則疏密得宜。尉繚子曰：『無過在於度數。』度，謂尺寸數；謂什五度以量地，數以量兵。」

稱生勝。

（訓義）杜牧曰：「稱校既熟，我勝敵敗，分明見也。」何氏曰：「上五事，未戰先計，必勝之法，故孫子

引古法，以疏勝敗之要也。』基博按拿破崙曰：『人欲爲將，必知數學；而我之所以戰必勝，由於我之數學概念。』所謂『數學概念』者，殆卽『度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之意乎？然而德將魯登道夫則曰：『世人往往信以爲戰之爲事，有一定數目之數學例題；凡事莫不如此，惟有作戰不然！作戰者，乃敵之與我，以一偉大而不可思議之物質與精神之力，相摩相盪，紛紜萬變，事亂如麻，情幻如鬼，而指揮官之意志，則如地球不動之兩極，持之以靜，非有健全之神經不可也。』與拿破崙之說，相反而實相成。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

（訓義）梅堯臣曰：『力易舉也。』

敗兵若以銖稱鎰。

（訓義）曹操曰：『輕不能舉重也。』張預曰：『二十兩爲鎰，二十四銖爲兩；此言有制之兵，對無制之兵，輕重不侔也。』

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訓義）曹操曰：「八尺曰仞，決水千仞，其勢疾也。」王皙曰：「千仞之谿，至隋絕也，喻不可勝對可勝之形，乘機攻之，決水是也。」基博按上文第二節言「勝於易勝」，言「勝已敗」，而此言「勝者之戰民」云云，極喻「勝於易勝」之「易」；而曰「形也」者，見敵有易勝之形，而後戰之，故若是其易也。蓋以「度」「量」「數」「稱」「勝」五者彼此相形，確知敵之易勝，敵之已敗，而後決勝一戰，沛然莫之能禦，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耳！

右第三節論勝之可知在於形，以終於篇。基博按兵無常勢，國有定「形」。孫子之所謂「形」者，蓋度國土之大小，而量人力多少，物產豐耗之數，稱量以出而知敵之「可勝」「不可勝」。而近代國家之所為「形」者，則度國土之大小而量人力多少，物產豐耗之數，稱量以出而知戰之可久不可久。大抵廣土衆民而天府之國，可以久戰。小國寡民而瘠土之國，不能久戰。可以久戰者，常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而所懼「先」之未或「能」；苟「先」能有以自持，則「敵之可勝」可待矣；中英、美、蘇是也。不可以久戰者，「能使敵必可勝」；而不「能為不可勝」；然卒亦未見其「可」；苟「敵之可勝」失其「必」；而我之覆亡隨之矣；德、義、日是也。德為資源不足

之國，而不能以久戰；故其戰略以速戰速決爲主；於是有史梯芬計劃，而第一次歐戰以後，陸軍總司令白魯希茲稱：『史氏之所以遺吾人者，蓋詔吾人以戰略要點，而迅速決勝之途也。』所謂戰略要點者，柏林大學教授愛爾茲爲之詮釋而申言之曰：（一）戰爭不可不速決。（二）西境須用奇襲以制勝，而包圍以殲滅之。而普爾將軍者，第一次歐戰馬蘭之役之軍長也；更踵言以申之，謂：『如速決之戰略失其用，而連兵不解，必有覆亡之虞！蓋以吾德人之敵衆而援寡，苟曠日持久，必罷於奔命以不支。』則其所以『爲不可勝』者，乃在『敵之可勝』；及敵不可勝，而我無以自立，則爲敵所勝矣！危孰大焉！然而無道以易之者，亦量其國之人力物力之無法以持久也！至英則海王之國，領土亘日所出入處，取精用宏，量其國之人力物力，足以持久；而第一次歐戰，又以持久制德而承其弊，以爲勝算之所在焉！英兵家哈德著有第二次大戰之英國戰略與其戰術一書，謂：『觀於第一次大戰，而西戰場之所謂會戰，在攻者，徒以損兵折將而自貽毀滅耳！將來之戰爭，必以人力物力，孰能持久而制勝。人力物力，孰先耗以盡者，孰先毀滅。現代防禦戰術之遠勝攻擊，固已徵而可信；而軍隊之攻堅，既以軍火之消耗無度，而生產因以不繼，原料亦以日乏！至士卒亦以

犧牲太多，目擊心傷而有厭戰之心；士氣沮喪。是故守禦之堅，足以挫猛攻者之士氣，而奪其心以不敢攻，不欲攻。自古迄今，吾英無不用海上塹壕與海軍以限制消耗，而控其餘力以持久取勝。蓋戰之所以敗，由於人力物力之已盡；而攻者不得不傾全力以消耗；苟守者能限制消耗，而留其有餘，用之於最後，彼竭我盈，無不克也！蘇聯兵家亦不欲孤注一擲，而傾國力以快心於一決，以謂：『現代戰術，非如賽拳家之可以乘人於猝，突擊一拳而仆之地也！須防一擊不中而圖有以善其後，則必兵力物力，源源不絕以相接濟，乃足以制勝而屈敵也。』此則『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孫子以爲『昔之善戰者』如此；今豈異於古所云！然非廣土衆民而天府之國，人力物力，安能以持久，源源接濟乎！此則『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之今義也。

勢篇第五

(解題)曹操曰：『用兵任勢也。』王皙曰：『勢者，積勢之變也；善戰者，能任勢以取勝，不勞力也。』
基博按：『勢』與『形』不同：『形』者量敵而審己，籌之於未戰之先；『勢』者因利而制權，決於臨敵之日。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

(訓義)杜牧曰：『分者，分別也；數者，人數也；言部曲行伍，皆分別人數多少各任偏裨長伍，訓練昇降，皆責成之，故我所治者寡也。』陳皞曰：『若聚兵既衆，卽須多爲部伍；部伍之內，各有小吏以主之，故分其人數，使之訓齊決斷，遇敵臨陣，授以方略，則我統之雖衆，治之益寡。』張預曰：『統衆旣多，必先分偏裨之任，定行伍之數，使不相亂，然後可用。故治兵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爲伍，五人爲列，二列爲火，五火爲隊，二隊爲官，二官爲曲，二曲爲部，二部爲校，二校爲裨，二裨爲軍；遞相統屬，各加訓練，雖治百萬之衆，如治寡也。』基博按明戚繼光撰紀效新書十八卷，練兵

實紀九卷，雜集六卷，專明東伍練陣之法；以爲「東伍之令，號令之宜，鼓舞之機，賞罰之信，不惟無南北水陸，更無古今；其節制，分數，形名，萬世一道，南北可通也。若夫陣勢之制，隨敵轉化。或曰：君用兵酷嗜節制，節制工夫從何下手？曰：東伍爲始，教號令次之，器械次之，微權重焉，不能傳也。」所著紀效新書十八卷，以一卷爲一篇；曰東伍，曰操令，曰陣令，曰諭兵，曰法禁，曰比較，曰行營，曰操練，曰出征，曰長兵，曰牌筌，曰短兵，曰射法，曰拳經，曰諸器，曰旌旗，曰守哨，曰水兵，各系以圖而爲之說；皆閱歷有驗之言。而練兵實紀，則在薊門練兵之作；一練伍法，二練膽氣，三練耳目，四練手足，五練營陣，六練將；以爲「教兵之法，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曰實紀者，徵實用也。至清代，上高李祖陶所著邁堂文略，中有讀威武毅紀效新書練兵實紀有述之作，稱「探六經之腴，拔百家之萃，精微廣大，兼而有之；而總歸到節制上去。節制者何？如竹之有節，節節制之，雖筍抽丈餘而不傾欹。又如木之有幹，幹上報節，節上生枝，枝上生葉，節節固之，雖千花萬蕊而不紊亂。無節制，則雖李廣才氣無雙而戰輒敗北；有節制，則以孔明將略非所長，而司馬仲達亦不敢與戰。夫節制工夫，始於士伍以至隊哨，隊哨而至步曲，步曲而至營陣，營陣而至大將，一節相制一節，節節分明，毫不可干。金

鼓各有所用，音不相雜，旗麾各有所用，色不相雜；人人明習，人人恪守，寧使此身可棄，此令不可不守；此命可拚，此節不可不重；視死爲易，視令爲尊；如此，必收萬人一心之效，必爲堂堂無敵之師。而萬人所以爲一心，只是以一管十，以十管百，以百管千，以千管萬。兵退走，則斬將；將敗死，則斬兵；一節一節，互相瞻顧，有欲走而不能走，欲走而不敢走者！孫子之書，形而上者也；戚氏之書，形而下者也；然形而上者之道，卽寓於形而下者之器之中。倘兵無節制，則雖有權謀，無所可用，用亦不能成矣。孫子之謂『分數』，戚繼光謂之『節制』；以將校之統御言，曰『節制』；以部伍之分編言，則曰『分數』；旣而洪秀全、楊秀清起於廣西，走湘破鄂，以撫有南京，號太平天國，清兵屢敗而不可振，則有丹徒戴楫汝舟撰算兵一文，見所著純甫古文鈔；其辭曰：「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孫子；近世則推戚氏繼光爲最。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戚氏本其意以治兵，其紀效新書首以束伍立說。其操練篇所言結隊法，雖與所用鴛鴦陣法，人數不同，然會通全書之說而爲之詳其法，大約五人爲伍，伍有伍長；五伍爲隊，隊有隊長；四隊爲哨，哨有哨長；四哨爲一官，官有哨官；四哨官爲一總，總有把總；五總以上有中軍，爲主將。其軍法禁令等篇所載軍法，皆責成於其長，而治之以

連坐之法。其臨陣退縮也，令甲長管兵，隊長管甲長，哨官哨長管隊長，把總管哨官哨長；若故縱，罪坐其長。其當先不救也，一人當先，八人不救，致令陣亡，八人俱治罪；一甲當先，二甲不救，一隊被圍，本哨各隊不救；一哨被圍，別哨不救；失陷者，皆罪其哨隊長。其對敵先退也，兵退，治甲長罪；甲長與各甲俱退，治隊長罪；一哨各隊長兵俱退，治哨長罪；一哨官之兵與哨官俱退，治哨官罪。其隊長哨長哨官不退陣亡，而甲下之兵，隊兵，哨長以下甲兵退者，皆罪其屬下之甲長與各哨隊長。其平時兵丁逃走，罪其同隊兵。愚嘗反覆其書而知其立法之善也！蓋主將一人至寡，而三軍至衆，以主將將三軍而無法，則無以制其衆，而爲衆所制；無以制其衆而爲衆所制，則兵不畏將而畏賊；兵不畏將而畏賊，則逃。今若如戚氏所言隊伍之法，主帥所將，除中軍未明言其數外，爲兵者八千人，爲把總者五人，爲哨官者二十，爲哨長者八十，爲隊長者三百有二十，爲伍長者一千六百，凡把總，哨官，哨隊伍長，共二千二十有五人。夫以八千人計之，則不如一千六百人之少而易治焉！以一千六百人計之，則又不如三百二十人之少而易治焉！八千人又少而易治焉！二十人比之八千人，又少而易治焉！至於五人，則少之至而至易治焉！此猶以主帥一人所統治而言爾！夫一人治二十人，又

不如五人之治二十人；一人治八十人，又不如二十人之治八十人；一人治三百二十人，又不如八十人之治三百二十人；一人治一千六百人，又不如三百二十人之治一千六百人；一人治八千人，又不如一千六百人之治八千人爲治之者之多而易治焉！且使甲長治兵，其不治兵也，斯隊長治之矣；使隊長治甲長，其不治甲長也，斯哨長治之矣；使哨長治隊長，其不治隊長也，斯哨官治之矣；使哨官治哨長，其不治哨長也，斯把總治之矣。彼甲長焉得不治兵，隊長焉得不治甲長，哨官哨長焉得不治哨長隊長耶！且兵各有長，長各有屬；犯法者各治其長與其屬，則功罪不相及；功罪不相及，則賞罰行。何者？主將法令雖嚴，在下之兵，雖或有怨其主將者，而各有部伍統屬而不能一，則軍士之驕橫者，無自而爲變。且同隊同伍，有連坐之法；同隊同伍者，懼法之連及，則互相管束，不使人恣行，得以累及於衆人，而不容其犯法。此周禮所言伍兩卒旅師軍之遺制，而孫子之所謂「治衆如治寡」也。由此而推，雖將十萬之衆，無難焉！乃今之制軍，則不然！各路調發之兵，領兵官或一人領數百人，多者或至千人；又或數人領之，而部伍不分，兵士衆多，漫無統紀。且兵旣未經選練，又自他處調發而至，與主將素不相習；各路之兵，勇怯不齊，心迹各異；是以兵勇雖多，有如烏合，數里

之外，望氣奔潰。嗟乎！兵無隊伍，主將其能與士卒親乎？士卒遂畏主將而奉其命令乎？且主將卽欲賞罰其衆而部伍不分，遂能行其賞罰乎？則兵衆之卒然逃散，主將其遂能禁之乎？蓋惟有制軍之法，而後軍法可以明；惟軍法明，而後軍法可以行；惟軍法行，而後可以行軍；可以行軍，斯可以滅賊！可以守土地，保人民，安國家；成法具在，主將有欲殺賊立功名者，胡不講求其法而行之也？其後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治湘淮軍，皆用威繼光束伍之法以有成功；則信乎『分數』之以『治衆如治寡』矣！然『分數』之用，不惟節制以治軍，抑亦戰鬪以應敵；而孫子以治軍之節制言，故謂之『分數』；克老山維茲兵法以應敵之戰鬪言，則謂之『戰鬪序列』。特克氏之言『戰鬪序列』，有足以補孫子之所未及者，不惟論列軍，師，旅，團，營，各隊級之節制；抑亦兼及步，騎，炮，各兵種之混成；見所著書第五卷論戰鬪力，中有專章論軍隊之戰鬪序列，其持論以謂：『戰鬪序列者，乃將各兵種部分編制以爲全體之一肢節，而配備於空間，以形成爾後戰鬪之基本形式者也。故戰鬪序列之涵義有二：一曰部分，以算術之要素而成立者也。一曰配備，以幾何學之要素而成立者也。其以算術之要素而成立者，爲由平時固定之軍隊所編成，以步兵營，騎兵連或團及炮兵連等一定

之部分爲單位；自此而上以形成更大之肢部，漸次成爲全體配備，乃將軍隊爲戰鬪而行之配備以預爲規定者也。是故戰鬪序列，乃十七世紀以後戰鬪之所有！蓋戰線之廣袤以無限延長，而軍之全正面，無不爲類似之肢節所成立，而可以分割爲任意之斷片；凡斷片，不但互相類似，且有全軍所縮小同一之組織；所以今日之軍，非單一不可分離之全體，而爲多肢節之一全體，有極大之伸縮性，因敵制勝，散全體以成部分，合部分以成全體，可分可合，而戰鬪序列不以紊亂；是故部分之爲貴也！夫軍之所以不可不有部分者，不論軍之如何小，而欲爲獨立之全體以行動時，至少必三分其軍；蓋一置前方，一置後方，而其一爲中央部隊以成縱隊；縱隊者，由一路線而繼續前進之兵團也。然以中央部隊爲軍之主力，不可不較前軍，後軍爲強大；則四分其軍，而以全軍四分之二爲中央部隊；以視三分其軍者爲實用；然尤不如八分其軍；蓋先以一隊爲前衛，而以三隊爲中央部隊，橫延左右成兩翼以成軍之主力；以二隊爲後衛；而其餘兩隊，則分置於左右翼外若干之距離，以掩護縱隊之側面也！然總司令官之直接命令者，不過三四人，則指揮易；而經三四人以轉達其下部隊，其中亦有不利第一，命令所經過之階級愈長，則失去其迅速，力量與精確之程度愈

大如總司令官與師長之間，介有軍長，是也。第二，總司令官直屬各指揮官之活動圈愈大，則總司令官之威力與權勢以減殺；蓋各指揮官之於所屬部隊，皆有其自身之威望與權力；而至於脫離總司令官之指揮時，殆常有拒絕之傾嚮也！此部分之所以多階段，不如多分支！然分支過多，亦以徒招混亂！吾人試思以一軍司令部指揮所部之八分隊，已爲不易；何況欲指揮十以上之分隊耶！今以二十萬之軍分爲十師，一師分爲五旅，則一旅之兵，得四千人，此一法也。然吾人亦可以二十萬之軍分爲五軍團，一軍團分爲四師，一師分爲四旅，則一旅之兵爲二千五百人；兩者相衡，孰爲得失？則分五團，不如分十師！何者？第一，以軍團介於師與軍之間，而總司令官命令傳達之階梯，有過長之缺陷！其次，二千五百人之一旅，兵力可謂劣弱；而一軍之旅得八十，以視分十師之得五十旅者，又太煩複；則兵力以寡而見薄，指揮以多而不易！此分五軍團之所以爲失；而總司令官之所^{得者}，不過直接命令指揮官之數減半耳！至一旅之兵，二千五百人，固形太少；而五千人，亦不可過^{何者}？第一，旅者，乃以一指揮官直接之口令所能指揮之部隊，而視人聲所能達之範圍，爲其兵數之最高限度。其次，步兵集團至五千人以上時，則必有炮兵附屬，而混合有異種兵者，無不視爲特

別之一部隊，未可漫以旅呼之也！戰略上之所需以求各種兵之混成者，爲軍團；若無軍團，則以師爲限；師以下之肢節，則不過以應乎一時之必要，而得許可爲一時之混成而已！是故部分之不可不知者有三焉：第一，全軍之肢節少，則失去其伸縮性。其次，肢節失之過大，則最高意志之威力薄弱。其三，命令經過之階梯複雜，則力量以殺，而失其精確與迅速。所以階段不宜多，而分支不可少也！至戰鬪序列之必涉及各兵種之混成，則以近代之兵學，不以各部隊全體集合爲目標；而以肢節解，爲通力合作，斬於互相隔離之行軍，得爲各自獨立之戰鬪；願非各兵種之混成，不能爲獨立之戰鬪！蓋戰鬪，不外二者所構成；一爲射擊之殲滅；而一則爲白兵戰，即個人之戰鬪，是也。炮兵有效於射擊之殲滅；騎兵特利於個人之戰鬪；步兵則兩者兼有之！又防禦以固著於陣地而抵抗；而攻擊，則以敏捷活潑之運動爲第一義。騎兵缺固著之性能，而運動，則保持有優秀之力；故騎兵可專爲攻擊之用。步兵能固著以行抵抗，而亦不缺運動之性能也。戰鬪以殲滅爲主，而炮兵有效於射擊之殲滅，厥爲各兵種中之最可畏者！然缺乏運動之性能而固著於靜止，以致軍隊之運動，亦因而遲鈍；此其所短！儻炮兵無掩護之部隊，往往有爲敵軍襲擊而以委炮於敵手者，蓋炮兵無

個人戰鬪之能力也。然敵軍得我之炮，而射擊我以為殲滅，則害莫大焉！騎兵以增加軍隊之運動力；若騎兵過少，則失軍事動作之迅速性！無炮兵，則以滅殺軍隊之殲滅力；無騎兵，則以滅殺軍隊之運動力！蓋步兵雖能運動而不如騎兵之迅速；無騎兵，則不能以追奔逐北，殺敵致果，而勝利之收穫不大矣！自十八世紀中葉，菲烈德立大王視運動為軍事成功之惟一原理，而欲以出乎敵人意料之運動力，風發電邁以爭勝利；所以拿破崙之用騎兵，比率大於尋常；蓋騎兵以敏活運動而為決大勝之武器也！然以火器之進步，而騎兵失其重要性；仰亦自然之理也！然而炮兵無步兵，則不能掩護；步兵無炮兵，則不能殲滅！步兵為全軍之主兵，其他騎炮二種兵，則從屬之；大抵騎兵之於步兵，以比率五分之一為最適；而炮兵，則千人之兵，炮兵則為三門或四門，乃至五門之比率；過此以往，是否有害作戰，而非委之於經驗，無以知也！所以於全部無障害之炮兵最大數，與全部能滿足之騎兵最小限，如何適當，不可不熟慮也！然則克氏之所謂戰鬪序列，蓋師以上之編制；而孫子之所謂『分數』，則相當於師以下之編制；眾寡不同，而義相發也！

鬪眾如鬪寡，形名是也。

（訓義）曹操曰：『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張預曰：『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視不相見，故爲旌旗。』今用兵既衆，相去必遠，耳目之力所不聞見，故令士卒望旌旗之形而前卻，聽金鼓之號而行止；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故曰：此用衆之法也。』

基博按：『形名』者，軍隊作戰之所以指揮也。古人以旌旗爲『形』，金鼓爲『名』；而今軍中所用之手旗、烟火、手電筒、信號彈、光號彈，皆以爲『形』之指揮也；軍號、口笛、鑼、鼓，則以爲『名』之指揮也。然古之戰場小，軍隊之組織簡單，故『形』『名』足以指揮；而今之戰場廣，軍隊之組織煩複，僅『形』『名』不足指揮；而指揮之權，操於將校；指揮之事，筭以通信。德國軍事家嘗謂：『通信部隊，卽指揮部隊，無通信，卽無指揮！』而世界各國，行軍通信機構之最先進者，莫如德國；當一九一七年攻俄時，其通信機構，卽從步兵連著手；而俄軍之所以此進彼退，指揮無方者，祇以通信之不靈活耳！及大戰以後，英法諸國之建軍，無不擴充通信部隊，以至步兵連通信班爲止！蓋連爲戰鬥單位，其指揮連絡之靈活，往往決勝於俄頃；其野戰電話線，無不架至連；而背囊式無線電之使用，甚而下達第一線班及最小搜索單位者，誠以部隊之指揮運用，非出以機動突擊，不能制勝；而部隊之協同連繫，又非有賴

於通信靈活，不能『鬪衆如鬪寡』也！我國以科學不競，而電氣通信器材之缺乏，僅團以上有配屬；而營連之指揮，不廢『形』『名』『形』『名』之用，在營以下，始特顯著，多使用於近距離，小部隊；蓋耳力體力之範圍，不能超過一千米也。然以兵器之進步，摧毀與破壞之方日大，電話通信，亦虞或斷；而山地戰鬪之電話架拆，尤爲困難；則以『形』『名』之器材輕易，手續簡單；而緊急之情報，無不以密約信號，靈活傳遞，抑亦以發揮最大效能也！形名之中，以手旗及軍號，口笛爲最普通使用而各有攸宜。蓋手旗爲前線部隊之用；不論行軍駐軍戰鬪間小部隊之指揮聯絡，船舶鐵道等運輸間之連繫，無不左宜右有；尤以搜索警戒部隊與後方之隔離，或湖沼地敵前架橋作業之連絡，最爲有效。至於軍號，口笛，不惟爲軍隊作息時間及行動之信號；而臨陣之際，尤可以預約之信號，達緊急之命令以指揮一切，實爲營連排長指揮之利器也！惟我軍之用手旗，多依據通範三部，用數字符號以行通信；特以軍語繁複，記誦翻譯困難；而通信勤務，尤多沿用電報收發規則辦理，手續繁瑣，費時太久，亦失手旗通信簡單之初意；當以依據步兵操典，射擊教範，而改用簡明易記且易想像之記號通信爲宜！至於軍號，口笛，我軍雖早使用；然亦固執一定之形式，拘泥

舊法，而爲敵人所熟知，往往模倣以誤我。除用之爲各種警報外，尤應在平時加以特種訓練，以適應臨陣之實況，而規定各種簡明易記之信號，隨時變換以自由運用；此之不可不察也！

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訓義）曹操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筌曰：『當敵爲正，傍出爲奇。』何氏曰：『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若兵以義舉者，正也。臨敵合變者，奇也。我之正，使敵視之爲奇；我之奇，使敵視之爲正；正亦爲奇，奇亦爲正。大抵用兵皆有奇正，無奇正而勝者，幸勝也，浪戰也。』張預曰：『三軍雖衆，使人人皆受敵而不敗者，在乎奇正也。奇正之說，諸家不同。尉繚子則曰：『正兵貴先，奇兵貴後。』曹公則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李衛公則曰：『兵以前向爲正，後却爲奇。』此皆以正爲正，以奇爲奇，曾不說相變循環之義。唯唐太宗則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爲一法，使敵莫測，茲最詳矣。』鄭友賢曰：『或問：『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受敵無敗，二義也；其於奇正有所主乎？武論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獨於奇正云云者，知其法之深而二義所主之要也。復曰：『凡』

戰，以正合，以奇勝。』正合者，正主於受敵也；奇勝者，奇主於無敗也；以合爲受敵，以勝爲無敗，不其明哉！」基博按鄭氏之說，苦心分明而未得其指。夫「以奇勝，」豈止「無敗」；「以正合，」不限「受敵」。『受敵而無敗，』一意相貫，非二義也。其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蓋意在爲不可勝，而自立於不敗之地；所謂「奇正」者，不必指我之「以正合，以奇勝」；乃謂識奇正之用，而以測敵軍之孰爲正，孰爲奇，而後可以「受敵而無敗」也！一九一七年，法國赴美軍事委員與維埃詔美人以取守勢之作戰法曰：「總司令部參謀中人，知敵人之將大舉也，聚而測以三事：（一）敵軍之真正意嚮。（二）敵軍將在何處前敵之何段進攻。（三）敵軍人數。然而有未易者！蓋敵人每出種種狡謀，以愚吾之耳目。或則於前敵各處悉立有取攻勢性質之建築工程，以爲疑兵之計。或其可用之軍，本在後方休息，突運往某處前敵；顧非自其地進攻；特以處心積慮，欲愚其所占地內法比居民及我軍間諜。若同時由數地進攻，必係疑兵之計；以分吾軍兵力。如敵人於攻擊凡爾登前，先攻其北諸地暨香檳業羅拉納二地。吾人雖知其志在凡爾登，然軍隊不能集中。吾人又稔知敵人必先由數處進攻，然又不敢斷其皆無重要關係；我以備多而力分，

疲於奔命，敵遂搗虛而入。』易言之，即必先測識敵軍之孰爲奇正，而後可以受敵而無敗也。既而又曰：『我既推測敵軍之意念所欲矣，苟我確知敵軍將由前敵之某地進攻，必須厚集兵力於後方，不獨防誤計敵軍進攻地點，且以第一道防線濠溝爲敵軍炮彈之點，勢必全被毀壞，密集其中，反多所犧牲，宜擇一適中地點，屯兵策應；其地各道濠溝之聯絡，機關槍之炮位，炮壘之地點，皆須用掩飾術種種方法，使敵人對於我軍主力所在之地點，茫然不知，而長慮却顧，如骨鯁在喉，不除不快；苟非盡毀地上各物，其顧慮之心，永不能消滅，若全力攻未陷各段，轉予我以反攻之機；蓋其密集之點，既足引我步軍注目，又爲我軍炮隊之的。』此又我軍之奇正。故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

兵之所加，如以礮擊卵者，虛實是也。

（訓義）曹操曰：『以至實擊至虛。』李筌曰：『礮實卵虛。』梅堯臣曰：『礮，石也，音選，以實擊虛，猶以堅破脆也。』張預曰：『夫合軍聚衆，先定分數，分數明，然後習形名，形名正，然後分奇正；奇正審，然後虛實可見矣。四事，所以次序也。』基博按四事承上篇而備陳其目。分數，形名，奇正三者，所以

自立於不敗之地；而虛實，則所以不失敵之敗也。虛實云者，謂避實擊虛，避堅擊瑕，不虛耗吾力以攻敵之堅；以礮投卵，喻其易耳！夫用兵之法，貴於明奇正，識虛實，而攻守相兼，奇正爲用。甲午中日之戰，我之所以敗，兵力非甚薄也，軍械非不足也，乃不爲攻而爲守，而守又不布遠勢而局一隅！方直隸提督葉志超，太原鎮總兵聶士成之護諸將以自牙山敗退也，日人遲回王京，未敢薄我，蓋大兵未集，孤軍無繼也。葉志超護大同鎮總兵衛汝貴，高州鎮總兵左寶貴，奉天府都統豐陞阿，提督馬玉崑諸將兵三十五營以屯平壤；而聶士成與四川提督宋慶，黑龍江將軍依克唐阿及其他諸將以所部七十餘營聯屯鴨綠江上，如荼如火，既不知分道爭利，直趨王京以攻敵人之虛；又不能扼險屯兵，互爲策應，而予敵人以瑕。葉志超在平壤置酒高會，而日軍源源而至，遂成坐困。既而三戰三北，日軍渡鴨綠江，連陷九連，安東，鳳凰諸城。而安東之敵，分兵西陷岫巖，入海城；且將東窺遼陽，西瞰營口牛莊，於是關外寧遠，錦州諸城大震！宋慶帥所部自蓋平北援。然是時，海城之日軍以孤軍懸入；蓋平既未失守，惟析木城一線爲其後路；而日軍之入海城者，僅六千人；大小礮才二十門，糧械不繼；而宋慶所部倍之，苟以全力分布，絕其歸路，固可聚而殲焉！乃以全軍二十餘營，屯距

海城二十餘里之缸瓦寨，逍遙容與；而海城之敵，從容布置，乃避實擊虛以先發制我矣！於是聶士成大憤，以謂：『戰事之起，止聞敵來，未聞我往，故敵得前進無忌！』乃電請於諸帥：『願得精卒數千人，直出敵後，往來游擊，截饗道，焚積聚，多方擾之，時聚時散，不予敵人以可測；及其罷於奔命，而後以大軍蹙之，必大克之！』此蹈敵之瑕，以成我之奇，兵家之制勝也！然諸將尼之不果行焉！此不爲攻而爲守之失也！及其守也，則又不識奇正之用；敵布遠勢以攻我，我局一隅以應敵，而以我之株守，成敵之用奇。牙山之戰，聶士成駐成歡，扼兩山間之大道；戰方酣，而不虞敵之出奇兵，繞登東山以襲我側也；勢不支，遂敗，而就葉志超合軍以趨平壤。既而日軍分四道來攻，志超乃大嚴諸軍，附郭而屯，祇防東南一路以悉力當敵衝；而莫虞彼狡之自西北分道以議我後也！馬玉崑方大捷於東南，而日軍則襲城北以破玄武門矣！至於守旅順，不固守金州，防威海，不兼防成山，我悉全力以當敵衝，敵出奇兵以議我後，屢敗而不之悔！孫子曰：『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然則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敗者，則以昧奇正之用，而不虞敵之出奇以制勝也。用兵者可以知所監矣！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訓義）曹操曰：『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也。』杜牧曰：『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張預曰：『兩軍相臨，先以正兵與之合戰，徐發奇兵，或擣其旁，或擊其後，以勝之。若鄭伯禦燕師，以三軍軍其前，以潛軍軍其後，是也。』基博按戰之爲道，在殲滅敵之主力，而殲滅敵之主力，則必『以正合，以奇勝』。雖在今日，不能例外，然而議論紛紜，亦各不一：或主側翼包圍，則有當於『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或持中央突破，則不必『以奇勝』，而斬決勝於『以正合』者也。在一九一四年，歐洲上次大戰未起之前，法國兵家曾以此諍議甚烈。萊格里爲包圍論之領袖，朗格羅爲突破論之領袖，而朗格羅以一九〇二年，著最近二次戰爭之教訓一文，則以一八七八年之俄土戰爭，與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之南非戰爭爲論據，而發凡起例，以謂：『作戰者，必在敵人之戰線，得其可突破之一點，而集中可用之兵力以爲攻擊，則戰必勝！拿破崙之作戰原則，至於今不廢；然側翼突破之戰術，不得受限制於現代武器之發展而無成功！』持之有故，爲當日作戰部長所贊許，而採用於軍隊，及大戰之起，以延一九一七年，法軍未嘗不以中央突破之戰術，施之於德，而屢試

無效！福煦元帥乃以證明殺敵效果之必假途於側襲，而拿破崙爲不可易也！其後參謀次長羅亞楚廣蒐史例，而著戰略之成功與戰術之成功一書，其結論以謂：『綜世界戰史以觀，大戰爭之決勝，無不在敵人之後方或側翼！拿破崙之用兵也，必盡力之所能及，而以猛攻敵軍之側翼及後方；一八〇五年之戰奧於烏爾穆然，一八〇六年之戰普於耶拿及澳尼斯，特無不然。老毛奇則學拿破崙而未至！普奧之役，老毛奇以兵力三分之一，牽制正面；而用三分之二兵力以側重右翼，迅速決勝；則固然矣！及一八七〇年之普法戰爭，初意亦欲猛攻法軍之側翼以前進，而以指揮之無力不澈底，以無成功；及其成功，則以法軍指揮之更不如，所以學拿破崙而未至也！拿破崙亦有例外，而用中央突破以制勝！然側翼作戰之利，中央突破之不利，利害較然，可得而言：中央突破以正面作戰而相持不決；側翼作戰以蹈瑕抵隙而迅速決勝；一也。中央突破，必遇敵人之強力抵抗；雖可以優勢之兵力，壓迫敵人以不得不退却，而決勝不易；兩軍相對，我勝而力亦疲；不如側翼攻擊之避去正面，而有自由活動之區域；假我以祕密而能迅速，彼以無備而出不虞，則彼不及增援以失連繫，而我可以猛進而無抵抗；二也。』則是中央突破，『以正合』之未易以決勝；不如側翼襲

擊，『以奇勝』之可以速決勝；孰爲得失，羅亞楚論之甚析，然而譚何容易！『以奇勝』之未必勝，羅亞楚亦未嘗不鄭重申論！羅亞楚以謂：『側翼襲擊之以迅速決勝，固矣！然而兵力之配備，殊費經營！不知吾人當以少數兵力配備正面以牽制敵人正面；而集中主力以迅向決戰之側翼耶？抑集中主力以對待敵人正面；而用兵力之一部份以抄其側翼耶？抑側翼之兵力，以與正面平均分配耶？三者之中，自以集中主力於側翼襲擊之爲大膽而有效；惟施之於善運動戰之敵人，而勝負利鈍，在不可知之數矣！假令吾人集中主力以襲擊敵人之側翼，而預測敵人之所以應，不出四端：其（一）敵人倉猝不及調大兵以延長正面，而對吾集中主力之襲擊，無法抵抗，則吾之側翼作戰勝利，而此之勝利，不可不善用！然則如何而可？曰：宜推鋒而入以爲無前之猛進，而包圍敵後以絕其後方之增援與聯絡，與正面之吾軍相應，前後擊之，而敵軍可聚而殲旃！其（二）敵人有時間，有餘力以調兵增援，則吾軍之在正面者，宜盡力猛攻以牽制敵人，使不得移用兵力於側翼。側翼作戰，不可不利用最大之速率以佔敵人之先著，而尤不可不爭先佔領側翼方面之重要地點；於是，一彼一此以成競翼運動，相互展一翼以外延，而爭取包圍之形勢，延向敵後以收前後夾

擊之功；此德人之所慣用，而兩面夾擊之功，卒未見於上次歐洲大戰者，其大因在雙方聯絡之困難，一致行動之不易。如敵人以增援側翼而滅殺正面，則以我正面軍之猛攻，而乘敵正面軍之移動，推鋒直入以成突破，則以側翼之襲擊而成中央之突破者，亦往往有之。其（三）敵軍之側翼不增援以且戰且退；於是我側翼之襲擊，乖於所之而不得一當；則以敵側翼軍退却之速，而成我側翼軍追擊之迅；於是我側翼軍之前進方向，與我正面軍之前進方向，相悞以白衝突。其（四）敵人之兵力強，不惟有力以固守正面，抑亦源源增援以加強其側翼，而反攻我側翼，以圖迂迴而包圍我後。然則側翼襲擊，譚何容易！假如我無力以牽制敵人正面，則側翼作戰，萬不能成功。雖側翼作戰，業已開始；而正面作戰，仍須進行；如不進行，則敵人得移正面軍以增援側翼。然我即有力以牽制敵人正面軍，而敵人未必不有後方之預備隊以源源增援，加強側翼；如欲牽制敵人之預備隊，非猛攻不可；惟猛攻，而後可以迫敵人之預備隊，不得不增援正面，而不能用於側翼；是故我正面之兵力，亦非強大不可；而強大之度，必以能牽制敵人之主力，不得移動；然後悉我力之有餘，以加強側翼之襲擊；則是『以奇勝』者，不得無藉於『以正合』。此『以正合』之所以必與

『以奇勝』相輔而行也！羅亞楚又言：『側翼作戰，非攻擊敵人之翼端所能有功；蓋敵人有縱長配備之預備隊以爲保護，可以延長正面之抵抗而圖以反包圍我軍，此則可憂也！所以側翼運動，非集中兵力以向敵人側翼之後方攻擊不可！惟我側翼軍之攻擊方向，不可與正面軍之攻擊方向，過早會合而不布遠勢；所以側翼軍，不可不遠離本軍集中；如不布遠勢而過早會合，往往有自相衝突之虞！此側翼軍之集中，不可不知者一也。側翼軍之集中，尤必出其不意！所謂出其不意者，即在敵人陣線之要點，驟有強大之我軍出現；而敵人倉皇失措，不及調集相當之軍隊以爲抵抗也！出其不意之前提，在全體軍力之深廣配備；配備之時，當即審慎考量，而預爲之地以對敵人之側翼或後方，得迅速集中必要之軍力；尤以我軍力配備之深廣，而疑誤敵人以不測我軍何向而集中；拿破崙之用兵，無不如此，往往自寬廣之集中，或行軍之正面，突向決戰之側翼以襲擊，而敵人不知所爲焉！此側翼軍之集中，不可不知者二也。側翼軍之何向以集中，不可不慎圖於其始何者？近代戰爭，雖以一軍之兵力，而已選定之攻擊方向，欲驟改變，已不可能；況又加而上之！然又不可以改變方向爲不可能，而局促一隅以自坐困！此側翼軍之集中，不可不知者三也。』由羅

亞楚之言，而後措施之有方，『以奇勝』之可以勝，余故要刪以著於篇。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

（訓義）杜佑曰：『言應變出奇無窮竭。』鄭友賢曰：「或問武論奇正之變，二者相依而生，何獨曰『善出奇者？』曰闕文也；凡所謂如天地，江河，日月，四時，五色，五味，皆取無窮無竭，相生相變之義。故首論以正合奇勝，終之以奇正之變不可勝窮，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豈以一奇而能生變，交相無已哉！宜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也。」

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

（訓義）張預曰：「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互，盛而復衰；喻奇正相變，紛紜渾沌，終始無窮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

（訓義）李筌曰：「宮，商，角，徵，羽也。」

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

（訓義）李筌曰：「青，黃，赤，白，黑也。」

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

（訓義）曹操曰：「自『無窮如天地』已下，皆以喻奇正之無窮也。」李筌曰：「酸，辛，鹹，甘，苦，五味。」張預曰：「引五聲五色五味之變，以喻奇正相生之無窮。」

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

（訓義）梅堯臣曰：「奇正之變，猶五聲五色五味之變無盡也。」

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

（訓義）何氏曰：「奇正生而轉相爲變，如循環其環，求首尾之莫窮也。」張預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變化相生，若循環之無本末，誰能窮詰！」

右第一節論奇正之變。基博按起歷舉分數，形名，奇正，虛實四者，而側重奇正；以戰勢不過奇正；而奇正者，則勢之所以因利而制權也。「奇正之變」，「變」字尤宜注意。果執「以正合，以奇勝」而不知所爲變，則敵有以測吾之奇正；而吾因利制權之勢有所窮！唐太宗曰：「以奇爲正，使敵視以爲正，則吾以奇擊之。以正爲奇，使敵視以爲奇，則吾以正擊之。」張預曰：「奇亦爲正，正亦爲奇。」

『奇正相生，若循環之無端，』斯以盡『奇正之變。』蓋惟變乃能因利制權也。

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

〔訓義〕孟氏曰：『勢峻，則巨石雖重，不能止。』

鷺鳥之擊，至於毀折者，節也。

〔訓義〕杜牧曰：『勢者，自高注下，得險疾之勢，故能漂石也。節者，節量遠近，則擢之，故能毀折物也。』張預曰：『鷹鷂之擒鳥雀，必節量遠近，伺候審而後擊，故能折物。尉繚子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李靖曰：『鷺鳥如擊，卑飛斂翼。』皆言待之而後發也。』

是故善戰者，其勢險，

〔訓義〕王皙曰：『險者，所以致其疾也，如水得險隘而成勢。』

其節短；

〔訓義〕曹操曰：『短，近也。』杜佑曰：『言以近節也；如鷺鳥之發，近則搏之，力全志專，則必獲也。』梅堯臣曰：『險則迅，短則勁，故戰之勢，當險疾而短近也。』鄭友賢曰：『或問其勢險者，其義易明；

其節短者，其旨安在？曰：力雖甚勁者，非節量短近而適其宜，則不能害物。魯縞之脆也，強弩之末不能穿；毫末之輕也，衝風之衰不能起；鷲鳥雖疾也，高下而遠來，至於竭羽翼之力，安能擊搏而毀折哉！嘗以遠形爲難戰者，此也。是故麴義破公孫瓚也，發伏於數十步之內；周訪敗杜曾也，奔赴於三十步之外；得節短之義也。博基按下軍爭篇稱：『卷甲而趨，日夜不處，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其勢非不險也；然而『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一而至，』『則擒三將軍』者，失節短之義也。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爲『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失節短之義也。卽如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開始，德皇以二十年之整軍經武，挾其久蓄不用之威，颯發電征，如迅雷不及掩耳，席卷比利時而掩有焉，其勢非不險也；浸淫而及於法之北疆，顧咫尺巴黎，經百日而不能破，東不能入俄境，南不能庇奧鄰，卒以釀馬蘭之挫衄者，失節短之義也。法人蒲哈德著德大將興登堡歐戰成敗鑑一書，其中盛稱魯登道夫，以謂：『胸有成算，陣無虛設，分兵四出，所當者破；惟進而不已，不自斂戢，其戰線日益延長，而力挫士疲，遂以大敗』；失節短之義也。方吾抗戰之初，日人挾其飛機大炮，佐之坦克車，北則縱橫河洛，南則馳驟京杭，揮霍如志；我以備多而力分，彼則『節短』而

「勢險」我之所以敗，彼之所以勝也！然而孟賁烏獲，力有所底，敵之佔地日廣，敵之兵勢漸分而見薄。我之壤土日蹙，我之兵力以集而益厚。敵之戰線，愈延愈長；我之陣地，愈蹙愈短。及是時，「勢險」，「節短」之效，將在我而不在彼！以希特勒閃電戰之陵厲無前，而咫尺不得窺英倫，勞師以襲遠，而東頓兵於墨斯科，失節短之義也！况日人乎！克老山維茲言：「凡攻擊乃隨其前進而力弱」，愈深入，愈阻滯，吾久知其頓兵不得進也！

勢如驥弩，節如發機。

（訓義）李筌曰：「弩不疾，則不遠；矢不近，則不中。」梅堯臣曰：「驥，音霍，驥張也；如弩之張，勢不遠巡；如機之發，節近易中也。」張預曰：「言趨利尙疾，奮擊貴近也。」

右第二節論用奇宜乎勢險而節短。基博按出奇制勝，攻其無備，出其不意，非勢險節短不爲功。勢險，則敵不及虞；節短，則力無虛耗。激水，驥弩，皆以喻疾擊之迅；鷲鳥，發機，皆以喻用力之迫。

紛紛紜紜，亂亂而不可亂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

（訓義）李筌曰：「紛紛而亂，示如可亂；旌旗有部，鳴金有節，是以不可亂也。渾沌，合雜也；形圓，無向

背也。」杜牧曰：「此言陣法也。風后握奇文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音機，或總稱之。先出將軍定兩端，此之是也。奇者，零也；陣數有九，中心有零者，大將握之不動，以制四面八陣，而取準則焉。其人之列，面面相嚮，背背相承也。軍志曰：『陣間容陣，足曳白刃，隊間容隊，可與敵對。前禦其前，後當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前爲後，以後爲前。進無奔迸，退無違走。四頭八尾，觸處爲首。敵衝其中，兩頭俱救。』彼此相用，循環無窮也。」梅堯臣曰：「分數已定，形名已立，離合散聚，似亂而不能亂；形無首尾，應無前後，陽旋陰轉，欲敗而不能敗。」何氏曰：「此言鬪勢也。善將兵者，進退紛紛似亂；然士馬素習，旌旗有節，非亂也。渾沌，形勢乍離乍合，人以爲敗；而號令素明，離合有勢，非可敗也！」

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

（訓義）曹操曰：「皆毀形匿情也。」杜牧曰：「言欲僞爲亂形以誘敵人，先須至治，然後能爲僞亂也。欲僞爲怯形以伺敵人，先須至勇，然後能爲僞怯也。欲僞爲弱形以驕敵人，先須至強，然後能爲僞弱也。」何氏曰：「言戰時爲奇正形勢以破敵也。我兵素治矣，我士素勇矣，我勢素強矣，若不匿

治勇強之勢，何以致敵！須張似亂似怯似弱之形以誘敵人，彼惑我誘之之狀，破之必矣！」基博按諸家解多主曹公「毀形匿情」之意，此乃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辭也。「亂生於治」承上「鬪亂而不可亂」申論之；若曰「鬪亂而不可亂者，以亂生於治也。」「怯生於勇，弱生於強」則因「亂生於治」而連類及之。夫「生於勇」之法，乃天下之大勇；而「生於強」之弱，乃天下之至強也！蘇軾留侯論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所謂「生於勇」之法，「生於強」之弱也。自來論兵者，惟益陽胡林翼最能暢發此意，每曰：「戰，勇氣也，當以節宣蓄養提振爲先；又陰事也，當以固塞堅忍蟄伏爲本。昔條侯之破七國，堅壁三月，以太后梁王之故而不受詔，故曰：『亞夫真可任使也。』秦王之破宋金剛，亦堅壁年餘，俟其糧盡遁走，則一日夜追勦二百餘里；秦王非天錫智勇者哉！使今人當之，則疑其怯矣！嘗論孺子

之戲豬豚，貫以氣而縛以繩；當其盛時，千錘不破；一針之隙，全豚皆消。兵事以氣爲主，兵勇之氣，殆如孺子豬豚之氣；此中盈虛消息之故，及蓄養之法，節宣之法，提倡之法，忍耐之法，惟大將能知之！彼營哨各官，賊未來，則欲攻，勇氣不可遏；賊果來，則殊不能戰，勇氣又減去大半；此積年之通弊也。軍事，何常之有！以爲兵力厚，而勝負之數，又不系乎厚薄；以爲將才勇，而勝負之事，又不盡系乎勇怯！凡事當有遠謀，有深識；堅忍於一時，則保全必多；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爲小將，須立功以爭勝；爲大將，戒一勝之功而誤大局。蓋僥倖而圖難成之功，不如堅忍以規遠大之謀。兵事不在性急於一時，惟在審察乎全局。全局得勝，譬之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軍事到緊要之時，靜者勝，躁者敗；後動者易，先動者難；能忍者必利，不能忍者必鈍。嚴密堅忍以待之，蓋本有破釜沉舟之志，却以攬轡安閒出之。王翦用六十萬人，日以美飲食撫循其士，而不遽戰。李牧治邊，日以市租椎牛饗士，而不欲戰。養之久而氣勢之蓄，鬱於中乃愈厚。不貪小利，不圖近功，示弱以懈賊之心，堅忍以養我之氣；俟審察賊情，并力大戰，則我軍之氣，愈遏而愈盛；伺其瑕而蹈之，一發即破矣！兵事貴乎審機以待戰，尤貴蓄銳以待時！兵事以夸大矜張驚遠爲忌，收斂固嗇切近爲實。」語見胡文忠公集中。

書牘。夫戰，危事也，非勇不能戰；然非「生平勇」之怯，則不能「收斂固蓄」，「審機以待戰」，「蓄銳以待時」也。胡林翼，字潤之，於清咸同間，累官湖北巡撫。方太平軍之起粵西，長驅以北，無不破滅。惟林翼率勵諸將，勘定湘鄂，以力扼太平軍不得逞；卒諡文忠，刊有胡文忠公全集。其論兵多出於動心忍性，體驗有得；操心危，慮患深，語無泛設，事皆親歷；每語人曰：「弟之軍事，精神思慮，多注於往返書札之中，其公牘不多見也。」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開始，德人襲比以入法，長驅而前，五道並進，以八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三日，破英法聯軍第一陣線；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三日，疊破第二陣線。當是時，德人氣吞巴黎，法人大震；而法統帥霞飛將軍，知德之志在消滅我主力，精銳也，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於是親切體認兵法所謂「全軍爲上」，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堅信而篤行之；力排羣議，不戰而退，率百餘萬大軍，連退九日。其將士不知所謂，方以爲吾人四十餘年之臥薪嘗膽，今日釁自敵開，人人同仇，何故不戰而退？屢請戰，然而霞飛不許也，惟命亟退。至九月三日之夜，望見巴黎燈火，將士痛哭曰：「祖國已矣！」方悽惶慘沮，無可如何；忽奉霞飛反攻之令，無不感極而泣，人願致死，而德人則以十日之乘勝追擊，如入無人之境，以爲今

而後，法軍無能爲役矣；乃調二軍圍東征以禦俄，而右翼空虛，爲法之第六軍所乘；而法全軍轉守爲攻，遂以大敗德師。乃知胡林翼所謂「示弱以懈賊之心，堅忍以養我之氣，俟審察賊情，迸力大戰，則我軍之氣愈遏而愈盛；兵事貴乎審機以待戰，尤貴蓄銳以待時。」誠有味乎其言之也！則其退也，乃其所以蓄銳也！其怯也，斯其所以爲勇也！豈徒勇者而能之乎！此之謂「怯生於勇，弱生於強」也。

治亂數也。

（訓義）杜牧曰：「言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梅堯臣曰：「以治爲亂，存之乎分數。」王皙曰：「治亂數之變。」

勇怯勢也。

（訓義）李筌曰：「兵得其勢，則怯者勇；失其勢，則勇者怯。」王皙曰：「勇怯者，勢之變。」基博按：隨勢爲勇怯者，三軍之勇怯也；怯生於勇者，大將之權謀也。明乎三軍之勇怯，則貴任勢以決勝；明乎生於勇之怯，則知蓄銳以待戰。三軍之勇怯，決之於卒然者也；大將之權謀，豫之於素養者也。此之

不可不察！

強弱形也。

（訓義）王皙曰：『強弱者，形之變。』葦溥按：強弱有定形，而勇怯無常勢。勇怯者，隨勢而為變者也；

強弱者，予人以可形者也。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訓義）曹操曰：『見羸形也。』杜牧曰：『非止於羸弱也；言我強敵弱，則示以羸形，動之使來；我弱敵強，則示之以強形，動之使去。敵之動作，皆須從我。』孫臏曰：『齊國號怯，三晉輕之。』令入魏境，為十萬竄，明日，為五萬竄。魏龐涓逐之，曰：『齊虜何怯！入吾境，亡亡者過半。』因急追之，至馬陵，道狹。臏乃砍木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伏弩於側，令曰：『見火始發。』涓至，鑽燧讀之，萬弩齊發，龐涓死。此乃示以羸形，能動龐涓，遂來從我而殺之也。隋煬帝於雁門，為突厥始畢可汗所圍，太宗應募救援，隸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必多齎旗鼓，以設疑兵；且始畢可汗敢圍天子，必以我倉卒無援；我張吾軍容，令數十里，晝則旌旗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以為救兵雲集，惶懼而遁；不

然彼衆我寡，不能久矣！』定與從之，師次崞縣，始畢遁去。此乃我弱敵強，示之以強，動之令去。故敵之來去，一皆從我之形也。」張預曰：「形之以羸弱，敵必來從。楚伐隨，羸師以張之。季良曰：『楚之羸，誘我也。』」基博按杜牧解甚妙，足以補孫子之漏義。然就下文「子之，敵必取之」云云，自當依曹公張預之解，上下文意思一貫。

子之，敵必取之；

（訓義）張預曰：「誘之以小利，敵必來取。」

以利動之，以卒待之。

（訓義）張預曰：「形之既從，子之又取，是能以利動之而來也。」陳啓天曰：「此卒字，當讀如猝，急也，突也，謂急突之戰勢也。上文云：『其勢險，其節短。』以卒待之，即謂以勢險節短之戰法待敵也。」基博按計篇「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利而誘之，卑而驕之。」正與此「善動敵者形之」云云意相發；此之所謂「形之」，「計篇則謂之「示之」爾。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訓義）李筌曰：『得勢而戰，人怯者能勇。』賈林曰：『所謂擇人而任勢，言示以必勝之勢，使人從之；豈更外責於人，求其勝敗。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梅堯臣曰：『用人以勢，則易；責人以力，則難；能者在擇人而任勢。』何氏曰：『得勢自勝，不專責人以力也。』基博按：胡林翼嘗謂：『用兵之法，強弱均有用處。躁進之兵，可使誘賊，而以精騎伏於旁路，俟其站立不穩，橫出截之，可大捷也！又難打之賊壘賊隊，亦可使之猛攻，取其冒勢有勁耳！』又曰：『東安勇丁，恐其勇而無剛，然使用以嘗寇，如公子突之謀，未必不可大捷。』此即『擇人而任勢』之意，所謂『擇勇怯之人，任進退之勢』者也。

任勢者，其使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訓義）曹操曰：『任自然勢也。』杜佑曰：『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回避也，任勢自然也。』梅堯臣曰：『木石，重物也！易以勢動，難以力移；三軍，至衆也，可以勢轉，不可以力使；自然之道也！』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訓義）杜牧曰：「轉石於千仞之山，不可止遏者，在山不在石也。戰人有百勝之勇，強弱一貫者，在勢不在人也。杜公元凱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能并強齊。今兵威已成，如破竹，數節之後，迎刃而解，無復著手，此勢也；勢不可失！』乃東下建業，遂滅吳。此篇大抵言兵貴任勢，以險迅疾速爲本，故能用力少而得功多也！」

右第三節論任勢。甚博按勢者，因利制權，而欲以出敵之不意，攻敵之無備，必毀形匿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使敵人之不我虞，而後我可擇人任勢以攻敵之無備，則以我之節短勢險，而攻敵之不虞，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勝之易易耳！





91576